武俠世界

黑色的女人（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著

她的手段，殘暴不仁，令人髮指！

她殺了孔大義、狄小俠與蔡大聲——殘酷的割剜了他們的「話兒」！

她的目的只想讓全天下人知道：女人，永不可能、也永不會是「黑色」的！



第29年

51

$ 7.00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所著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黑色的女人」於今期刊出，南宮雪做了錢來爺的九公主之後，人也變得溫柔、開朗，同時她更變成了「九公主酒樓」的老板，這回，殺人兇手彭笑梅躲進她的「九公主酒樓」，當南宮雪瞭解彭笑梅的身世及殺人動機時，她决心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彭笑梅脫離險境……彭笑梅能否逃過對手的追殺嗎？她的殺人動機又是甚麼呢？請細心閱讀本文。

☆ ☆ ☆

由於百物騰貴、成本日益增加，致令本刊不得不於第30年第1期開始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八元，藉此盼能稍為平衡開支，情非得已，敬希各地讀者體諒，並予以大力支持，本刊定當繼續悉力以赴，搜羅名家執筆撰稿，使本刊內容更為充實、豐富，以答謝各位的愛戴！

☆ ☆ ☆

下期將刊登西門丁先生的新作「湖海驚魂錄」之「魔功」，情節離奇古怪，驚險刺激，令人悚目驚心！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51期

（總號14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搖身一變　榮昇老板

後天便是中秋。

一向安寧平靜的孔家莊忽然熱鬧了起來，全莊子上上下下百餘口人都忙得不可開交。

特別是莊主孔孝仁更是樂得合不攏口，從早到晚你都可以見到他笑咪咪的。

孔孝仁的實際歲數比他的外表看起來要年輕許多，他今年只不過四十二歲而已。

四十二歲，以現在的眼光來衡量，無疑是個令人欽羨的歲數，尤其是他不但年紀輕輕的便已成了一莊之主，而且幾年來他勤勤懇懇、努力不懈的把孔家莊治理得有條有紊、頭頭是道，使得孔家莊在江湖上本是默默無聞，變成了頗有名氣的武林世家之一，因此「孔孝仁」這三個字在江湖黑白兩道上是有其一定份量的。

孔孝仁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無論是做人或處世，都中規中矩，一言一行都符合禮敎，絕不狂妄怪誕、邪佞出軌，因此江湖道上的朋友都稱孔家莊爲「禮儀之家」。

也因爲這樣，孔孝仁通常都是一臉正經，甚至嚴肅，絕難看到他談笑風生，但最近却一反常態，笑口常開，快樂得像一尊彌勒佛，委實令人生疑納悶；其實，如果你知道他年紀雖輕，但却有一個兒子已超過了二十歲，那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因爲，他的獨子孔大義即將要娶妻成親了——婚期便是兩日後的中秋佳節。

——如果一切順利，孔大義今年娶親，明年生子，那麼孔孝仁豈非成了世上最年輕的爺爺？(即使不是，也相距不遠矣。)

你說，孔孝仁如何不樂歪了咀呢？

* * *

南宮雪最近也一反常態，平素總是一臉冷艷的她，忽變得咀角含笑，隨時隨地都漾著一縷迷人至極的微笑，使得本已是美麗動人的她更顯得美俏活潑了。

她爲何有如此重大的轉變？

一般人的解釋是，「孟東野事件」發生後，錢來爺收她爲義女，錢來爺送了一間酒樓給她做見面禮——就是南宮雪住的那間「醉仙酒樓」。

這件事南宮雪事先完全不知情。本來，錢來爺要南宮雪搬去同住，南宮雪却不答應。她拒絕的理由有三個：第一個理由是她曾經對自己說過要爲銀刀守墓一年，現在半年不到，她當然不肯離開「靜心湖」了；第二個理由是她實在太喜歡「靜心湖」了，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離開；最後一個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她怕搬進了錢府會招惹無謂的閑言閑語，以爲她是爲了錢來爺的財富，因而才認他爲義父。所以她堅持拒絕了錢來爺的好意，執意留住於此。

錢來爺是個很開通的人，他一向不太喜歡勉强別人，特別喜歡有個性及主見之人，(他本身就是這種人，也因爲如此才會被逐離師門；也因爲如此他才會重用宋不輸而招致毛小東的怨恨，而產生背叛之心。)因此索性重金買下了整個「醉仙酒樓」送給南宮雪。

錢來爺事先並未讓南宮雪知道，直至一切手續辦妥，並把「醉仙酒樓」改名爲「九公主酒樓」之後，南宮雪想拒絕都已經來不及了。

——錢來爺本有八個女兒，南宮雪是第九個，「九公主」之意即指南宮雪是也。

也因爲這樣，本在江湖上被稱爲「女閻羅」的南宮雪，一下子又被改口叫作「九公主」。

從「女閻羅」到「九公主」，一個是刁橫森煞，一個是浪漫嬌柔，如此巨大的改變，正說明了人生的遭遇變化，實非一般「算命先生」可料得準的。

南宮雪搖身一變，從「無產階級」變成了「有產」兼「富產」之女强人，這當然帶給她很大的喜悅，但這並非是令她改變的主要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她享受到從未有過、而又渴望已久的「父愛」。

錢來爺視她如親生，將她與二十三個兒子、八個女兒同等看待，絕無差異。

不只如此，南宮雪認了錢來爺這個父親，當然也同時認了錢來爺的九個老婆爲母親，二十三個兒子爲哥哥，八個女兒爲姊姊，以及數不清的外甥與外甥女等等，他們全都視南宮雪爲一家人，使得本是孤零零的她，一下子成了强大家族的一員。

換句話說，南宮雪不僅是得到了

女人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黑色的



來爺的濃濃父愛，同時也享受到了巨大而甜蜜無比的「親情之樂」，使得她孤冷、淒清、寂寞、甚至是不平衡的心態，得到了最大的溫馨滋潤。

這，才是令南宮雪急劇改變的最大原因！

——她已不再是孤獨、冷漠、甚至是怪癖的女人，她快樂得比眞的公主還要快樂，因此你隨時隨地可以看見她那美麗迷人的唇角像長了一朵小花似的笑容，眞眞可以迷死你。

親情的力量足以改變一個人，至少對南宮雪來說是如此。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南宮雪的人生觀改變，那就是「孟東野事件」中，她結交了不少朋友，像紅七刀、朱罔市與賴不給夫婦、徐東痴與徐天嬌父女、「精武門」的老掌門「有我無敵」毛澤西，以及那個曾摑了她一耳光的孟西野等等。

友情，當然也能令人快樂振奮。

——人，只要你是人，絕對是有感情的動物，永生永世也做不到「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地步；如果眞做到，對不起，那你大概不是人了。

＊　＊　＊

這世上其實存在著不少「不是人的人」。

狄小侯大概是其中之一。

其實，從外表看，無論你怎麼看，你不僅會認為他是個人，而且肯定還會承認他是個世間罕見的標準美男子。

套幾句老掉牙兼掉老牙的形容詞：

狄小侯可說是「玉樹臨風」、「人中之龍」、「潘安再世」的絕對美男子，怎麼看都那麼帥。

這種男人，當然是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就像是天下男人愛美女一樣；愛美本就是人類的天性之一。因此狄小侯在江湖上雖不算太活躍，但是他的知名度却頗為响亮，鮮有人不知其名。

他之所以不在江湖上活躍，是因為他不需要在江湖上活躍。因為他是江南著名的官宦世家子弟出身，祖宗幾代人皆是朝廷命官，榮寵顯赫，威震江南；雖然狄家在數十年前曾犯了一個大錯，被削官去職，但依然保留有「世襲一等侯」之榮銜。因此狄小侯子以父貴，雖已屬「沒落的官宦」之家，但所謂「一代為官，百世榮華」，無論如何狄小侯一出生便不虞衣食匱乏，飯來張口，錢來伸手，當然不需要在江湖上打滾了。

但，他却練得一手精湛劍法，武功頗為不凡，偶而也在江湖上走動，也算得上是個江湖人物，而且還頗有名氣。

其實，他的名氣之所以响亮，認眞說來不是因為他的家世或武功使然，也不是因為他的外形長得俊美的緣故，而是他是出了名的「大玩家」。

大玩家，對男人而言，當然也就是「玩女人的高手」。

也就是說，狄小侯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不足為奇。十個男人九個花，只不過是「程度」上之不同罷了。

而狄小侯無疑是個中翹楚，他為了與一個青樓雛妓一夕風流，寧破重金，轟動整個江湖，因而有「風流美侯」的雅號。

風流，認眞說來不算是件壞事，然而風流到「玩雛妓」，是否過份了點呢？

——雛妓，就像是未成熟的菓實，吃不成熟的生菓，難道不是件「浪費」之事？

漁夫捕魚都盡量將網孔放得大一點，免得捕殺了未成長的小魚，何況是人？

因此，「玩雛妓」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看，都不能算是風流，甚至可說是椿極為人噁心與憎厭之「罪惡之舉」！

所以，暗地裡，有不少人大駡狄小侯是個「不是人的人」。

除此之外，狄小侯還有一點十分令人反感的，那就是無論什麼時候見到他，都可以見到他身上除了流露著一股帥氣之外，還有一股滿滿的驕氣！

他就帶著那股帥氣與驕氣來到了「九公主酒樓」。

＊　＊　＊

他來投宿之時尚不算太晚，至少天並未全黑，正好是掌燈時份，但酒樓却已客滿了。

「靜心湖」本就是名聞遐邇之名勝區，一年四季除了嚴冬之外，其餘三季都是遊人如織，旅客絡繹不絕；特別是秋季，這本就是旅遊的好季節，再加上這時候的「靜心湖」正大量生產名聞天下的「大閘蟹」(螃蟹之一種)，那當然更引來四方八面的饕餮美食家趨之若鶩，使得湖濱的幾家酒樓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而「九公主酒樓」的前身「醉仙酒樓」，本就是湖畔衆多同業中的佼佼者，錢來爺把它重金買下來之時，還特別花了一筆昂貴的裝修費，把它徹頭徹尾重新擴大、裝修過，並且也加强了廚房大師傅的人手與跑堂伙計之質素，因此現在的「九公主酒樓」不僅是在「靜心湖」畔首屈一指，只怕還有資格列入當今天下的「十大酒樓」之一，這樣美侖美奐、燦然一新、烹食手藝、服務水準高踞一流的酒樓，在這旅遊旺季裡，想不客滿都不行。

因此狄小侯雖然投宿得不算晚，仍不免吃了一個閉門羹。

「對不起，」秋老虎在櫃台上陪著笑臉：「客倌爺您來遲了一步，小號業已客滿，恕不能招待，請包涵，請見諒。」

「嘩，眞是好生意，」狄小侯出門當然是搭乘華麗舒適的大馬車，蔡大聲雖是替他駕車，實際上也是狄小侯的貼身保鑣，他望了望滿座食客，斜著上半身靠住櫃台，睨住秋老虎說：「這位小老弟，掌櫃的呢？」

「客倌爺，在下就是掌櫃。」一人得道，鷄犬昇天，南宮雪當上了女店東，老掌櫃隨著舊老板回歸故里，秋老虎是南宮雪最疼惜之人，掌櫃一職，理所當然由秋老虎遞任啦。

「你就是掌櫃？」蔡大聲頗感意外的打量了他一眼：「蘇老板怎會命你這咀上無毛之小伙子當掌櫃？怪不得啦，你是新掌櫃自然不認識我，沒關係，蘇老板也認得我家公子，麻煩你有請蘇大老板出來一下，他會想辦法為我們弄個房間的……」

「對不起，」秋老虎雖然年輕，但為人頗為精明勤勉，肯學肯幹，經驗方面雖然來得少些，不過能力方面倒可以，他知道這是南宮雪一手提拔他的好機會，否則只怕一輩子也幹不上掌櫃之職，因此他一直戰戰兢兢的把工作做好，居然連「第二生命」——賭，都完全戒掉了。「客倌爺，您有所不知，現在這家酒樓已不是『醉仙酒樓』，它現在是『九公主酒樓』啦，您一定是沒注意到外面的招牌已經換啦……」

「九公主酒樓？」蔡大聲皺起濃黑如墨的眉毛：「你的意思，酒樓已易了手，換了老板？」

「是的，」秋老虎雖名字雄壯，個子却十分矮小，但人緣却頗佳，應付能力也十分得體，他堆笑著說：「多謝客倌爺光臨惠顧，希望小號日後能為您服務；附近仍有幾家水準不錯的酒樓，一定能讓您滿意，客倌爺您不妨……」

「不行，」蔡大聲冷冷打斷他的話：「我家公子每次來靜心湖必投此店，其他酒樓他去不慣，也住不慣，你無論如何要想個辦法！」

秋老虎楞了楞：「客倌爺，您是親眼看到的啦，別說是住店，就是食膳也已完全客滿，座無虛席，喏，您瞧，那邊一堆人還在坐著等候哪。」

「我想，」蔡大聲忽然說：「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家公子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風流美侯』狄小侯吧？你聽說過沒有？」

「什麼猴？」秋老虎不是江湖中人，當然沒聽說過，他搖搖頭說：「對不起，小的對猴子這玩意一向沒研究也沒興趣……」

「去你媽的！小兔崽子居然敢侮辱我家公子？」蔡大聲勃然大怒，用力拍了一下櫃台。

秋老虎嚇了一大跳。

這時，狄小侯顯然是在車座裡等得不耐煩，已負著手走了進來，他皺著眉心望住蔡大聲：「怎麼搞的，訂個房間竟跟人家鬥咀的，成何體統？」

「公子，」蔡大聲連忙垂手道：「這傢伙出言不遜……」

機伶的秋老虎一看不對勁，連忙陪笑道：「對不起，小的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得罪客倌爺，小的耳鈍，一時會錯意，大人不記小人過，請別見怪……」

狄小侯瞥了秋老虎一眼，頗爲不悅的瞪住蔡大聲：「跟他這種人一般見識，也不怕辱沒了我的名聲？你眞是越來越不成體統了！」

蔡大聲噤若寒蟬。

狄小侯冷冷又道：「房間訂了沒有？」

「沒有……」

蔡大聲把實情告知狄小侯。

「原來酒樓已換了老板……」狄小侯攢著眉心，望住秋老虎說：「沒關係，不管老板是誰，你請他出來見我。」

「對不起，」秋老虎堆笑回答：「我們老板進城去稍晚才會回來。」

「那這裡誰負責？」狄小侯大概是舟車勞頓，掩咀打了個呵欠。

「是在下負責。」

「你？」狄小侯掃了他一眼，懶懶的接了一句：「你負責那最好了，本小侯命你立刻弄出一個房間來，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秋老虎見狄小侯那身光鮮高貴之衣飾裝扮，而且腰間還懸佩著一柄誰都看得出來的名貴寶劍，心知此「侯」非彼「猴」，當下心中不住打鼓，深怕得罪了眼前貴客，到時便吃不了兜著走。

「公子爺，您讓小的想想辦法……」

秋老虎額角已冒出了汗珠，他之所以不想得罪眼前之豪客，主要是他從跑堂一下子跳上了掌櫃，難免遭同事眼紅，因此他始終如履薄冰般的把份內之事做好，免得讓一心愛護提拔他的南宮雪難堪；看這樣子，眼前這個什麼「猴」的必有來頭，若不設法弄個房間給他，只怕沒這麼簡單善了，仗勢欺人的事他自小流浪在外見得多也碰得多了，萬一那傢伙惱羞成怒，來個大反臉，南宮雪回來如何向她交待？莫讓她說她一離開，一點小事都辦不好……

可是，這件事該怎麼辦？明明已沒房間了呀，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叫秋老虎如何想辦法？難不成叫他臨時變出一個房間來不成？他又不是神仙。

其實，房間還有的，而且還有三間之多，只可惜那是「特別保留房」，沒南宮雪的許可，任何人都不准擅自租出去。

一間自然是柳花花的專用房。

另外兩間，南宮雪是保留給她父親錢來爺或那些突然蒞臨的「皇親國戚」使用的；再說南宮雪現在朋友也慢慢多起來了，她是個珍惜而重視朋友之人，總不能自己開酒店却叫朋友睡地板吧，南宮雪無論如何做不出這種事。

要不要動用那保留房？

可是那是「越權行爲」呀！

秋老虎左思右想，怎麼也「變」不出一個房間出來，不禁急得滿頭大汗……

「喂！」蔡大聲敲了敲櫃台，冷聲道：「弄個房間居然比女人生孩子還要久，你到底是不是眞的掌櫃？眞是一副[illegible]三相！」

秋老虎外表看起來或許有點像「[illegible]三」，但腦筋可不含糊，他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這樣吧，我把我住的房間讓出來給你們住如何？」

「你住的房間？」蔡大聲冷冷一笑：「你要我家公子睡你的床？拜託你去照照鏡子，你以爲你是誰？眞是馬不知臉長！」

秋老虎吞聲下氣道：「對不起，我能想的辦法就是這個了，客倌若不滿意，小的也實在無能爲力，愛莫能助了……」

一頓，吞了一口口水，續道：「其實，你們也見到這座酒樓重新裝修過，煥然一新，小的睡的房間其實也算不錯，光綫好、空氣流通、空間大……」

「得了，得了，」不等秋老虎說完，蔡大聲揮揮手道：「讓大爺我來帮你想辦法吧！」

「你有辦法？」秋老虎怔住，忍不住問：「你有什麼辦法？」

「辦法很簡單，」蔡大聲冷冷道：「這麼高級豪華的酒樓，老板當然不是寒酸之輩，他住的房間自然也非常……」

蔡大聲話沒完，秋老虎已睜大了眼：「你的意思，要我把老板的房間讓出來？」

「好小子！」蔡大聲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皮笑肉不笑道：「你果然聰明過人，一點就通，俺正是這個意思！」

秋老虎被他拍了一下肩，痛得齜牙咧咀，但仍搖頭道：「對不起，小的是打老板的工，無權把老板的房間擅自租出去……」

「媽的，好小子，」蔡大聲截口道：「告訴你，我家公子乃堂堂世襲一等侯，肯屈駕睡你家老板的床，可是他三生有幸，前世修來之福哪！」

「不行，不行！」秋老虎當然不肯答應，把南宮雪的閨房租給陌生男人睡，只怕吃了豹子胆他也不敢答應，他嚇得猛力搖頭道：「小的實在無能爲力，不如兩位在此等候，待我們老板回來，你跟她談，我無權作主……」

「等？」蔡大聲拉下臉，沉聲說：「告訴你，我家公子肯站在這裡等這麼久，也給了你天大面子，你別不識好歹！」

蔡大聲那雙骨碌碌的突眸大眼忽地射出了一股狠光，令老實的秋老虎機伶伶的打了個冷顫！

他連忙含笑望向一旁的狄小侯。

在他認爲，狄小侯要比蔡大聲斯文多了，而且看起來也要通情達理多了，

因此冀望能說服他：「這位客倌爺，請您……」

秋老虎說了一半忽然住口不語。

因爲他發現狄小侯一臉冷漠之色，而且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甚至，他還看到了他那雙星也似的眸子充滿著鄙夷輕蔑之色，顯然十分瞧不起秋老虎。

秋老虎再回頭望望蔡大聲，更發現他眼中的兇狠之光愈來愈濃，彷彿隨時隨地會把他吞進肚子裏去似的。

秋老虎那顆心已提到了口腔，只差點便沒跳了出來……

就在他驚懼之餘，幸好南宮雪這時侯回來了。

＊　＊　＊

南宮雪掀開車帘，輕盈的跨下馬車之時，秋老虎早已一頭汗的奔到了她面前，直呼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好姊姊妳回來得正時候，再遲一點，小虎仔只怕已被人剝了皮哪！」

「小虎仔，誰要剝你的皮了？」南宮雪見他面青青的，十分詫異道：「發生了什麼事？」

秋老虎用最快的速度，最簡潔的語詞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南宮雪。

「有這種事？」南宮雪十分震驚，彎月也似的美眸湧上了一絲憤怒：「世上居然有如此蠻橫霸道之人？帶我去見他！」

「喏，就是站在櫃台邊的那兩個人。」秋老虎伸手朝裏面指了指。

南宮雪步上石階，緩緩走進酒樓裏……

這當中，狄小侯與蔡大聲也見到了她。

他倆臉上皆有驚異之色，似乎料不到酒樓主人竟會是個女人。

嗯，而且是如此年輕、如此美艷之女人。

狄小侯瞇著眼——每當他見到他看得上眼的女人，很自然的便會有這個動作。

一直到南宮雪在他面前站定，他才像如夢初醒般的張開了眼。

而且，帥美的唇角也很自然的掛上了一縷令眾多女人著迷的飄逸微笑。

——他這縷微笑，不知俘擄過多少女人。

南宮雪沒有被俘擄，漂亮的男人她見多了，在她認爲，世上任何男人的微笑，都不及那個「死花花」來得有魅力。

其實，就算狄小侯的魅力强過柳花花，南宮雪也沒有那個閑情逸緻被他吸引，因爲她此刻正一肚子火，世上居然有人胆敢要强住她的閨房，她要看看這兩個傢伙究竟是何方神聖，居然如此蠻橫囂張。

「兩位是來投店的？」南宮雪的臉上沒有笑容，一臉冰霜，冷傲的像寒冬臘月天——她已經很久沒有這種表情了，自從錢來爺收她爲義女，濃濃的親情溫暖了她，特別是她成爲「九公主酒樓」的女主人之後，和氣生財，使得她變了一個人，總是面帶微笑，也因爲這樣，現在的南宮雪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美，當然也比任何時候要來得迷人。

——懂得保持適度微笑的女人，即使她已經八十歲，那也一定是世上最老的美女！

「是的，在下是來投店的，」回話的是狄小侯，一旁的蔡大聲跟隨了他十幾年，他十分瞭解主人的習性脾氣，此時此刻絕無他說話的餘地，他顯得十分恭敬的立在他身後；狄小侯臉上的微笑始終不曾消失，他溫文儒雅的朝南宮雪拱了拱手：「請問姑娘是……」

南宮雪沒有回禮，她一向不太喜歡拱手作揖，更討厭虛僞的「在下在上、閣下閣上」的繁文縟節，她直接回答說：「我是南宮雪，也就是這間酒樓的店東，聽說你們……」

狄小侯忽地睜大了眼，截口道：「原來姑娘就是南宮雪？」

「不錯！」南宮雪冷冷的一點頭。

「在下狄小侯，久仰姑娘芳名，請南宮姑娘多多指教。」狄小侯長揖到地。

南宮雪出道江湖時間雖短，但見聞可不淺，她自然聽過狄小侯這名號，但她見過的大人物可多了，一個狄小侯還嚇不倒她，她只是冷冷一抿咀：「原來是狄公子，請問你是否要强行住入本姑娘之閨房？」

狄小侯不知是懼於南宮雪之名號，或是驚艷於南宮雪之美色，居然對南宮雪的倔傲冷漠態度不以爲忤，反陪笑道：「誤會，誤會，在下不知南宮姑娘便是這家酒樓的老板，在下每到此地，必下榻於此，而且若適逢客滿，前老板必將房間讓出，故循例要求，請南宮姑娘見諒，實在下無心之過……」

見他如此謙遜，南宮雪自然不好意思再板著臉，畢竟她現在是生意人，於是放緩了臉色，語氣也緩和了很多：「狄公子，行行生意各有行例，本店可沒有讓主人房給客人住之規例，十分抱歉。」

「那裏，那裏；」狄小侯連忙道：「南宮姑娘乃江湖女中豪傑，狄小侯雖久居江南一隅，但也久聞姑娘大名，狄小侯無論如何不敢冒犯姑娘芳駕……」

被他這麼一說，南宮雪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微微一笑，嬌聲道：「南宮雪不過江湖一名平凡女子，狄公子過獎了……」

一頓，含笑又道：「本店業已客滿，無法招待狄公子，只好請您另投他店了。」

「當然，當然，」狄小侯見南宮雪那美麗的唇角漾起一絲微笑，不自覺的又瞇起了一雙星眸，他笑著說：「今夜無緣住進貴店，只恨來遲一步，不過沒關係，在下此次北上盤桓多日，沒這麼快回去，我現在就向姑娘妳訂房，只要有人退房，煩請姑娘派人前來隔鄰酒樓通知在下，狄小侯立刻搬進來。」

說著，轉首對一旁肅立的蔡大聲道：「還不快付上定金！」

「是！」蔡大聲連忙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放到櫃台上去。

「這樣不太好吧，」南宮雪感到有些爲難：「狄公子若住進了別家酒樓，本店之人前去請狄公子，只怕會遭同業間之誤會，以爲本店惡性競爭，拉生意拉到

人家店門口去了……」

「南宮姑娘多慮了，」狄小侯說：「住店吃飯要付錢，我又不是白吃白住，誰能管我要住那裏？妳說是不是？」

「話是不錯……」南宮雪沉吟了一下，側首問身後的秋老虎：「小虎仔，什麼時候有空房？不如你預先告訴狄公子，好讓他到時可以自動住進來。」

秋老虎說：「現在住進來的客人全都是來過中秋賞月的……」

「沒關係，」狄小侯對秋老虎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十分客氣的說：「我可以等到中秋後再搬進來住。」

「只怕不能，」秋老虎搖搖頭：「中秋後有陝北來的進香團，一團幾百人，已把整個酒樓包括湖濱其他酒樓都一訂而空了……接下去城西的鄧員外六十大壽，已包下本店宴客……再接下去河洛的『大漢鏢局』將押送一趟大鏢車來京城，將在本店宴請江湖各路英雄好漢、同業好友……再接下去，張家口的馬大俠將在此地舉辦一年一度的擂台比武……然後嶺南的趙家堡將在此演戲酬神，他們都包下了本店，一直要到……」

「一直要到什麼時候？」狄小侯睜大了眼問。

「一直要到入冬才有房間空出。」

「入冬？」狄小侯苦笑了起來：「那豈非是一、兩個月之後的事情？」

「是的。」

狄小侯十分失望的歎了一口氣：「我狄小侯真是沒福氣哪，瞧這裏如此豪華美麗，美若宮廷，居然無福住進來享受一番，可惜哪！」

「真抱歉。」南宮雪見他一臉失望，心中頗感過意不去。

「什麼話，」狄小侯洒脫的聳聳肩，含笑道：「姑娘生意如此興隆，狄小侯應該替南宮姑娘感到高興才對哪，不是嗎？」

「多謝公子。」南宮雪頗為感動。

「別客氣。」狄小侯豪邁的哈哈一笑：「狄小侯忝為江湖中人，南宮姑娘乃江湖之女中豪傑，狄小侯自該照顧同是江湖人之生意，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哈哈，有機會，有機會，狄小侯來年一定會來住個痛快的……」

一頓，拱手道：「南宮姑娘，打擾妳了，真抱歉，狄小侯就此告辭！」

* * *

狄小侯與蔡大聲走到門口的時候，南宮雪忽又叫住他們：「狄公子，請問你打算在此停留多久？」

狄小侯迴身說：「我這次是專程前來參加孔家莊孔孝仁之子孔大義之婚禮的，後天便是他們的大喜日子，因此我只要住到中秋那天便行了……當然，我遠從江南來，若興緻好，自然會四處走走，瀏覽一下附近之湖光山色，並拜訪一下武林同道、江湖好友……總之，我此行不定，可長可短……」

南宮雪輕咬紅唇，微微轉動著黑如點漆的眸珠子：「如果說，我想辦法騰出一個房間給你，但只能住到中秋夜，你可願意？」

狄小侯星眸倏地一亮，大喜道：「敢情可好，住在這裏是一種享受，那怕是一晚，狄小侯都不願意錯過，當然願意啦……」

他頓了一下，顯得頗為詫異的望住南宮雪：「不是經已客滿了嗎？那來房間？莫非姑娘是想讓出妳的房間？不好，不好，狄小侯說過，無論如何不敢冒犯芳駕的……」

「不瞞你說，」南宮雪微微一笑：「我其實是有保留房……」

「保留房？」狄小侯微一怔。

「是的，那是專門留給我的親朋好友臨時來住的。」南宮雪說：「我總不能為了賺錢，而讓自己的至親好友睡地板吧？」

「姑娘的意思要讓一間保留房給我？」狄小侯顯得有些受寵若驚，「那怎麼好意思，如果妳的親朋好友突然駕臨，妳怎麼辦？」

「因此我只能騰出一間給你，而且只能住到中秋夜。」南宮雪今天進城去是向錢來爺賀節，錢來爺已告訴她中秋夜那天一定要與他們全家人團聚，錢家非常注重這個傳統節日，月圓人團圓，這幾天錢家老老少少全在準備著過節，因此南宮雪知道錢家的人在中秋節以前是不可能來住的；另外那個「死花花」，他也說了，既然南宮雪在錢家過節，那麼中秋節那天他便要陪獨孤美去飛鷹堡與司馬如虹一起賞月，這種情況下，南宮雪那三間房是可以讓出來的。

不，柳花花那間房，不管他來不來，天皇老子來她都不應讓出來的；另外兩間，她也必須保留一間，以應付急需，勉勉強強只可以讓出一間房。

其實，狄小侯並不是她的至親好友，她為何突然改變主意，竟願意騰出房間讓他住呢？

是不是因為狄小侯長得帥美，被他的男人魅力所迷住？

不是。

南宮雪或許和天下所有女人一樣，都喜歡英俊的男人，但歷經了豐富江湖經驗的她，早已體會出一個人最珍貴的並不是他美好的外表——若非如此，「醜九怪」與紅七刀怎會在緊要關頭幫她呢？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南宮雪相信而且深記這句話。

因此她或許欣賞外表俊美的男人，但絕不會因此而盲目地愛上這種男人。

——更何況，她心目中那個「死花花」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搶眼的男人，她相信世上再美、再帥的男人也不會強過他多少。

那，她為何要讓房給狄小侯住？

——就是狄小侯那句「同是江湖人」感動了她。

江湖，是詭譎的、多變的、兇險的；但它無疑也有光明、美好、可愛的一切。至少對南宮雪這說，「江湖」並沒有對不起她，甚至可以這樣說，她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全都是「江湖」賜給她的。

因此，她以「江湖人」為榮。

因此，她願意盡她的能力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同是江湖人」。

因此，她決定騰出一間房給狄小

侯。

狄小侯歡天喜地的，終於如願以償的住進了「九公主酒樓」的「特別保留房」。

「多謝南宮姑娘如此厚愛，狄小侯謹銘記於心懷。」狄小侯臨上樓之時，不忘與南宮雪一再致謝。

當南宮雪含著禮貌的微笑目送著他上了樓之後，正待轉身與秋老虎說些什麼之際，忽又聽見背後傳來一陣頗為嬌甜，但卻又十分冷漠的聲音：「掌櫃的，請問還有沒有房間？」

又來了一名投店的人。

＊　＊　＊

這名投店的人是名女人。

而且應該是名看起來相當年輕而又標緻的女人。

之所以說應該，是因為那名女人無法讓人十分清楚的看清她的面貌——她頭上戴著那頂類似斗笠形狀，但卻比斗笠來得要美麗許多的黑色頭帽，帽沿披掛著一幅黑色面紗，正好遮住了她的眸子與鼻尖。

饒是如此，如果距離夠近，光綫夠好，再加上你的眼力不錯的話，仍然可以看清她是個十分有姿色的年輕女人。

你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她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令人心悸的「神秘美」——因為她全身上下的衣履裝飾無一不是黑色。

黑衣、黑褲、黑鞋、黑披風、黑帽、黑面紗，還有那肩後一頭長得比瀑布還美的長長黑髮，甚至連她斜揹於右肩上的劍柄都是黑色的，而且居然連劍柄上的絲穗也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女人！

全身上下的衣飾裝扮，除了黑色之外，你再怎麼仔細看都找不出第二種顏色來。

多奇怪的女人。

多大胆的女人。多惹目的女人。

——人都是愛美的，特別是年輕的女人，無論如何不想使自己成為一個「黑色的女人」。

當然，現在的女人無疑愈來愈懂得裝扮自己，而且也愈來愈懂得使自己更加美麗動人，以黑色為主體的裝扮不是沒有，但，「完全黑色」只怕沒有幾個女人敢於輕易嘗試。

因為黑色代表沮喪、恐怖，甚至死亡！

雖然黑色也代表神秘與性感，但若完全黑色而無其他顏色配襯，只怕是神秘有餘，性感不足了。

眼前的女人，居然「完全黑色」！

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令南宮雪與秋老虎吃驚的是，那名「黑色女人」身邊竟也跟著一條看來十分雄壯、兇猛、而且全無雜毛的大黑狗！

連狗都是「完全黑色」？

＊　＊　＊

秋老虎幹上掌櫃雖是最近的事，但在酒樓裡打雜、幹小廝、當跑堂伙計也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了，少說也有十年吧，形形式式的客人見了不知有多少，就是不曾見過有如此打扮的女人，因此機靈慧黠的他，竟也不免一時呆楞住。

倒是南宮雪反應快，（無論如何她已算得上是個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的人，嗯，而且還是個「江湖人」哪。）她立即含笑回答：「對不起，這位姑娘，妳來遲了一步，小店已經客滿啦。」

「我只要一間房。」黑色女人的聲調、語氣聽來十分冷冰。

「既是客滿，那還有房？」南宮雪覺得這女人真好玩，連客滿的意思都不懂。

秋老虎這時也接著說：「姑娘，小的建議妳到其他的……」

黑色女人卻冷冷打斷他的話：「方才那個男人來投店時，你不也說是客滿了嗎？」

南宮雪與秋老虎不禁一窒。

黑紗下的眸光頗冷，黑色女人冷冷又道：「既是客滿，為何那個男人最後又能住下來？是否因為他是有錢人，打的賞銀多？」

秋老虎連忙陪笑道：「不，不，不是這個意思，姑娘誤會了……」

「那你是什麼意思？」黑色女人緊抿的唇角十分美麗，不輸南宮雪的唇角，若能配上一縷適中的微笑，想必魅力也不輸南宮雪，唯一有一點比不上南宮雪的是，那雙薄唇蒼白了點，看來沒什麼血色，也沒塗上唇膏：「是否因為他是男人，我是女人，所以你們厚彼薄此，他能住我不能住？」

這句話令秋老虎承受不住，他的老板就是女人，打死他也不敢看不起女人，當下連忙否認道：「姑娘言重，本店絕無性別之歧視……」

「那就好！」黑色女人又截斷了他的話：「那就給我一間房吧！」

「今天真是活見鬼，怎老是碰上這種不講理的客人上門？」秋老虎心中直打鼓，當然不敢說出來，苦笑道：「姑娘，的確是沒房間了。」

這時候，正好有吃完飯的客人前來付賬，秋老虎正好藉機將此燙手山芋交給了南宮雪。

南宮雪笑了笑：「我也是女人，妳總不會認為我也看不起女人吧？姑娘，說實在的，敝店確已客滿，恕難招待……」

「保留房呢？」黑色女人忽地冷冷道：「南宮雪，妳能騰出一間保留房給狄小俠，為什麼就不能騰出一間給我？」

南宮雪呆了一呆。

黑色女人冷冷的斜睨著她。

南宮雪苦澀一笑：「姑娘妳都知道了？」

「是的，」黑色女人冷漠的點了一下頭：「我這個人耳朵尖了一點，方才妳與狄小俠的對話，我全都聽清楚了。」

一頓，美麗的唇角抿得更緊：「是不是因為他長得帥，所以他可以住保留房？」

南宮雪當然否認，她立刻苦笑著說：「只因為他同是江湖人……」

「我也是江湖人！」黑色女人咄咄逼人的接口道：「難道妳沒看到我身上的劍？」

「我是看到了，」南宮雪雖然眼如彎月，細小得可愛，但眼力可十分好，她

當然看到了黑色女人身上的佩劍，也看得出她是江湖中人，但她却面有難色的說：「老實講，就算姑娘非江湖中人，我也願意租房給妳的，因爲我們同是女人，我瞭解女人出門在外的辛苦，也瞭解女人……」

「那就好！」黑色女人彷彿很喜歡打斷人的話頭，她又截口道：「那妳爲什麼還不租房給我？」

南宮雪沒有回答。

因爲那名神秘而孤傲的黑色女人緊接著又說：「放心，我知道妳保留房的用意，妳應該這麼做；但我不是不講理之人，只要妳肯讓我住下，如果妳臨時有親朋好友前來，即使是三更半夜，我答應妳立刻遷出，絕不爲難妳！」

「妳爲什麼一定非住我這裡不可？」南宮雪有些疑惑的望住她：「靜心湖畔仍有不少其他酒樓，而且都不錯，妳一定可以找到投宿之地的……」

黑色女人又冷冷打斷了她的話，但她只冷冷的說了三個字：「我高興！」

南宮雪啞然失笑。

她本以爲那女人會像狄小侯一樣，說些什麼喜歡酒樓的豪華舒適之類的恭維話——酒樓的裝修設計是錢來爺與柳花花那對「寶貝師徒」倆設計的，南宮雪十分喜歡，因此她頗爲介意人客對酒樓裝潢之置啄彈讚，想不到黑色女人只冷冷說了「我高興」三個字。

「我高興」這句話，對南宮雪來說其實並不陌生，因爲那是她從前刁蠻跋扈時經常使用的，現在她修養好多了，久已不說這句話，想不到又聽到了。

——眞是，南宮雪並沒有生氣，(她的確修養愈來愈好了。)她反而彷彿極其欣賞的瞇眼望了望黑色女人，笑著說：「好，就憑姑娘那句話，南宮雪就讓一間保留房給妳，而且絕不臨時趕妳走，妳高興住多久便住多久，但是……」

「但是什麼？」

南宮雪把目光投在黑色女人身邊那隻兇猛雄壯的大黑狗。

「牠雖然兇惡，但沒我的命令，牠絕不會隨意攻擊人的。」黑色女人說。

「我看得出來，牠是一條久經訓練的猛狗，」南宮雪淡淡一笑：「只是，姑娘，妳應該知道世上所有的客棧酒樓，做的是人的生意，並不招待狗……」

「爲什麼不能招待？」黑色女人黑紗下那對眸光忽地射出一股極其譏誚不屑的冷光：「這個世界，人早已不如狗了，不是嗎？」

南宮雪怔住！

人不如狗？這是眞的嗎？

南宮雪不知道。

因爲她沒養過狗，但她知道狗是極有靈性的動物，而且也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無論你是發達或落泊，牠都不會背叛你。

——世上最忠心耿耿的動物，除了狗之外，誰還配稱得上？

「我不知道人是否不如狗，」南宮雪輕咳了一聲，正色道：「但是我知道我讓給妳的保留房，實際上也是本酒樓最特等的房間；而且我也知道，無論是什麼狗，牠身上也一定有跳蚤或羶味什麼的……」

「放心！」黑色女人又冷冷的打斷了她的話：「我這隻狗無論是心或身，都比人要乾淨千百倍，如果妳不相信，妳可以檢查牠的身上，若妳發現任何跳蚤的話，一個跳蚤，我賠妳一錠銀子！」

南宮雪沒有檢查。

她確定那隻大黑狗的確十分乾淨，不只是牠外表烏黑發亮，最主要的是，南宮雪距離牠這麼近，居然沒聞到任何「狗羶味」；相反的彷彿還聞到一股隱約的茉莉香味，顯然主人不只對其極之寵愛，而且對牠的「衛生」也十分注意。

再看看那隻大黑狗，雖然雄壯龐大而且兇猛，但牠始終靜靜的立在黑色女人身邊，兩隻眼睛彷彿帶著幾分好奇的注視著南宮雪，一動也不動。

老實說，南宮雪對牠是有幾分好感。

黑色女人似乎爲了說服取信南宮雪，她忽然對那隻大黑狗說了聲：「小黑，蹲下。」

語音竟出奇的溫柔。

更出奇的是，那隻大黑狗竟非常聽話的蹲了下去；黑色女人再命牠伏下、翻滾、跳躍……甚至是小丑似的擺動耳朵敬禮、點頭招呼、站立舞蹈……等等難度動作，都做得維妙維俏，十分詼諧可愛。

南宮雪看得十分開心。

即連不遠處等候進食或是正在進餐的客人，有的看了竟連聲讚好，更吸引了不少純眞稚童前來圍觀，大胆一點的甚至上前去撫摸、摟抱牠哩！

外表兇猛的大黑狗竟如此溫馴可愛，勝過波斯小猫。

最後，南宮雪被說服了。

她終於答應了黑色女人與那隻大黑狗的投宿，不過她還是說了一句話：「我鄭重聲明，我保留隨時抽查房間的權利，如果發現有任何異味或不淨的地方，我不僅有權要求妳立刻遷出，而且還要求妳賠償，如果妳同意，那麼妳和妳的小黑便可以在這裡住下了。」

「我同意。」黑色女人說這句話時，緊抿的唇角居然露出了一絲淺淺的笑意。

她第一次笑。

——那縷微笑，竟也和她的裝扮一樣，透著幾分濃濃的神秘意味，嗯，甚至還有幾分詭異的味道。

* * *

黑色的女人帶着黑色的狗上了樓去之後，南宮雪很好奇的向秋老虎要了「住客登記簿」，翻開一瞧，居然發現那女人登記的是——

黑色的女人！

江湖住客，有的不肯登記眞名實姓，無可厚非，但大抵都會揑造一個假名，像她這樣直接了當的自稱爲「黑色的女人」，誠屬罕見。

至少南宮雪是第一次碰見。

她爲什麼要自稱爲「黑色的女人」？

她喜歡黑色？

喜歡黑色的女人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南宮雪沒有想這些問題，因爲她又碰到了一個令她十分頭痛的事情——就在接近打烊的時候，忽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　*　*

「天下第二劍」名滿天下。

南宮雪當然聽過他的名號，且還與他有過一面之緣(那是「孟東野事件」發生之時，他與柳花花研磋劍法武技，南宮雪是當時唯一的旁觀者)，那次見面，南宮雪對他留有頗深的印象，特別是南宮雪看過他的劍法，曾在心中譏笑他是天下「倒數第二劍」，及至柳花花解說他是因爲創新劍法，在還未「突破瓶頸」之前，難免讓人覺得他的劍法「不倫不類」，甚至柳花花推崇他是天下第一劍，因此南宮雪心中對他十分尊敬，也因此瞭解到成功一技(其實在任何事都一樣)絕不可驕矜自滿，固步自封，否則很快便會被淘汰，成了「過氣人物」！

——現在的江湖，現在的世界，「沒有進步便是落伍」這句話已經不夠尖銳了，早已進入了「進步少也是落伍」的境界！

——進步、進步、再進步！這永遠是人類爲何能擊倒比他兇惡勇猛千百倍的猛獅惡虎，成爲「萬物之主宰」的最大原因之一。

「天下第二劍」西門雨無疑是屬於這種人，因此他在江湖上的名聲歷久不衰，而且一直以來都受到江湖各道人物的推崇與敬仰。

他的出現爲何讓南宮雪頭痛？

原因非常簡單——西門雨要來投宿，南宮雪再也騰不出房間。

其實她仍有一間保留房，只可惜那是「死花花」的專用房，她無論如何是不肯讓出來的——截至目前爲止，她還想不出世上有那個男人能取代柳花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西門雨當然也不能。

認眞說來，西門雨和南宮雪並無任何交情，不過是區區的一面之交而已，但南宮雪知道他是柳花花的朋友，就憑這一點，南宮雪無論如何不能不理他——南宮雪可不敢得罪柳花花的朋友，因爲她知道柳花花是個非常重視朋友的人。

然而，全酒樓只剩下柳花花那間房空著，再也找不出任何房間出來，南宮雪如何解決呢？

正巧西門雨又是個十分豪邁而又喜歡說笑的人，他笑咪咪的對南宮雪說：「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客滿的時候來，眞是碰巧了，唉，我早該在出門前翻翻黃曆，我一定是挑了不好的時辰出門……唉，我本來是想沾著柳花花那小子的光，特地來白吃白住幾天的，眞沒福氣，看來只好花錢到別家去住啦……」

他那句「白吃白住」當然是開玩笑的，其實南宮雪肯定也不會收他的食宿費，但西門雨這麼一說，却令到南宮雪十分尷尬，怕他誤會以爲自己不讓他「白吃白住」而謊稱客滿，當下苦笑了兩下：「我知道你是柳花花的好朋友，我不會向你收費，不過我會把賬單交給那小子，反正他有的是錢……不過你眞來得不是時候，早來一步，我肯定會騰出一間保留房給你……」

「說著玩的，」西門雨哈哈一笑：「南宮雪，記得上次見面時，我覺得妳是個十分豪爽的女人，怎麼當起老板來，便變得這麼認眞啦？」

一頓，笑著又說：「酒樓客滿是常有的事，在商言商是件好事，我應替你高興，怎會怪妳？喏，南宮雪，別理我，先弄幾隻大閘蟹與一壜陳年紹興來過過癮，住的問題我自會想辦法……」

這時，秋老虎忽對南宮雪說：「姊姊，我把我的房間讓出來，我跟師傅他們擠擠沒關係，妳說好不好？」

「多謝你，小虎仔，」南宮雪眉開眼笑的拍了一下他的肩：「你幫了我一個大忙。」

但西門雨反却不好意思了：「這怎麼好意思，我可以到別的地方……」

南宮雪笑著打斷他的話：「別的地方難道肯讓你白吃白住？」

西門雨一怔，隨即撫掌大笑：「有道理，那小子常跟我提起，說妳南宮雪說的話總是很有道理，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是嗎？」南宮雪笑瞇了眼說：「他還說了我什麼？沒說我壞話吧？」

「沒有，當然沒有，」西門雨搖搖頭，忽又補上了一句：「他只不過曾經警告我，要我跟妳保持距離，不可太接近……」

「保持距離？」南宮雪一怔，眨眼問：「保持什麼距離？爲什麼要保持距離？」

西門雨忽一本正經地道：「因爲他告訴我妳是個不折不扣的惡婆娘，惡過井崗山的母老虎……」

「那個死花花！」南宮雪氣得直咬牙。

西門雨哈哈大笑，笑得腮上那叢十分有男性魅力的髫子像花朵般的搖動起來。

*　*　*

西門雨不僅豪邁，而且食量還相當大，更能喝，足足吃了十幾隻天皇大蟹，喝了幾大壺陳年紹興，直把蟹殼殘屑堆得半天高，一張十分有個性的臉孔也喝得紅嘟嘟的，活像關老爺子再世。

「嘩，」南宮雪忙完之後，走前來坐下，笑咪咪道：「原來你是個大飯桶，我看還是不留你住下的好，山都要被你吃崩哪！」

西門雨大笑：「聽說越是美麗的女人越是小家子氣，果然不錯。」

「既知我小氣，您閣下便筷下留點情吧。」南宮雪嬌瞪了他一眼，隨即爲他斟滿了酒杯。南宮雪當然不陪人客喝酒，但朋友就不同了，她必須盡地主之誼，舉杯相敬：「喏，敬我們的大劍客！」

「大劍客不敢，大酒桶是眞。」西門雨一仰首，滴酒不剩。

「怎這麼晚才來？」南宮雪含笑問：

「是否又和那小子約好比劍?奇怪，他今天跟我一起進城去，怎不見他提起?」

「不，我是來喝喜酒的。」

「誰的喜酒?」

「孔家莊的呀，」西門雨打了個酒呃：「孔孝仁的獨子孔大義娶媳婦，妳沒接到喜帖?」

「當然沒有，」南宮雪搖搖頭：「一來我跟孔家莊沒什麼交情；二來我又不像你是大人物，自然不被邀請之列啦……」

一頓，聳聳香肩，笑咪咪的接著說：「如此更好，我可省下一筆禮金。」

西門雨瞇笑著嘖了兩聲：「到底是生意人，精打細算!」

「沒辦法，人在商場，想不市儈都難。」南宮雪抿咀一笑，旋又眨眼問：「孔家的婚期不是在後天中秋嗎?你怎麼提早來了?」

「我跟孔家的關係不同，」西門雨說：「先父生前曾受孔家照顧，我這後生小輩的不敢怠慢，自然應該提早趕來，幫他們料理一下雜務，免得人家說我不識禮數，架子大，豈不冤枉哉?」

「原來你們有世交之誼。」南宮雪掠了下髮絲，忽想起什麼：「對了，柳花花那傢伙和你一樣是江湖的大人物，怎沒聽說他要來喝喜酒?莫非孔家莊的人沒給他帖子?」

「應該有：」西門雨聳聳肩：「不過妳應該非常清楚那小子本就是個怪人，你專程去邀請他，他未必來；你不請他，他也許不請自到……」

「說的是，」南宮雪瞇著眼笑：「單從他的名字看就知道他怪。」

「其實，」西門雨忽端起酒杯，說：「我知道他為什麼不去參加婚禮……」

「為什麼?」南宮雪很好奇。

「因為那天是中秋。」

「中秋?」南宮雪茫然：「中秋和他不參加婚禮有什麼關係?」

「自然有，」西門雨放下杯子，兩手環胸，微笑著說：「中秋節，是個浪漫溫馨的節日，而他正好又是個浪漫的男人，妳想，他會捨得虛渡這個佳節嗎?」

南宮雪搖搖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為什麼你也和那小子一樣，說話喜歡轉彎抹角的?」

「妳真不明白?」西門雨忽然輕笑了起來：「妳應該知道他身邊那個獨孤美，如果我是他，別說是喝喜酒，就算是天塌下來，我也要陪獨孤美過中秋，誰都知道獨孤美是個既美麗、又浪漫的女人，不是嗎?」

南宮雪忽然抿着唇角。

——一提起獨孤美，她總不自覺的會有這個表情，而且心中也總會昇起一股濃濃的「酸意」。

她吃醋!

但她很快便若無其事的笑了笑，無論如何她不能在西門雨面前失態，她聳聳肩，淡淡道：「說得是，像獨孤美那麼有魅力的女人，如果我是男人，只怕我也會只愛美人，不愛江山……」

西門雨忽然拿起手巾擦擦咀，然後起身說：「我吃飽了，我要走啦。」

「你要走?」南宮雪一楞：「不是說好今晚住在這裏的嗎?」

「要妳那位掌櫃小兄弟讓房不好意思，」西門雨含笑說：「我這個人雖然隨便一點，但並不喜歡麻煩人家……」

他說著，忽又從懷裏掏出一錠亮澄澄的大銀放在桌上……

「幹嘛?」南宮雪又是一楞。

「付賬呀。」

「我不能收你的錢。」

「為什麼?」

「因為你是柳花花的朋友呀。」南宮雪一臉認真：「我真的不能收你的錢。」

「別傻了，親兄弟明算賬，吃飯付錢是天經地義之事：」西門雨笑著說：「妳應該知道，那小子除了女人多之外，朋友更多，如果他所有的朋友全都跑來白吃白喝，那妳豈非關門大吉?」

「關門就關門，」南宮雪堅持不肯收下，說：「天皇老子的錢我都收，就是他的朋友我不能收……」

「我其實是特地來捧妳南宮雪的場呀，」西門雨說：「如果妳拒絕收我錢，請問，如果妳是我，妳下次還敢再來嗎?」

南宮雪無言以對。

「告訴妳，」西門雨朝她笑笑：「他是他，我是我；雖然我和他是好朋友，但所謂橋歸橋、路歸路，他不是我，我不是他，懂嗎?」

一頓，他正色接著說：「妳不收錢也沒關係，不過我想，妳這輩子大概再也見不到我來了。」

「就算我請你可以吧?」南宮雪企圖說服他：「下次再收錢如何?」

西門雨却搖頭道：「南宮雪，咱們都是年輕人，誰請誰，應該先說好，我不喜歡打迷糊仗。」

南宮雪苦笑：「你方才不是說要來白吃白住的嗎?怎麼又……」

「我是來白吃白住的，」西門雨笑著截口道：「喏，妳瞧，銀子不就是白色的嗎?我就是靠它四處『白吃白住』的呀!」

南宮雪苦笑連連。

她發現，西門雨才是真正的怪人。

＊ ＊ ＊

更怪的是，他臨走之時，竟還望住南宮雪自言自語似的道：「我真不明白，那小子為什麼有那麼多笨女人對他好……」

然後，他似笑非笑的朝南宮雪揮了揮手：「再見啦，笨女人。」

南宮雪目瞪口呆。

在往昔，除了柳花花來看她，南宮雪會受他影響而晚睡，甚至玩至通宵不睡之外，否則平時都是早睡早起，生活規律得很；但自從當上老板娘之後，不管柳花花來不來，她都晚睡早起。

因為她是個責任心很重的人，對酒樓生意這門行業她本是門外漢，若不勤力學習，做垮了生意，那就太對不起錢老爺了。

所以她一點也不敢鬆懈偷懶，每晚必要工作至打烊，陪著全酒樓的伙計、師傅吃完宵夜，瞭解明天該做的事之後，她才敢上床睡覺。

幸好她雖是門外漢，但全酒樓的人

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加諸南宮雪十分善待他們，因此上上下下皆全力以赴；特別是南宮雪本身的名氣也漸漸傳開，每日想來見她廬山眞面目的人大有人在，所以生意不僅越做越開，越來越好，甚至可以說是「靜心湖」畔所有酒樓中生意一枝獨秀。

無疑，南宮雪已算得上是個女強人，甚至是名女人了。

但她並未因此而驕矜自滿，她深深體會出商場如戰場，更像是詭譎的江湖一樣——誰敢自滿自驕，那麼誰便是下一個失敗者。

南宮雪不想做個失敗者。

——無論是在商場或江湖。

所以，現在雖已深夜，她仍然在櫃台上與秋老虎核對賬簿，尚未上床就寢，你一點都不必感到奇怪——成功，即使你是個非常夠運的人，也一定要付出相當的努力作爲代價。

通常，對完賬之後，她便會與秋老虎姊弟倆對飲幾杯，輕鬆一下。

「小虎仔，」南宮雪倒了杯陳年紹興給秋老虎，望著他那削瘦不少的臉頰，愛憐的說：「喝完這杯，快快去休息吧，今天生意特別好，我知道你累死了……」

「不累，不累，」秋老虎笑咪咪的說：「生意好才有勁呢，怎會累？」

「還說不累，瞧你最近都不知已經消瘦了許多啦，」南宮雪拍拍他的肩：「你別陪姊姊我喝了，你快去睡吧。」

「姊，我眞的不累嘛。」秋老虎說這句話時，却忍不住掩咀打了口呵欠，連眼角都溢出了眼淚。「我還可以喝兩杯的……」

說著，却又打了個大呵欠。

「瞧你咀巴張得可以吞下一個大饅頭，快去睡吧！」南宮雪笑著推他離開。

「姊呢？妳不睡呀？」

「別管我，」南宮雪說：「我還要研究一下張師傅剛才提出的新菜單是否可行。」

「姊，晚安啦。」

「晚安。」

南宮雪是個能喝酒的女人，但却不喜歡喝，自從接手酒樓，担子重，壓力大，不知不覺便養成了於打烊之後喝兩杯的習慣，藉以鬆弛心緒。

她除了責任心重之外，受了錢老爺與柳花花的影响，也成了懂得「創新突破」之人——無論是在劍法武功上求創新突破，生意經營之觀念與態度更是如此。所以她平時除了以身作則，督促獎勵全體職工努力以赴之外，更鼓勵所有員工保持創意、力求突破。

她的做法無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應，全體職工個個士氣高昂，樂於力求表現自己。

至少在今天宵夜時，她又收到了廚房部張大師傅的第八張新菜單。

因此，此刻雖已夜深，人也已頗倦累，南宮雪仍抖擻精神，獨自坐在樓下靠近櫃台邊的餐枱上，細細審閱、斟酌、研究著張師傅的新菜單。

——好皇帝永遠有好宰相；好上司永遠有好部屬。光是指責「奸臣惡屬」是不公平的，在上位之人永遠要負第一責任。

南宮雪無疑是個肯担當兼有魄力之「上位者」。

正當她全神貫注的審研著手中那份新菜單時，一個瀟洒俊美的男人正從樓梯間緩緩步下。

——「風流美侯」狄小侯。

風流美侯　不再風流

「狄公子還沒睡？」南宮雪聽說過狄小侯這個人，也知道他是個風流成性的男人，在以前她討厭男人，尤其憎惡風流男人；但與柳花花相處久了，世面見識多了，她也終於瞭解到世上風流的男人並非個個都是「壞男人」的。特別是她現在已是個「生意人」，所謂「量大吞八方之財」，即使南宮雪和從前一樣保守，她也應該和顏悅色的與狄小侯打招呼的。

她做到了這一點——從這點來看，她也許應算得上是個成熟的女人了。

「外面夜色這麼美，逗引得我直想投入她的懷抱裏。」狄小侯悠閑的步上前來。

南宮雪朝他笑笑：「古人秉燭夜遊，尋幽探秘，狄公子好興緻哪。」

她說著，側首望望窗外的夜色，明月當空，星兒獰笑，浮雲如水，中秋未到，已是夜色可人，忍不住讚了一句：「今夜夜色果然美……」

狄小侯却是走上前來含笑說：「但我却想改變主意，不想出去賞月了……」

「爲什麼？」南宮雪應對著：「是否覺得外頭秋寒露水重？」

「不，」狄小侯咀角那縷微笑好帥：「是我發現這裏頭有一樣東西比外面的夜色更美……」

「什麼東西？」

「妳。」

「我？」

「是呀，」狄小侯不僅微笑迷人，說的話更是迷人：「除了妳南宮雪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能令這片夜色黯然失色的，有嗎？」

南宮雪掩唇嬌笑：「我想，狄公子大概是世上最會說話的男人了。」

「我雖然會說話，」狄小侯微微瞟住南宮雪：「只是不知道能否說服妳這位美麗的女主人，慈悲的讓我在妳面前坐下？」

南宮雪沒有拒絕。

——會說話的男人，永遠能贏得女人的好感，除非那個女人是聾子。

南宮雪是個女人，而且也不是個聾了的女人，她自然對狄小侯有好感——至少沒有壞印象。

狄小侯斯文的拉開座椅，在南宮雪面前坐定之後，望了望她桌前的菜單，含笑問：「原來妳這麼晚沒睡，是在研究菜式哪？」

「幹一行，學一行，」南宮雪淺淺一笑：「現在的生意不好做，競爭又大，不警醒點，只怕連西北風都沒得吃了哪。」

狄小侯忽然歎了一口氣。

「我說得不對？」南宮雪望住他。

「不，是我不對，」狄小侯表情認眞：「我本只以為妳是個美麗的女主人，原來妳還是個既能幹又勤力的女主人，怪不得妳的生意這麼好，只怕全天下的銀子都要被妳南宮雪賺光了哪！看來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和妳南宮雪一樣，肯定我們這班男人沒法生存下去了。」

南宮雪掩唇嬌笑。

她發現狄小侯不僅會說話，實際上還是個相當風趣幽默的男人。

這種男人好像不太多。

南宮雪欣賞這種男人。

更令南宮雪欣賞的是，她想不到狄小侯這個官宦世家子弟，居然對烹調煮食方面還有相當的見解與相當不錯的造詣。

他微伸過頭去，凝目注視那份菜單，口中輕唸著道：「秋令補氣菜式：花旗參燉雞湯、高麗參北芪燉雞湯……好，好！這幾味菜式好極了，現在的人愈來愈有錢了，也愈來愈怕死了，個個都想把身體補得像牛一樣壯……補血菜式：雞血藤膠燉乳鴿、鹿茸燉鷄、酸辣豬紅大蝦羹、當歸生薑羊肉湯、豬粉腸豬肝焗飯、汾酒蒸鴨、羊骨紅棗糯米粥……」

南宮雪想不到他對菜單有興趣，便把菜單轉過頭推到他面前：「原來你還是個行家……」

「木耳保紅棗、冬蟲草燉老鴨、北芪當歸杞子燉雞仔蛋……」狄小侯凝神專注：「這的確是個好菜牌，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材料方面好像有點值得商榷……」狄小侯說。

「請說。」南宮雪遇到了行家，當然眉飛色舞，喜不自禁。

「……像汾酒蒸鴨，材料是大鴨一隻，汾酒四両。鴨是不錯，一大隻；但酒便值得商榷了，汾酒太烈，而且成本也高，酒味過濃，不如改用糯米酒，而且只需用到二両，那麼成本不僅大大降低，而且也能大大迎合大衆口味……」

他又說：「……冬蟲草燉老鴨，材料正冬蟲草五錢，老鴨一隻，這隻老鴨應是指明老雄鴨，因為這道菜是專供男人補血的，以陽補陽方合補身之道；若用母鴨，不是不可以，只是人們的傳統觀念只怕很難接受，因此我斗胆建議這道菜應只用老雄鴨為限……」

南宮雪到櫃台搬來一套筆紙硯墨文房四寶：「狄公子，請將你的寶貴意見寫在紙上。」

「我得先聲明，」狄小侯說：「我其實並不懂得烹調煮食，只不過我是個貪咀兼刁咀的人，從小吃到大，所謂久病成名醫，吃多了，吃久了，也就吃出門檻來啦……這純粹是我這個饞咀者的個人意見，只供參考，若有出錯，恕不負責……」

南宮雪嬌笑道：「狄公子別假裝謙虛了，江湖上誰不知道你是個美食家，我聽說你曾為了吃一頓飯，府裏的人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搜集、準備所有菜式材料哪，像你這麼精吃而又懂得吃的人，世上有幾人能及得上你……」

狄小侯的確是個罕見的美食家，而且也非常熱心，他不僅對張師傅那份菜牌提出個人意見，此外他還另擬了一份新菜單給南宮雪。

南宮雪喜出望外，心中也十分過意不去，待他寫完菜單時，連忙說：「狄公子古道熱腸，南宮雪為表謝意，特意免收狄公子之食宿費……」

「這怎麼可以！」狄小侯連忙道：「區區小事，舉手之勞，何足言謝？傳言出去，只怕有人要笑我狄小侯是騙吃騙喝之徒了！」

「那麼，給你打個折扣如何？」南宮雪是個受惠必報之人。

「什麼話？」狄小侯却說：「姑娘特意騰出一間保留房給我，沒多點打賞金已過意不去了，怎還能讓妳打折扣？」

一頓，笑咪咪的說：「我這個人其實很容易滿足的，南宮姑娘如果眞要謝我的話，只要請我喝幾杯便行啦，妳說可好？」

當然好，南宮雪豈是小氣之人？

＊　＊　＊

喝酒是小事，當然沒問題，但却有一個小小問題——此刻已深夜，師傅們都已就寢了，有酒沒菜，豈非掃興得很？

「沒問題，」南宮雪提出這個問題時，狄小侯胸有成竹的說：「喝酒的確該有下酒菜，有酒沒菜，就等於唱歌沒鼓樂，十分無趣；不過沒關係，我狄小侯除了懂得吃之外，不瞞妳說，我實際上還有幾手的，做幾道現眼小菜相信不成問題……」

「你的意思，」南宮雪睜大了眼：「狄公子要親自下廚做菜？」

「怎麼？」狄小侯眨眼問：「南宮姑娘妳信不過我？」

「不，你是客人，怎好意思讓你下廚做菜？」南宮雪說：「我還是叫醒師傅吧……」

「別叫醒他們！」狄小侯忙不迭制止：「你們今天生意好得像是開流水席，廚房師傅肯定是累壞了，若現在叫醒他們，豈不殘忍了一點？」

南宮雪是個懂得體恤部屬的人，所以狄小侯說要喝酒時，她並沒有馬上說要叫醒師傅做菜，她本推說明天再喝，想不到狄小侯興緻這麼好，不但急著現在要喝，而且還願意親自下廚，如此一來，南宮雪只好堅持叫醒師傅啦，她：「沒關係，我們備有一個輪值師傅，那是專為誤了時辰投店的旅客服務的，我現在就去叫醒他，狄公子別介意……」

「不，」狄小侯忽然說：「南宮姑娘若去叫醒師傅，那我便不吃了。」

「為什麼？」

「因為他煮的肯定不好吃。」

南宮雪怔住：「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師傅的手藝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狄小侯含笑道：「你們的師傅個個都是手藝一流，我已經吃過他們做的菜，絕無疑問……」

「那你為何說不好吃？」

「妳想，」狄小侯淡淡一笑：「任何人，即使是大內御廚，若在三更半夜睡夢中被人吵醒，他煮的東西會好吃嗎？」

南宮雪輕笑了起來：「你果然是個美食專家，不錯，任何人被人從床上拉下來做菜，沒把鹽巴當成糖來放你便夠運了，當然不能寄望他做的菜好吃。」

「所以說嘛，」狄小侯笑着說：「還是讓本公子親自下廚來得好。」

一頓，他微笑着補上一句：「當然，如果妳只是咀上說說，並無誠意請我，那就算了……」

此話一出，南宮雪想不答應都不行了，畢竟她是眞有誠意讓狄小侯吃一頓的。

＊ ＊ ＊

狄小侯的確沒有吹牛，他做的菜果然不同凡响，無論是色、香、味，皆別具一格，令南宮雪吃得讚不絕口。

「棒極了，風味絕佳！」南宮雪喝了一口薑葱魚頭雲湯，連聲讚好：「幸好你我不是同行，否則我只怕要關門了哪！」

狄小侯大笑。

南宮雪忽然望住他說：「像你這種男人肯定不是君子。」

狄小侯怔住！

「因爲，」南宮雪一臉認眞：「孟老夫子說過，君子遠庖廚，像你這麼會煮食的男人，又怎算得上是君子呢？」

狄小侯恍然大笑，高舉酒杯：「原來妳才是世上最會說話的女人，孟老夫子混蛋，罰他三杯，來，乾杯……」

就在「孟老夫子混蛋」與「乾杯」聲中，兩人開懷暢飲，竟不覺喝完了一大罈竹葉青。

＊ ＊ ＊

南宮雪醉了。

醉得相當厲害。

她只覺得胸口燥熱，全身血液像野馬般的急速竄動起來……

她奇怪眼前狄小侯爲何多長了一個鼻子出來？而且好像還多出了兩個眼睛……

她眞的是醉了。

記憶中，小時候曾背着師父傅小君喝醉過一次，結果被傅小君狠狠責罵了一頓，自此之後，她再也不敢喝醉啦。

即使長大成人，出道江湖以來，也只有那次在與銀刀對決的前夕，和柳花花豪飲過，把他醉得糊里糊塗，連聲叫饒，之後再也沒有如此喝過了，因爲柳花花從此再也不敢跟她拚酒啦。

記得，那次喝得比這次多，她都沒有醉，爲何這次竟醉了呢？

她自認是個好酒量的女人，她也知道獨孤美是能喝之人，她不只一次有想找獨孤美「拚酒」的念頭，因爲她想擊敗她。

——獨孤美，爲什麼那個死花花會喜歡她？難道我南宮雪眞不如她？

——中秋夜，那小子居然不陪他師父錢來爺，也不陪我南宮雪，就只陪獨孤美她一人！她有什麼好？就因爲她美？難道我南宮雪就不美嗎？

——現在，我南宮雪也懂得裝扮了呀，那個男人不說我美呢？那個死花花眞沒眼光，說他是個懂得欣賞女人的花花公子，鬼才相信……

氣死人了！

「來，狄小侯！」南宮雪打了個酒呃，醉眼迷濛的說：「咱們再喝他個三百大杯！」

三百大杯？

只怕連三小杯她都喝不下了。

因爲南宮雪醉得連手中的酒杯都拿不穩，竟滑掉了下去！

「當心點哪，吵醒了人可不好喲。」狄小侯神志相當清醒，似無醉意，至少他彎腰一探手，便準準的接住了那將摔破的酒杯。

他顯然也是個善飮之人。

他與南宮雪一杯一杯的對飲，只不過那張俊帥的臉龐兒微紅而已。

「南宮雪，我看還是別喝啦，妳已經醉了。」狄小侯微笑着說。

「誰說我醉了？」南宮雪睨着他，又打了一個酒呃：「告訴你，我南宮雪可是千杯不醉之人，來來來，再喝！咦，我的酒杯呢？」

南宮雪那副醉態，眞美！

只見她那張紅灔灔的臉蛋兒像煞秋日的晚霞，撩人綺思，特別是那雙彎月也似的眸子微睜半閉，眼波如水，盈盈欲滴，彷彿就要滴進你心坎裏似的……那副模樣，啊，即使你不是男人，也不免心生我愛猶憐的感覺！

貴妃醉酒君王愛。

南宮雪醉酒呢？誰愛？

狄小侯！

當然是狄小侯，像他那種被稱爲「風流美侯」的男人能不動心嗎？

但只見他那雙星也似的眸子已泛起一股怪異的光芒——激情之光！

他沒有把酒杯還給她，也沒有再爲她斟酒，他那高突的喉結已忍不住顫動起來：「南宮雪，我扶妳回房子休息去吧……」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已伏在桌上不省人事了！

＊ ＊ ＊

南宮雪有一個奇異的感覺。

感覺很陌生，但却相當强烈。

記憶中，她好像沒有過這個感覺，哦，不，有，就在不久前，在蝶戀花的總部與柳花花陷入紀小翠的地牢時，柳花花摸黑「誤闖聖地」——不小心碰觸了她胸前雙峯之時，她當時曾有「彷彿暈死」的感覺！

更甚的是，紀小翠當着她與柳花花的面和「醜九怪」幹「那回事」之時，她雖然及時迴身掩耳，然而紀小翠那像是痛苦又像是快樂的呻吟野浪聲，害得她渾身無力，整個人連姓什麼也幾乎忘了——那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情慾」的感覺！

情慾，無論你是男人或女人，只要是成熟而正常之人也都會有情慾需要的時刻。

南宮雪無疑是個成熟正常之人，她當然也有——特別是狄小侯抱起她的嬌軀走向樓梯時。

「嗯……死……死花……花……」她軟綿綿的躺在狄小侯的懷裏，突然夢囈般的呢喃了起來：「你……你要……幹嘛……」

「帶妳去睡覺呀。」狄小侯的聲音很輕，連脚步都輕得像狸貓似的。

他必需如此，否則吵醒了其他人，豈非「可惜」得很？

「花……你喜不喜歡我？」

「喜歡死了！」

「那，我和……獨……孤……美……誰……誰……美？」

「當然是妳南宮雪最美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

＊　＊　＊

「公子，你得手了？」蔡大聲一見狄小侯抱着南宮雪進來之時，那雙比牛眼還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只差點沒突出了眼眶，一連吞了幾口口水，連聲音都震抖得走了腔調：「嘩！好個美人胚子！公子果然有辦法！可否也讓我……」

「去你的！」狄小侯把南宮雪放到自己床上，回首瞪了一眼蔡大聲：「我不是跟你說過，這女人大有來頭，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胡來的，弄個不好有性命之虞，豈能讓你輪二手？」

「但，」蔡大聲赤紅着眼，緊盯住爛醉如泥的南宮雪。

「如此標緻的女人，若不讓我分杯羹，只怕我這世人死都不瞑目……公子，咱們說好的，我蔡大聲願爲你拉馬駕車，爲的就是……」

「死賊頭，你怎地如此不開竅了？」狄小侯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壓低着喉嚨說：「我不也跟你說過嗎？一般女人，我搞完之後讓你執二手，但棘手女人便必須慢慢來，先造成生米成飯之事實，待她死心塌地之後，再製造機會給你……」

「公子，」蔡大聲似乎連口水都要流出來：「這個女人我一看就知道非常勁得很……我，我可不可以先摸摸她過過癮？」

「不可以！」狄小侯推了他一把：「連我都還沒摸過她，怎能讓你先來……」

忽然，南宮雪迷迷糊糊的開口說話了：「花……你……跟……誰在說話……呀？」

「沒，沒跟誰在說話，妳聽錯了吧？」狄小侯立刻回話。

「我……好熱……好渴……好……好……好難……難過……」

「我馬上爲妳脫去衣服便不熱了。」狄小侯說完，立刻把蔡大聲推出房門外去，叮嚀道：「告訴你，這丫頭武功好，內功根基厚，若不快行事，只怕葯性一過，咱倆別說一親芳澤，只怕連命都沒有了！快，你守住門口，老規矩，若有什麼狀況，立刻敲三下咳兩聲，別忘記了呀！」

＊　＊　＊

狄小侯把房門關上的時候，蔡大聲十分不情願的倚在門口，朝地下吐了一口口水，壓低着嗓門嘟噥道：「呸，他娘的，如此好貨讓我摸摸也不行，眞是愈來愈小氣了，媽的……」

蔡大聲話落一半，忽然住口不語！

然後，他便看到了地下一團黑影向他慢慢的走來……

居然是狗！

——一條大黑狗！

這地方怎會有狗？

蔡大聲十分驚詫，正驚疑間，忽見那條大黑狗竟騰空向他飛撲而來！

蔡大聲大駭！

他從未見過如此靈活可怕的狗！

他想驚叫！他想閃避！

然而他既沒有驚叫也沒有閃避——因爲那條鬼魅般的大黑狗竟準準的、狠狠的咬住了他的咽喉！

但只見牠那森利雪白的牙齒咬斷了蔡大聲的咽喉之時，蔡大聲竟連最後一口氣都來不及嚥下，偌大的身子已倒了下去！

＊　＊　＊

狄小侯剛剛走到床邊，一雙手正想摸向南宮雪那高聳而誘人之乳峯時，忽聽得門外彷彿有重物墮地聲，不禁低叫一聲：「蔡大聲？」

蔡大聲無聲。

機警而謹愼的狄小侯，立刻走到門口去，挨住門板又低叫了一聲：「蔡大聲？」

仍是無聲。

狄小侯忍不住把耳朵貼在門壁上，藉此聽聽外面是否有異狀。

狄小侯聽了半晌，壓根兒沒聽到任何聲响，心中不禁疑惑道：「奇了，蔡大聲搞什麼鬼？」

正當他想開門一瞧究竟之時，忽見一柄鋒利的劍鋒無聲無息的穿門而入！

狄小侯連閃避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那柄劍鋒正好從他貼住門板那隻左耳朵刺進！

一直貫穿了他的右耳！

可憐！狄小侯也遭到了和蔡大聲同樣命運，不僅叫不出聲，竟連最後一口氣也來不及吞下，就這樣走完了他的一生！

認眞說來，蔡大聲似乎要比狄小侯來得好些，至少他還知道自己是被一條大黑狗咬死，狄小侯呢？他什麼都不知道，便這樣糊里糊塗的死了。

是誰殺死狄小侯的？

＊　＊　＊

南宮雪醒來的時候，只覺得頭重脚輕，彷彿生了一場大病似的。

當她發現自己竟不是睡在自己房間之時，她立刻跳了起來！

「我怎麼會睡在這裏？」南宮雪驚疑四望：「這，這不是狄小侯的房間麼？我……我怎麼會跑到他的房間來？我，我竟在他房裏睡了一晚？」

南宮雪芳心大駭！

她這時已隱約想起昨晚的情形，一般女人特有的敏感，令她登時哭了出來：「莫非……莫非那畜牲汚辱了我？」

她急急的檢查自己的身體。

沒有。

南宮雪發現自己的衣衫完整，不似有被人動過的樣子；而且她還發現自己全身並無異樣——沒有被强暴的跡象，她這才長長鬆了一口氣。

她立刻奪門而出！

＊　＊　＊

一整天，南宮雪都顯得心緒不寧。

她心中有着一股濃濃疑惑。

因爲一整天以來，她都沒有見到狄小侯與蔡大聲的影子。

她原以爲他們趕去孔家莊了，可又發現他的馬車還在；於是便推想他們大概是到湖濱四處走走，瀏覽湖光景色去了，但又不見他們回來吃午飯。向秋老虎問及他們，都說沒見到他倆。

南宮雪躲在房中靜思凝想了一個早上，她想不通自己昨晚爲何如此酒量不濟，竟爛醉到不省人事，而且，她還隱約想起自己當時體內竟有一股情慾衝動，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情！

對了，她終於想起昨晚的菜是狄小侯親自下廚做的，一定是他在菜裏做了手脚。

可是，自己仍然是處子之身，他並未做出不軌之舉動呀！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南宮雪想不通。

吃過午飯沒多久的時候，清潔房子的劉媽忽然面色張惶的走前來對她說：「九公主，我發現了一樁十分奇怪的事情……」

「什麼事情？劉媽。」本來酒樓職工都叫南宮雪老板娘，南宮雪覺得自己年紀輕，被年長者這樣叫頗不好意思，吩咐大家只管直叫她南宮雪便可了，但職工認爲這樣不禮貌，便索性叫她「九公主」，因爲大家都已經知道她是錢大老板的第九個千金小姐，南宮雪也不介意人家如此稱呼她，反正別叫她老板娘便好了。

「我擦洗樓上走廊時，發現一灘好像是血跡的東西……」劉媽說。

「血跡？」

南宮雪立刻上樓查看。

＊　＊　＊

南宮雪身經百戰，殺人無數，血跡自然見多了，她十分確定走道上的確留下一灘類似血跡之遺物。之所以說類似，是因爲那灘血跡顯然經過細心之擦拭，但仍隱約可窺見點點斑迹。

南宮雪這才注意到血跡是遺留在狄小侯房間門口。

「九公主，」劉媽一臉驚疑的說：「我還發現一處也有血跡……」

「還有？」南宮雪驚訝：「在那裏？」

劉媽指指狄小侯房間：「就是這間房門口囉，我進去整理房間的時候發現的……」

「狄小侯的房間？」南宮雪更驚訝了：「劉媽，妳還發現什麼？」

劉媽搖搖頭。

「劉媽，」南宮雪想了一下，囑咐道：「在還沒有確定是怎麼一回事之前，切不可將此事傳揚出去，以免驚動人客，知道嗎？」

「是的，九公主。」

「沒事了，妳去忙妳的吧。」

「好的；」劉媽應聲而去，忽又走回來說：「九公主，隔房住的是什麼人？」

「隔房？」南宮雪望了望：「劉媽，妳問這個幹什麼？」

「沒什麼，」劉媽說：「我敲門要進去整理房間時，那裏面的女人不僅不開門，而且……」

「而且怎樣？」南宮雪想起那間房住的便是「黑色的女人」。

「而且其兇無比。」

南宮雪笑了笑，拍了拍劉媽的肩：「每個客人的脾氣都不同的。」一頓，含笑問：「對了，劉媽，聽說妳女兒下個月便要訂親了，是嗎？」

「早哩，還沒有成事啊。」

「到時別忘記通知我喝喜酒喲。」

「多謝九公主。」

＊　＊　＊

劉媽走後，南宮雪進入了狄小侯的房間。

她果然發現房門處也有一灘類似血跡之遺物，心中十分詫異。

早上她睡醒之時，匆忙離開，自然沒注意到；現在情況不同了，她細細審視了一下房間，並未發現其他任何不妥之處。

正當南宮雪懷著百思不解之心情準備離去而啓開房門之際，忽發現那扇厚厚的雕花門板竟有一個小孔！

好好的門怎會有一個洞？

洞孔不大，若非注意看，很難發現到，南宮雪細細端詳了一番，發現那是利器穿透而造成的。

南宮雪不敢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她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去問問隔房的人。

南宮雪輕輕敲著「黑色女人」的房門。

「誰？」房裏傳出一陣冷冷的聲音。

「是我。」

「妳是誰？」聲音不但冷，而且還顯出極其不耐與不悅之意。

南宮雪苦笑，她知道那女人明明聽得出自己的聲音，卻偏要問是誰，若依她昔日的個性，準也不會給她好氣受，現在她當然不一樣了，十分禮貌的說：「我是南宮雪。」

「幹什麼？」黑色女人的聲音依然極其冷漠，依然極其不耐與不悅。

「對不起，」南宮雪的確是脫胎換骨，換了一個人似的，始終保持禮貌的說：「姑娘，我有點事想請教妳，可否打擾妳一下？」

「不可以！」

南宮雪怔住。

黑色女人冷冷的說：「我可是花錢住進來的，我有權利不受打擾！」

南宮雪無言以對。

「其實，」想了想，南宮雪還是開口說話了：「我只是想問問姑娘，昨夜是否有聽到隔房有什麼……」

「沒有！」不等南宮雪說完，黑色女人已冷冷的頂上一句。

「對不起，打擾妳了。」南宮雪只好懷著一顆頗爲困惑的心離開。

＊　＊　＊

南宮雪下得樓來，秋老虎推開算盤，緊張的問：「姊，是不是血跡來著？」

「不清楚，」南宮雪暫時不想驚動任何人，撒了個謊，隨即岔開話題問：「狄小侯與蔡大聲回來沒有？」

「沒有。」秋老虎搖搖頭。

這時，忽見十數個手持刀劍的大漢走了進來。

那些漢子清一色勁裝，薄底快鞋、頭紮紅巾，個個熊腰虎背、高頭大馬，而且每人的臉上皆有著一股肅殺之氣！

他們一進門來便守住門口，為首一名的斷眉漢子走向櫃台，望住秋老虎便冷冷一喝：「喂！小兄弟，你可就是掌櫃的？」

「是的，」秋老虎立刻拱手陪笑道：「大爺有什麼地方需要小的效勞？」

「把住客登記簿交給我！」斷眉漢子氣勢十足的吆喝著。

「住客登記簿？」秋老虎一怔：「為什麼要把住客登記簿交給你？」

南宮雪眼尖，已看出來頭不對，立刻開聲問：「朋友……」

「小姑娘走開，不關妳事！」斷眉漢子冷傲的截斷她的話，隨即喝問秋老虎：「喂，你聾了嗎？叫你交出登記簿，為何仍站著發呆？」

「喂！」南宮雪眉頭一挑，她雖然脾氣改了很多，但碰到這種氣勢囂張霸道之人，當然一肚子火：「朋友，你們是否來撒野的？」

斷眉漢子理都不理她，似乎看不起她這個「小姑娘」，倏地猛拍了一下櫃台，震得枱上那副大算盤跳得半天高：「楞小子！你是否想死了？大爺命你交出登記簿，居然仍像木頭一般的站著？看來，不賞你一個耳光你是不會警醒的……」

話聲中，他居然真的一巴掌飛了出去！

那傢伙的巴掌大如蒲扇，而且快如飛刀，一忽兒便已飛到了秋老虎面頰上！

秋老虎嚇得面色發青，他無論如何閃不過那一大巴掌。

「住手！」南宮雪當然不會坐視不理，嬌喝聲中，她已出手如電的扣住了那漢子的腕脈！

「哎喲！」斷眉漢子但覺眼前一花，腕脈一陣劇痛傳來！

門口昂立的十數名刀劍手一見斷眉漢子被制，立刻衝了上來！

然而，他們誰都無法衝上前來。

而且個個竟都跌出門外去了！

因為，南宮雪將扣住的斷眉漢子猛力向外一推，他那偌大的身軀便不由自主的倒飛而出，像斷了綫的風箏般的，把自己的伙伴連同自己都撞跌出去了！

南宮雪立刻寒著臉飄身而出，口中冷冷叱道：「要打架，到外面來，免得弄壞了我店裏的裝潢，你們可賠不起哩！」

不只是南宮雪出去，那些正在享用膳食的食客們，也紛紛攏上前去看熱鬧。

「媽的，臭丫頭，妳這是找死！」斷眉漢子從地上爬了起來，怒罵聲中他已一刀劈了出去。

那一刀，對南宮雪來說，並不夠快。

但卻相當狠。

因為它是對準南宮雪的咽喉要害劈來的，毫不留情。

在以往，碰到這種情形，南宮雪肯定是一怒拔劍，毫不客氣的反擊。

——你要我死，俺當然要你亡！

——自衛反擊，無論世界如何文明，都不能否認這是最佳而又是最有效的保護自己不受傷害的方法之一，何況是人在江湖？

但，這次南宮雪却沒有拔劍。

也許，她真的變了，在錢來爺濃濃父愛的滋潤下，她已學會了愛惜這個世界，也學會了熱愛生命，包括別人的生命。因此，除非萬不得已，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能不殺人，最好便不殺人。

何況在自己店門口殺人，不多不少總會對生意有影響的。

——她已儼然是個精打細算的生意人。

其實，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拔劍——方才與那斷眉漢子一交手，她已十分確定那班人不但非自己對手，而且肯定武功不只差上自己一截。也就是說，她有十足把握徒手打倒他們。

既是如此，她何需拔劍？

——你可以說她越來越仁慈了，也可以說她越來越精明了。

事實証明南宮雪的判斷沒有錯——她已一腳踢飛了那漢子手中之刀；再一腳，已把他踢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然而，戰鬥並未因此而結束，斷眉漢子雖被擺平，但其餘的大漢却不肯放過南宮雪，只見他們齊齊發一聲喊，驀地瘋狂猛撲而上！

一片刀光劍影，驟像雨點般的撲向南宮雪週身！

以少敵多，任誰都要拔劍的；這下，南宮雪總該拔劍了吧？

沒有，她還是沒有拔劍。

因為就在那班殺手湧撲而來之際，忽聽半空中響起一聲舌綻春雷的喝叱聲：「住手！全都住手！」

那班兇猛漢子竟然也都乖乖住了手。

喝聲仍在衆人耳膜中迴蕩，忽見幾條人影如天降神兵般的躍進場中！

來人不多，只有五六個。

其中一個南宮雪認識。

——竟是「天下第二劍」西門雨。

* * *

這時，那名趴在地上的斷眉漢子，掙扎著站起來，朝一名身穿錦袍，面目威嚴的中年壯漢道：「莊主，那妮子拒絕讓屬下查看住客登記簿……」

「住口！」威嚴漢子雙目一瞪，冷冷道：「也不先看看這家酒樓是誰開的，有眼無珠，老虎咀中拔牙，你知不知道她就是南宮雪南宮姑娘？」

「南宮雪？」斷眉漢子以及那班手下俱是面色一緊：「原來她就是南宮雪？」

「快走，還不快到別的地方搜查去？」威嚴漢子一揮袍袖。

「是！」

斷眉漢子偕同那班大漢，一跛一蹶的走了。

「對不起，」威嚴漢子朝南宮雪拱手彎身，洪聲道：「門人無禮，冒犯南宮姑

娘，孔家莊孔孝仁謹此致十二萬分歉意！」

「原來是孔大莊主，」南宮雪立刻回禮：「南宮雪為了自衛，放肆傷了貴莊門人，孔莊主海量！」

這時西門雨走前來說：「南宮雪，可以請我們進去坐坐吧？」

「諸位快請進！」南宮雪立刻含笑邀請。

「世侄，」孔孝仁望住西門雨說：「原來你和南宮姑娘是朋友？」

西門雨只是望向南宮雪笑笑：「南宮雪，妳說呢，咱們是不是朋友？」

「當然是。」南宮雪不善交朋友，但却非常重視朋友，何況西門雨是那個「死花花」的朋友，她當然笑著說：「你西門雨是我白吃白住的朋友，不是嗎？」

西門雨哈哈一笑。

孔孝仁見狀，忽然說：「西門世侄，既然你與南宮姑娘如此熟絡，那這裏便交給你了……」

「世伯不進去？」西門雨問。

「不了，」孔孝仁眉宇間隱隱有悲憤之色：「咱們分頭找，我到別的地方查查……」

說著，朝南宮雪一抱拳：「南宮姑娘，恕孔某有急事纏身，先行告退，他日登門謝罪！」

話落，不待南宮雪回禮，便偕門人匆匆而去，只留下西門雨一人……

＊　＊　＊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南宮雪為西門雨斟上一杯竹葉青之後，眨眼問。

西門雨一仰杯中酒，面色略顯蒼白的吐了一口氣，沉聲道：「孔大義死了！」

「孔大義？」南宮雪吃了一驚：「你是說孔莊主的獨生子，那個明天便要當新郎的孔大義死了？」

「是的。」

「為什麼會死了呢？」

「被人殺死的！」

「被人殺死的？」南宮雪終於明白了：「所以孔家莊的人到這裏追緝兇手？」

「不錯，」西門雨面色沉重：「根據各種情況判斷，兇手顯然就藏匿在這附近……」

「孔大義什麼時候被殺的？」南宮雪十分吃驚：「昨夜你來時並沒聽你提起，不是嗎？」

「今天凌晨，天快亮時被人殺死的。」西門雨苦澀一笑：「昨夜我趕到孔家莊時，孔家父子倆特意為我接風洗塵；孔大義喝到半夜便回房睡了，孔世伯一向與我談得來，每次見面無醉不歡，兩人喝到四更天，才醉醺醺的上床睡覺。誰知甫上床未久，忽聽得孔大義房中傳來淒厲的慘叫聲……」

西門雨喝了一大口酒之後，才接著又說：「我匆匆趕到一看，只見孔大義渾身浴血在地上掙扎翻滾，同時還見到兇手正好穿窗而去，我立刻追上去給他一劍，一劍刺中了他的臂膀……」

「刺中了他的臂膀仍讓他逃了？」南宮雪驚異道：「能在鼎鼎大名的『天下第二劍』劍下逃生，普天之下能有幾個？」

西門雨却望住她忽然說：「妳幾時學會了拍馬屁的功夫？我看妳，何不去開個驛馬站，包準生意比這酒樓還好……」

「去你的，」南宮雪嬌嗔的瞪了他一眼：「本來就是嘛，要是我便沒辦法了，中了你一劍居然仍能逃遁而去，那兇手可是高手哪。」

「當然是高手，否則便不會這般輕易的便殺了孔大義；」西門雨苦澀一歎：「其實，當時我是足可以一劍刺死他的……」

「你為什麼不刺死他？」南宮雪問：「是為了想留下活口？」

「是的。」

「兇手既吃了你一劍，居然能逃避你的追捕，難道那人的輕功是天下第一？」

「我當時並未追出去。」

「為什麼？」南宮雪怔住。

「第一個原因是，」西門雨緩緩道：「當時莊院的警鐘已響起，兇手既已受傷，我料他絕難逃走的，無論如何孔家莊高手不少……」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原因，我當時見到孔大義不住在地下嚎叫打滾，心想他既還能哀叫，也許並未被殺中要害，因此留下來查看他的傷勢……」

「你做得很好，救人比緝兇重要，換做是我也一定會作此選擇。」

西門雨長歎了一口氣，苦笑道：「正確的選擇未必就有效，事實証明，到頭來，我非但救不活孔大義，而且連兇手也讓他跑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南宮雪大惑不解。

西門雨搖搖頭道：「孔大義救不活的原因，是他被傷到了男人的最大要害……」

「男人的最大要害？」南宮雪茫然：「男人和女人的要害其實都是一樣的，一是咽喉或咽喉以上的臉部或腦心，其次便是心臟，這兩大部位一經劍鋒貫穿準死不生，而且肯定連慘叫聲都發不出來。」

一頓，頗感困惑的問：「孔大義既被傷及要害，為何仍能滾地哀號？莫非是失血過多而死？」

西門雨望望她，低沉道：「我想，妳絕想不出孔大義被傷到的部位……」

一頓，他似是略顯遲疑了一下，才又緩緩道：「他那『話兒』被摘去了！」

一楞，南宮雪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什麼花兒被摘去了？」

「不是花兒，」西門雨似是想笑，却又發現此刻不是笑的時候，掩咀輕咳一聲，表情正經而嚴肅的接著說：「是話兒被去了！」

「話兒？」南宮雪搖搖頭：「我還是不懂，什麼叫話兒？你為什麼不肯說清楚點？」

西門雨又搖搖頭，面上略呈尷尬之色，不過他畢竟是個豪爽的男人，他索性直說了：「話兒，也就是男人那根寶貝命根子，傳宗接代用的傢伙，我這樣說，夠清楚了吧？」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羞得無法回答。

——她那張臉蛋兒頓成了紅臉女關公！

那副模樣，竟比她昨夜醉酒之時還要迷人，嗯，也還要撩人！

至少，豪邁瀟洒的西門雨便被南宮雪那副嬌羞不勝之狀，引得一陣痴呆！

他痴痴的望住南宮雪。

這一望，南宮雪連頸子都紅了起來，只差點沒挖個地洞鑽進去！

不過，南宮雪並沒有害羞多久，畢竟她已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無論如何也算得是個見多識廣的江湖女人，何況她本就是個機警靈活的女人，應變之功夫自然不在話下，因此她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藉故輕啜一口杯中酒，暗中吸了口氣，便若無其事的淡淡道：「奇怪，大內宮廷裏，不知有幾百幾千的宦官太監，他們不也都是被割去了命根子，他們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嗎？為何孔大義救不活呢？」

「妳有所不知，」西門雨見她回復正常，他也心無顧忌，表情沉痛而嚴肅的說：「太監被閹去的只是那根傢伙，而孔大義是連兩個『蛋』全都被割下了，如何能活哪！」

「兇手太殘暴不仁了！」南宮雪沒有害羞，她只覺得一陣憤怒。

西門雨眼裏卻有薄薄淚光：「我親眼看著孔大義在地上哀號打滾，足足近一炷香工夫才死，那種死法實在太可憐了……」

那顆淚水已緩緩滴下。

南宮雪爲他斟上一杯酒：「早知兇手如此殘暴，你當時便不要留下活口，一劍刺死他算了！」

西門雨啜了一口酒，長吁了一口氣，似已平靜下來，這才說：「那名兇手之所以能逃走，好像是有兩個人的樣子……」

「爲什麼說好像呢？」

「情形是這樣的，」西門雨說：「事後我們發現第一批困住兇手之人無一生還，除了部份人身上有劍痕之外，其餘的人皆是喉嚨被咬斷！」

他把「咬斷」特別說重一點。

「咬斷？」南宮雪楞住：「兇手不但能割人下體，竟還能咬斷人咽喉，豈非野獸一個？」

「對了，」西門雨點點頭說：「我們懷疑那是被某種猛獸咬斷喉嚨，但我們不敢確定，所以只好說好像有兩名兇手……」

「猛獸？」南宮雪怔住：「什麼猛獸這麼厲害，竟能殺死武林高手？」

「很難說，」西門雨聳聳肩：「像虎、獅、豹……啦等等，甚至傳說從前的江湖，還有人豢養猛鷹、猿猴、或是狠狗什麼的，牠們都能殺人哩！」

「狗也能殺人？」南宮雪睜大了眼。

「爲什麼不能？」西門雨淡然一笑：「只要妳有辦法訓練控制牠，殺人算得了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南宮雪眸光一動：「那名兇手帶著一種不知名的猛獸作幫兇？」

「是的，」西門雨點了一下頭：「據孔家莊的第二批追兵說，在他們追失那名兇手之前，一直只見那名兇手的背影，並未再見其他人出現……如此看來，兇手明明應有兩人，另一人不見踪影，似乎就是某種猛獸跟著他身邊跑，才不會被人發現……」

一頓，他補上一句：「那時正是天將亮未亮之際，也是天最黑的時候，任何人都很難看清楚那人身旁是否跟著四脚動物什麼的，妳說是嗎？」

「若你的判斷屬實，」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那名兇手不僅殘暴冷酷，而且十分詭異可怕哪！」

「這年頭，江湖上什麼人沒有？」微微一停，西門雨接著說：「根據第二批的追兵說，那名兇手雖受了傷，但輕功依然很好，所以他們追丟了，不過他們依循那名兇手因受傷而滴下來的血跡判斷，兇手應該是逃往這個方向……」

「所以你們到這裡追查兇手？」

西門雨朝她微微一笑：「我知道孔家莊的人對妳不禮貌才會惹惱了妳，只因爲他們死了一個少莊主，心情惡劣，難免影响了態度……」

「事情都過去了，我不介意，」南宮雪淡然一笑，隨即問道：「現在，是不是要我把住客登記簿交給你，然後帶你去每個房間逐一查探是否兇手隱匿其中？」

西門雨微笑著望住她：「如果我向妳提出這個要求，妳肯答應嗎？」

「爲什麼不答應？」南宮雪說：「這種泯滅人性的冷酷兇手，任何人得而誅之，我當然會跟你合作囉，更何況……」

「更何況什麼？」

「更何況你是我的朋友呀，不是嗎？」南宮雪嫣然一笑：「你以爲我南宮雪是個輕視朋友的人？」

「妳不是，」西門雨忽然瞇起了那雙星也似的眸子：「打從我第一眼見到妳時，我便知道妳南宮雪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女人。」

南宮雪卻聳聳肩：「別忘記，那小子對你說過我是個惡婆娘哪，不是嗎？」

「是的，妳的確是個惡婆娘，」西門雨那眼光有幾分奇異：「一個世上最美麗而又最動人的惡婆娘……」

南宮雪一怔，嬌嗔道：「你這是在恭維我，這是挖苦我？」

「妳說呢？」西門雨目光灼灼的注視著她。

南宮雪沒有說。

她忽然顯得有些彆扭侷促的別過頭去。

西門雨的眼光令她有幾分不自在。

甚至有幾分羞澀。

因爲她發現西門雨凝視她的眼光裡，竟有幾分跡近「放肆而無禮的大胆」！

這種眼光意味著什麼？

南宮雪伸手微掠了下鬢髮：「哦，我看，我現在便先把住客登記簿讓你瞧瞧，然後……」

「不必了。」

「爲什麼？」南宮雪頗感意外。

「妳想，」西門雨緩沉道：「兇手顯然不是個簡單人物，我只怕他是故佈疑陣

，先往這方向逃，然後再止住流血逃往其他方向去，好讓我們陷入錯誤方向，換做是妳，妳不會這樣做嗎？」

南宮雪含笑道：「原來你也是個老狐狸。」

西門雨却淡淡一笑：「人在江湖，能不狐狸嗎？」

「不錯，」南宮雪輕歎一口氣：「這個世界，人若不懂得學『奸』一點保護自己，唉，只怕……」

笑了笑，凝眸問：「你既認爲兇手可能故佈疑陣，爲何又要往這裡追查？」

西門雨開玩笑似的說：「想藉此機會來看看妳囉，歡迎嗎？」

「不歡迎，」南宮雪也戲耍似的回答：「你想，世上有誰會歡迎一個喜歡『白吃白住』的朋友呢？」

「有道理，」西門雨哈哈一笑：「我猜妳大概是世上最有學問的女人了。」

說著，忽起身道：「我得走了。」

「你要走了？」南宮雪頗感詫異。

「是呀，」西門雨笑咪咪的說：「我既已白吃一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總不能一下子吃怕了主人，殺鷄取卵是世上最笨的人，不是嗎？」

南宮雪含著笑白了他一眼，嬌嗔道：「狗咀裡長不出象牙來。」

「狗咀若長出象牙，豈不成了妖怪？」西門雨睨著她打趣說：「難道妳喜歡長象牙的狗？」

「爲什麼不喜歡，象牙值錢哪！」南宮雪送他到大門口。

「原來妳也是個貪錢鬼。」

「既已做了錢家的第九個女兒，怎能不愛錢？」南宮雪詼諧的說。

頓了頓，接著說：「喂，西門雨，是你不來查的喲，可不能對人說我南宮雪不跟你合作哪。」

西門雨回首說：「其實就算那個兇手眞隱匿在妳這裡，也不需我來查。」

「爲什麼？」南宮雪笑著說：「莫非你是怕我這個惡婆娘攆你出去？」

「我是有幾分怕，」西門雨也笑著說：「不過我想那名兇手應該比我更怕，如果我是他就不會往妳這裡躲了，誰敢惹『女閻羅』哪，不是嗎？我敢保証他絕逃不過妳那雙美麗的小眼睛，更逃不過妳南宮雪的手掌心！」

「原來你也是個喜歡拍馬之人。」南宮雪嬌睨了他一眼，旋又說：「我會幫你特別留心來往之可疑人物，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妳果然夠朋友，」西門雨站在階梯上說：「如果妳眞幫我捉到兇手，那麼我西門雨便幫妳南宮雪打三年工，不收分文……」

「免啦！」南宮雪立刻說：「如果是這樣，我寧可放了那兇手……」

「爲什麼？」

「不爲什麼，」南宮雪一臉認眞：「請神容易送神難，像你這神能吃能喝的大吃包，讓你吃三年，我南宮雪豈不是要當棉被去？」

西門雨大笑。

西門雨臨走時，南宮雪忽叫住他說：「等一等，我忘了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兇手是什麼樣子的？」南宮雪問：「我是說，你既與他交過手，一定見過他的長相吧？」

「沒有，」西門雨搖搖頭：「當我衝入房之時，兇手正掠窗而出，我追上去背後給他一劍，根本沒看清他面貌，我連他衣飾身材都不太清楚。一來是因爲當時實在太倉促，來不及注意；二來是因爲當時房裡沒點燈，一片黑黝黝，而我又是從光明處進入黑暗處，一下子不能適應，無法記取他的背影模樣，不過……」

「不過什麼？」

「我總覺得那兇手不像是男人。」

「兇手是女人？」

「我不太敢確定，」西門雨微微苦笑：「我只能說，或許是吧。」

* * *

南宮雪返回櫃枱之時，忽見伙記阿水正從樓上走下來，咀裡自言自語的嘟噥著：「眞是邪門，幹了幾年伙計都沒有碰到這種怪事……」

「什麼事？阿水。」

「哦，九公主，」阿水趨前說：「我方才送午膳給那位什麼黑色的女人時，居然連門都不開，就叫我擺在門口地上……」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秋老虎平時最喜歡與阿水說笑，他湊上來說：「老實講，像你那副頭大下巴尖的猴崽相，如果我是女人準也不想見到你，否則那還有胃口吃飯哪……」

「媽的，」阿水氣得面青青：「狐狸莫笑貓，烏龜譏王八，你小虎仔滿臉紅豆兼黑豆，活像滿天星，如果我是女人，咳，見了你不但吃不下飯，只怕連胃都吐出來了哪！」

南宮雪見他們鬥起咀來，便含笑走開……

後面傳來秋老虎的聲音：「告訴你，阿水，其實那女人也沒什麼瞧頭，一身黑，怪神秘的，說話的語氣像是誰欠了她錢不還似的，冰冷得叫人心寒……如果是我，飯菜放在門口，不必見到她那副神氣模樣，求之不得哪……」

「你有所不知，小虎仔，」阿水放低聲音：「我很好奇，那女人不想見到我，我偏想見見她，於是假裝在走道上整理清潔，不一會，果見門開了……」

「門開了又怎樣？」秋老虎顯得沒多大興趣：「那女人我見過了，眞沒什麼……」

「你別打岔好不？」阿水說：「我本以爲那女人會出來端飯菜，豈知出來的竟是一條大黑狗哪！」

「我知道，她身邊帶著一條大黑狗，」秋老虎說：「那條狗通靈得很，會翻觔斗的哩。」

「你大概不相信，牠竟會端飯菜進房哩，嘩，我嚇了一跳，三菜一湯，兩大碗飯，用平底托盤盛著，那隻大黑狗竟只用狗咀輕輕一叼，便『端』進去了，眞是邪門得很！」

「眞的？」秋老虎驚詫的說：「狗懂得端飯菜，那豈不和人一樣？你別吹牛



西門雨與孔孝仁及時趕到，喝令手下停止拚鬥。

吧！」

「騙你王八蛋！」阿水忽冒出了一句：「我還發現了一件更邪門的事……」

「什麼邪門的事？」

「當那隻大黑狗發現我在偷偷看牠時，那雙狗眼竟射出了可怕的光……」

「什麼可怕的光？」

「嗯……我也說不出來是什麼光，總之當時我只覺得心中一陣發毛，嚇得腿都發軟！」

「爲什麼會有那種感覺？」秋老虎聽得津津有味：「原來你是個胆小鬼，連隻狗都怕得……」

「不是我胆小，」阿水截斷他的話：「我只覺得牠彷彿想吃了我似的……」

「有趣，」秋老虎笑了起來：「也許牠想咬斷你的命根子哪，那你阿水便成了……」

「去你的！」

秋老虎哈哈大笑。

這時，南宮雪本已即將走進裡面去，忽又回過頭來，走到阿水身邊，含笑問：「阿水，後來怎樣了？」

「九公主，」阿水以前見到南宮雪便像老鼠見到了貓一樣，說話經常會打結，但自從南宮雪當了女店東，更與職工打成一片，阿水非但不再怕她，閑時還經常會說些笑話逗得南宮雪樂得見牙不見眼，因此南宮雪也蠻喜歡他的，阿水說：「後來呀，幸好房裡那女人輕輕叱叫，那隻大黑狗便乖乖進去了，我這才鬆一口氣……九公主，眞的，當時我總覺得牠好像要……要殺我哪！」

「阿水，你眞是越來越會說笑話了，」秋老虎笑了起來：「狗會殺人，眞是天大的笑話，我小虎仔只聽說過人殺狗，那有狗殺人的，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呀……」

南宮雪沒有笑。

——她不認爲「狗殺人」是件好笑的事情。

這時，忽見門口停下一輛頗爲華麗的馬車。

南宮雪凝目望去。

只見車門啓處，緩緩步下一名年輕男子。

竟是孟西野。

* * *

孟西野是孟家莊的次子，也是孟東野的弟弟。

在「孟東野事件」中，他曾經氣不過南宮雪的「囂張跋扈」，單挑南宮雪，在衆目睽睽之下「如願以償」的賞了南宮雪一耳光。

「孟東野命案」水落石出之後，大家都知道了眞相，被稱爲武林奇案之一。對孟西野來說，他還瞭解了另一個鮮爲人知的眞相——南宮雪與他單挑而吃了他一記耳光，實際上是爲了顧全大局而「禮讓」他的。

孟西野於事後曾向南宮雪鄭重道歉。

南宮雪置之一笑。

——她的修養越來越進步了。

更令你想不到的是，她竟還有那份雅量與孟西野結成了相當不錯的朋友。

不打不相識。

這本就是江湖人可愛的一面——南宮雪無疑已是個「可愛的江湖人」。

「孟西野，」南宮雪趨步相迎，笑咪咪的道：「什麼風吹你來的？」

「今天沒有風，」孟西野含笑道：「是仙女嫦娥要我來的。」

「關仙女嫦娥什麼事？」

「為什麼不關她事，明天便是中秋哪，不是嗎？」孟西野年輕帥美，頂多大南宮雪一兩歲吧，是個十分出色的男人。

「你是來過中秋的？」南宮雪知道他愛喝暖酒，命阿水暖了一壺陳年紹興，還命廚房炒了兩個孟西野喜歡吃的下酒菜。

「才不是，中秋對我來說，沒什麼特別的，又看不到什麼仙女嫦娥，我不喜歡中秋。」

「那你來幹什麼？」

「來看一個比仙女嫦娥還漂亮的女人。」孟西野含笑說。

「誰？」

「妳呀！」

「去你的，」南宮雪嬌笑道：「幾日不見，你的咀巴越來越油了。」

「沒辦法，」孟西野哈哈一笑：「面對妳這種女人，老實便會被妳吃掉，不是嗎？」

南宮雪瞪了瞪他：「如果我真會吃人，放心，我保証第一個先吃了你。」

「別這麼兇好嗎，」孟西野笑著說：「告訴妳，我是來送禮的哪，得罪了我，我就私吞下車上那些禮物，叫妳乾瞪眼。」

「禮物，什麼禮物？」

「中秋禮物呀。」

「你送給我禮物？」南宮雪笑咪咪的說：「你幾時變得如此大方了？」

「我可沒這麼大方，」孟西野淡淡的啜了一口茶：「逢年過節，繁文縟禮，我最憎惡的了，要我送禮給妳，下輩子吧。」

「那是誰送給我的禮物？」

「還有誰，當然是我那笨老爹，以及那個精武門的掌門毛老爺子啦。」

「那怎麼好意思？」

「不好意思也得好意思，都送到門口了，妳總不會拒收吧？」一頓，孟西野接著說：「喏，還不快派幾個人去幫忙把禮物抬下車？」

說著，他遞了一份禮物單給她，咀裡仍不忘詼諧的說：「仔細核對一下呀，可別說我從中揩油喲。」

＊　＊　＊

禮物很多，幾乎塞滿了馬車。

大部份都是過節應景的月餅、人蔘、當歸……等食物葯材，另外還有幾匹極為精美而昂貴的衣料，居然，還送了一座如人高的白玉嫦娥——白玉所雕成的嫦娥！

南宮雪高興得叫了起來。

並不是因為白玉嫦娥價值連城，而是它的手工精細，那份栩栩如生的神情，簡直比真的還真，令南宮雪愛不釋手，當下便把它擺放在大廳，引來衆人的圍觀、讚歎、驚羨……

「為什麼送我這麼多東西？」南宮雪為孟西野斟酒時，唇角那抹美麗的笑容一直無法消失。

「妳應該知道的，」孟西野喝酒比較斯文，向來是輕啜淺飲：「我哥哥那件命案，多虧妳和柳大少幫忙，所以……」

「代我多謝令尊與毛大掌門人。」南宮雪端起酒杯說。

「哦，怎麼不謝我呀？」

「謝你什麼？又不是你送的。」

「至少我跑腿出力呀。」

「好吧，那我就多請你喝一壺酒。」

「小氣鬼！」

孟西野忽然望住南宮雪問：「妳怎麼氣色這麼不好？臉色比那尊白玉嫦娥還要蒼白？」

「是嗎？我怎的不覺得？」昨夜的酒醉，南宮雪到現在還覺得昏沉沉的。

「保重身體哪，」孟西野斂起嬉態，一副關懷的樣子：「別只顧賺錢，弄壞了身子，可是世上第一蠢人，我不是告訴妳了嗎？」

「有什麼辦法，」南宮雪聳聳肩：「你知道，我本是個門外漢，不勞碌點，做垮了生意，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呢？」

「怕什麼，妳老爹錢大老板富過金礦財主，妳其實可以不必如此……」

「老爹有錢，做子女的便可以坐享其成麼？瞧你年紀輕輕，却是老腦筋……」

「我是不忍見妳日漸消瘦呀。」

「喂，」南宮雪忽然想起道：「你知不知道孔家莊出了事？」

「知道，」孟西野淡淡道：「現在的江湖，無論是什麼消息都傳得飛快，我爹和孔家莊有幾分交情，當然知道啦。」

「你呢？」南宮雪見他神色淡然，不禁問：「我看你好像一點都不關心……」

「關心什麼？」孟西野忽然冷冷一哼：「告訴妳，全天下之人，即使是不認識之人若死了，我孟西野或許在表面上會假裝揮一把同情之淚，唯獨那個孔大義，哼，死得好！」

南宮雪呆了一呆。

「你和孔大義有仇？」

「沒有。」

「那，」南宮雪眨眨眼：「孔大義之死，你好像很高興？」

「算了，別提他，」孟西野端起酒杯：「喝酒講究氣氛，別壞了我的酒興……人在江湖，生生死死，就像老天要下雨一樣，若和咱們沒相關，他死他的，我喝我的酒，來，小氣鬼，陪我多喝幾杯。」

南宮雪沒有陪他喝。

因為門口外忽然傳來一陣吵雜聲。

旋見秋老虎一臉張惶的跑來。

「發生了什麼事？小虎仔。」南宮雪覺得今天真是不對勁，怎地發生了這麼多事。

「姊，」秋老虎跑前來說：「下村的老劉方才在湖中捕魚，網到了兩個死人……」

「死人？」南宮雪嚇了一跳。

「就是狄小侯與蔡大聲！」

「什麼？」南宮雪這次真的跳了起來，而且人亦飛也似的標了出去。

「等等我，南宮雪！」孟西野立刻放下酒杯，追了出去。

南宮雪偕孟西野趕到湖濱，見到了狄小侯與蔡大聲的屍體之時，她那張本已略顯蒼白的臉孔，顯得更加蒼白而難看了。

「九公主，」面孔黧黑的老漁夫老劉對南宮雪說：「這兩具屍體是被人綁住一塊大石沉入湖底的，大概是繩索鬆了，在湖中半浮半沉，被我的漁網撈了上來，眞是嚇死我了……」

南宮雪細審屍體之後，妳那本已難看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

——因爲，她發現蔡大聲的喉間一片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顯然是被某種猛獸的利齒噬咬而成的！

——而且，她還發現狄小侯與蔡大聲的下體竟也一片血肉模糊，他們雙雙被割去了那「話兒」！

「南宮雪，」孟西野十分震驚：「他們的死法和孔家莊的人一樣……咦，妳怎麼了？妳臉色怎這麼差？妳沒事吧？」

南宮雪沒有說話。

她說不出話來！

爲救愛侶　犧牲肉體

南宮雪踏着沉重的腳步，慢慢走回酒樓之時，她問了孟西野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對狄小侯瞭解多少？」

「他不是個東西！」孟西野直率的說：「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極端好色的男人，妳身爲江湖中人，難道沒聽說過？」

「君子愛財，君子也好色；」南宮雪說：「就因爲他風流，所以你說他不是東西？」

「當然不是。」孟西野回答：「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說，貪財好色，並非是罪惡，甚至可說是人類的基本慾望，無可非議；問題是，據說狄小侯的風流是不擇手段的，當他想得到一個女人時，他可以用錢買、用力搶、用話騙……甚至放葯迷姦的手段都使得出來！他實際上只是個下流的人渣！」

南宮雪想起昨夜的事，她有死過一次的感覺。

「孔大義呢？」南宮雪問第二個問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孔、孟兩家素有交誼，我和孔大義年紀相若，曾經交往過一陣子，自然我對他比較瞭解……」孟西野那雙星眸忽泛起一片輕蔑鄙夷的眼光：「那傢伙……哦，算了，還是別談他吧！」

「爲什麼不肯說給我聽？」

「不是我不肯說給妳聽，而是那傢伙既然人都死了，我何必落個背後說死人壞話？」

「如果我堅持要你說呢？」

「奇怪，」孟西野望望她：「妳爲何對孔大義那麼有興趣？」

「不是興趣，是好奇，人皆有好奇之心，不是嗎？」南宮雪朝他笑了笑。

孟西野聳聳肩，卻不肯再說下去。

南宮雪催他：「你快說給我聽嘛！」

孟西野似是拗她不過，只好說：「先講好，我說給妳聽，妳可千萬別傳出去……」

「你以爲我是個饒舌的女人？」南宮雪有些惱怒的說：「算了，如果你信不過我，那就別說了。」

「我說，我說，」孟西野連忙道：「嗯……兩年前……唔，應該是三年前了，孔大義曾經有個要好的女人，叫彭笑梅……對，是彭笑梅，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和孔大義來往密切，無所不談，他經常對我炫耀有個要好的女人叫彭笑梅……」

「是不是明兒就要跟他成親的那個女人？」南宮雪身爲女人，自然十分同情那個未過門便死丈夫的新娘子，她不知道那女人需不需遵「古禮」守活寡，如果要，肯定是世上最殘忍兼最不人道之事了。

「才不是呢！」孟西野冷嗤一聲：「如果他娶彭笑梅做妻子，我孟西野便不會看不起他了……」

「你的意思，他拋棄了彭笑梅？」

孟西野點了一下頭。

南宮雪十分憎恨拋棄女人的男人，她和她母親便是被南宮長恨拋棄的，她當然比誰都還瞭解被人拋棄的痛苦滋味；不過現在的她，無論如何較以往成熟理性得多，因此她十分平靜的說：「男女間的離與合，有時候難分得清誰拋棄誰，畢竟感情的東西是兩廂情願，勉強不來的，你不認爲是？」

「這個我知道，男女間合則聚，不合則散，就如日出日落一樣，誰也奈何不了。」孟西野雖年紀輕輕，思想却也十分成熟。他忽歎了口氣說：「問題是，彭笑梅曾捨身救過他，孔大義却狠心丟棄她，妳說這種男人該不該死？」

「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南宮雪笑了笑：「恩情與感情，有時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不是嗎？」

「不！」孟西野說：「妳知不知道我所說的彭笑梅『捨身相救』是什麼意思嗎？」

「當然知道，捨身相救就是拚死搭救的意思，怎麼，你當我沒唸過書？」

「不，妳估錯了，」孟西野瞇了下眼：「彭笑梅是的的確確的獻出身體救了孔大義一命！」

「獻出身體？」南宮雪轉動了一下烏溜溜的眸珠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三年前的一個夏天夜晚，」孟西野語音低沉：「孔大義偕同彭笑梅在城東郊外的十八尖山賞月，不幸被幾個江湖人渣行刦……那羣人渣竟然在搶了錢之後，還想殺人滅口，結果彭笑梅爲了救孔大義一命，便向那羣人渣苦苦哀求……」

「孔大義與彭笑梅沒有武功嗎？他們沒有反抗？」南宮雪問。

「妳算得上是個老江湖了，」孟西野笑了笑：「現在的江湖，光講武功是沒用的，若無機智多變的腦筋，往往比沒武功的人死得更快，不是嗎？」

南宮雪同意他的觀點。

——現在的江湖，只帶刀而不帶腦，就好像盲人騎瞎馬一樣，隨時會被人煮了來吃都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哩！

「孔大義與彭笑梅雖有武功，不過當時他們都還年輕，二十邊緣吧，不僅江湖經驗淺，實戰經驗更淺，面對鬼詭多端的江湖人渣，那堪一擊？」

「後來那羣人渣答應了彭笑梅的哀求，而放走了孔大義？」

「那當然是有條件的。」

「彭笑梅獻出自己的身體？」南宮雪的心中迅即湧起一股波瀾。

「彭笑梅提出只要人渣肯饒孔大義一命，她便與他們合作，任由他們……」

「那羣豬狗不如的東西！」

「那羣人渣的確豬狗不如，」孟西野苦澀道：「但最起碼他們還有那麼一點點信義，他們當著孔大義的面輪姦了彭笑梅之後便走了；而孔大義事後並不感激彭笑梅的犧牲，反而還狠心的遺棄了她，妳說，到底誰才是眞正的禽獸人渣？」

「孔大義！」南宮雪眸中激起一絲憤怒：「他連人渣都不如！」

「可恨的地方不只如此，」孟西野眼裡也有憤怨：「孔大義那傢伙竟還要彭笑梅自殺殉節！」

「自殺殉節？」南宮雪睜大了眼：「他竟逼彭笑梅自盡？」

「是的，他認爲貞節就是女人的第一生命，彭笑梅既已失了身，就應該一死了之……」

「放他媽的狗屁！」南宮雪忽怒罵一聲，嚇了孟西野一跳。

「妳知道的啦，孔大義一向注重先賢禮教，當然也重視一句話……」

「那一句話？」

孟西野一字一字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南宮雪沒有說話。

她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先賢禮教」萬歲、萬歲、萬萬歲！

南宮雪努力的平抑心中的怒氣之後，問：「你爲何這麼清楚這事？」

「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這無疑是椿令人髮指的醜聞秘密，他居然敢說給你聽？」

「因爲當時他很徬徨，他需要一個人替他出主意，他認爲我是個能保守秘密的人，所以他便來找我了。」孟西野接著說：「憑心而論，他也並非全無血性之人，他也瞭解彭笑梅之所以甘心受辱是爲了救他，但只因他家族是『禮義之家』，依照古禮，男人娶親，洞房花燭的翌日早晨，便該將『處女血跡』懸掛於房門口，意思是告訴親友新娘子玉潔冰清，堅貞九烈……」

「居然有這種事？」南宮雪聽都沒聽說過：「這算那一門子規矩？」

「先賢禮教囉。」

「簡直是吃人禮教！」南宮雪憤怒的說：「他們把女人當成了什麼？貨物？還是家禽野獸？」

一頓，她瞪住孟西野問：「他既然找你商量，爲何又拋棄了彭笑梅，莫非是你出的主意？」

「冤枉！」孟西野連忙說：「我若建議他遺棄彭笑梅，那我就不會這麼討厭他了！事實上，我當時對他說，像彭笑梅這種肯爲男人犧牲的女人，孔大義不僅不該放棄她，而且還應娶她過門……」

「那他爲何沒聽取你的意見？」

「過兩天他來告訴我，他考慮的結果，還是要求彭笑梅自盡，然後他再迎娶她的靈牌，人鬼聯婚，要不然花燭夜後無『處女血』懸掛，他會被人終生恥笑，一輩子抬不起頭……」

「去他媽的孔大義，簡直是無情無義哪！」南宮雪氣呼呼的說：「結果彭笑梅是否依言自殺了？」

「我不知道，」孟西野搖搖頭：「後來我便沒跟他來往了，他也知道我看不起他，兩人也就疏遠了，了不起相見時打個招呼吧了……」

「你做得好，那種男人絕對不能做朋友，人渣不如！」

一頓，南宮雪接著問：「你見過彭笑梅沒有？」

「沒有。」

「知不知道她住在那裡？」

孟西野搖搖頭。

南宮雪沉默了一會，忽又問：「你知不知道狄小侯和孔大義是什麼關係？」

「好像孔家有某些生意上的來往吧，我不太清楚，」孟西野望望她：「妳爲何想瞭解狄小侯與孔大義之間的關係？」

南宮雪沒有回答。

因爲孟西野忽又想起什麼，睜大了眼說：「殺狄小侯與孔大義之人是同一兇手？」

他的眼睛愈睜愈大：「狄小侯住進妳的酒樓被殺身亡，換句話說，兇手應該在這附近？甚至……」

南宮雪還是沒有回答。

孟西野也沒有再說話。

兩人彷彿陷入沉思……

一直到快回到酒樓之時，南宮雪才忽然問了一句：「如果你見到了那名兇手，你會怎麼做？」

「妳會怎麼做？」孟西野不答反問。

「是我先問你，你先回答。」

孟西野想了一下，緩緩吐了一口氣，只說了三個字：「不知道……」

一頓，反問：「妳呢？」

南宮雪輕咬紅唇，也只回了一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　＊　＊

回到酒樓之後，南宮雪問孟西野：「你是否要回去了？」

「幹嘛，趕我走呀？」

「我頭有點痛，想休息一下……」

「妳早該去休息了，瞧妳臉色蒼白得嚇人，你別理我，我堂堂男子漢，不需人陪的……」

「那我不陪你了，」南宮雪朝他歉然一笑：「回去代我問令尊與毛掌門多謝送我這麼多禮物，並代我致歉我因事忙無法準備回禮，他日定當……」

「好啦，好啦，快去休息吧，妳幾時變得這麼嚕嗦了？」孟西野推她上樓梯。

＊　＊　＊

南宮雪踏上樓梯時，只覺得腳步沉重異常，心情更像鉛般的沉重。

她邁上迴廊走道時，忽又想回到樓下去，不想再往前走……

她猶疑著……

終於，她還是往前走了。

一步一步的走。

每走一步，她的心便往下更沉一點！

當她來到「黑色的女人」的房門口時，她連想敲門的手臂都幾乎沉重得抬不起來了。

「篤、篤！」

房內一片寧靜。

「篤、篤！」她再敲兩下。

「誰？」裡面傳出的聲音依然冰冷，但却隱隱有一絲焦慮與不安之意味。

「南宮雪。」

「幹什麼？」

「我可不可以進去？」

「不可以！」聲音斬釘截鐵。

「我想見妳……」

「我却不想見妳！」冷冷截口。

「爲什麼不肯讓我見妳？」南宮雪忽激動得連語音都顫抖了起來：「我是來謝妳的……」

「謝我什麼？」

南宮雪努力使自己平靜，但却控制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昨夜，若非妳相救，我南宮雪便遭那兩個人渣蹂躪了……」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黑色女人始終不肯開門，冷冷的說：「妳走吧，請別打擾我的安寧……」

「不！」南宮雪忍不住敲著門說：「請妳讓我進去，妳需要我，妳知道我不會出賣妳的，妳一定要相信我，彭笑梅！」

房裡突然一片靜寂！

「相信我，」南宮雪突把聲音放得很低，彷彿怕被別人聽見似的：「即使妳沒救過我，我也一定會幫妳的，因爲我已經知道妳的遭遇，我們同是女人，無論如何我都會幫妳的！」

房裡仍然寂靜無聲。

但，門却緩緩的打開了。

* * *

南宮雪一見那名女人時，立刻用手掩住了咀巴，緊緊的掩住！

如果不這樣，她只怕自己會哭出聲來——因爲她發現那女人只剩下了一隻手臂！

南宮雪雖然成功的控制住哭聲，但却控制不住激動的淚水狂流！

那名黑色的女人却沒有哭，黑紗底下那對眸光比昨晚見到她時還要冷漠。

她只是冷冷的注視著南宮雪。

南宮雪並沒有哭很久，她知道此刻絕非是掉眼淚的時刻，她猛吸一口氣，抹去淚痕，奔到黑色女人面前急道：「讓我看看妳的傷口……」

「不用了，」黑色女人淡淡道：「我已經上了葯，死不了的。」

「爲什麼會這樣？」南宮雪關注的問：「西門雨說只傷了妳的臂膀，爲何妳會失去整隻手臂？」

「他那一劍深入肩骨，若不砍下也勢必殘廢，」黑色女人語音低沉而冰冷：「爲了逃命，長痛不如短痛，於是我只好自斷手臂……」

「我立刻去帮妳請大夫！」南宮雪不等她說完，便待衝門而去。

「等一等！」

「什麼事？」

黑色女人冷冷道：「妳這一去，豈非是告訴孔家莊的人我在這裏？」

「不，」南宮雪誠摯的說：「我說過我絕不會出賣妳的……」

「我知道妳不會出賣我……」

「那就好，」南宮雪迫不及待的打斷她的話說：「雖然妳已敷葯包紮，自理傷口，但無論如何比不上大夫爲妳診治來得好、來得快……」

「我知道，」黑色女人緩緩道：「但妳有沒有注意到一點，孔家莊的人既然知道我受了傷，難道他們不會派人密切監視城裏的每一個大夫？」

「是呀，」南宮雪眨眼道：「我眞是急昏了頭腦，竟連這點都想不到，眞該死！」

黑紗下那對眸光已不再那麼冷漠了，連語氣也放緩了許多，黑色女人望住南宮雪問：「妳爲何知道我是彭笑梅？」

「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

「誰？」

「孟家莊的二公子孟西野。」南宮雪說：「他從前是孔大義的好友，所以他知道你們之間的事……」

一頓，緊接著說：「不過妳放心，他就是因不恥孔大義的行爲，所以他跟他斷交了，他還說孔大義死得活該哩！」

黑色女人——彭笑梅默默無語。

南宮雪發現她的眸光裏有著濃濃的痛苦，當然，也有更多的怨恨！

彭笑梅背過身去，望著窗外的湖波秋色，淡淡的說：「天一黑，我便走……」

「怎麼可以？」南宮雪截口說：「孔家莊的大批人馬仍在這附近追尋妳的行踪，風聲正緊，妳如何能走？再說，妳的傷勢根本還沒復原，如何走得？」

「我若多留在這裏一天，豈非給妳多添一分痲煩？」

「笑話！」南宮雪走到她身旁，語氣鏗鏘的說：「妳救了我南宮雪的一身清白，只要妳願意，一生一世住在這裏，我南宮雪若敢皺一下眉頭，妳便把我剁成肉醬餵給狗吃！」

說到狗，南宮雪才想起那條大黑狗，忍不住四望了一下，却發現牠正無聲無息的站在自己背後，兩隻眼睛彷彿帶著濃濃的敵意瞪着南宮雪，似乎南宮雪若對牠的主人有所不利的話，牠即會撲上前來，狠狠的、無聲無息的攻擊你！

——不叫的狗，往往比會叫的狗更能咬死人！

但對彭笑梅來說，牠無疑是世上最忠心而又最勇敢的狗！

牠不但永遠不會背叛遺棄彭笑梅，而且牠還能陪伴彭笑梅出生入死，同進退，共患難，如此忠心不二的伙伴，彭笑梅實際上已不把牠當成狗——否則她怎會說「人不如狗」？

南宮雪輕輕歎息。

有感而歎。

她終於瞭解到彭笑梅的內心感受——若拿孔大義與狗來比較，孔大義

難道比得上那條狗？

義？

也許，世上只要有狗存在的一天，那麼人類大概便不能奢言是講義的動物了！

這句話是否誇張了一點？

南宮雪不知道。

現在只想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幫助彭笑梅——以及那隻「不是狗的狗」！（在這一剎那，南宮雪業已不把牠當成狗看待了。）

她不由自主地蹲下嬌軀，愛憐的輕拂著牠的頭、頸，口裏喃喃道：「多謝你昨晚救了我，南宮雪跟你保証，我絕不會讓你以及你的主人受到任何傷害……」

那隻狗靜靜的注視著南宮雪。

那眞是一條有靈性的狗——南宮雪發現牠眼中的敵意已逐漸消失！

南宮雪慢慢站了起來，發現彭笑梅也正在靜靜的注視著她。

那目光，不再冰冷。

她忽然幽幽的說了一句：「記住，永遠不要單獨吃陌生男人的東西，特別是看起來極其斯文而又不像『壞人』的男人……」

「我會謹記妳這句話。」南宮雪的眼角忍不住又泛起一抹淚光：「昨夜，若不是妳，我肯定已成了被傷害的女人，一輩子抹不去的傷害……」

南宮雪很慶幸自己不受到傷害，可是彭笑梅呢？她所受到的傷害誰能彌補她？

只怕誰也不能！

但，南宮雪盡力想去彌補她，她說：「孔家莊的人一定還會再來，為了安全，我看妳還是搬到我的房間去住吧。」

彭笑梅沒有拒絕。

＊　＊　＊

下樓梯的時候，南宮雪的脚步輕鬆多了，同時她也覺得心中有一股充實感。

早先，當她確定彭笑梅就是兇手之時，她心裏在激烈的衝擊著。

因為她已知道彭笑梅昨晚救了她。

她是否應該為了私情而包庇兇手？

她已經做出了抉擇，她決定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幫助彭笑梅！

並不完全是為了「報恩」，她相信即使彭笑梅不會救過自己，她最終還是會選擇同樣的決定。

或許，是基於「同情」的心理吧，畢竟她是個女人，她同情彭笑梅的遭遇——她為愛而寧願犧牲自己，但却遭到了情人的摧殘！

南宮雪很感動，為彭笑梅的「犧牲肉體」而感動，她想如果易地而處，南宮雪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那勇氣犧牲自己肉體？

南宮雪也很憤怒，為孔大義那種因「禮教」而絕情絕義而感到憤怒，她想如果與彭笑梅易地而處，南宮雪肯定會將孔大義剁成肉醬——何只是切掉他的命根子而已。

「怎這麼快便起來了？」孟西野仍沒走，他見南宮雪下樓，便趨上前來關注問：「怎樣，是否覺得舒服了一點？」

「你怎還沒走？」南宮雪含笑問。

「心裏掛念著妳呀。」孟西野又問：「妳還沒告訴我，妳到底好些了沒有？」

這時，秋老虎走前來說：「姊，棺木已運來了，連同狄小侯與蔡大聲的所有衣物，一起放到了他的座車上，下一步該怎麼做？」

「就這樣擺著好了，」南宮雪說：「他們本是來參加孔家的婚禮，我想孔家的人應該會再來，他們遲早會聽到狄小侯遇害的消息，等他們來了，你便把所有東西都交給他們吧。」

「我知道了。」

秋老虎走後，孟西野便拉住南宮雪說：「來，喝兩杯暖暖身子吧。」

南宮雪沒有喝。

一滴酒都沒喝。

——一想起昨晚差點被那兩個人渣姦污，她只怕今生再也不敢喝酒了。

即使不是如此，她現在也沒那份心情喝酒，她面色沉重的望住孟西野說：「孟西野，我有話跟你說。」

孟西野望望她，忽然說：「是不是關於那個女人的事？」

「什麼女人？」南宮雪驚愕住。

「就是那個身邊帶有一條大黑狗的女人。」孟西野笑著補上一句：「方才，我一個人無聊，與小虎仔聊天，是他告訴我的。」

南宮雪靜靜的注視著他。

「我忽然想起，我忘了告訴妳一件事……」孟西野慢的喝了一口酒。

「什麼事？」

「方才妳問我彭笑梅是否依孔大義之言自殺了，我說不知道……」

「現在你知道了？」南宮雪一直注視著他的眼睛：「那她到底死了沒有？」

「沒有。」

「哦？」

「因為，」孟西野也一直注視著南宮雪的表情：「後來我一直沒有聽說孔大義與彭笑梅人鬼聯婚，可見彭笑梅並未自殺，妳說是嗎？」

南宮雪點點頭。

「妳為什麼不說話？」

「你要我說什麼？」

孟西野忽壓低著喉嚨：「難道妳不認為殺死孔大義之兇手是彭笑梅？」

南宮雪面不改色。

孟西野忽又接著說：「我還敢斷定，殺死狄小侯與蔡大聲之人也是彭笑梅！」

一頓，他又補上一句：「還有那隻大黑狗。」

南宮雪微吐一口氣，緩緩問：「彭笑梅殺死孔大義，是合理的懷疑，孔大義不義，所以彭笑梅不仁，事出有因；但是狄小侯與蔡大聲呢？彭笑梅為什麼要殺他們？你能解釋嗎？」

「我不知道她為何要殺狄小侯與蔡大聲；」孟西野從容道：「但是從蔡大聲的咽喉被咬斷，以及他們的下體被殘酷的割剜，殺人手法與孔家莊人馬被殺的情況相同，單憑這一點，便足以証明兇手是同一個人，妳能否認這個推理嗎？」

南宮雪沒有否認。

孟西野剝了一隻蟹箝，沾了沾佐料

，殷勤的送到南宮雪的碗裏：「一面吃一面聽我說，免得涼了不好吃……」

「我不想吃。」南宮雪毫無胃口。

孟西野沒有勉強她，他知道南宮雪不喜歡被人勉强，他緩緩又道：「狄小侯與蔡大聲下榻此處，小虎仔說酒樓之人只見他們進來，卻不見他們出去，就連早飯都沒吃，換句話說，他們是在昨夜裏被人殺死的，而且是在酒樓裏被人殺死的……」

「你爲何肯定他們是在酒樓裏被人殺死的？說不定三更半夜他們到湖濱賞月碰到了仇家什麼的，這也有可能呀，不是嗎？」

「當然有可能，」孟西野微微一笑：「但是如果妳知道小虎仔告訴我劉媽發現樓上走道有似是血跡的東西，我想妳也許不會反駁我了。」

南宮雪沒有反駁他。

她無法反駁。

她幽幽一歎，眼中有讚佩之色：「記得咱們第一次見面之時，你給我的印象不過是個脾氣暴躁的小伙子吧了……」

「現在呢？」孟西野含笑問。

「判若兩人。」

「真的？」孟西野輕笑了起來，掩不住喜悅之情：「人會長大的，也會變的；我哥哥之死，帶給我很大的衝擊，讓我深深體會出人並不是單純的動物，絕非如老祖宗教我們的『好人、壞人、君子、小人』的那麼簡單，人，實際上是複雜而多變的動物，而且也會隨著外來的環境而改變自己的內心世界，做出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事……」

一頓，接著說：「而且，我還深深體會到，人在江湖，光靠武功打打殺殺，或是一成不變的仁義道德是不夠的，無論如何還須加上一副敏捷的觀察力與如刀鋒般的思考力，妳不認爲是？」

南宮雪笑歎了一口氣：「老實講，在此之前，我一直當你是我的小弟弟呢。」

「什麼？」孟西野低叫了起來：「妳年紀比我小哪！居然……」

「年齡是絕對因素嗎？」南宮雪淡淡一笑：「一個人若不思不想，無所作爲，即使活到一百歲，又如何？行屍走肉吧了。」

「居然把我看成小弟弟，」孟西野似是有幾分不悅，睨著南宮雪說：「怪不得我愈看妳愈像……」

話落一半，端起酒杯慢慢湊上咀唇，似乎有意吊南宮雪胃口。

南宮雪果然開聲問：「像什麼？」

「像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

南宮雪沒有笑，她現在沒有心情說笑，而且她也承認自己現在的心情老過八十歲的老太婆。

孟西野果然機警靈敏了很多，他似是早看出南宮雪有心事，他淡淡道：「妳方才說有話跟我說，是不是有關彭笑梅之事？妳見過她了？」

南宮雪點點頭。

孟西野望著手中的酒杯，好一會才說：「妳打算怎麼辦？抓她送去孔家莊，抑或是派人去通知孔家莊來抓人？」

「不用我通知，孔家莊一定很快便會來抓人。」南宮雪說。

「哦？」

「相信他們很快便會得知狄小侯的死訊，他們一見屍體，自然會知道兇手是同一人，您想，他們不會搜查酒樓嗎？」

「應該會的。」

停了一下，孟西野盯住她問：「妳的意思，等著孔家莊的人來抓她？」

「不，」南宮雪斬釘截鐵的說：「我決定全力幫她！」

孟西野沒有說話。

他慢慢斟著酒，似是在考慮……

放下酒壺，緩緩啜了一口，這才沉聲問：「妳要我幫她？」

「你肯嗎？」

「妳說呢？」孟西野這句話令南宮雪想起了柳花花，也令她越來越覺得孟西野成熟了很多。

「我認爲你會答應。」南宮雪說。

「何以見得？」

「因爲你說過孔大義死有餘辜，你一定很同情彭笑梅，是不？」

「不錯，我是很同情她，」孟西野却說：「但同情她是一回事，幫她又是另外一回事，妳幾時變得腦筋如此混淆不清了？」

「你不肯？」南宮雪盯住他。

「不是不肯，是不能。」

「爲什麼不能？」

「妳想，我雖憎厭孔大義，但無論如何孔孟兩家仍有世交之誼……」

「你怕得罪孔家莊？」

「我不是怕得罪孔家莊，而是我值不值得爲了一個不相關的女人去得罪別人？」

南宮雪沉默。

她沒有責怪孟西野。

她甚至同意他的說法——人，本就應該首先爲自己的立場與利益著想，才能顧及別人。

——「聖人」絕口不談「利」，可是有人類以來，那一個人不講「利」？

——「聖人之道」違反人性，可見一斑。

「其實，」孟西野苦笑了一下：「人在江湖，再玲瓏圓滑之人也不免得罪人，除非是死人才不會得罪人，我並不介意得罪孔家莊……」

「那你介意什麼？」

「我父親。」

南宮雪語塞。

「我父親如果知道我因幫那名兇手而得罪了孔家莊，妳認爲他會饒過我？」

「說的是，」南宮雪苦笑一下：「爲人子者是應該多爲父母的立場著想。」

說罷，便起身淡淡道：「既是如此，那我就不麻煩你了。」

「妳生氣了？」

「生氣？我爲何要生氣？」南宮雪笑笑：「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各有立場，誰也不能，也不該勉强別人，你幾時把我當成小氣的女人了？」

「你既不生氣，爲何要走？」

「我不能老坐在這裏，我必須另想辦法呀！」南宮雪說著便轉身離去。

誰知孟西野却拉住她說：「別急著走

，我有些話還沒說完……」

「你還想說什麼？」南宮雪有些焦燥不安，「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沒心情……」

「妳打算如何帮彭笑梅？」

「你既然不肯帮我，此問豈非多餘？」南宮雪又站了起來。

但她却沒有走，而且還坐了回來，因爲她忽聽得孟西野應道：「我幾時說過不幫妳了？」

「方才……」

「方才我只是說不幫彭笑梅，並未說不幫妳南宮雪呀，不是嗎？」

南宮雪楞了一楞，眨着眼說：「幫我不就是等於幫她嗎？」

「不一樣，」孟西野很認眞的說：「妳是妳，她是她，怎能混爲一談？」

南宮雪眼中有笑意：「你眞是越來越古靈精怪了……」

一頓，含笑問：「幫我你就不怕挨你老爹罵嗎？」

「不怕。」

「爲什麼？」

孟西野說：「因爲他也曾年輕過呀。」

南宮雪茫然：「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爹曾告訴我說，」孟西野笑咪咪的說：「他年輕的時侯，經常幫我娘做事，所以他才能娶到我娘做老婆，所以我也……」

「去你的，」南宮雪紅了下臉，啐道：「越來越沒規矩，油腔滑調。」

孟西野却望着她傻呼呼的笑。

「你眞的肯幫我？」南宮雪正色道。

孟西野也歛起嬉態：「這種事能開玩笑嗎？」

「好！」

「妳要我如何幫妳？」

「聽說你哥哥孟東野生前曾向『巴山兩老』苦學歧黃之術？」南宮雪問。

「是的。」孟西野頗感困惑，他不明白南宮雪此時此刻提起他那過世的兄長幹什麼。

「你呢？」南宮雪又問：「你是否也學過歧黃之術？」

「我沒有正式學過，」孟西野搖搖頭：「不過，平時也見過先兄爲人治病，看多了，多少懂得一點……」

「斷臂呢？有沒把握……」

「斷臂？」孟西野睜大了眼：「誰能將斷臂接回去？我又不是神仙，世上有神仙嗎？」

「不，我不是要你接回去，」南宮雪連忙說：「我只要你幫忙她傷口盡快癒合……」

「妳是說彭笑梅斷了一隻手臂？」孟西野十分吃驚：「不是聽說只挨了西門雨一劍的嗎？爲何會斷了一隻手臂？」

「西門雨那一劍刺碎了她的肩骨，」南宮雪眼中有哀傷之色：「她爲了順利逃生，乾脆自斷手臂……」

孟西野輕歎了一口氣，隨即道：「接手臂我不會，若要使傷口加速癒合，這點還難不倒我，只是不知道妳這裏有無外傷金創藥？」

「內外傷藥都有。」

「那好。」一頓，凝眸問：「就幫這一點，其他沒事了？」

「當然有，」南宮雪凝聲說：「第二件事是，你幫我進城一趟……」

「進城幹嘛？」

「找一個人……」

「誰？」

「柳花花。」

孟西野忽沉默了下來，隨即淡淡的哼了一聲：「爲什麼要去找他？」

「你不認爲有他在這裏更能……」

不等她說完，孟西野冷冷道：「爲什麼不派別人去？」

「你會武功，手脚靈活呀！」

「我不知道他住在那裏。」

「他的確是比較難找一點，」南宮雪說：「不過我會告訴你到那些地方可以找到他……」

「其實何必去找他，」孟西野低着頭喝酒：「難道憑妳我之力應付不了孔家莊？」

「話不是這麼說，」南宮雪緩緩道：「他名頭來得响亮，而且腦筋也動得快，點子多，有他在事情或許會……」

「我看咱們已是沒有時間去找他了。」孟西野忽把目光投到大門口去。

南宮雪回首望去，祗見一大堆人正走了進來——是孔家莊的人。

嗯，天下第二劍西門雨也在內。

＊　＊　＊

孟西野說得不錯，南宮雪現在無論如何已無時間進城找柳花花來了，甚至也已無工夫要孟西野爲彭笑梅診治傷口了。

她現在唯一能做的是——如何打發孔家莊的人馬離開這裏。

當然不是讓他們帶着彭笑梅離開這裏！

南宮雪做得到嗎？

＊　＊　＊

西門雨對孟西野微點了下頭，便朝南宮雪說：「我們已知悉狄小侯與蔡大聲之死訊，也知道了他們的死法……顯然，這是與殺孔大義之同一兇手所爲……」

孔孝仁蒼白的臉色裏透着幾分憔悴、疲累，與更多的悲痛與憤怒：「南宮姑娘，妳可否讓我們見見狄小侯與蔡大聲的屍體？」

南宮雪點點頭：「狄小侯來投店時，說是要參加令郎之婚禮，因此我知道他和你們關係密切，正等着把屍體以及所携之禮物行李交給你們……」

「多謝南宮姑娘費心，」孔孝仁道：「我會將屍體運交其江南家屬。」

見過狄小侯與蔡大生之屍體後，孔孝仁便命人連車帶馬駕回孔家莊。

回到大廳食堂上，南宮雪問西門雨：「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我效勞的嗎？有沒有兇手的消息？」

西門雨望住她：「我們找到了一隻手臂……」

「手臂？」南宮雪心中一跳。

「那隻手臂顯然是兇手遺留下來的，」西門雨奔波了一整天，眉宇間亦有幾分倦意：「從手臂上判斷，兇手似乎是個女人……」

「如此一來，兇手更好找了，」南宮雪神色從容，她的鎮定功夫令一旁的孟西野暗暗心折：「我會特別留意缺了一隻手的女人，一有眉目，即刻派人去通知你們，如果能，我會拿下她交給你們。」

「妳眞是我的好朋友，」西門雨微微一笑：「從手臂上的衣服判斷，那名兇手穿的是黑色綢緞勁裝，妳可見過穿這種衣服的女人？」

南宮雪忽然笑着說：「你應該知道，像我這種年齡的女人，難道還會喜歡看女人？」

西門雨與孟西野都笑了起來。

西門雨笑道：「那小子說妳是個保守得要命的女人，看來他說錯了……」

話落，孔孝仁忽走前來說：「南宮姑娘，我們細問了一些這附近的小販，在妳門口對面賣冰糖葫蘆的老阿爺，以及轉角賣杏仁茶的一位小姑娘，他們說昨晚天黑時有一位全身黑衣打扮的女人，而且身邊帶着一條大黑狗來投宿，可是眞的？」

孟西野心中一跳。

南宮雪却神色不變，從容道：「是的，是有這麼一個女人來投店。」

「她叫什麼名字？」

「黑色的女人。」

「黑色的女人？」

西門雨皺起了眉頭：「這是一個人的名字麼？」

南宮雪聳聳肩：「她是這麼登記的。」

「她是否仍住在這裏？」

「應該是吧，我不太清楚，」南宮雪篤定如泰山：「讓我問問櫃台……」

隨即命一名伙計說：「告訴小虎仔帶同住客登記簿來我這裏。」

不一會，秋老虎過來了，手裏拎着一本登記冊：「姊，妳找我？」

「那名自稱黑色的女人走了沒有？」

「我看一下，」秋老虎翻看登記冊，隨即說：「沒走，她仍住保留二號房。」

「好，沒事了。」

秋老虎退下。

西門雨望住南宮雪：「我是否可以見見她？」

「當然可以，」南宮雪淡淡道：「不過我想不能太多人上去，萬一她不是兇手，驚嚇了客人總是失禮的行爲，你說是不？」

「我省得，」西門雨點點頭：「我和孔莊主跟妳上去。」

南宮雪轉頭對孟西野說：「你也上來吧。」

「好。」

* * *

四個人上了樓，推開房門，發現房內空空如也——當然空空如也，南宮雪早已將彭笑梅隱藏到自已房間啦。

南宮雪還裝出很困惑的樣子：「不在房裏，是否外出了？」

她裝腔作勢的打開衣櫃一看，佯驚道：「糟糕，櫃內衣物一空，那女人逃走了！」

孔孝仁神色大變：「那名女人果然是兇手！天涯海角，上天下海，我也要抓到她！」

他似是已克制不住心中那股壓抑了一整天的喪子之痛，當下淚水狂流，哭喃道：「義兒，義兒，你放心，爹一定會抓住那個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惡魔，以祭你在天之靈……」

白髮人送黑髮人，無疑是人世間最悲慘而令人傷心欲絕之事，更何況孔家本是沉浸在一片喜氣洋洋中，不過一刹時便變得愁雲慘霧籠罩，其間之驟變，只怕誰也承受不了如此重大之打擊，至少孔孝仁便有受不住的感覺，顧不了平時所強調的「威嚴形象」，當着三個後生小輩面前放聲痛哭起來！

「義兒！義兒……」

哭聲悲切而淒絕，令人聞之心酸鼻熱……

「世伯，」西門雨眼眶紅紅的扶住他，哽咽道：「節哀順變吧，別哭壞了身子……放心，小侄定當全力以赴，一定幫你老人家擒殺兇手！」

孔孝仁悲從中來，愈哭愈傷心，哭得聲音都沙啞了，仍不能停止……

孟西野垂眸不語……

南宮雪則心有戚戚焉，不禁眼梢掛淚……

「世伯，」西門雨勸慰着孔孝仁：「這附近滿佈我們的人馬，兇手斷了一臂，傷勢非同小可，肯定無法逃出我們的封鎖網……世伯！您怎麼了？你快振作啊！」

孔孝仁已傷心得昏死了過去！

* * *

孔孝仁被送回了孔家莊。

西門雨沒有走。

絕大部份的孔家莊人馬也沒有走。

他們構成了一條嚴密的封鎖綫，扼守住了每一條通道、出入口……

他們深信兇手走不遠，一定仍潛藏在這附近，他們也深信一定會抓到她——也許是今天，總之不會太久。

孔孝仁被送回去，指揮緝兇的工作便落在西門雨的身上——他雖非孔家莊之人，但憑他與孔家莊的關係，以及他在江湖上的威望，他當然有資格當總指揮。

他把指揮總部設在「九公主酒樓」的大廳裏。

孟西野也當然沒有走——他已答應留下來幫南宮雪的忙。

西門雨出去的時候，孟西野埋怨南宮雪說：「眞可惡，換了房間也不跟我說一聲，害我提心吊胆，一顆心像十五隻水桶般的七上八下……」

「我沒工夫跟你說嘛。」

「現在應該怎麼辦？」

南宮雪說：「我看你還是幫我進城去一趟，把柳花花找來……」

「爲什麼非找他不可？」孟西野有些不悅：「看，沒有他，咱們還不是把事情辦得好好的嗎？妳又非三歲小孩，爲何如此依賴他？」

一頓，不待南宮雪開口，又道：「趁西門雨在外面佈署人馬仍未回來之前，妳快帶我上樓去爲彭笑梅醫治傷口吧！」

「好。」

＊　＊　＊

孟西野果然相當能幹，他熟練的爲彭笑梅洗滌傷口，敷藥包紮，中規中矩，儼然大夫一樣。

他面色頗沉重的對彭笑梅說：「妳先前傷口處理得不好，有些惡化，我看，要完全癒合，少說要五、七天，甚至有可能十天、半個月哩。」

「要這麼久？」彭笑梅語氣有些焦燥了。

南宮雪卻安慰她說：「現在妳住在我房裏，無疑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西門雨絕不會想到妳躲在我這……」

彭笑梅忽打斷她的話說：「我不能住太久，頂多明天便要走。」

「明天？」南宮雪怔住。

孟西野也吃了一驚：「明天妳如何走得？他們肯定還未撤走哪！」

彭笑梅緩緩的掃視了南宮雪與孟西野一眼：「兩位如果眞有心幫助我的話，那麼，就請你們想出一個讓我至遲不能超過明晚離開這裏的方法……」

南宮雪忍不住插口說：「妳爲何非要在明晚以前離開這裏？」

彭笑梅沒有回答，她繼續說：「否則我便一個人衝出去……」

「妳衝不出去的！」孟西野說：「妳一衝出去，無異自尋死路！」

「未必，」彭笑梅淡淡道：「我已死過很多次，每次都轉危爲安，活了過來……」

「多次成功並不表示每一次都會成功。」南宮雪說：「何況這次妳新傷未癒，而且面對天下聞名的『天下第二劍』西門雨，別說是妳，換了任何人都一樣，機會非常非常渺小……」

「何止是渺小，」孟西野接口：「機會簡直可以說等於零，除非奇蹟出現！」

一頓，他問彭笑梅：「此時此刻，妳認爲奇蹟會降臨妳身上嗎？」

「會的！」想不到彭笑梅的語氣異常之堅定，她望着窗外的斜陽：「昨晚，我成功的狙殺了狄小侯與蔡大聲，之後更成功的殺死了那千刀萬剮的孔大義，而且竟還能順利成功的逃脫回來，更能得到你們的義助，這不都說明了奇蹟降臨我身上嗎？」

她緩緩蹲下身子，摟住伏在她脚邊的大黑狗，徐徐道：「更何況，有牠幫助我，任何障礙、任何敵人，我與牠都會克服的！」

孟西野苦笑無語。

南宮雪無語苦笑。

＊　＊　＊

彭笑梅爲何非要在明晚以前離開這裏不可？

南宮雪與孟西野沒有再問，因爲他們不想在樓上停留過久，擔心西門雨回來之後不見他們而上樓來，那時更爲不妙。

離開房間，兩人並肩走在甬道上的時候，南宮雪又提出了那個問題：「我看，你還是幫我跑一趟，速速進城去把那小子找來……」

「那個小子？」

「柳花花呀。」

「我不去！」孟西野有些不悅。

「你不去，我去！」南宮雪似也有幾分惱火。

「妳如果進城去，萬一這裏發生了什麼狀況，誰負責呀？」

南宮雪抿着咀加快脚步。

「好吧，」孟西野側首望了望她，似是十分不情願而無奈的說了一句：「依妳，我去找他……」

南宮雪展顏微笑。

孟西野卻哼了哼，喃喃自語似的唸道：「我一直以爲妳是個獨立而有主見的女人……」

南宮雪似是沒聽見他在說什麼，她急急的說：「喏，讓我告訴你在那些地方可以找到他……」

＊　＊　＊

孟西野進城去了。

西門雨還沒回來。

南宮雪獨自坐在角落沉思時，忽想起了一個問題——全酒樓的人，包括秋老虎都不知道彭笑梅躲藏在自己房裏，換句話說，晚飯不能命人送上去，否則多一個人知道便多一分危險，畢竟酒樓職工應付不了老奸巨滑的江湖人，萬一走漏消息，則大大不妙矣。

於是趁此機會——趁西門雨未回之機會，她命伙計提早弄了一份豐盛的晚膳。

爲免人生疑，她先假裝在樓下用餐，吃沒兩箸，便招呼阿水說：「阿水，我忽然覺得有點頭疼，我還是到房裏去用餐安靜些，這裏吵了點……」

阿水連忙說：「那我幫九公主送上去……」

「不用了，」南宮雪立刻說：「你只需將這些飯菜用食盤幫我盛好，我自己端上去便行……」

＊　＊　＊

南宮雪端著晚餐正欲上樓之際，西門雨正好偕同幾名孔家的人走進來。

西門雨似是特別眼尖，一進門便見到了南宮雪，而且立刻走到她的面前，微笑著說：「咦，我可愛的九公主幾時變成了端菜的小使女啦？」

南宮雪心中一跳，表面却鎭定如山，含笑道：「公主就不能端菜嗎？何況我又不是眞的公主……你知道的啦，現在的老板比從前難當多了，不僅不能擺架子，碰到生意忙不過來時，別說是端菜，洗碗都有份呢。」

「但，」西門雨四下望了一下：「現在離用膳時還早，還不到忙不過來的時候，妳怎……」

「哦，這是我自己吃的嘛，」南宮雪立刻說：「過不了多久，肯定是要客滿的了，我若不到自己房裡去吃，佔了一張桌位，豈不少做一張桌位的生意？既是我自己吃的，當然也就自行端上去囉，免得底下的人說我架子大，唉，老板難當哪……」

「嘩，高湯海虎翅、京都排骨、清蒸石斑、紅燒後腿肉、猪心菜胆……」西門雨望著南宮雪食盤上的菜餚，一副食指大動的樣子：「四菜一湯之外，還加上兩隻生猛大閘蟹，一大碗白米飯……」

「自己開館子，若不吃好些，豈非蠢蛋一個？」南宮雪笑咪咪的說。

西門雨忽然望住她問：「妳一個人吃？」

「是呀。」

「妳一個人吃得下這許多？」

南宮雪心弦立刻拉緊，但只是淡淡一笑：「你以為世上只有你西門雨是個大吃包？」

「奇怪……」西門雨忽然疑惑的望住南宮雪上下打量。

南宮雪一顆心已經提到口腔。

「妳無疑是我所見過最會吃的女人；」西門雨一副正經八百：「但是，我奇怪妳吃的東西跑那裡去了？為什麼妳不但不會成了個大肥婆，而且還苗條得令人以為妳三餐不繼哩，究竟妳有什麼秘訣，可否告訴我……」

「去你的，你比那小子還要油腔滑調。」南宮雪心中鬆下一口氣，趁此機會假意嬌羞的輕啐一聲：「不理你了，狗咀裡長不出象牙來。」

說著，小腰肢一扭，「登登登」的步上樓去了，背後傳來西門雨頗為自得的笑聲……

南宮雪將晚膳送到彭笑梅面前時，仍能感覺一顆心在加速跳動……

黑色女人　純潔善良

彭笑梅的第一箸挾了一塊香噴噴的京都排骨，送到身邊那條大黑狗的咀邊。

*　*　*

大黑狗却把頭一偏。

彭笑梅輕拍了一下牠的頸項，似是在叫牠吃，但牠無論如何不肯把頭轉過來。

「牠不肯吃？」南宮雪覺得奇怪：「是不是菜不對胃口？」

「不是，」彭笑梅黑紗下那對眸子射出一抹光：「牠一定要等我吃過才肯吃，牠總是這個脾氣……」

「眞的？」南宮雪睜大了眼：「世上竟有如此通靈的狗？」

彭笑梅吃了一會，又挾了一塊排骨肉餵食那條大黑狗，豈知牠仍是把頭一偏……

「牠為何還不肯吃？」南宮雪問。

「牠嫌我吃得太少。」

南宮雪半信半疑。

然而彭笑梅再吃一會之後，她餵牠便吃了。

南宮雪忍不住讚歎道：「若非我親眼見到，我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由於彭笑梅斷了一隻手，不方便剝蟹殼，於是南宮雪坐在一旁幫她把殼剝好，順手剝了塊蟹肉送到大黑狗咀邊：「來，乖乖，吃塊鮮甜嫩滑的大閘蟹，此地的名產哪。」

大黑狗理都沒理她。

「牠不吃蟹？」

彭笑梅接過蟹肉送到牠咀邊，牠却一口吃下去了……

「唉，」南宮雪忍不住搖搖頭道：「如果我也擁有這樣的一條狗，也許我也會和妳一樣，大歎『人不如狗』了……」

彭笑梅一筷一箸的餵牠吃，眼中那縷光始終不會消失，而且，南宮雪還發現她那緊抿而蒼白的唇角竟有一縷隱隱笑意……

南宮雪看得熱血沸騰，感動不已。人與狗的感情竟如此深摯。

每當彭笑梅餵食牠一次時，大黑狗的尾巴便會不由自主的搖動一陣，彷彿無限歡欣喜悅。

南宮雪的感受非常強烈——她幾乎要以為彭笑梅是在餵食她的兒子，甚至是情人哩。

他們之間的感情已超越了一般人與狗的界限。

那是一對母子。

那是一對情侶。

「是牠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彭笑梅忽然一邊餵食，一邊幽幽啓齒道：「當孔大義丟給我一條白綾帶，要我投環自盡時，我看到牠孤另另的在山脚下徘徊，從牠的眼光裡，我知道牠已經好幾天沒吃過東西了……我忽然想起我口袋裡還有錢，既然我要死了，還帶著錢幹什麼呢？人，空空的來，空空的去，為何不將那些錢買些東西來餵牠吃呢？」

南宮雪靜靜的凝聽。

「買了幾個包子餵了牠吃之後，」彭笑梅眼裡的光忽變得極端複雜，充滿愛恨交錯，她彷彿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說給南宮雪聽：「牠就一直跟著我，無論我怎麼趕牠，牠都不肯離去；後來我找到了一個風景幽靜的地方投環自盡，牠却撲上來咬斷白綾帶，而且將之咬得片碎，弄得我想上吊都沒帶子了……」

「於是妳便打消自殺的念頭？」南宮雪問。

「我當時死意已決，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我的主意；」彭笑梅雖在說話，但一直沒忘記餵食那條大黑狗，大黑狗食量驚人，彭笑梅其實只吃了一小部份，其餘的菜飯幾乎被牠吃光了：「但當我見到牠伏在我脚邊發出哀鳴，眼中彷彿在乞求我別自盡時，我終於改變了心意，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我決定帶著牠到無人認識的地方活下去，好好照顧牠……」

南宮雪心中激動不已。

她低首拭去眼梢的淚花，緩緩問：「既然妳聽從孔大義之言自盡，為何又來刺殺他了呢？」

「因為後來我發現了他一個秘密。」彭笑梅的眸裡忽射出一股強烈的怨恨眼光，連語聲都驟然冰冷了下來：「一個禽獸豬狗不如的秘密。」

「什麼秘密？」

彭笑梅長長吁了一口氣，眸中之光忽又回復平靜，似乎過巨的創傷已令得她能有效的控制自己的喜怒哀樂不形於色，連語氣也平淡了下來：「我為了救他，甘願被九個大漢輪姦強暴，事後他對我表示感激，表示一定娶我為妻，不介意我已成殘花敗柳之身……」

「他不是事後便要妳殉節自盡的嗎？」南宮雪本想說這句話，話到口邊又吞了下來——彭笑梅的說詞和孟西野所知道的難免有所出入，畢竟孔大義為了保護自己，多多少少會保留一些隱情

的。

因此她繼續聆聽彭笑梅說下去：「一直到幾個月之後，他帶我到江南狄家做客，當晚飲宴之時，他忽表示身體不舒服，先行回房休息，我本欲要去照顧他，但他對我說第一次到人家做客，一頓飯都沒和人家吃完，是件不禮貌的行爲，於是要我留下來，他休息一會，待好點再出來宴飲……」

一頓，她接著說，語音竟無抑揚頓挫，彷彿是在訴說著別人的事情似的：「我對他是言聽計從，自然便依言留下了，豈知不一會我便醉了，而且體內激情泛濫……待我醒來時，却發現我竟與狄小侯赤裸裸的同睡一張床，更糟糕的是，竟還被孔大義闖了進來，來一個捉姦在床，百口莫辯……」

「於是孔大義便指責妳與狄小侯勾搭成姦，他名言正順，理所當然的要求妳自盡？」南宮雪憤怒的說：「這明顯的是一個騙局，孔大義不過是藉狄小侯之手讓妳蒙上不貞之罪，然後遺棄妳……」

「當時的我心亂如麻，怎會想到這是騙局？」彭笑梅已餵完了大黑狗，她靜靜的坐在窗邊的籐椅上，兩眼望著窗外已逐漸昏暗的天色，大黑狗則靜靜的趴伏在她腳邊，彷彿也在凝聽著主人的血淚辛酸史：「而且事後我也覺得是自己春情蕩漾，迷迷糊糊中，隱隱知道自己雖沒主動勾搭狄小侯，但也無拒絕他的挑逗，雖然我很奇怪自己當時爲何會有那股渴望與衝動……」

「那當然是因爲妳中了狄小侯媚藥的緣故。」南宮雪一想到自己也差點遭狄小侯汚辱，她有點後悔，實在不該把他的屍體交給孔家莊，應該剁成肉醬餵給豬吃——她之所以沒有這樣做，當然是不想將事態擴大，免得影響她掩護彭笑梅。

因此，她始終沒有宣佈指責狄小侯對她企圖强暴的罪狀。

「當時的我，雖不敢說純潔得像張白紙，但對什麼媚藥、春藥的催情藥物，完全一竅不通，想都沒想到……」彭笑梅漠然的接著說：「因此孔大義怒不可遏的要我自盡時，天眞的我也覺得再也沒有面目見他，於是便答應自盡謝罪……」

南宮雪努力平抑心中的激動：「後來妳怎會知道孔大義與狄小侯串通的呢？」

「是狄小侯的隨從蔡大聲找到了我……」

「是他把秘密告訴妳的？」

「是的。」

「他爲什麼要告訴妳？」

「因爲他也想得到我的身體，」彭笑梅坐著動也不動，遠遠望去，像一座沒有生命的木雕像：「我本不相信他的說詞，後來他給了我一顆藥丸吞下，我便相信他的話了……」

「妳眞吃下了他給妳的藥丸？」

「爲什麼不吃？」彭笑梅語音生硬：「吃下藥丸，了不起再多給一個人渣玩弄吧了，對我來說，即使我被全天下的男人玩弄，那已無什麼分別，也沒什麼重要，重要的是……」

一頓，語音倏地轉爲冷厲：「我終於瞭解到了那個人面獸心、狠心狗肺的人渣的眞面目。」

南宮雪沉沉歎了一聲。

她忽然很想念起柳花花來——她潛意識裡不多不少有點憎恨他的風流成性，現在，她終於瞭解到他所說的「風流」與「下流」是截然不同的。

柳花花無疑是個風流的男人。

狄小侯也是。

但他無疑更下流，而且可恥！

孔大義呢？

——根本就是無情無義的冷血動物。

「幾年來，我忍辱偷生，改名換姓，帶著大黑狗流浪江湖，」彭笑梅的目光呆滯而空洞：「我甚至出賣肉體，將所得來的錢拜師學藝……一直到認爲我有能力殺我想殺的人，我才又回來……一回來，剛好碰上孔大義快要成親，巧的是，正好還遇上狄小侯前來賀禮，因此我便一路跟踪他而來……」

南宮雪熱淚滿眶。

彭笑梅却冷如冰山。

她把目光望向已全黑的夜空。

她似乎看得很專注，又好像什麼都沒看到；略帶寒意的晚風穿窗而入時，吹動了她的面紗、吹動了她的髮絲、吹動了她的衣衫……却吹不動她的心。

她已無心。

——她的心已死。

＊　＊　＊

南宮雪的心沒有死。

她的心正關注著彭笑梅的生死問題，她誠摯的說：「妳的大仇已報了，妳可以遠走高飛去過妳的新生活，妳還年輕，妳可以重頭再來，世上並非每個男人都是壞的，妳一定可以碰到妳所喜愛、而他又眞正喜愛妳的男人，只要妳肯在這裡躲過風聲……」

「不，」彭笑梅堅決而冷漠的說：「我明天晚上一定要走。」

「爲什麼？」

「因爲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等待著我去做。」彭笑梅凝聲再强調了一句：「很重要的事。」

「很重要的事？」南宮雪凝眸問：「難道比妳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是的。」

「我不明白，」南宮雪疑惑的望住她：「什麼事情比妳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殺人的事。」

南宮雪一怔，脫口問：「殺誰？」

＊　＊　＊

樓下燈火輝煌，人潮如湧。

猜枚酒令聲、杯觥交錯聲、醉語歡談聲……交織成一片熱鬧景象。

世界還是這麼美好。

孔大義或狄小侯之死，顯然改變不了這個世界——無論是誰，即使是再偉大的人死了，世界照樣存在，一樣有太陽，一樣有月亮，不是嗎？

西門雨靜靜的坐在角落裡。

獨自一人。

他顯然已用過餐了，桌上只有一壺茶，濃而香的雲南普洱茶。

他右手握住茶杯，左手托住下巴，

目光却從半掩半閉的窗隙中望出去，一直望到夜空中的一輪明月，望得出神。

彷彿，南宮雪在他面前坐下他都沒有察覺。

他在想事情？

他在想什麼？

南宮雪沒有問。

她望住他那張十分有個性的臉孔的側面時，她感覺到他並不是一個讓人一眼便看得出他內心世界的人——在江湖上打滾久了，每個人不但懂得保護自己，而且還懂得不讓別人侵入自己的內心世界。

西門雨的內心世界是什麼？

南宮雪不知道。

南宮雪只知道當他把目光收回來，移放到她臉上時，她只覺得他的眸光頗爲深沉而複雜。

「爲什麼只你一個人？」南宮雪微微一笑：「孔家的人呢？」

「他們追緝兇手去了，我則一個人躲在這裡偷懶。」西門雨剎時又回復了他那爽朗而豪邁的個性，他顯得頗有紳士風度的爲南宮雪斟杯茶，含笑問：「妳呢？爲什麼妳也只有一個人？孟西野呢？」

「他進城去了。」南宮雪又補了一句：「也或許，回家去了，誰知道？唔，你應該看得出，他是個很好動的大男孩，不是嗎？」

西門雨笑笑。

「孔大義之死，你很難過？」南宮雪發現他有幾分落寞寡歡。

「他敬我如兄。」西門雨雙手撫面，似有幾分倦累，吁了一口氣又說：「我或許不太喜歡他，我總覺得他胆小怯懦了點……不過他既然被人害死了，我又適巧在場，無論如何我總得幫孔家追緝兇手，妳說是不？」

「自然是。」

西門雨忽然掩咀打了個呵欠：「折騰了一整天，眞想好好睡一覺……」

一頓，微笑問：「有房間給我麼？」

南宮雪不想給他房間，她心中其實十分希望他離開這裡，但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他已經知道最少還有兩間房沒人住——彭笑梅與狄小侯住過的兩間房。因此南宮雪只好點頭：「有兩間保留房，你喜歡住那一間？」

「無所謂。」

＊　＊　＊

西門雨上樓不久，孟西野便回來了。

一個人回來。

南宮雪劈頭便問：「爲什麼只有你一個人？柳花花呢？」

「妳爲什麼不先問問我吃過飯沒有？」孟西野瞪住她。

「吃飯？」南宮雪也瞪住他：「此時此刻，是吃飯還是辦事重要？」

「當然是吃飯重要。」孟西野眼中有憤怒之色：「妳幾時見過不吃飯而能辦事之人？」

南宮雪一窒。

「妳當我是什麼？」孟西野顯得有幾分激動：「難道妳眼裡只有彭笑梅與柳花花？我呢？我孟西野難道不是人？」

他兩手環胸，怒氣沖沖的別過頭去。

南宮雪也冷冷的翻過頭去。

「告訴妳。」孟西野却又回過首來：「老實告訴妳，我根本就沒有去找他……」

「爲什麼？」南宮雪憤怒的回過頭來：「你既已答應我去找他，爲什麼又……」

「不爲什麼，」孟西野冷冷打斷她的話：「從頭到尾，我都認爲不需要找他來，他來了還不是一樣？難道他就能一手遮天，包庇彭笑梅？」

南宮雪起身便要走。

孟西野却一把拉住她：「坐下，聽我說完再走不遲！」

「放手！我不想聽！」南宮雪側過臉去，看都不肯看他一眼。

「不！妳非聽不可！」

「你眞的不放手？」

「不放！」孟西野把她的手臂握得更緊了：「除非妳坐回來，否則我絕不放手！」

南宮雪沒有坐回去。

倒是孟西野坐回椅上了。

不，是「跌坐」下去的。

——因爲，南宮雪忽反手給了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

「啪！」一聲清脆的耳光聲，惹來了鄰座四個客人的驚詫目光與小小的騷動……

南宮雪頭也不回的跑上樓去了！

＊　＊　＊

南宮雪怒氣沖沖的想推開自己的房門，這才發現房門已上鎖，也才忽然省起房裏住有彭笑梅，連忙開聲說：「是我，南宮雪。」

南宮雪本想回房一人靜一靜，但方才用力推動門必已驚動裏面的彭笑梅，因此她只好開聲說話，否則她怕彭笑梅以爲是追兵查了上來。

進了房間之後，她雖然臉上保持著笑容，但依然逃不過彭笑梅那雖冷漠、但却十分敏感而尖銳的眼睛，她問：「有事嗎？」

「沒有，」南宮雪聳聳肩，斟了杯茶給她，然後自己也喝了一大杯，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孔家的人雖仍沒撤走，但絕不會懷疑到我頭上來……狀況很平靜而穩定，不會有變化，別担心……」

「是嗎？」彭笑梅把茶杯放在身邊的茶几上：「那妳的臉色爲何這麼壞？」

「沒什麼，」南宮雪本來不想說的，但一想彭笑梅此刻的心態必是十分敏感而多疑，瞞她反而不好，於是便照實說了：「我在生氣，生一個人的氣……」

「生誰的氣？」

「孟西野。」

彭笑梅沉默了一會，忽緩緩的問：「是否，他反對妳幫助我……」

「不是，」南宮雪立刻說：「他這個年輕人其實相當不錯，蠻富同情心的，他如果反對我幫助妳，怎會幫妳洗滌包紮傷口？」

一頓，南宮雪有意岔開話題：「妳覺得傷口如何了，還痛不痛？」

「還好。」彭笑梅淡淡的回了一句，便又望向窗外。

南宮雪蹲下身子去撫摸那隻趴伏在彭笑梅坐著的藤椅邊的大黑狗……

大黑狗似已能接納南宮雪，牠微閉著眼睛，彷彿在恣意享受著南宮雪的愛撫；間中，牠還會搖擺幾下尾巴，甚至還舐了舐南宮雪的小手兒。

「如果，為了我而引起你們之間的不愉快，大可不必……」

「不是，真的不是，」南宮雪見她仍有疑心，只好全盤托出：「是這樣的，我要他進城去找一個人來，他去了老半天，卻回來告訴我說他根本沒去找，妳說，我怎不生氣？」

「找什麼人？」

「柳花花。」南宮雪說這句話時，美麗的唇角不自覺的浮起了一絲微笑。

「找他來是……」

「我想，妳一定聽過他這個人，妳也一定知道他是個鬼馬計多端之人，」南宮雪輕輕摟住大黑狗的頸項，臉寵兒輕磨著牠烏亮而乾淨的毛髮，語音喃喃：「只要他一來，我深信他一定想出讓妳安全逃離此地的方法。」

彭笑梅靜靜的望住她。

「其實，」她忽然緩緩啓口道：「柳花花來不來，我想，對事情的改變不會多大……」

南宮雪抬首望住她。

「我的意思並非貶低他的能力，」彭笑梅淡淡道：「我殺了孔大義與狄小侯，而且是用了那麼殘酷而不人道的手法殺了他，即使是天皇老子也保不住我這條狗命的，妳不認為是？」

「這個我知道，」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不過他雖保不了妳的命，但一定能幫助妳突破孔家莊的封鎖綫，我對他有信心！」

「妳對孟西野沒有信心？」

南宮雪楞了一楞，不防她有此一問。隨即笑了笑：「他只是個大男孩吧了……」

「如果他是大男孩，那麼他便會依妳的意思去找柳花花……」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南宮雪瞇著眼。

「他既已不照妳的意思找去柳花花，不就表示他已有他自己獨立主見了嗎？」彭笑梅緩沉道：「一個已具有獨立主見的男人，無論如何不該被視為大男孩，妳不認為是？」

南宮雪沉默。

「身為現代的女人，除了要敢於向傳統挑戰之外，其實還應具有分辨那種男人是真正長大的男人，以及分辨那種男人只是長不大的大男孩的能力，否則，最後吃虧的還是我們女人……」

彭笑梅忽緩緩起身，面對窗口，月光斜斜照射下來，把她的背影拉得長長的，一直映貼在牆上，南宮雪只覺得她那平靜的語音字字辛酸：「其實，孔大義是非常愛我的，一直到我拔劍殺他之時，我仍能很清楚的看到他眼裡那股濃深的愛意與歉疚……妳或許會問，他既然那麼愛我，那他為何用那麼下流、惡毒、無恥的手段拋棄我呢？只因為……」

「只因為什麼？」南宮雪忍不住問了一聲。

「只因為他仍是個大男孩！」

南宮雪歎息，沉沉的一歎……

她瞭解她的意思。

——孔大義雖深愛彭笑梅，只因為他囿於禮教家規，必須娶一個玉潔冰清的「處女新娘」過門，否則便「沒面」見家族父老，因此他犧牲了彭笑梅。

——在愛情領域的觀點來說，他實際上只是個懦弱的逃兵。

當然，也只是個無獨立主見、尚未長大成熟的「大男孩」吧了！

——女人選擇男人，若不幸選了一個「大男孩」為終身伴侶，只怕多數不僅無幸福可言，也許還會痛苦一世呢！甚至禍延下一代哩！

「很奇怪！」彭笑梅的語音出奇的平靜：「當我殺了孔大義之後，我忽然覺得自己不該恨他，恨的應該是自己　恨自己為何沒有分辨男人的能力，便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在一個『大男孩』身上呢？若有下輩子，而且仍是女人的話，我不會這麼蠢了，我會勇於多交男人，就像男人多交女人一樣，在多選擇、多比較的情況下，應該比較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對象……」

一頓，緩緩的補上一句：「縱使最終是錯誤的抉擇，我也無恨無悔，畢竟我已經經過了『多選擇、多比較』，夫復何言？」

南宮雪慢慢的站起來，凝視着她問：「妳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為，」彭笑梅緩緩迴過身來，黑紗下那對眸光竟出奇的柔和：「我歷盡了感情的創傷，我看得出來妳深深喜愛著那個柳花花；我更看得出來，孟西野也深深愛著妳。我不是要告訴妳應該選擇誰，我只想提醒你，不要放棄妳的『多選擇、多比較』——在妳還未嫁給任何男人之前，妳始終有這個權利的！」

南宮雪靜默。

彭笑梅緩緩坐回籐椅上，靠著椅背，閉上眼：「也許，這便是我今生唯一所能回報妳的肺腑之言了……希望妳能成為一個幸福而快樂的女人……」

「謝謝妳！」南宮雪忽然緊緊握住她唯一的、也是極冷的手，久久不肯放開。

* * *

南宮雪下來的時候，孟西野仍獨坐那個角落上，一動也不動。

「吃過飯沒有？」南宮雪坐下來之後，先朝他甜甜一笑。

孟西野本是緊繃著臉，忽見南宮雪送他一個甜美的笑容，害得他有點受寵若驚，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的眨了眨眼：「沒有，吃不下……」

「我也還未吃，你陪我一起吃吧。」南宮雪含笑問：「你想吃什麼？」

「隨便，妳吃什麼，我便吃什麼。」孟西野捂著臉頰：「別請我吃巴掌就好了。」

南宮雪掩唇嬌笑：「在我爹跟前，你

也曾經打過我，現在誰也不欠誰啦。」

＊　＊　＊

孟西野的心情很好，不但吃得多，話也特別多。

「以目前的狀況來說，肯定是不會出問題的，西門雨無論如何是不會懷疑到妳頭上來，因此彭笑梅只需在此安心養傷，保準沒事，畢竟孔家的封鎖綫雖嚴密，總不會一輩子不撤走呀，既然如此，柳花花來不來都一樣，咱們又不是要與孔家正面衝突，來個大廝殺，爲什麼非要他來不可？」

「你這見解是對的，」南宮雪放下湯碗：「然而你知道彭笑梅她已表明態度，最遲明天晚上之前，她必須離開這裡，如果我們掩護她出去的話，萬一被孔家的人查覺，那麼肯定會衝突起來，不是嗎？」

「這一點請你放心，」孟西野胸有成竹的說：「我已想好幾個好計策……」

「什麼好計策？」

「很簡單，」孟西野說：「到時只要將她藏匿在我的車上，不就沒事了嗎？」

「他們不查你？」

「當然不會，別忘記孔、孟兩家有世交之誼啦，我雖非大人物，但孔家大部份人都識得我哩，」孟西野有幾分得意：「方才我進城時，他們也都沒有查我呀。」

「是呀，我怎沒想到這一點？」

「妳沒想到的多著哩，其實就算我沒來，妳自已駕車出去，難道他們會查妳？」

南宮雪傻笑了一下：「我看，我眞是越來越笨了……」

「不，」孟西野微瞪住她：「妳根本就是依賴柳花花慣了，一有事，也不先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解決，便慌失失的想去找他幫忙，我看哪，妳不是笨，而是越來越像長不大的『大女孩』吧了。」

南宮雪微紅了一下臉。

「其實，處理這件事，不是我自大，我比他更有用，至少我還懂得點岐黃之術，我能幫彭笑梅治癒傷口，他能嗎？」

南宮雪啞口無言。

就這一點而言，孟西野的確是要強過柳花花很多的——雖然孟西野有很多地方不如柳花花。

南宮雪微歎了一口氣：「你果然不是個大男孩，倒是我，的確有幾分像個大女孩了……」

「當然囉，」孟西野酸溜溜的說：「妳現在已是錢大老板的千金小姐，自然越嬌，越貴，而且也越來越嫩啦，『九公主』無論如何比不上『女閻羅』來得那麼獨斷果決啦，不是嗎？」

——環境能改變一個人，能使人進化，也能使人退化。

南宮雪是否已經「退化」了？

或許是。孟老夫子說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舒適和美好的生活環境，往往能令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退化，甚至腐化！

南宮雪的生活環境無疑要比從前好得多了，最起碼她已安定，她過的是「有根」的生活。

——所以，她的警覺性愈來愈低，才會中了狄小侯的詭計，差點被姦污！

南宮雪瞿然而醒！

南宮雪忽然說：「喏，快吃，吃完飯用車載我出去兜風！」

孟西野怔住。

「不願意？」南宮雪睨著他。

孟西野沒有回答。

他以行動回答了她——他連飯都不吃，放下碗筷便拉著南宮雪往外跑了。

此時此刻，南宮雪有心情兜風？

當然沒有。

她的用意不過是想看看孔家莊的封鎖綫是否嚴密，而且還想知道孟西野是否果如其言出入不會受到孔家的人截查。

事實証明孟西野沒有吹牛。

南宮雪很滿意。

她那陰霾的心情頓時開朗了起來：「看這光景，別說是一個彭笑梅，只怕十個、百個都有辦法安安全全、順順利利的帶她出去。」

「如何？」孟西野得意的揮了一下馬鞭，斜視著南宮雪：「我孟西野可沒說謊吧？妳說，我那點比不上柳花花？」

南宮雪睨了睨他：「給你三分顏色，你竟開起染房來啦。」

孟西野哈哈大笑。

「其實，」他忽又想起了一件事：「我眞不明白，好好的，彭笑梅爲何不等孔家人馬撤去時再走？她想幹什麼？」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她想殺人！」

「殺人？」孟西野怔住：「殺誰？」

「殺當年輪姦她的九個人渣！」南宮雪咬牙：「如果是你，你不殺？」

「殺！」孟西野馬鞭用力揮下，鞭得馬兒急奔嘶叫：「一百個、一萬個都殺！而且，還殺一千萬次、一千萬刀！男人的臉都給他們丟光了！」

車速突然加快，害得南宮雪趕快抓住車把：「喂，你幹嘛？」

「對不起，」孟西野連忙拉住韁繩，放緩車速：「我一氣起來，不自覺的便揮鞭了。」

「神經病！」南宮雪白了他一眼：「馬兒跟着你都算倒霉。」

「沒辦法，我就是這副直性子。」孟西野抓了抓耳根，咧咀傻笑。

南宮雪掠了掠被風吹得老高的髮絲：「走遠啦，調轉頭回去吧。」

「不是要兜風的嗎？」

「要兜到幾時？」南宮雪哼了哼：「我不過是想看看孔家的封鎖綫，以及你是否吹牛吧了。」

孟西野依言調轉車頭望回走時，問南宮雪：「那九個江湖人渣是些什麼人來的？」

「寒山九豹。」

「寒山九豹？」孟西野睜大了眼：「是不是道上的殺手集團『寒山九豹』？」

「就是他們！」

「他們不早就金盆洗手不幹了嗎？」

孟西野眨眨道：「有人說他們覺殺人過多，罪孽深重，收山向善；也有人說撈得盤滿砵滿，趁好收山……衆說紛紜。但不管怎樣，他們早已退隱江湖是事實，

再也不會聽到他們爲非作歹之事，改過向善之人怎有可能幹出輪姦豬狗不如之事？妳沒說錯吧？」

「他們根本就沒有收山！」南宮雪冷冷道：「世上有很多死不悔改之人，以及更多說一套，做一套之人，寒山九豹無疑就是這種人渣！」

南宮雪咬著牙又說：「最令人憎恨的是，那班人渣還大小通吃，大搶小劫都來，只不過換了一種方式，化明爲暗，掩人耳目吧了！當年，他們不僅劫了孔大義之財，還輪姦了彭笑梅之身。」

「狗養雜碎！」孟西野又要一鞭揮下，旋又趕緊收回來，吸了口氣道：「原來是那班人，怪不得孔大義不是他們的對手了。」

「事後，孔大義與彭笑梅爲了『面子問題』而不敢聲張此事，硬是忍氣吞聲忍了下來。」南宮雪歎了一口氣：「現在，彭笑梅既已殺了孔大義與狄小侯，你說她還能放過那羣人渣嗎？」

「當然不能放過，殺一個也是殺，殺一百個也是殺，當然不能放過！」孟西野吞了一口口水，語氣轉爲疑惑：「但是，有一個地方我却想不通……」

「那一點想不通？」

「彭笑梅要殺他們是可以理解的，可爲什麼一定要在明天晚上殺呢？」

「這個你有所不知，」南宮雪緩緩道：「早年寒山九豹是集體行動，後來逼於形勢而假意收手向善之後，便各自暗中行動，大家互不來往，每年只相約見面聚會一次……」

「妳是說，明天就是他們聚會的日子？」孟西野轉著眼珠子。

「寒山九豹的老大寒一品潛居於城東郊外之十八尖山，每年其他八豹都會到他居所相聚一次，日期不定。三年前的聚會，帶給了孔大義與彭笑梅今天的噩運！」南宮雪接著說：「彭笑梅花了一番心血明查暗訪，知悉他們今年的聚會便是明天的中秋夜，所次她無論如何明天定要趕去殺他們……」

「原來如此。」

「彭笑梅的意思，如果錯過明天，那她便要再等一年，而且還要花相當功夫才知他們明年聚會的日子，否則她便要一個一個殺……」南宮雪沉聲一歎：「而目前的情況，已不容她再等一年，更不容她逐個去尋找仇人的機會……」

「爲什麼？」

「爲什麼？」南宮雪瞪了瞪他：「她已殺了孔大義，孔家會放鬆追緝她嗎？還有狄小侯呢？狄家的人會放過她嗎？最重要的是，她目前已斷了一隻手臂，目標更明顯，更難避人耳目，要逃一年，只怕不容易呢。」

「的確不容易，」孟西野苦笑了一下：「孔家與狄家是望族世家，在江湖上無疑有他們一定的實力，彭笑梅只怕難逃一死……」

「唉，她眞是個不幸的女人……」南宮雪眼角浮影，淚花隱隱。

孟西野想了一下說：「她現在新傷未癒，以一人之力能殺得了寒山九豹嗎？」

「殺一個算一個囉。」

「其實，」孟西野又說：「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何不留在妳那裏住上一年？既然妳幫她，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一年之後，她什麼傷都好了，而且孔家與狄家的追緝行動也肯定鬆了許多，她不是可以從從容容的殺那些禽獸嗎？」

「我也這樣勸過她。」

「她不肯？」

「她說一年的時間太長，變化也太大，誰也逆料不準將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再說……」

「再說怎樣？」

「她怕連累我，」南宮雪低首拭淚：「她說，萬一被人發現我包庇隱匿她，不僅要樹敵孔、狄二家，而且對我的聲譽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損害。」

「那是事實，」孟西野一聲喟歎：「如果是我，我也不肯連累妳……」

「你不知道，」南宮雪忽然掩面輕泣：「她曾經救過我，她愈是這樣，我愈是難過……」

「她救過妳？」孟西野見她哭起來，顯得有些手足無措，立刻停住馬車，正想問個清楚，忽見前頭一大隊車馬往這裏馳來。

南宮雪立刻收束淚痕，凝目望去！

孟西野忽面現驚詫之色：「咦！那不是孔家莊的人馬嗎？他們怎麼突然撤退了呢？」

南宮雪面色陡然大變，立刻嬌喝道：「快把車馬打橫，擋住路中央，別讓他們通過！」

話聲中，她嬌軀一長，已昂立路中心——而且還是手握劍鋒。

＊　＊　＊

西門雨打開車門，緩緩的走了出來。

他對南宮雪的攔路似不覺驚異，神情頗安靜，但臉色看來却極爲不佳，不過他還是朝南宮雪笑了笑，語氣也十分緩和而友善：「南宮雪，妳怎麼了，幾時變成了攔路大盜呀？」

南宮雪面罩寒霜，冰冷道：「西門雨，你捉到她了？」

「我運氣好，」西門雨淡淡道：「我睡了一覺起來，到湖濱走走，不想正巧讓我撞見了她，於是我便手到擒來，總算了結了一樁血案。」

南宮雪忽眉尖倒立，猛然嬌喝一聲：「西門雨，放開她！」

「南宮雪！」立在西門雨身後一大堆的孔家人馬中有人怒不可遏的叫了起來：「妳是什麼意思？半路攔截我們的車隊，原來是想打劫人犯呀？」

「不錯！」南宮雪冷冷道：「不交出人來，休想通過此路！」

「媽的！」有人怒叫了起來：「妳南宮雪是吃錯葯啦？妳……」

「住口！」西門雨驀然手臂一抬，大喝一聲，身後之人果然立刻收聲。

然而南宮雪身後的孟西野却不肯住口，他突然標上前來大喝道：「西門雨，識趣的把人交出來！」

「孟西野，」西門雨眼中有疑惑之色：「記得你以前也是跟孔大義朋友一場，

為何……」

「別問這麼多！」孟西野冷冷道：「我只問你一句話，交不交人？」

這時，西門雨身後又傳來一陣聲音，語氣雖暴躁，但也充滿困惑不解：「南宮雪、孟西野，你們兩個為何要搶救那名兇手？她跟你們是什麼關係？」

南宮雪與孟西野沒有說——這其間的錯綜複雜關係絕非一言兩語說得清的；而且，縱使說得清，那又如何？難道孔家肯輕易放人？

當然不可能！

因此，南宮雪冷冷的說：「大家都是江湖人，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南宮雪曾欠她一個情，我擺明的說：除非我死，否則你們絕難帶走她！」

「你呢？」西門雨瞇着眼望住孟西野：「你又為何要幫那名兇手？」

「我不是要幫那兇手，」孟西野冷漠道：「我只是幫南宮雪！」

「為什麼要幫她？」西門雨又問。

孟西野傲悍的回答了三個字：「我高興！」

南宮雪却忽轉首說：「孟西野，你還是別管這件事，否則你爹……」

孟西野却冷冷截口道：「天皇老子都改變不了我的主意，南宮雪我跟你共進退！」

西門雨忽怪異一笑，望向南宮雪：「憑你們二人之力，有把握得手？」

「沒有，」南宮雪面無表情：「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有把握也好，沒把握也好，總之，我勢在必行，志在必得。」

「朋友反目也在所不惜？」西門雨目光深沉，語調也深沉。

「在所不惜！」南宮雪斬釘截鐵的應了一聲。

「弟兄們！」忽又有孔家的人叫了起來：「大家上！」

「住手！」西門雨倏地大吼一聲：「孔莊主把緝兇任務交給我，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動手！」

蠢蠢欲動的孔家人馬立刻靜了下來！

「事已至此，多說無益，」西門雨徐徐道：「江湖上，講究的是實力，誰勝誰有理；但無論如何大家都是朋友，為免傷及無辜，這樣吧，你們兩個若能勝過我西門雨，我便交人，如果敗在我手下，對不起，我便將人帶走，如何？」

「好！」南宮雪大喜，當然一口答應，天下如此便宜之事那裏去找？

「讓我先來，」孟西野不等南宮雪有所行動，人已衝了出去。

而且，一抹飛快而冷厲的刀光也直飛而出——對準西門雨的天靈蓋劈下！

好快的一刀。

天道一字刀法！

這是孟家的祖傳絕學。

孟西野身為孟家次子，當然對祖傳刀法有精深而獨到的造詣。

就憑這一刀，已足夠說明他是個不可輕忽的武林高手！

可惜的是，他面對的也是高手，而且還是高手中的高手——「天下第二劍」不是高手誰才是？

西門雨的武功竟然高到根本就沒拔劍便把孟西野擺平了——他鬼魅般的把身子一閃，看似非常不可能但却千眞萬確的閃過了孟西野凌厲的一刀，然後便見到他的拳頭一拳打在孟西野的胸膛上！

「嗯哼！」一陣悶哼自孟西野口中傳出，同時他那瘦削的身材便蹬蹬蹬蹬的連退四大步！

「孟西野！」南宮雪花容失色的疾撲而上，一把抱住了他踉蹌不穩的身子，甫一觸身，忽聞孟西野「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像爆米花般的自他咀中急噴而出，噴得南宮雪那雪白的秋裝紅斑點點，好不悅目。

「南宮雪，別管我！」孟西野連咀角的血跡都不肯擦一下，用力掙開了南宮雪的手臂，猛又像蒼鷹般的撲向西門雨。

好一個倔強的小子！

倔強，某個角度來看，是頗值得欣賞的；然而，在與敵交手之時，只怕成了一種十分可笑的行為——因為，他又被西門雨一腳踢了回來！

這次，他再也沒有衝出去。

不是不想衝出去，而是不能——他已跌昏於路邊草地上。

「孟西野！」南宮雪氣急敗壞的射起身形，猛衝而去！

她衝得很快。

方向當然是對準着孟西野。

誰都看見，而且誰都不懷疑。

然而，就在大家都看見與不懷疑當中，她那苗條而嬌美的身形突地一個倒掠斜飛！

詭異至極的倒掠斜飛！

誰都想不到的倒掠斜飛！

——當然是飛向西門雨。

聲東擊西，出其不意。兵書上有這麼一句，而且一直被樂於引用。

南宮雪做得很好。

至少她已逼得西門雨不得不拔劍！

＊　＊　＊

天下第二劍。

江湖上幾乎每個人都聽過這個响噹噹的名號，剩下沒聽過的是因為他大概是聾子，要不然他便是已經死了，再不然他大概還沒有出世。

名號這麼响，究竟他的劍法如何呢？

很少人見過。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當今武林中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柳花花却推崇他為天下第一劍。

南宮雪當時嗤之以鼻，她甚至認為他是天下倒數第二劍。

後來，她知道自己錯了。

現在，她更加知道自己錯了！

因為，她那詭異而凌厲的一劍，不僅完全刺了一個空，形成廢招，而且更使自己空門大露——西門雨的劍鋒當然「踏空而來」！

那一劍，只有一個字可供形容——怪！

奇怪無比的一劍！

因為南宮雪見自己一劍刺空時，立

刻改攻為守，企圖堵住自己的空門，當她發現西門雨的劍鋒疾刺而來之時，她明明覺得自己已經成功的架住了他的劍鋒，奇怪的是，他那一劍竟好像會「轉彎」似的，劍鋒居然那麼不可思議的「繞過」自己的劍刃，直刺而來！

會轉彎的劍？

那究竟是什麼劍法？

南宮雪知道，畢竟她也是個江湖中不可多得的高手，她當然知道西門雨那一劍不會「轉彎」，而是他招出半式，竟然換手——劍從右手換到了左手！

這一換，角度當然不同了；而且，看起來就像是真的會轉彎似的！

這種劍法，何只是怪，簡直不可思議，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不信也得信，世上本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思議之事，何獨是西門雨的劍法？對南宮雪來說，她不認為西門雨的劍法怪，而是「新」——任何「新」的東西給人第一個感覺難道不是「怪」？

新與怪，往往是很難分割的。

南宮雪肯定會敗在西門雨「新而怪」的劍法下——劍鋒只離她咽喉三寸不到！

南宮雪居然沒有駭懼的神色，那張略顯蒼白的臉龐兒竟一片湛然！

她不怕死？為什麼？

或許，她受了「忘佛高僧」與「百醉書生」之精神感召，早已勘破了生與死。

或許，她面對了太多次的死亡關頭，能死在「新而怪」的劍法下，對一個學武者來說，那應該是一個至為難得的「福氣」。

或許，她認為自己能堅守諾言為救助彭笑梅而死，是一件無悔無恨之事！

總之，她已勇敢的面對死亡，等待死神的來臨！

＊　＊　＊

死神來了。

但却過門不入。

——眼看，西門雨那尖銳的劍鋒即將刺入南宮雪那雪白如脂的頸項之際，突又令人匪夷所思的疾抽而回！

收劍與出劍，同樣詭異快速！

但却有兩個不同的結果，截然不同的結果——那就是生與死！

西門雨一出劍，南宮雪立刻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他一收劍，南宮雪頓見生機，其間之差距，豈能以道理計！

南宮雪沒有死。

那是因為西門雨沒有殺她。

他為何不殺她？

南宮雪不知道。

她無暇知道——她只知道她絕不能失去這意想不到、稍縱即逝的大好良機！

——殺西門雨的大好良機。

西門雨甫一收劍，她却立刻出劍！

再次出劍。

這一劍，比上一劍更狠、更急！

嗯，也更「陰險」！

人，無論是誰都喜歡光明正大，而且也都討厭陰險。遺憾的是，人的一生當中，總會碰上無可奈何而被逼做出陰險之事。

南宮雪是人，因此也不例外，為了救助彭笑梅脫險，她刺出了「陰險之劍」！

——她連命都肯付出，陰險算得了什麼？

西門雨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沒有，顯然沒有，如果有想到，也許他便不會仁慈，也可說是「傻」的收劍，更不會因此而讓南宮雪有一劍得逞的機會！

＊　＊　＊

世上的事，有很多令你看不過眼，其中之一便是——光明正大做事往往徒勞無功，甚至一敗塗地；但陰險做事却經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功德圓滿，自此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南宮雪就是這樣。

她那「陰險的一劍」不僅成功的擊飛了西門雨手中之劍，而且還非常順利的抵住了西門雨的咽喉！

西門雨沒有動。

孔家莊的人也沒有動。

因為他們知道——任何人一動，西門雨立刻成了西門鬼！

然而是有人動——就在此刻，昏倒於路邊的孟西野已甦醒過來，正緩緩站了起來。

＊　＊　＊

南宮雪沒有殺西門雨。

她的目的是救人。

她準確而快速的點住了西門雨的部份穴道，令他只能說話與平常行動，就是無法與人運氣搏殺。

「西門雨，你敗了，請你依照諾言將人交給我帶走！」

「人就在車上。」西門雨面無表情。

這時，孟西野已一跛一蹶的走上來，「南宮雪，好極了，妳打敗了那傢伙……」

「你傷得如何？」南宮雪關注的問。

「死不了。」孟西野擦了咀邊的血絲。

這時，南宮雪忽見人羣中好像有人想偷襲撲來，她立刻警覺的大喝一聲：「各位朋友，若不識相安份點，對不起，我南宮雪立刻對西門雨不客氣！大家都不是三歲小孩了，能不流血便別流血……」

一頓，大聲道：「放心，南宮雪與各位朋友無冤無仇，我絕不會殺人的，我的目的只想救人，人救走，我自然會放西門雨，保証毫毛不損。」

「南宮雪！」人羣中有人喝道：「妳救走了人，不怕我們孔家莊日後找妳算賬？」

「那是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吧，我顧不了那麼多了！」南宮雪冷冷道：「現在，我只想命令大家往後退，慢慢的往後退，一直退到我看不見你們為止！」

却沒有任何人動！

南宮雪寒聲道：「你們以為我不敢殺人？」

西門雨忽也開聲道：「大家照着她的話做！」

「可是……」

「放心，」西門雨張咀說：「她說得不

錯，她的目的志在劫人，她不會傷我的，大家退下吧！」

於是，孔家莊的人馬便開始慢慢往後退……

南宮雪一面注意着敵人退後，一面問身邊的孟西野：「你還可以動吧？」

「勉強可以。」孟西野在靜調體內眞氣。

「那你上車去看看彭笑梅是否眞的在車上。」南宮雪說。

「好。」

孟西野攀上第一部馬車，進入了車廂一會便探出頭來說：「有，人在這裏，被點住了穴道……」

「好，你坐在車上別下來，」南宮雪放下抵住西門雨咽喉的劍鋒，冷聲道：「西門雨，對不起，也請你上車吧。」

* * *

西門雨上了車之後，南宮雪便將那列車隊的馬韁斬斷，將馬趕走，然後又將前段馬車的輪軸劈斷，這才跳上車，韁繩一振、皮鞭一揮、嬌喝一聲，連車帶馬，已像箭般的急馳而去！

孔家莊的人趕回來之時，發覺車馬毀損，待整修妥當，已不知要向那裏追趕了……

* * *

南宮雪駕車的技術並不太好，那是錢來爺送了一部豪華漂亮的大房馬車給她之後，她才開始學駕車；而錢來爺另外還派了一位資深車伕給她，因此南宮雪是坐車比駕車的機會多，駕車技術自然好不到那裏去啦。

然而她此刻也顧不得什麼技術不技術了，一部馬車被她駕得見聲不見影，快得比飛還要快！

「喂，妳識不識駕車？」孟西野面色蒼白的攀出車廂，坐到南宮雪身邊：「別嚇我了，妳這種駕車法，見閻羅王呀？喏，讓我來吧！」

「你行嗎？」南宮雪皮鞭揮得呼呼響。

「爲什麼不行？妳不是坐過我的車嗎？」孟西野拿過她手中的皮鞭，苦笑道：「妳這種駕車法，人不死，馬都會被妳先打死了。」

「我是說你的傷能駕車嗎？」

「我已服下內傷葯，而且調息打坐了一陣，還可以撐……」

「還是我來吧，你去休息……」

「不，累死好過被嚇死，告訴妳，像妳這種駕車法，別說是人，鬼都給妳嚇死了。」

孟西野接過馬韁，果然換他駕車之後，車速保持原樣，但車身却平穩多了。

孟西野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對了，妳還沒告訴我要去那裏哪？」

「當然是帶彭笑梅去十八尖山囉。」南宮雪說：「你忘了她一心想殺寒山九豹嗎？」

「我沒有忘。」孟西野回道：「妳忘了，寒山九豹的聚會期是明天啦，不是嗎？」

「是呀！」南宮雪猛然省起。

「那，」孟西野問：「這一天工夫，咱們該去那裡呢？」

南宮雪想了一下：「還是去十八尖山。」

「爲甚麼？」

「說不定那些散居各地的八豹會提早前來也說不定，萬一沒到齊，先探探地形環境，也方便明晚下手，你說是不？」

「聽妳口氣，」孟西野側首望了她一下：「妳想幫她殺寒山九豹？」

「她身傷未癒，少了一條臂膀，武功肯定大打折扣，只怕很難獨力應付那些賊渣子，有必要時我當然幫她啦，難不成我眼睜睜的看着她送死呀？」

「有道理。」

「我到裏面看看她，有事招呼我。」

「省得。」孟西野回了一句，忽又說：「南宮雪，我看還是先找個驛馬行，換部車馬，否則駕著孔家莊的車很容易被認出來，那就麻煩了……」

「好，照你意思做。」

南宮雪忽又笑咪咪的拍了拍他的肩：「小子，你果然好腦筋。」

孟西野立刻精神一振，傷痛都忘記了……

* * *

彭笑梅的穴道已被解開，她靜靜的望著窗外，黑紗下的眼神永遠那麼冷漠，蒼白的唇角永遠抿得緊緊的，像一座冰冷的黑色女神。

西門雨却橫躺在座椅上，以手爲枕，兩腿交疊，不時還輕抖著，神情狀似輕鬆愉快；南宮雪進入車廂來時，他居然還朝她瀟洒一笑，彷彿在跟老朋友——嗯，也有點像是跟老情人打招呼似的。

南宮雪沒理他，她現在最關心的人是彭笑梅，她坐到她身旁關注問：「妳沒事吧？」

彭少梅慢慢回過頭來，深沉的望住南宮雪，蒼白的唇角忽然牽起一縷淺淺的笑容。

那一抹淺淺的笑容迅即消逝，但南宮雪却强烈的感受到了那縷笑容包含着說不盡的情意——純眞、熱情，但是有更多的凄凉與無奈！

南宮雪沒有笑。她笑不出來。

反而，一串熱淚忽像決堤般的狂湧而出，她忍不住緊緊的摟抱着她，激動的哭了起來：「不！妳不是黑色的女人，妳本純眞，妳本熱情，妳更善良！……不，妳不是黑色的女人，不是，不是，不——是！」

彭笑梅的報復行動確是殘酷了一點，不，是十分十分殘酷——世上有「仁慈的報復」嗎？彭笑梅是否在報復？不是！

南宮雪知道她的本意——彭笑梅之所以要用令人髮指的殘暴手段割剜男人的下陰，無非是想將事態擴大，引人注目，警告世上所有不肖的男人。

同時，她也在警醒世止的女人不能默默當一輩子的「黑色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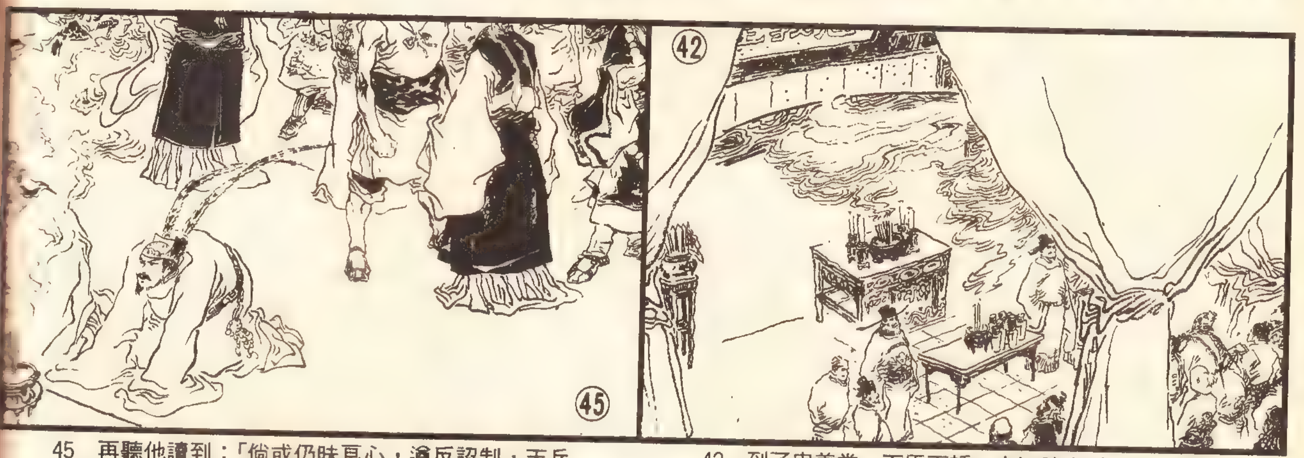
只是，不知她是否能如願呢？她能否順利誅殺那班輪姦她、毀了她一生的江湖人渣「寒山九豹」呢？請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血染十八尖山」便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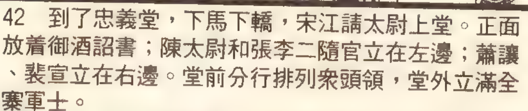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四

高石・編繪

李逵扯詔（二）





42　到了忠義堂，下馬下轎，宋江請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詔書；陳太尉和張李二隨官立在左邊；蕭讓、裴宣立在右邊。堂前分行排列衆頭領，堂外立滿全寨軍士。



43　宋江取花名册點將，一百零七人齊到，只不見了李逵。他也不十分在意，率領衆兄弟恭聽開讀詔書。陳太尉從匣內取出詔書，雙手遞與蕭讓。裴宣贊禮，蕭讓高聲讀了起來。



44　當蕭讓讀到：「詔書到日，即將應有錢糧軍器、馬匹、船隻，目下納官，拆毀巢穴，率領赴京，原免本罪」。宋江以下，人人面有怒色。

45　再聽他讀到：「倘或仍昧良心，違反詔制，天兵一到，鷄犬不留」。衆英雄一個個咬牙切齒，待要發作……



46　忽聽呼的一聲，大梁上跳下一個人來。衆人一看，原來是黑旋風李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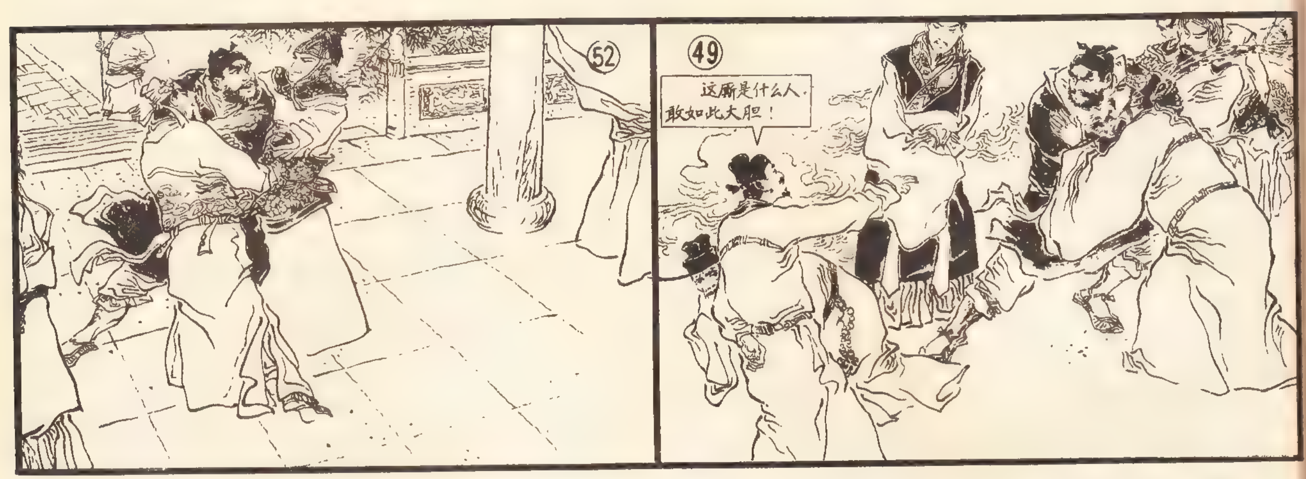


47　只見他從蕭讓手中一把奪過詔書，颼！颼！颼！扯了個粉碎。



51　張幹辦說：「這是皇帝聖旨。」李逵一聽，連珠炮似的一口氣說了一大套。

48　接着奔過來揪住陳太尉，舉拳要打。



52　衆人都來解勸，好容易把李逵推下堂去。

49　宋江和盧俊義慌忙抱住李逵，不讓他下手；好容易解拆得開，李虞候不識好歹，喝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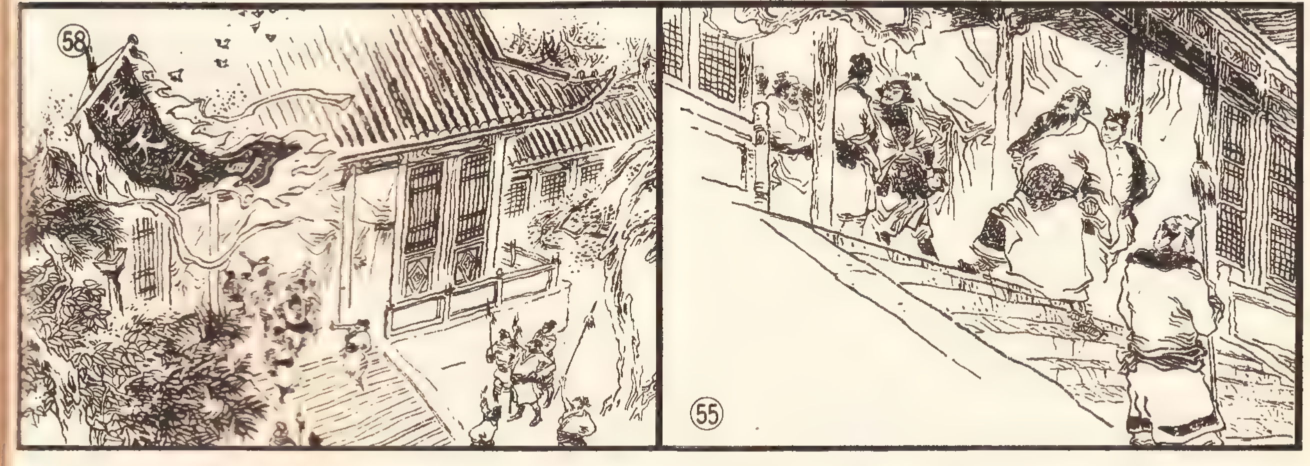
53　宋江連忙向太尉賠禮，請他放心。他叫人取來御酒，讓衆人領受皇恩。

50　李逵正找不着好打的人，見他喝罵，劈頭揪住便打；一面打，一面問他詔書裏寫的是誰說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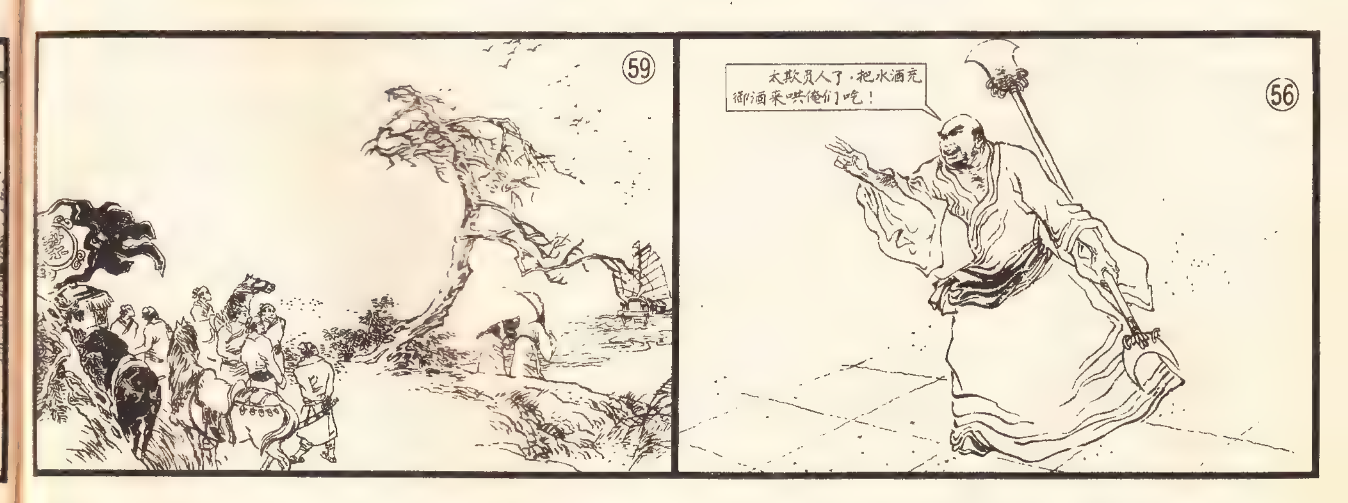
57　武松抽出雙刀冲上來，穆弘、史進、劉唐也一齊發作。幾個水軍頭領一路罵着下關去了。

54　裴宣取下一瓶御酒，倒在銀製酒海裏，一聞，却是老白酒。



58　宋江見此狀，橫身攔住衆人，一面傳令，打轎護送太尉下山。這時，四下大小頭領，一大半鬧了起來。

55　再把九瓶一齊打開，倒在酒海裏，全是一般的淡薄白酒。衆人見了，一個個氣憤憤地走下堂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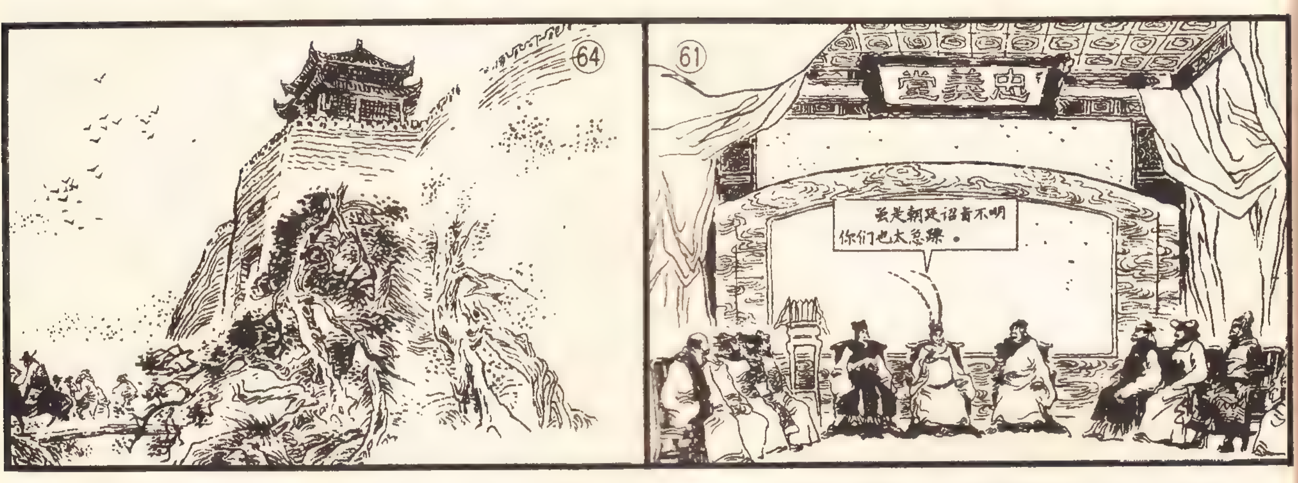
59　宋江只得一面謝罪，一面拉了盧俊義，二人上馬，將太尉和一干隨從人等，護送下三關，又送上渡船。

56　魯智深忍無可忍，舉起禪杖，高聲叫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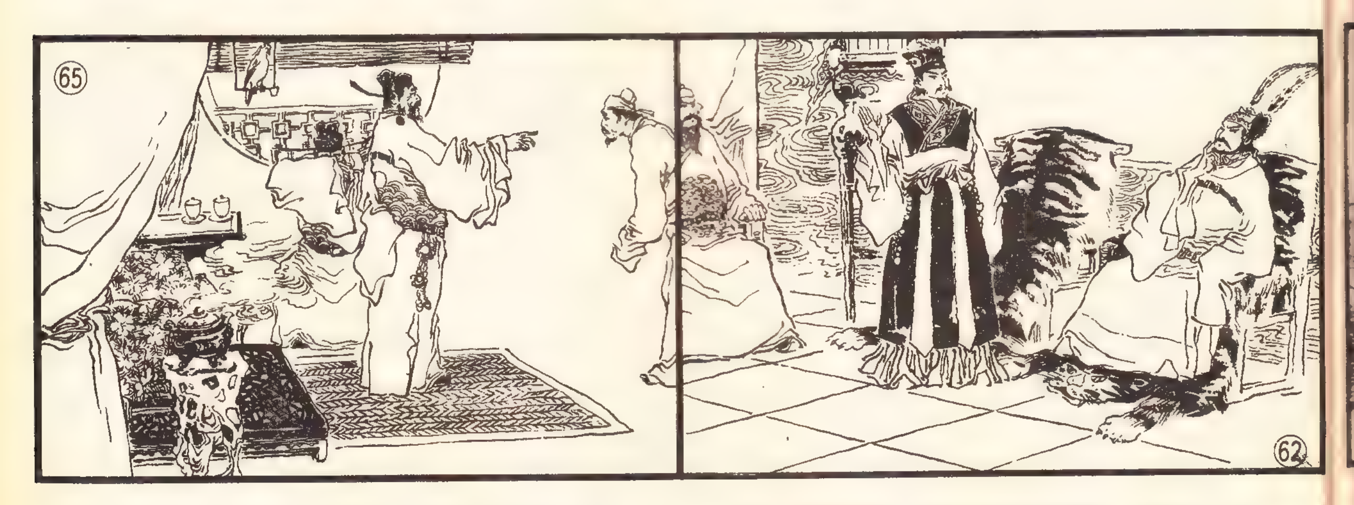
63　衆頭領齊聲說軍師之言有理。宋江見衆人都贊成吳用的主張，也就不好再說甚麼。

60　這一羣人嚇得屁滾尿流，逃往濟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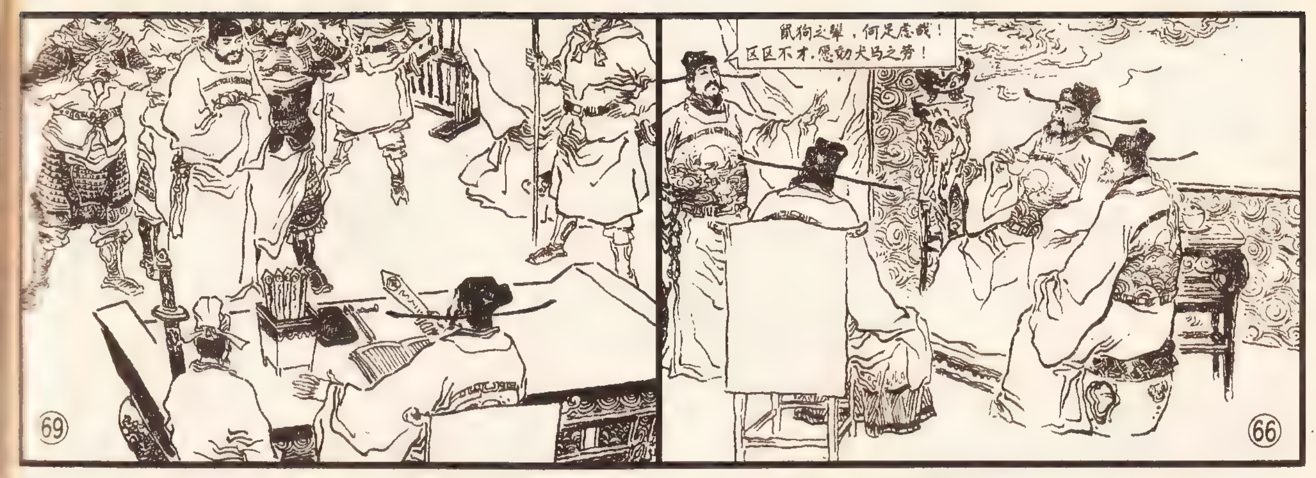
64　却說陳太尉回到濟州見過張叔夜，略述梁山招安未成的經過，次日馬上帶了張李二人和衆隨從，星夜趕回京城。

61　宋江回到忠義堂上，把衆頭領聚在一起，開口埋怨。



65　陳太尉見了蔡京，哭訴梁山草寇扯詔等事情，蔡京大怒，吩咐立請殿帥高俅和樞密使童貫等前來議事。

62　吳用說朝廷太不把梁山放在眼裏，如此招安，衆人當然不服。他勸宋江休得執迷不悟，不如且傳將令，作好交戰準備，官兵來征討時，殺他個片甲不留，然後再商量受招安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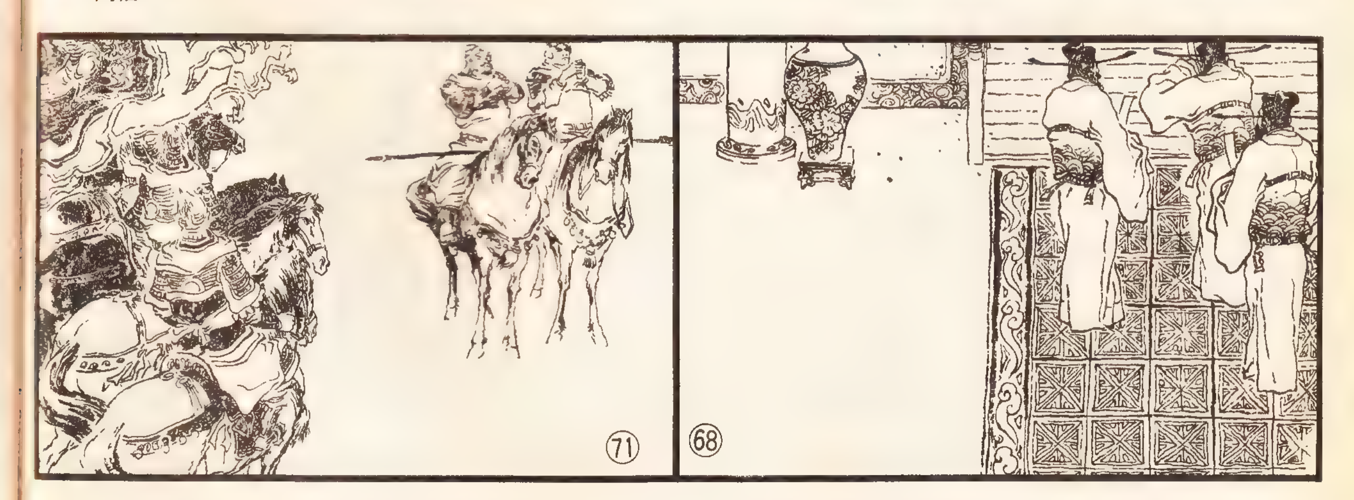
69　童貫領旨回到樞密院，發號施令，調拔東京管下八路軍馬各起軍一萬，立差本處兵馬都監率領，到他手下聽用；又在京師御林軍內選點二萬人馬，守護中軍。

66　不一會，衆官齊到太師府，又由陳太尉把招安不成、備受梁山淩辱之事說了一遍。童貫立刻表示，他願意親領大兵，前去征討梁山。



70　不到旬日，八州軍馬都由兵馬都監率會齊，那八位都監是：睢州段鵬擧、鄭州陳翥、陳州吳秉彝、唐州韓天麟、許州李明、鄧州王義、洳州馬萬里、嵩州周信。

67　次日早朝，蔡京出班將梁山招安之事奏明。徽宗大怒，叫人把上次主張招安的御大史崔靖拿下，發交大理寺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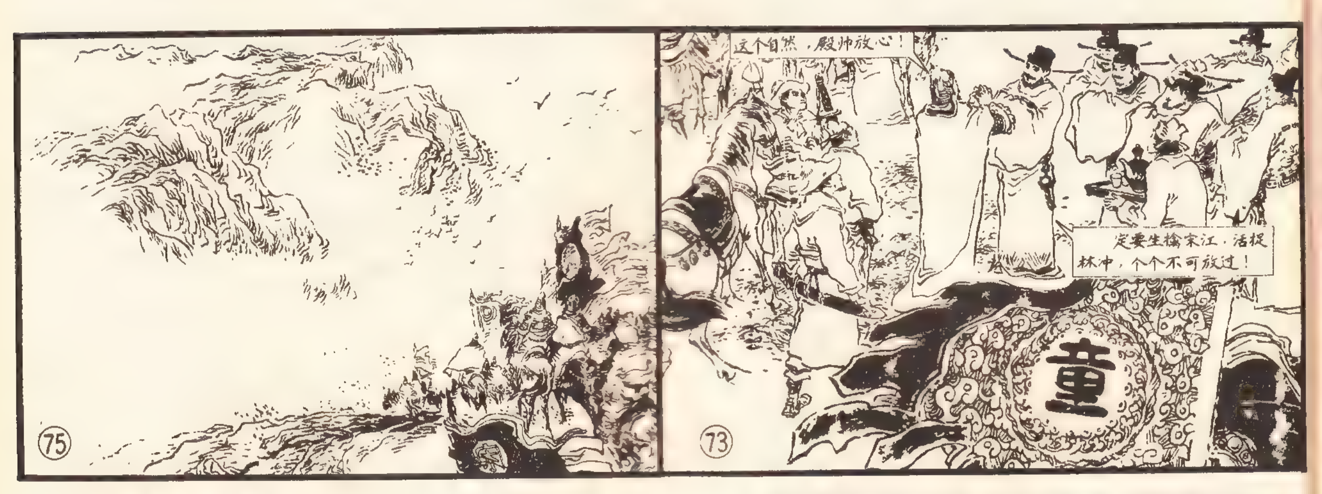
71　童貫又從御林軍營中選到左羽右翼兩將爲中軍。這兩將是：御前飛龍大將酆美；御前飛虎大將畢勝。這二人和八位軍馬都監都是久經沙場、能征慣戰的軍官。

68　接着蔡京又奏請童貫征討梁山，高俅也竭力保擧。徽宗立即封童貫爲大元帥，命他從各處選調精兵，備足軍械糧草，擇日出師。



72　出師那日，童貫先驅軍馬出城，然後上朝拜辭了徽宗，飛身上馬，出新曹門，直奔五里短亭。

74　十員大將，十萬官兵，一齊進發。前軍四隊，先鋒總領行軍；後軍四隊，合後將軍監督；左右八路軍馬，羽翼旗牌催督。



73　早有高俅率領衆官員，在那裏等候。高俅擧杯爲童貫餞行，又面授了許多進兵的機宜。

75　童貫鎮握中軍，總統馬步御林軍二萬。軍容整肅，殺氣騰騰。童貫執鞭，指揮軍馬進發，直奔濟州而去。（本段完）

上文提要： 賴布衣尋龍到廣府，夜觀天象，再証實秦檜弄權，將岳飛處死，便決定帶同司馬福、李二牛冒險往京師一行，來到靈鷲峯上的靈隱寺，得靈隱大師之助，將受害忠臣之後裔楊振興、虞允文，是大師之愛徒，協助賴布衣上京和右丞相趙鼎密謀，商量如何對付秦檜的祖墳，並說出秦、賴兩家的淵源……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旋乾轉坤

破風水奸相病重　立儲君羣臣歡呼

司馬福沉吟片刻，恍然悟道：「如此說，若秦檜祖墓破敗，豈非連累賴家一脈亦難逃厄運麼？」

賴布衣長歎點頭道：「正是！正是！前因後果正是這般教人爲難！」

衆人均默然不語。楊振興忽振臂而起，叫道：「既是這般左難右難，振興今晚便夜闖大瓦禁地，先斬秦檜，後殺昏君，好教天下臣民盡開顏也！」

衆人聳然動容，虞允文忙道：「大哥切勿輕舉妄動！皇宮、大瓦禁地，禁衛森嚴，單人匹馬獨闖不外自尋死路，雖壯志激烈，亦是匹夫之勇，就是加上大哥之命，依然難動這昏庸朝廷分毫！」

楊振興怒道：「什麼話？文弟！大哥豈是怕死之人？那怕粉身碎骨絕不皺眉！」

虞允文情急道：「這並非怕死與否，只是此舉徒勞無功，不但白送了生命，更壞了賴伯伯和趙丞相議定之大計也！若大哥一意孤行，小弟也無奈，唯有陪大哥一道夜闖禁宮，好等大哥黃泉之下亦有人相伴也！」

楊振興苦笑道：「文弟這又何必？你既明知大哥此行乃白送死，還跟着相陪作甚？」

虞允文慨然道：「我兄弟立下誓言，同生共死，豈能目睹大哥孤身犯險！」

楊振興怒道：「你虞家滿門血海深仇未報，豈可輕生？若文弟決意犯險，你我結義之情便此斷絕！」

虞允文哈哈大笑道：「若大哥隻身犯險，必死無疑，這兄弟之情便就斷絕，但加上小弟，則尚有一線生機，兄弟之情或可尚存，小弟之意已決，大哥若闖禁宮，小弟必定追隨！」

楊振興深知虞允文外冷內熱，凡事不鳴則已，一鳴則不但驚人，且言出必行，決不更改，心中既怒又感，長歎一聲道：「文弟！大哥知你心意，你這是以死相脅，逼大哥改變主意也！」

虞允文微笑道：「古之忠臣尚能以死諫主，何況你我兄弟情深義重？小弟也不敢以此自比，但大哥若亡，小弟也決不獨生！」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雖非武林中人，但聽這兩人言語之間，眞情流露，料決非虛言，均深佩兩人情深義重。賴布衣一直沉吟不語，對兩人之爭仿似不見不聞，這時忽霍然而起，意態決然道：「兩位賢侄不必爭論，賴某今晚便夜探秦墓，以定大計！兩位敢隨我前去麼？」

楊振興一怔，忙道：「秦檜祖墓既事關賴家一脈安危，賴伯伯尚敢動此主意麼？」

虞允文却微笑不語，似乎他已預知賴布衣心意。

賴布衣慨然道：「秦檜祖宗龍氣非同小可，等閑之輩決難攖其鋒，兩位若然妄動，不過以卵擊石吧了！秦檜對此亦心知肚明，他之所以必欲置賴某於死地，正爲保其祖宗龍氣存也！既然如此，是福自來，是禍難躲，且此舉關乎大宋國運，社稷安危，百姓運命，賴某豈可以賴家一脈平安而累蒼生塗炭？天大災劫，便由賴某一人承當便了！吾意已決

，你等不必多言，早作準備，今晚便夜闖秦墓去也！」

衆人感動，均爭着相伴前去。賴布衣苦笑道：「你等以爲這秦墓是甚好去處？人多反而誤事，這次夜闖，賴某亦不敢自信能全身而退也！」

楊振興道：「這秦墓位於何處？難道比禁宮更厲害，是龍潭虎穴刀山火海麼？」

賴布衣道：「這秦墓距臨安不遠，西湖西南面瀕臨錢塘江畔五雲山是也。五雲山本是有遊人去處，但自秦檜發跡後，視其祖宗墓地爲命脈根基，派出精兵近萬，已把山上山下設營守護，百姓誤闖格殺勿論，眞箇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再加山勢險峻，秦墓位於山頂，雖非龍潭虎穴，却是蛇窟蝎洞，兇險萬分！」

這時虞允文忽笑道：「五雲山小弟不敢僭越，便由楊大哥伴賴伯伯夜闖可也！」

楊振興一愕道：「爲什麼？文弟！」他稍爲誤會了虞允文之意，以爲他瞧不起此行之艱險。

虞允文微笑道：「若論山上競鬥，天下間還有誰比大哥的活寶貝虎兒更足勝任？司馬叔、二牛哥且在此地等候趙丞相方面的訊息，小弟夜闖秦檜相府去也！」

楊振興怒道：「方才你苦勸我切勿輕舉妄動，你却自己去犯險麼？你把大哥視作懦夫麼！」

虞允文微微一笑，從容鎮靜道：「大哥放心，小弟只用游擊戰術，當可保全身而退！」

楊振興尚欲說什麼，賴布衣微一擺手道：「楊賢侄不必擔憂，虞賢侄意在聲東擊西，擾亂秦府，分其心神，令其不能分身兼顧五雲山秦墓也！」

楊振興一聽，恍然大悟，喜道：「賢弟此計絕妙！如此，大哥便安心矣！我等左右夾擊，管教秦檜這奸賊從此永無寧日！」

當天入黑時份，賴布衣等人便分頭行事。賴布衣與楊振興一路，先自出發趕路，直闖五雲山秦檜祖墓。虞允文稍後亦勁裝而出，他從不喜用兵器，迎戰對敵只憑一雙肉掌，他的功力有多深，武功到了何種境界，便連他的大師哥楊振興亦難測料，靈隱大師一次曾對楊振興道：『你他日堪稱萬人敵，單論武功江湖罕有對手，但汝弟却精於韜略，三分武功在他身上足當十分使用，他的武功若可與你相比，則放眼天下，百萬雄兵將帥，唯此一人矣！』由此足見靈隱大師對虞允文的器重。

虞允文臨出門時，對司馬福、李二牛二人輕輕一笑，道：「若見秦府火神降臨，那便是小弟成功之時也！」說罷縱身一躍，越窗而出，再一個起落，已然消失在對面樓頂夜色之中。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面面相覷，半晌沒有說話。好一會，司馬福才長歎道：「人道江湖上藏龍伏虎，人材濟濟猶如瀚海之無極，尚不敢苟同，今日目睹靈驚峯上師徒三位奇人，委實教人傾心折服！」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所言甚是，但尚說漏了一位奇人中之奇人也！賴先生在靈驚峯古林那一套葫蘆神功，驚天地泣鬼神，若眞箇施展起來，天下誰敢攖其鋒！」

司馬福由衷的道：「是極！是極！再加上賴兄的風水尋龍玄門奇功，雖僅數人，亦足抵千軍萬馬，我敢斷信，此舉旋乾轉坤，必奏奇功！」

李二牛輕輕笑道：「司馬叔在此吹噓什麼？夜正長宜放眼量嘛！」

＊　＊　＊

夜深沉，月暗星稀，午夜時份。臨安西湖西南錢塘江畔五雲山山脚，兩條黑影急竄而近，貼伏巨石後，朝山週察看動靜。

「若在白天，可見五色瑞雲縈繞山巔，便是局外之人，亦感這山龍氣逼人，不同凡響！」黑影中一老者沉聲道。

「天道何太作弄世人，偏讓這大奸大惡之人，佔此眞龍寶穴！」另一少者咬牙切齒恨道。

兩人擧目朝山上望去，在茫茫夜色中，暗淡星月斜照一條千級石磴，曲折近百迴彎，猶如黑蛇直盤上山巔，巔峯被黑暗蓋住，不可辨物。山脚、山腰，燈火閃爍，沿着石磴密密麻麻閃灼。

老者道：「每盞燈火，便是守衞石磴之一營官兵，略數燈數，足見週遭官兵近萬！」

少者道：「墓穴位於何處？」

老者道：「山巔有古井，大旱不涸，更有銀杏一株，高十丈，樹頂冠蓋十丈，樹身十人環抱不過，乃千年不老長青樹也，墓穴便在古井與銀杏之間，佔盡此山靈氣，實百年一現的潛龍結穴之地！這石磴盡頭攀上十丈，便是古井、銀杏、墓穴所在，當年秦檜曾脅逼賴某上山替其查察如何永保龍氣，却被賴某胡亂蒙混，其後秦檜察覺，便深恨賴某，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快也！」

這狀似老者的黑影，便是賴布衣，緊貼他身邊的是伴他夜闖秦墓的楊振興。他兩人潛伏至此，才發覺這秦墓所在的五雲山果然刁斗森嚴，渾似天羅地網，插翅難於飛越，賴布衣不禁暗自皺眉，心道：「今番夜探秦墓，絕不能打草驚蛇，但這石磴是通上山頂的唯一通途，整條石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要想靜悄悄摸上，不驚動那些守衞官兵，簡直是絕無可能的事！這却如何是好？」

楊振興忽道：「這五雲山巔，除了這道石磴，尚有其他可通麼？」

賴布衣苦笑道：「五雲山高近百丈，這石磴不知費了多少民力才築成，其餘三面，均是懸崖峭壁，山後更是連猴子也發愁的絕壁，除非會飛，否則絕難攀上！我也料不到秦檜這奸賊，在短短數年間，竟把五雲山變成一座如此牢固的銅墻鐵壁！看來此行或會徒勞無功矣！」

楊振興想了想，便道：「賴伯伯請稍留此一會，小侄前去一探再作定奪！」

楊振興說罷，在黑暗中一個旋身，已然失了踪影。賴布衣無奈，只好伏在巨石後面，皺眉苦思，他試圖另想他法

，但均覺徒然，因爲只要秦檜的祖宗龍氣不敗，那就絕難把他的根基撼動。賴布衣苦思無計時，楊振興却已突地返回，在賴布衣耳邊悄聲道：「賴伯伯不必憂慮，小侄已有上山之計矣！」

賴布衣急道：「賢侄意欲硬闖麼？這却萬萬不可！絕不能在這時驚動秦檜！否則再次行事，就更爲兇險百倍！」

楊振興微笑道：「放心！允文賢弟一言提醒了小侄，此時正好派上虎兒用場也！先着虎兒大鬧石磴，引開守磴官兵注意力，然後我等便可攀後山絕壁而上矣！上得山頂，便事成矣！這叫做半硬半軟闖刀山麼！但却要委屈賴伯伯你了。」

賴布衣略一沉吟，道：「這倒是一法，但那絕壁猿猴也發愁，憑你一人之力如何攀上？」

楊振興嘿嘿一笑道：「五雲山雖然險惡，但若是小侄一人明裡硬闖，這石磴絕壁又豈能阻擋？若要軟闖，那便只好由小侄把賴伯伯綁負背上，待虎兒大鬧石磴之時，便攀石壁而上可也！」

賴布衣心道：「眼看這是唯一法子矣！」便點點頭表示同意。楊振興即摸出一根長藤，原來他剛才已順手折了長藤回轉，他用長藤結的一座軟兜把賴布衣放在裏面，反手一甩，便把賴布衣穩穩的負在背上。隨即把玉簫一揮，霍地貼近唇邊，凝神運功，猛地吹送。

一縷飄逸的簫音立即在五雲山腳響了起來。簫音甫起，立刻傳來山腳守衛官兵的一陣吼叫：「誰個胆大包天，竟敢在這官家禁地吹唱！」接着有一隊官兵衝了過來。楊振興渾似不覺，依然運功凝吹，簫音漸而激烈，催人振奮，那隊官兵竟突然發了瘋似的更急促的向這面衝來！

賴布衣在藤兜上嚇了一跳，忙低聲道：「怎的了？怎的反而把官兵向這面引來？」楊振興卻毫不理會，眼看這隊官兵已距離不到十丈！

就在此時，忽地呼隆一聲暴響，一頭龐大的黑色怪物不知從何處淩空而降，吼叫着虎虎生威的向那隊官兵壓了過去！這隊官兵走在前面的一見這「黑古弄東」的黑怪物向他衝近，早已嚇得哇哇大叫，轉身就逃。跟上來有胆子大的，掄起手中刀，便向黑怪物砍去，黑怪物毫不理會，伸臂猛抓兵士，大刀兵的一聲砍中了怪物的手臂竟似黃瓜打狗似的噗的便斷成兩截！這大胆兵士嚇呆了，雙腳像釘住了似的不能移動分毫。怪物桀桀的怪笑着，伸出兩根指頭，便把兵士挑了起來，隨手又在前面攫抓了兩個，牠把這三條大漢在兩隻巨掌上拋過來拋過去，竟似變戲法似的拋得不亦樂乎，嘴裏桀桀的嘯笑着，每拋一下，三條大漢便發出一聲摧心裂肺的慘嚎。怪物舞弄着，施施然的大步向通上山頂的石磴走去，一直向上緩緩的走去，那守石磴的官兵，眼見此狀，猶如見鬼魅，未到身前，已遠遠的逃竄走避，待怪物走過，才作樣子的跟在後面亂哄哄的吼叫。怪物越走越高，後面跟着的官兵也越聚越多，那亂哄哄的吼叫越來越響，這哪兒是像守護磴道？倒似是把那怪物緩緩的往山頂上歡送！

這一面賴布衣遠遠的見了，又驚又喜道：「好！好！這虎兒立了大功也！萬多官兵的視線果然被牠吸引了去也！但莫要被秦檜知覺，否則這一代奸雄必然會瞧出有人算計他的祖宗龍墓，這便壞事矣！」

楊振興這時已停住簫音，聞言笑道：「我那賢弟允文功力甚深，方才這簫音一起，他已然知覺，便會立即動手大鬧秦府！秦檜眼見自己的老巢被人算計・哪兒尚有心思分神理會……」

就在此時，距五雲山十里處，西湖東北角臨安一處，突然升起一團火光，隨即把半邊天燒紅了！

賴布衣大喜道：「好極！好極！兩位小將裏應外合，大鬧京師內外，爲拯救天下蒼生立了大功也……咦？賢侄果然有一身絕頂的輕功！」

原來楊振興見火光升起，立即一個飛轉，已然躍出十幾丈遠，直向五雲山後的絕壁奔去！

山谷、山腰這時猶如打翻沸油鍋，滾油飛濺，飛到那兒那兒便一片慘厲驚呼，這黑怪物虎兒，就是一鍋滾油，熱氣騰騰的向上面的巔頂走去，勢不可擋，這時山頂上守墳的官兵也被下面山腰、山腳的翻天覆地驚呆了，心道：若這怪物上得山頂，卻如何是好？要阻止勢不可能，墓穴被怪物搗爛，那又是抄家滅族的死罪！擋又死，不擋又死，山頂上的官兵皆呆如木雞，有的便失聲哀嚎，喊爹喊娘。在山頂負責指揮的一位千總老爺，這時一見勢頭不對，一面大聲喝罵士卒拚死阻攔怪物上山，一面早嚇得面無人色，連滾帶爬的抄路下山，親自趕去向秦府稟報。這千總倒有心計，心想此事已別無他法，左右絕路，唯有向秦府稟報，以便萬一被開罪時，也有個推搪。

趁着這亂哄哄之機，楊振興背負賴布衣，毅然攀絕壁而上，這絕壁果然名不虛傳，一道高近百丈的石壁，由山腳插向山巔，其形猶如一道屏障。石壁上光禿溜滑，連一棵借力攀爬的盤根矮樹也沒有。楊振興攀上十幾丈高時，面對上面更陡崎的石壁也暗自皺眉。腳下一個失力，突然下滑，呼的一下便掉回方才起腳之處！

賴布衣見楊振興已微微氣喘，心道：「難！難！難！這石壁只怕連猴子亦退避三舍，憑人之力如何攀援？何況是背着一人？萬一有個閃失，從幾十丈高摔下，必定粉身碎骨，自己孑然一身倒無甚牽掛，但斷了楊家血脈，卻如何對得住爲國捐軀的四弟？」賴布衣之無奈道：「退！退！回去再另想他法吧！」

楊振興道：「難道便半途而廢麼？」

賴布衣苦笑道：「連這天險絕壁也助秦賊，莫非他眞箇氣數未盡，尚要爲禍天下一段時日麼？若有什閃失，卻叫我如何向你父親英靈交待？」

楊振興冷笑一聲道：「這卻未必！絕壁雖險，也還攔阻不住我楊振興！」說吧，他屏息靜氣，默運凝功，片刻後霍地

抽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豪氣的大笑道：「此匕首乃先父遺體箭簇所鑄，當日我已向先父靈前發誓，此匕不出則已，一出定必功成！此時此地，便讓它先建奇功！」

楊振興話音甫落，背着賴布衣縱身一躍，高達三丈，再向上一陣攀騰，已然到達方才失足之處，他右手匕首一揮，暗注內力，石壁便被他硬生生挖出一穴，楊振興向上縱身一躍，右足踏正石穴，右手匕首隨又往上一揮，挖出另一個石穴，右腳運力一踏，左腳已踏上第二個石穴，右手趁勢挖出第三個石穴，這般手腳交替，連挖數十個石穴，他的身子帶同賴布衣已然向上飛升數十丈！再一鼓作氣，往上一躍，已然穩穩地翻上絕壁之巔！

楊振興此時已感到氣喘，連忙伏下，賴布衣趁勢跳出藤兜，放目一看，那株龐大銀杏樹竟然便在眼前，距伏身之處不足三十丈。樹下四周，有十多座營帳團團圍住，數百官兵正在營地周圍亂竄亂叫，亂作一團。忽然哄叫之聲略靜，數條大漢跑了上來，立刻有一條瘦漢迎了上前，驚惶的急問道：「張千總！秦丞相有甚吩咐？」衝上來的張千總忙躬身回道：「回宋爺！末將方才趕去秦府報急，豈料秦府亦無名火起，燒作一團，秦丞相已逃往別處躲避，留下府中陳師爺指揮救火，末將上前稟報，這陳爺正沒好氣，罵道：『近萬官兵，竟然阻攔不住一頭畜牲，全是一班飯桶！你稟報秦丞相，只怕立時便有殺身之禍！去！去！速回去擺平了，這便好來好去，只當這事沒發生，我也沒聽到！』末將眼看勢頭不對，趕緊趕回，一切請宋爺定奪！」

又聽這宋爺怒道：「你是萬千官兵之總將，讓怪物搗亂，便當由你頂罪！」張千總慌道：「宋爺乃秦丞相心腹之人，秦丞相才派你上山監護，宋爺高抬貴手，救末將一命！」只聽那宋爺沉默半晌，方尖叫道：「若要彼此安全，便只當這事從沒發生，誰個向秦丞相洩漏風聲，就拿誰去頂罪！」張千總連忙道：「是！是！」又轉聲喝道：「快！傳命下去！無論發生何事，均只作不見不聞，切勿輕舉妄動！違令者殺無赦！」只見兩名手下連忙跑去傳命去了。

賴布衣與楊振興相視，作會心一笑。賴布衣悄聲道：「虞賢侄這一着可把秦檜弄得首尾不能相顧矣，方才這張千總一令，可着實便宜我等行事！」

楊振興冷笑道：「這秦府小小一名親信心腹，竟便把官軍堂堂千總呼來喝往，這大宋朝廷還成得什麼氣候？」

賴布衣點頭道：「正是！若秦賊不除，大宋子民勢難逃淪亡之苦！但官兵營帳距秦墓近在咫尺，雖然混亂，但若要悄然接近，卻依舊絕無可能！」

楊振興道：「賴伯放心！且看小侄施為！」

楊振興抽出玉簫，凝運神功，一聲尖如笛鳴立地傳了過去，守墳官兵哄叫聲立時一靜，似乎在驚詫何來這夜半鳴笛？簫聲忽爾一轉，化作嫵媚，入耳如遭電殛，令人周身軟綿綿的，官兵有些呆立不動，有些便一屁股摔在地上，如痴如醉的側耳傾聽。

楊振興猛一咬牙，神功驟發，簫聲突轉激烈，猶如催戰戰鼓，令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官兵受此刺激，先是咬牙切齒，朝身邊的人怒目而視，任何人在其眼中，似乎均成了殺了爹娘的血海仇人，恨不得煎其皮拆其骨，只怕立即把對方剁成七七四十九塊也不能消恨！接而便揮拳踢腳，無分彼此，黑白難明，但凡入眼之人便拳打腳踢，甲打乙，乙渾然不覺，卻把入眼的丙打個頭破血流，丙也不甘示弱，翻身撲起，一拳便把丁揍得仰身便倒！山巔之上，秦檜祖墓四周，數百官兵，無親無近，無故無舊，人人咬牙切齒，個個怒火攻心，他恨人人，人人恨他，青紅皂白、高矮肥瘦打作一團！

賴布衣目睹此狀，不禁苦笑搖頭，心道：「振興這迷魂簫功果然厲害，眼看這班人迷了心性羣毆，數百官兵，除死方休，雖說事出無奈，卻累及無辜，有損陰德……」

楊振興見賴布衣搖頭苦笑，意似不忍，便把簫聲一轉，如響號角。官兵立時人人呆立不動，簫聲突轉哀愁，摧心裂肺，官兵先是呆如木雞，隨而不知誰人發出哭音，立即千呼百應，哭聲大作，有的拍手頓足，有的搥胸扯髮，嚎啕哀哭，竟似滿門抄斬死剩一人，斷了六親滅了九族！這哭嚎之聲震於四野，山腰山下的官兵也隱約聽聞，卻誰也不敢妄動，怪物這時尚且緩緩向山上移動腳步，更有令傳下，天大事兒只作不見不聞，違令者立斬無赦，軍令如山，誰敢冒犯？數千官兵，雖知山巔事勢有異，卻誰也不敢理會！

這時簫聲驟停，楊振興悄聲道：「此其時矣！賴伯請速行動……」

楊振興話音未落，橫簫一吹，那哀嚎之聲立停，接而便嘻嘻而笑，進而哈哈大笑，突轉呵呵狂笑！山巔之上，數百官兵，渾似天降財神，六合福星，人人橫財就手，個個美女在懷，狂笑不止，狂歡不息！

賴布衣又好氣又好笑，這時也無暇再加理會，幾步急竄，已潛到墓前三丈。那些官兵見了有人撲近，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如見財神，狂笑歡跳拍手相迎！

賴布衣歎了口氣，也不再掩飾，施施然的大步走近。

這秦家祖墓果然便座落銀杏與古井之中，近年又加着意修葺，高墻大柱，石碑聳立，好不威風，賴布衣掏出羅盤，在墓地四周仔細量度，東南西北均已量遍，又轉到墓碑正中，咬破中指，一口鮮血向石碑噴去，石碑登時血水淋漓。賴布衣即速抽出一道長紙符，鋪在石碑之上，伸手輕拍，口中輕輕喝道：「龍氣靈氣速歸石碑！血脈相承一符相連！速速！速速……」

說時遲，那時快，秦檜祖墓正中墓頂突然升起一團瑞氣，猶如五色彩雲，冉冉的直飄到石碑頂上，沉而墜降，沿石碑而下，竟把石碑化作一片彩虹！

賴布衣這時已退開三丈，跪倒在地，突伸一指，遙指石碑祝道：「天道天道，冥冥秦墓，旋乾轉坤，引龍上路，天降罪愆，罪在太素……咄！起！起！」末了，賴布衣一聲怒喝，石碑上的五彩瑞氣，竟托起蒙住石碑的紙符，呼的向賴布衣這面飛來！

賴布衣不敢怠慢，連忙張開携來的布袋，一手接進紙符，那紙符上竟印住秦墓墓碑上的血字，伸手往布袋一塞入，那托住紙符的五彩瑞氣隨即飄進布袋中去！

賴布衣用符咒封住布袋，這才暗鬆口氣，站了起來，一看秦墓前的石碑，那奪目的光澤竟然隨着血跡的消失而無影無踪，變得一片死寂灰暗！

賴布衣心中感觸萬千，這時不禁長長的歎了口氣，心道：「此舉雖有功於社稷，但一犯天命之道，二觸墓穴禁制咒語，賴某定然難逃災劫矣……」但事已至此，也不容他細思，只好急急收拾好心中的惆悵，緊捏布袋，匆匆走出秦墓，向楊振興伏身之處跑來。

楊振興見賴布衣安然無恙退回，心中大喜，忙道：「賴伯伯，大功告成了麼？」

賴布衣把手捏的布袋一舉，苦笑道：「說來也令人難以置信，秦家祖墓龍氣，便盡藏於此矣！秦檜不日必敗，賴家一脈亦難逃劫數！」

楊振興傲然道：「我楊振興在此，誰敢動賴伯伯分毫！小侄拚灑熱血，也誓保賴伯伯安全！」

賴布衣搖頭苦笑，心道：「世上有許多事兒，運命之道，豈是人力可以挽回？」但也不便在楊振興面前流露，他深知這位小將義氣深重，若知他施此大法破秦墓已然災劫重重，必然不顧一切去刺殺秦檜，那就壞了大事。他淡淡一笑道：「賢侄放心，賴某自知非短命之相，災劫難逃，生命可保！何況賴家便只我孑然一身，天大罪孽，也只賴某一人承受，怕它怎的？且回去再作計議！」

楊振興心中不安，但也沒法逼賴布衣詳告，無奈只好暫時拋開此事。他讓賴布衣重上藤兜，反手背上，循原路向絕壁下面飛降。

順勢而下，比攀上就輕易得多，不一會，兩人穩穩降下地面。賴布衣跳出藤兜，跟着楊振興向五雲山石磴這面跑回。這時山腳、山腰、山上依然亂哄哄的鬧作一團，兩人也就不必着意隱蔽行藏，急行疾走，不一會便漸漸遠離了五雲山，沿西湖邊趕回臨安。

賴布衣這時忽地想起一事，忙道：「虎兒這般大鬧五雲山，何時罷休！還有守秦墓那數百官兵，如此狂笑不止，何時方歇？若因此累及無辜，便更增賴某罪孽矣！」

楊振興扭頭笑道：「虎兒已通靈性，只聽小侄簫聲行事，牠見簫聲停歇多時，自然便隱然引退矣！那官兵不外暫時迷了心性，再過三個時辰，便會自醒，嘿嘿，醒來却是萬物皆空，不過是南柯一夢！」

賴布衣不禁歎道：「這套玉簫功果然厲害！幸虧靈隱大師知人而授，否則傳入奸人採花賊之手，世上女子便寢食難安矣！」

楊振興笑道：「賴伯伯那一套葫蘆神功又何嘗不驚天動地？若賴伯伯是小侄的對頭人，那小侄便當退避三舍也！」

賴布衣莞爾一笑，道：「賢侄如此看重這葫蘆神功，可惜此乃神人所授，隨心而發，不合賢侄心性，不然，便傳授給你又如何。」

楊振興笑道：「不敢！不敢！這套神功雖然厲害，但只能自保，不能殺敵，照小侄心性，便急也急死矣！倒是虞賢弟甚合，賴伯伯何不傳授於他？」

賴布衣心頭一動，心道：「虞允文果然是施展這套神功的合適人選！但眼下事勢急逼，如何可以顧及？只好日後再作打算！」便沒作聲，跟在楊振興後面急急趕路。

* * *

賴布衣和楊振興沿西湖堤岸，向臨安急急趕路，這時已是五更天時分，天色微明，霞光初照。二人忙中偷閒，舉目望去，但見西湖環湖山巒疊翠，花木繁茂，峯、岩、洞、壑間，穿插泉、池、溪、澗，青岩黛綠叢中，點綴樓閣、亭榭、寶塔、石窰，水光瀲灧，山色空濛，端的是一處集天下大成之千古名勝！

楊振興忽有感觸，遙眺西湖的亭台樓閣、湖光山色，扭頭問道：「賴伯伯以尋龍之術聞名於世，這大宋國都如今既然定於臨安，臨安名勝不勝其數，想必其中甚有龍氣潛伏吧？」

賴布衣沉吟半晌，默默點頭，他乍臨西湖，不覺亦被此念縈繞，心中感慨萬千。好一會，賴布衣頭一昂，朗聲道：「顧此三點之會，實爲百粵之衝，錢氏以此開數世之基，郭璞占有興王之運。天目雙峯，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門更點，橫擋於翼軫之間，臨安集秀氣於軒轅，吳會孕祥光於樞府，會稽北固，堂堂乎天外之山，京口姑蘇，渺渺兮域中之澤，四神俱足，八景寬容，山勢北來，有朝海拱辰之象，水流東去，無鬼刦凌奪之憂，鳳閣龍樓，正當辛地，捍門華表，恰值星沙，上合東宮天市之垣，下接禹貢揚州之域。然而金匱凌雲，雖少府有積年之聚，廉貞妬主，大臣必多持柄之虞，昂日星虧，武臣多咎，鬼金位起，閹寺施權，文曲多山，俗尚虛浮而詐，少微積水，人多文飾而貪，雖云自昔稱雄，實乃形局兩弱，只宜爲一方之巨鎮，不可作百祀之京都，駐驛暫足偏安，建都難維百載。是以秦檜弄權，武臣多不善終，實乃偏安虛浮之地也！」

賴布衣言畢，仰頭嘆息。這便是一代尋龍大俠賴布衣留傳後世的「臨安氣運鈐記」，千古傳頌，留傳迄今。當時楊振興也不甚了了，唯有諾諾以應。

賴布衣又歎道：「朝廷竟誤信秦賊之言，定都臨安，實乃千古遺恨！」

楊振興恨恨道：「既然如此，賴伯伯還爲這昏君拚死出力作甚？任他自生自滅吧！」

賴布衣正言道：「賢侄此言差矣！須

知社稷安危，匹夫有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若社稷淪亡於外族之手，昏君固乃自取其辱，受苦受難的却是天下衆生！吾道中人，正邪勢不兩立，邪者以欺詐利己爲念，正者自抱人生民生已生天下生之宏旨，賴某雖不敢以正者自居，但此宏旨却是不敢或忘也！大宋氣數將盡，爲今之計，唯有逆反天條，立明君任賢臣，力挽狂瀾於既倒，令天生蒼生暫免塗炭便了！方不負你岳二伯，你父再興賢弟精忠報國之靈也！」

楊振興不敢再發洩心中對朝廷的恨意，默默點頭不再作聲。他低頭走了一段路，忽想起一事，便問賴布衣道：「立明君尋趙睿之事，未知趙丞相進展如何？賴伯伯如此盛讚趙睿，小侄倒欲見識見識其人也！」

賴布衣微笑道：「若趙丞相所報其時辰八字準確，賴某所判絕無虛言！我等先趕回臨安，或許趙丞相已有佳音傳來矣！」

兩人談說間，急急趕路，不知不覺已走盡蘇堤，轉入白沙堤，踏上堤岸，眞箇是桃柳成行，芳草如茵，回望鼇山含翠，近瞻湖水澄碧，恍如畫中遊。白沙堤盡處，高聳一塔，塔後便是通入臨安城的京都大道，這塔乃入臨安的必經之地。

賴布衣與楊振興二人堪堪走近石塔，忽見塔的左面轉出一老一少，衣衫襤褸，剛走近塔邊，老的似乎體力不支，腳下打了個閃失，便即一跤摔倒。少年見狀，不顧自己亦筋疲力竭，在老者身前蹲下，堅持要背着他繼續趕路。

老者苦笑道：「老夫百斤之軀，你年少力弱，如何背負得動？只待老夫稍歇，便可繼續趕路。」

少年哭道：「伯伯千萬艱險，救出小侄，這一路上，盡把吃的讓給小侄，伯伯寧肯挨餓忍飢，奄奄一息，眼看將近臨安，却不支倒地，這叫小侄如何心安？背着伯伯，便挨多一段也就近京城一步啊！來呀，伯伯扶緊小侄雙肩，這就趕路！」

老者依然搖頭不肯，似乎担心因此累倒少年，少年雙目流淚，堅執要背，情懇意切。

這一老一少在爭執，賴布衣不禁暗暗點頭，悄聲對楊振興道：「這看似伯侄，其相却異，想必是結義異姓之親，難得老的竭心盡力維護少的，少的也知恩圖報，不忘忠義！」

賴布衣心中不忍坐視老少兩人變京郊之鬼，忙走前去，正要開口詢問扶助之際，凝神一瞧少的模樣相貌，却不禁驚「咦」了一聲！

楊振興這時走開幾丈，凝神戒備，他深知在這京郊之地，秦檜耳目衆多，賴布衣雖略加化粧，但不難辨認，若被查悉身份，那就麻煩之極。

賴布衣再凝神細看少年，好一會，方輕聲道：「兩位請了！想必是從京北遠道而來麼？」

少年正欲答話，老者使個眼色止住，接口道：「先生如何便斷定我等是自北而來？」

賴布衣微笑道：「北入臨安，必經三色嶺，那兒山泥盡是紅黃黑三色，老丈雖未言明，但鞋底之泥，已被人知悉矣！」

老者一愕，低頭一看自己和少年的鞋底，果然粘了紅黃黑三色泥土，登時大吃一驚，翻身爬起，顫巍巍的擋在少年身前，厲聲道：「先生要待怎地？天子腳下，可容不得你胡作非爲！」

賴布衣暗暗點頭，越發證實心中的判斷，他忙向老者俯身一揖，正容道：「在下絕非你所想像之奸黨密探！先生高風亮節，千里救主護主，不避艱險，置生命於腦後，委實教人欽佩，這才有此一問也！」

老者審視賴布衣半晌，似乎相信了對方並無惡意，但方才他這話却越發令他驚疑，因爲對方言辭間，似乎已一眼瞧破了自己刻意收藏的身份！他不禁又驚又疑，無奈還了一揖，試探道：「先生說甚救主護主，老夫一概不知！但先生既有此言，想必有甚來歷，請先生坦然相告便是！」

賴布衣不答，却向少年目注微笑道：「公子方才欲以柔弱之軀背負百斤之身，難道不怕徒然自折麼？若如此，只怕未到臨安，便雙雙倒臥京郊矣！」

少年把頭一昂，朗聲道：「伯伯如此爲我，我豈能置之不顧？唯共死耳，決不敢做此無情無義之事！況萬大唯一死，我等打死裏爬出，還怕艱難困險麼？先生請勿多言，好歹也要與伯伯共進退也！」

賴布衣聽這少年人此言由衷而發，心中大喜，便微微一笑，突地向少年人俯身一揖，悄聲道：「草民終有幸拜見忠孝王！」

老者一聽，大驚失色，正欲插口支吾，少年人却坦然道：「昔日的忠孝王已死矣！此人昔日不識世途險惡，處事優柔，早該一死……」

賴布衣微笑接道：「好！好！忠孝王如此說，足見已能承當重任矣！」

這時老者忙道：「什麼忠孝王？先生只怕弄錯人矣！你知他姓甚名誰麼？他……」

賴布衣笑笑道：「他乃太祖七世孫世襲忠孝王趙㕣是也！昔日陷落金國，如今千里重返臨安，天數冥冥，果然應驗！先生亦必前朝忠臣，凜然正氣，忠肝義膽，在下好生佩服！」

老者一聽，登時目瞪口呆，要待支吾，却再無言以對，對方竟像未卜先知，把他兩人的行藏底蘊了如指掌！幸而見這人神清氣朗，知非奸險之徒，沉吟良久，終默默點頭，道：「先生必非凡品，素未謀面，竟然甫一見面，便一語道破難言內情……先生能否把名頭相告？」

賴布衣坦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便是棄職退遊，被秦檜緝捕的欽犯賴布衣是也！」

老者一聽，乍喜尙驚，又道：「老夫聽說賴布衣曾御賜國師金印，未知可否見識一二？」

賴布衣哈哈大笑，打衣袋掏出一顆金印，向老者手上一擲，道：「便是這撈

什子矣！」

老者一看手上金印，一行金字雕印其上，赫然是「欽賜國師賴太素公鈐記」！不禁不喜，以手加額歡聲道：「果然是太素公！果然是賴太素公！好！好！大宋國運終有復興之日矣……」稍停才覺自己失態，忙正容道：「先謝過相瞞之罪！這位果然是忠孝王趙眘也！老夫姓紀名正，忝居前朝御史，不幸與欽、徽二帝同陷金人之手，輾轉已十年矣！早聞奸賊秦檜朝中弄權，連當今聖上亦懼其三分，聖上無後，趙丞相早有意議立趙眘為太子，以振國運，但却被秦賊所阻，更指使金賊把趙眘劫往金國。天幸從金人手中逃脫，才得重返故土！奸臣當道，因此不敢聲張，只待潛入臨安，與趙丞相會合再商議大計，豈料却在此地與太素公會面，當眞天助忠孝王也！」

賴布衣微笑不語，與趙眘、紀正重新執手相見。這時却聽一人冷冷道：「紀御史之言差矣！這豈是偶然？片刻之前，太素公便正在五雲山上，為挫敗秦檜歷盡艱險矣！」發聲之人是楊振興，他因怨恨朝廷昏庸，稍帶連皇帝老兒的一脈亦瞧不順眼，這時聽聞紀正之言，忍不住便語帶譏諷。意思是你誇什麼海口？救來這忠孝王也未必是什麼好東西！

紀正一聽，忙道：「這位壯士乃是？」

賴布衣一笑，道：「振興！快過來見過忠孝王和紀大人，日後彼此便共同謀事矣！」

楊振興心中不大情願，但礙着賴布衣的面子，只好冷冷的走近，略一拱手道：「兩位請了！」

趙眘和紀正神情均一愕，心道：「怎的這人如此怒氣衝天？自忖並沒絲毫開罪之處！」

賴布衣知楊振興心意，苦笑道：「他便是岳主帥旄下猛將楊再興將軍之子楊振興也，岳主帥被害三日，秦檜竟下令抄斬楊將軍滿門，幸而被高人所救，僥倖逃過滅門的慘禍！他因此不但深恨朝廷昏庸，不分黑白，殘害忠良！」

紀正搖頭歎氣。趙眘走到楊振興身邊，意態懇切地道：「岳家軍精忠報國，小王身陷金營已聽聞岳元帥及楊將軍威名，令金賊聞風喪膽！不幸却遭奸臣陷害，皇伯誤信讒言，亦為秦賊所逼，才有下旨降罪之事，小王且代皇伯向楊公子謝罪！」

楊振興見趙眘意懇情切，心中一動，忖道：這忠孝王果然甚有氣度！但心中依然忿忿難平，冷冷道：「就憑忠孝王輕輕一語，便化去殘死忠良千秋功罪麼？嘿嘿！」

趙眘登時語塞，啞口無言，神情很是尷尬。賴布衣深喜這位歷盡滄桑的小王，不忍令他過於難堪，便道：「賢侄三思！千秋功罪，罪不在後人，況趙王雖為朝廷血脈，但亦身受奸佞之害，歷盡淪亡囚徒之苦，賢侄難道竟如此偏激，逞一時之氣麼？」

楊振興默然不語，良久方道：「小侄亦不敢便答應忘却這段血海深仇！但若忠孝王他日為帝，振興不與他為難便是！」

賴布衣深知楊振興性子剛烈，認定之事決不輕易變更，也不便過於相強，便把話叉開道：「好！好！如今忠孝王既然平安返抵臨安，便先返趙相府，再行愼重計議可也！但切勿聲張，否則被秦賊偵悉風聲，忠孝王生命危矣！」

紀正點頭稱是。當下把趙眘及自己的鞋底三色泥仔細抹淨，以免被識破乃從京北而來。賴布衣尚不放心，用隨身的碳筆把趙眘略細的眉毛描粗，再塗黑臉龐，登時便變了另一位黑臉粗眉的鄉下小子。

賴布衣這才微笑道：「可矣！今番便與秦檜打對面亦無大礙也！」隨又道：「這兒有些許銀両，兩位便就近吃點東西，先行潛入趙相府，賴某尚有急逼之事未了，就在此地分手，明晚三更時份，再在趙府會面！」

紀正點頭稱是。趙眘扶着紀正，跌跌撞撞的向臨安大道緩緩的走遠了。

賴布衣目注二人背影消逝，默默點頭，却不發一言。

楊振興稍稍誤會了賴布衣的意思，便道：「賴伯伯擔心兩人安全麼？既如此，小侄便趕上前去照應便了！」

賴布衣大喜道：「賢侄肯拋開私人恩怨，以大局為重，伯伯非常高興！但賢侄只可暗中保護，非生命攸關之時不可現身，切記！切記！」

楊振興一愕道：「為甚麼如此？」

賴布衣道：「欲成大事，必先勞其筋骨，彼等從金營千里而來，看其能否有始有終，正好驗其意志也！況按吾觀之，趙眘雖已定根基，但晦氣未退，尚有劫難磨折，歷盡滄桑，方可磨煉成金，若在此時妄加助力，不但於其將來無益，反令其早生驕奢之心也！」

楊振興點頭道：「是！但剩下賴伯伯一人，小侄如何放心？」

賴布衣微笑道：「廣道公之墳便在此不遠，吾正好在此等候，賢侄暗保趙眘入趙相府後，即速返客店，帶允文前來此地會合！去吧，不必擔心，伯伯尚足自保也！」

楊振興只好領命，他雙足朝臨安大道方向一點，身子如飛般已然躍出十丈遠外！

賴布衣目送楊振興遠去，不禁微笑點頭。他一時興緻煥發，便抽出碳筆，走到石塔基石旁，揮筆疾書道：「旋乾轉坤，天心人心，逆天應天，混沌古今，千秋功罪，誰與評分！」

賴布衣這一首四言詠懷詩被雕刻石塔基石上，留傳於千秋萬世，這座石塔遂稱「應天塔」。

＊　＊　＊

前西湖，後臨安，中石塔，賴布衣興緻勃勃，四周瀏覽，不覺已是日上三竿。

一條人影突地凌空而降，叫道：「賴伯伯放心，紀御史和忠孝王已平安抵達趙相府了，允文弟隨後便到！他果然厲害，把秦府上下鬧了個天翻地覆！」

這人便是去而復返的楊振興，憑他

一身絕頂輕功，辦起事來果然快速俐落。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好好，如此便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矣！」

楊振興又道：「破秦墓之事既了，賴伯伯爲甚傳允文弟上此地？」

賴布衣道：「破秦之事如何便了？如今一墓龍氣均藏在此布袋中，奔騰衝躍，久困之下，衝力更大，現時雖被我用大法隱壓於此，但若在午時前尚未得導龍入體，便勢難禁制破袋而出，隨風飄揚，捍地而栖，遇窮立變巨富，遇兇陡化大吉，遇惡亦助紂爲虐，立成窮兇極惡，不一而足，隨心所欲，因此非加善導不可！而依吾仔細思慮，兩位賢侄中，應數允文最宜承納！」

楊振興笑道：「若允文弟承此龍氣，他日又將如何？」

賴布衣肅然道：「秦家祖墓龍氣非同小可，乞丐承之尚足立成巨富，若允文承之，他日封王拜相，必成朝廷棟樑！」

楊振興道：「虞賢弟與秦檜奸賊及那昏君有滅門血仇，他如何會爲這昏君朝廷效力？」

賴布衣微笑道：「冥冥世途，豈可盡知？日後賢侄便知分曉矣，其時只休怪伯伯偏心於允文也！」

楊振興大笑道：「賴伯伯放心！放心！文弟但能有個好前程，小侄歡喜還來不及，如何會怪伯伯偏心？我與文弟生死與共，肝膽相照，豈分彼此？況且若要小侄做那昏庸朝廷的大臣，小侄倒不如跟着伯伯尋龍護法更逍遙自在！」

賴布衣心中一動，暗道：「振興此言倒甚合吾意，此子若善加引導，雖非富貴中人，但必成民間除暴安良，拯救世人的絕頂英雄！若如此，四弟在天之靈，也可告慰！」這是賴布衣暗中計較，也沒對楊振興表白，只待日後再作打算。

這時一條人影疾奔而來，身形雖略比楊振興稍慢，但一身輕功也足令人瞠目。楊振興只瞥一眼，便笑道：「話說曹操，曹操便到，賴伯伯，文弟到矣！」

來人果然是虞允文，他雖奔跑了這五里多路，但氣不喘臉不紅，神定氣閒，含蓄而不外露。虞允文微笑向賴布衣問安，再與楊振興執手相見，但對賴布衣傳他來此之急，卻隻字不提，事事替人留有充份餘地。賴布衣不禁含笑點頭，再無丁點疑慮。

賴布衣道：「事不延遲，已近巳時矣！虞賢侄領路，速上你父墳穴行事！」

虞允文點點頭，領先便走。楊振興走上一步，循聲道：「賴伯伯傳你上父墳之意，你知道麼？」

虞允文微笑道：「應知者必知也，不應知者問之何益？」

楊振興被他這不緊不慢、從容鎮靜的性兒弄得直瞪眼，禁不住道：「賴伯伯要你將來受那皇帝老兒封王拜相哩！你信不信？你可願意？」

虞允文淡然一笑道：「賴伯伯行事神機莫測，但其宗旨頂天立地，既然如此，問他怎的？況世事三分天命，七分人爲，做人處事，不必強求，亦不必強避，事在人爲矣！」

這不着邊際的說話，令楊振興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他正欲問他弄甚麼玄虛，賴布衣在後面卻接口道：「是極！是極！三分天命，七分人爲，不必強求，亦不必強避，虞賢侄之言，深得吾道要旨！」

三人隨口而說，已然翻上一處山腰。虞允文忽然停住脚步，指着二丈遠一座小土堆道：「賴伯伯，這便是先父及小侄滿門埋骨之處矣！」

這是一座毫不顯眼的小土堆，若非虞允文親至，便任誰也不知這土堆之下，埋了一代忠臣的滿門忠烈！土堆前面，豎了一塊石碑，上有血樣的字眼書寫：「虞門之墓」。虞允文指着墳墓，道：「當日先父一家十口，被斬之後，曝屍十日方准收殮，那忠僕偷偷移來此地安葬，連石碑也不敢豎立。幾年後，忠僕方尋着小侄，告知一切，小侄才深夜至此，立了石碑，咬破指頭，以指當筆，以血爲墨，書下虞門之墓四字……哎！」說至此處，猛然頓住，饒是虞允文處事從容大度，但自古英雄流血不流淚，此時他也雙目淚流，長歎一聲，猛然把淚揮去！

楊振興心中的滿腔積恨又猛被勾出，他滿臉通紅，咬牙切齒呆立不動。

賴布衣長歎，心道：「秦檜作孽太重，滿朝積怨，縱使死一千次亦難贖其罪！若因天命難爲，留此人於世上，則天理何在？賴某拚着觸犯天條，歷盡劫數，亦誓除此惡魔！」他心中計較，卻沒言明。他默默點頭，沒加半句撫慰之語，抬頭一望天色，即道：「此其時矣！虞賢侄速於墳前跪下，楊賢侄一旁護法！」

兩人不敢怠慢，依命而行，虞允文雙膝跪倒，拜伏墳前。楊振興強捺心頭激憤，站過一旁，手執玉簫，凝神戒備。

賴布衣手執布袋，肅然而上，他把布袋置於石碑之上，以手輕接，禱祝道：「虎入深山，龍歸滄海，各得其所，各歸正位！導龍入體，潛移默化，相袍加身，帥印在握，速歸！速歸！」

說也神妙，就在此時，布袋突然鼓澎而漲，初如巨石，接如營帳，繼如小山，龐然大物，蓋於墳上，竟把方圓近丈的墳墓罩住！

賴布衣見狀，深知虞家運命已然與龍氣相連，不敢怠慢，當即伸出中指猛然點向布袋，喝道：「尊龍入體！此時不入，更待何時！」

說時遲，那時快，布袋在賴布衣輕輕一點之下，竟遍體躍動，猶如潛龍翻騰其內，蜿蜒而入，漸而縮小，布袋四周，升起團團熱氣，罩住墳墓，猶如蛟龍騰雲駕霧，直入墓中！最後便回復原狀，一塊布袋，平放石碑之上，石碑四周，卻忽紫忽紅，變幻交替，玄妙無比！

楊振興遠觀而奇道：「奇景方去，爲何石碑又轉顏色？」

賴布衣欣然道：「紫相紅帥，此乃眞龍入墓之兆！虞家血脈大器已成矣……可矣，虞賢侄請起！」

虞允文聞聲一躍而起，臉上淡然，

不見其悲，不見其喜。楊振輿奇道：「此刻眞龍入虞家之墓，賢弟日後鵬程萬里，光大門楣，如何不喜？」

虞允文淡然一笑道：「國難未了，家仇未報，一已立之，何悲何喜？」

楊振輿不禁氣道：「嘿嘿！賢弟千般皆好，我這穩如頑石的性子敎人生氣！什麼國難家仇？乾脆殺入京中，把秦賊昏君一刀一個斬了，一了百了何等爽快！」

虞允文微笑不語。賴布衣卻點點頭，正容道：「賢侄所言雖屬偏激之辭，但除秦大計，此其時矣！此地諸事已了，我等速返臨安，與趙丞相會合，共商除秦大計！」

賴布衣說罷，領先向石塔走去，楊振輿快步趨上。虞允文跪在墳前，拜了三拜，亦霍然站起，一躍而至。三人沿臨安城郊大道，急急而去。

* * *

夜深人靜，月暗星稀。趙相府內廳密室之內，卻聚了老少九人，各人滿臉肅然，仿如咫尺之間生死攸關。司馬福和李二牛肅然呆坐，連大氣也不敢輕喘。司馬福雖道江湖積年行走，見多識廣，但眼下如此陣勢，卻是平生初見，根本無容置喙，只能提着心兒，肅然端坐。李二牛更是目瞪口呆，端如老僧入定，靜如入睡呆鳥。虞允文喚李二牛，司馬福二人而坐，卻神態從容，見兩人吃驚，便微微一笑道：「趙丞相你等已然見過，不必細道。趙丞相右邊這位老者，便是與岳元帥忠肝義膽，患難相照的韓世忠大將軍！正中一位少年乃太祖七世孫御封忠孝王趙昚是也，昔日被擄金營，如今重返故土。那位老人，便是救趙昚脫險的前朝御史紀正紀大人！」說到此略頓，把聲綫壓低，又道：「聽，賴伯伯正與趙丞相、韓將軍、紀大人等，商討扶立太子及滅秦大計！」

司馬福與李二牛對望一眼，李二牛暗吐舌頭，也不敢作聲驚歎！

只聽紀大人朗聲道：「拚將老命血灑金階，在下明早便帶忠孝王上朝面聖，聖上與忠孝王有伯父子侄之情，秦檜再兇，料亦不敢妄動！只要忠孝王與聖上見了面，事情便有轉機，太子之位，非忠孝王莫屬也！各位大人以為如何？」

賴布衣沉吟不語，趙鼎亦把握不定。

韓世忠道：「可惜韓某人今日忝居樞密院副使，被削軍權，不然，哼！哼！也容不得秦檜坐大獨攬朝綱！紀大人千里救主，忠肝義膽，敎人欽佩。但如今秦檜勢大如山，連聖上亦懼其三分，紀大人突然上朝，只怕吉凶難料，此事尚容從長計議！」

趙鼎亦點頭道：「秦檜新近逼皇上御封為太師，更以左相身份兼掌樞密院主事，一手獨攬軍機朝政大權，其手下黨羽衆多，在朝廷之上，只怕容不得我等進言！再者秦檜欺皇上嫡子夭逝，膝下猶空，無子嗣承繼皇位，早萌謀奪皇位之心，他如何容我等議立忠孝王為太子？若貿然帶忠孝王上朝，老夫就怕送羊入虎口也！」趙鼎略頓，轉向賴布衣道：「然則太素公以為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若賴某人所料不差，目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也……」

趙鼎、韓世忠、紀正三人不禁一怔，同聲道：「卻欠何事？」

賴布衣道：「秦檜祖墓龍氣已破，根基動搖，不日必不攻自敗！若秦檜敗日，便是忠孝皇上朝面聖之時矣！」

趙鼎、韓世忠、紀正三人面面相覷，沉吟不語。三人雖素聞賴布衣尋龍之術靈驗如神，不得不信，但此事乃關於朝廷根基大事，若單憑風水一道可以左右，又似過於玄妙，因此不得不疑。

趙鼎、紀正沉聲不語，韓世忠為人剛直，卻忍不住道：「秦檜目下權傾天下，氣勢如虹，如何就如太素公所言，不攻自敗？就算其龍脈已破，此乃百十年後之事，何應驗太速也？」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半弓難斷，滿弓易崩，再如萬丈雲梯，高則高矣，但入地三寸三處崩折，便如累卵傾覆矣！」

韓世忠尚欲再言，忽有一名趙府家丁匆匆而進。趙鼎一見，便忙道：「宮三白！秦府那面事體如何？」

宮三白神色驚疑，幾步走到趙鼎身邊，附耳低言幾句。

趙鼎當即亦面露驚喜之色，猶不信似地重覆問道：「此事當眞？果然？事關重大，可容不得有半點差錯！」

宮三白斷然點頭道：「千眞萬確！方大夫乃小的叔父，他亦有份入秦府會診！」

趙鼎一聽，再無疑慮，點頭示意宮三白退出繼續留意秦府動靜。待宮三白退出，趙鼎便含笑道：「靈驗！靈驗！太素公眞當代奇人也！方才下人回報，秦檜昨晚三更時份忽染重病，頭痛欲裂，雖延醫服藥，但不見效，再加昨晚秦府失火之嚇，急怒攻心，竟一病臥床不起！正方便我等行事！」

趙昚喜道：「秦賊有病不能上朝，便可早日與皇伯相見矣！太素公眞神人也！」

紀正驚喜，霍然道：「既如此，明早便上朝面聖！請趙丞相代作安排！」

韓世忠歎道：「太素公彈指之間，竟懲此大惡，世忠枉為將帥亦自愧不如！」

趙鼎微笑點頭，目注賴布衣道：「明早上朝面聖，太素公以為如何？」

賴布衣沉吟道：「依吾所斷，秦檜勢將一敗塗地，再無力於朝中作惡，此人先得天命所鍾，又獲祖宗龍脈薰陶，根基深刻，一時三刻難以折倒，若稍待時日，再行議立太子之事，當更為妥當……」

紀正急道：「事勢刻不容緩！在下在金營之時，便聞悉金人欲藉秦賊之手，在大宋另立傀儡皇帝，一如劉豫、張邦昌被金人立為帝，故技重施，以漢人之名，行金人統治之實，再進而拱送半壁江山，若金賊奸計得逞，則大宋淪亡不遠矣！請各位三思！」

趙鼎等衆人均目注賴布衣，沉吟不語。賴布衣暗歎道：「時勢弄人，當眞不由人意！金人有此絕頂毒計，議立太子之事端的刻不容緩！天數！天數！既然

如此，唯有犯險拚拚罷了！」當下慨然道：「事勢緊逼，一如紀大人之言，不容我等從容而進，天數如此，夫復何言？明早便行事可也！先由紀大人上朝面聖，奏知忠孝王北返之事，賴某自當隨行接應！若萬不得已，賴某當犯險一闖金鑾殿，向皇帝痛陳利害是非！」

當下議定明早上朝面聖大計。趙鼎不敢遲疑，當即離府，親上禮部大臣府安排去了。

第二天一早，五鳳樓上傳出第一通鼓聲，文武百官便陸續進入端門，到朝房等候。今日是常朝，比每日的「御門決事」的禮制隆重。

五更前，六隻大象由錦衣官押着身穿彩衣的象奴，從象房牽出，在午門的御道排成兩列站立不動，錦衣旗校肅立於旁。三通鼓響過，午門左右偏門掖門一齊蕩開，一隊錦衣將、校尉、旗手走進午門，在內金水橋，夾着御道，分兩行排列肅立不動。隨即一羣太監從宮中走出，在丹墀下排班站定。夾着丹陛左右，護駕錦衣將身穿鐵甲，身佩刀、劍，頭戴紅纓鐵盔帽，睜眉怒目，威嚴十足。光是這班禮制錦衣將校，已是令人心絃震蕩，這便是皇帝臨朝，未見其面先懾其心的儀制威力。

再過片刻，午門上金鐘鳴響，文武百官匆匆從朝房步出，從左右掖門入內，文武百官走進後，護道大象即把鼻子相搭，任何人等不得擅進。

文武百官走到皇極門外，依品級高低，分文東武西，排成兩班，恭立在丹墀之上。依照例制，秦檜身兼樞密院主事，樞密院主事相等於軍機大臣，因此平日站於西面武將班之首，秦檜後面便是樞密院副使韓世忠，但今早秦檜破例缺朝，西面武將班便以韓世忠為首。趙鼎以右相身份站於東面文臣班首，他們依次是戶、禮、吏等各部尚書首腦，論資排輩，一絲不苟。更有四名御史官分班面向北立，負責糾儀，任何人不得僭越本位。

文武百官肅立片刻，一名太監大步而出皇極門，手執一柄長丈三、闊三寸、龍頭金漆柄黃絲長鞭，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揚起長鞭在空中盤旋數下，用力一抽，鞭聲清脆，震蕩大殿。太監揮了三次，即收起長鞭，走下丹墀站定，此刻午門大殿靜寂如死，文武百官連大氣也不敢輕喘，一派森嚴肅穆。

「聖駕到！」內侍官一聲清喝，南宋皇帝高宗趙構，頭戴翼善冠，身穿綉龍錦袍，在四名太監的簇擁中緩步而出，走向金龍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頭，不敢仰視，高宗坐上龍座，三名太監，手擎黃緞冠蓋，從東西兩邊階下走上，站於高宗背後。

「入班行禮！」鴻臚寺官一聲清喝，隨即文武百官轉向金台，三跪九叩，三呼萬歲，站起垂頭，分班侍立。

高宗趙構神色恍惚，喃喃道了一句。太監即高聲宣道：「有事奏上！無事退朝！」

太監話音剛落，禮部尚書魏平即越班站出，跪下叩頭，奏道：「啓奏皇上！太師秉左相樞密院主事秦大人因忽染重病，未能上朝面聖，特向皇上請罪！」

高宗這時才把低垂的眼皮抬起，向西面的武班掃去，果然不見平日威風凜凜的秦檜，便神情恍惚的低聲道：「既太師染恙，准其謝朝便吧！」

魏尚書心道：「皇上對這太師先自畏懼三分，如何敢治他怠慢之罪？這也罷了，反正這僅是職責所在，略盡其辭而已！倒是趙丞相昨晚商定的事非同小可！目下秦檜染病，正方便行事！」於是口宣「領旨」，然後又奏道：「臣接通報，前朝被金人強擄的御史紀正，日前從金營僥倖逃脫，急欲上朝，有要事向皇上啓奏，請陛下聖裁！」

趙構心神猛地一震，那心不在焉便跑走了一半，這紀御史剛正不阿的臭脾氣他素有所聞，而徽、欽二帝對這御史倒相當器重，如今他從金國逃返，立即便求面聖，不知玩甚花樣？若重提迎返徽、欽二宗之事，那是萬萬不可！但彼從徽、欽二帝身邊而來，不見却又不妥，別人不說，下面這老古董趙鼎丞相先就吵鬧不清！唉，時移世易，朕這個皇帝委實難做！心中這一沉吟，趙構便道：「依卿所奏，宣前朝御史紀正上朝見駕！」

皇帝金口一開，錦衣太監即傳話道：「宣前朝御史紀正上朝！」再從錦衣校尉口中一路傳出午門去。

不一會，一位滿面滄桑的老臣匆匆奔了進來，走到丹墀前跪下叩頭，高聲道：「遺臣御史紀正參見皇上！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趙構不得不敷衍幾句，道：「紀卿家平身，千里北返，卿家辛苦了！父皇、皇兄龍體安好麼？」

紀正甫站起，當即又跪下奏道：「臣罪該萬死！因囚於金營，竟未聞二帝訊息，請皇上恕臣死罪！」

趙構一聽，登時放下心頭大石，却不作出喜容，便長歎一聲道：「朕夢魂牽掛父皇、皇兄，此心可鑑天地！紀御史同在金人手上受罪，訊息不通，這又何罪之有？聞卿有急事奏朕，便即呈上吧！」

紀正道：「啓奏皇上，罪臣雖未探得二帝訊息，但却帶了一位皇上宗室血脈回來，皇上必定樂於相見！」

趙構又驚又疑，忙道：「哦？此人是誰？卿家速奏上來！」

紀正道：「便是自幼被金賊擄往燕京囚禁，太祖之七世孫忠孝王趙昚是也！亦是皇上的嫡親子侄！」

趙構一聽，果然甚喜，情不自禁從龍座上站起，急道：「趙昚與朕有子侄之情，想煞朕也！他現於何處，快快宣他上朝見朕！」

太監一聽，當即傳話出去：「宣忠孝王趙昚上朝面聖！」又一路傳出午門去。

不一會，一位少年大步走進金鑾殿，只是他雖年僅十五，却意態從容，甚有氣度。他走到丹墀前，跪下叩頭，口中朗聲道：「小侄趙昚見皇伯！願皇伯千秋康健！」

趙構一見這少年，容貌依稀，却比

昔日神采豐盛，幾乎難以相認！他倒是一位甚有宗室情的皇帝，一見之下，心中欣喜，竟走開金台，伸手把趙昚扶起，淚流滿面，失聲道：「皇侄一去十載，想煞皇伯矣！你可知皇伯擧目無親，現下宗室之中，便唯剩皇侄你一人耳！」

趙昚心中感動，不禁亦哭道：「小侄在外漂萍十載，如今才有幸重返故土，向皇伯請安，令皇伯龍體牽掛，好教小侄不安！」

趙構、趙昚兩人，在金台下面，抱頭痛哭，眞情畢露，這情景也着實教人感動。文武百官有的亦已淚流滿面，出班賀道：「皇上子侄今日重逢，乃皇上洪福所致也！請皇上龍體保重！」

趙構這才省起這是金鑾殿上，一國之君不能太失儀，便對趙昚慰道：「皇侄且在此稍候，待散朝一道進內宮再好好相聚！」說罷重登龍座。目示羣臣：有事速奏，無事這便散朝。

趙鼎眼見機不可失，趁着趙構這宗室之情大盛之際，忙出班跪下奏道：「臣趙鼎有事啓奏皇上！」

趙構對趙鼎這位右相一向又敬又怒，趙鼎忠心爲國，趙構不得不敬，但趙鼎却時時不大識趣，明知秦檜背後有金人撐腰，勢大如天，却偏要不時提議一些令他左右爲難論議，因此深怒他不識時務不曉進退！當時趙構返回後宮，便對太監私下道：「朕之所以力保趙鼎相位，不被秦檜所動，乃欲留牽制秦檜之力，偏這趙鼎不知死活，倘若惹怒秦檜，逼朕降旨定罪，只怕連朕也救不了你趙鼎！」這時偏巧秦檜不在場，又逢伯侄相見之喜，心中欣慰，因而惱怒趙鼎之心登時減半，面含微笑道：「趙老卿家有何事啓奏朕？奏上來吧！」口氣很是客氣。

趙鼎亦不知趙構心中這複雜之情，聞之心頭一喜，暗道：「皇上心情果然大好！此事有八分勝算矣！」於是忙朗聲道：「啓奏皇上！臣以爲，國不可一日無君，儲君之位亦不可虛懸！如今皇上龍體康健，固是不虞，但天有不測之風雲，因此臣以爲，儲君一位宜早作聖裁也！」

趙構因不知趙鼎又出甚難題，心中原有幾分不安，但聽他這奏議，却鬆了口氣，不但不惱，相反甚爲喜悅，因近年他對這半邊皇位已生厭倦，但嫡子夭逝，再無所出，擧目近支宗室中空空如也，又不甘心把剩下的半邊皇位拱送他人，因此爲此事終日苦悶，委決不下，如今初逢趙昚，趙鼎之言又切中心事，那能不喜？笑吟吟的道：「好！好！趙卿家所慮，朕亦慮之多時矣！但儲君人選，却一時難於裁決，趙卿家於此何以教朕？」趙構言下之意，對趙鼎頗爲暗示鼓勵，只望他體會心中的苦衷，提出他合意的人選，那就朝廷內外滿意，皆大歡喜。

只聽趙鼎朗聲道：「依臣愚見，皇上金台下面，便有儲君之人矣！忠孝王趙昚乃太祖之世孫，與皇上嫡親近室，伯傳侄位，天經地義，再者忠孝王爲人寬容大度，忠孝兩全，又歷刼磨難，深知世途維艱，他日臨朝，必能兢兢業業，承先啓後，一新朝廷氣象！此乃宗支接源，天下歸心之宏擧也！請皇上聖裁！」

趙構一聽，大喜，暗道：「朕待機而動，這趙鼎雖魯莽糊塗一世，但却聰明一時，竟似預知朕之心意！既然此乃由他提議，便好處置，不怕秦檜以貿然立儲攻訐朕也！」於是假作沉吟，道：「議立儲君，乃朝廷大事，衆卿家尚有何高議？」

趙構此言甫出，金鑾殿上登時靜如死寂。文武百官中秦檜黨羽衆多，聞趙鼎之議均大吃一驚，均深知趙鼎既然提出議立趙昚爲太子，必有深意，勢必對秦檜大大不利，他等均依附秦檜而有今日地位，樹倒猢猻散，秦檜一倒，一衆人等亦將勢難倖免！這其中兵部尚書乃秦檜得意門生，這兵部尚書寶座，亦是秦檜一手把他扶上，以便利用心腹把握軍權，這兵部尚書姓孫名近，武擧人出身，乃秦檜一手提携登上兵部尚書要位，孫近心頭大震，欲加反對，却偏偏秦檜病重不能上朝，令對頭趙鼎一派氣勢陡增，再者瞧這高宗之意，趙鼎之議深合其意，若這朝上一旦確議便勢難改變，心中因而急得要死，欲言又止，尷尬之極！終於咬一咬牙，不顧一切越班而出，跪下奏道：「臣以爲，忠孝王甫從北返，未習宮中朝廷禮儀，立太子儲君之事，容日後再議！」他的計算乃是拖得幾日，待秦檜病好上朝，那就穩操勝劵矣！

趙構沉吟不語。樞密院副使韓世忠却怒道：「孫尚書乃軍機要臣，却也來管甚禮儀之事麼？是否另有其意！」

孫近對這位赫赫有名的大將心中雖有幾分畏懼，但素知他愚忠之心極重，只要高宗碍着秦檜臉面不敢治他罪，那韓世忠也就無奈他何！於是反駁道：「太子乃他日聖君，朝廷大事，臣子有責，臣只是就事論事，也非越位而言也！更者秦大人乃國之太師，如此大事，若不加知會秦大人，只怕於禮不合，於理不通吧！」

趙構見對方抬出秦檜，心中登時一怯，口氣也就放軟了，無奈道：「現下秦太師抱恙未克上朝議事，却也難於裁處。」

趙鼎一聽，心中大急，忙道：「皇上聖明！秦大人既然抱恙不能上朝，難道他一日不能上朝，朝中大事便一日不能定奪麼？」

這時禮部尚書魏平亦按捺不住，出班奏道：「禮儀之議，似未成延緩立太子之由也，忠孝王趙昚既合其位，大可先定其位，再研習朝政禮儀，此臣微見，請皇上聖裁。」

趙構見魏平此言，堵住孫近的口實，大喜，趁機點點頭，宣道：「既衆卿家對太子之選再無異議，朕亦不便相違！忠孝王趙昚接旨……」

趙昚聞宣跪下，趙構正要宣示「立爲太子」口喻，就在此時，一名身穿極品蟒袍的喧赫大臣竟健步直闖金台，一面高聲叫道：「且慢！此事萬萬不可！」

趙鼎、韓世忠、紀正一見這人竟然是權傾天下的秦檜突然闖到，均心頭猛震，暗道：「大事不好矣！」（未完．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瘋琴師

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憑着學場的胆色和劉伯的經驗，他們兩人在走私生意上着實賺到不少金錢。

「學場，錢是賺不完的，我相信我們應該收手了，況且我已經年近六十，再也不想冒這些風險了。」

「對，劉伯，我們在這五、六年間，確實撈到不少油水，但是我沒有太多的積蓄，況且我又揮霍慣，如今突然收手，我覺得有點可惜。」

「學場，多做一單，可能你又想再做下一單，不如及早不幹，以免上得山多終遇虎。」

「劉伯，你有積蓄，就算你不幹，下半生你也不用担憂，但我怎樣，無論如何，我也不贊成就此收手。」

學場和劉伯，爲了走私問題，大家各持己見，但始終得不到一個結論。

「這樣吧，明天下午你到我家，我們再詳談吧。」劉伯知道和學場爭論下去也沒有用，所以就終止了雙方的辯論。

「好，劉伯。希望明日我們圓滿解決這個問題。」學場悻悻地說。

翌日，學場依時到達劉伯的住所。

「果然準時，學場，你跟我來。」

學場就跟着劉伯走進他的書房

這是一間很大的書房，擺滿了不少的書籍，學場雖不是第一次走進這個房間，但每次他都感到像被周圍的書本所懾服似的。

劉伯走進書房後，一言不發地就從書櫃中抽出厚厚的一本「資治通鑑」。

學場呆若木鷄地看着，劉伯的動作有些怪怪的。

劉伯把書放在桌子上，跟着就伸手進書櫃裏按鈕。那上面一行的五本史記立刻就旋轉過來，猶如迴轉舞台一樣，驀地露出了一個隱藏着的夾萬。

「很奇妙的機關呢！」學場感嘆道。

「這是上手業主做的秘密機關，以前我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夾萬！」好容易劉伯的話才緩和起來。

接着，劉伯打開夾萬，拿出一個紙皮袋。

看着紙袋裏露出的東西，驀地學場的臉色就蒼白起來，由於是一些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東西出現眼前的關係。

「爲什麼你還保留着這些東西。」學場顫抖地說。

「學場，這公文袋內的文件，相信你一定知道，就是你的身世証明，昔日你偸了哥哥的通行証來了香港，你哥哥曾寫信給我，託我找尋你的下落，結果我沒有這樣做，反而代你隱瞞，就因爲這樣，你哥哥就在鄉間氣到病死了，本來這件事可以就此告一段落的。但我當時不知爲了什麼，就將有關的文件全部收起來。」

「交還給我。」學場一下便撲了過去，想搶走劉伯手上的文件袋。

「不要亂來！」劉伯喝道。

「交給我。」學場的聲線充滿激動的情緒。

「好，我可以交還給你，但除非你現在答應我洗手不幹。」

「洗手不幹，不可以！如果我不幹的話，我的生活怎樣？」

「好，學場，我給你十萬元如何？」

「哈哈，十萬元算是甚麼？我要的是繼續下去，十萬，一百萬直到永遠。」

「你瘋了！」

「不，你才瘋了，有錢也不懂得賺。」

「我覺得已足夠了。何況我不想再冒風險。」

「不可以，你要繼續做，沒有你，我一個人做不來。」

「我已決定洗手不幹，如果你再迫我，我就會公開你的身世。」

這一下，可把學場嚇退了兩步。

「你威脅我？」

「不是，但我也不想你泥足深陷。」

「騙人！」

學場的神情已是十分激動。

「將那文件夾交給我。」突然，學場的嘴裏吐出這麼一句。

「不。」劉伯堅決地拒絕了。

「交給我！」學場抓住劉伯的手臂哀求。

「幹什麼！放手。」劉伯拂開了學場。學場感到羞怒，頓時失去了理性。被劉伯拂開而腳步蹣跚不穩的學場，登時氣得怒髮衝冠。

不管如何，甚至使用武力也在所不計，他決心要搶走文件袋。

心中腦袋充滿怒氣，學場已變成不辨是非了。

「給我。」他一邊說着，一邊拳頭已揮向劉伯。

劉伯冷不提防學場竟會反臉過來揍他。就在他沒法閃避下，身體竟仰面倒下來。

那時，放在劉伯背後的，正是打開了蓋子的鋼琴，劉伯的後腦撞向鍵盤的一個角落，發出了奇怪的聲響。

後腦撞到的地方發出了用指頭壓下也不會响的不協調的和音，劉伯便軟軟的癱在地板上；血從他的頭上不斷滲出。

學場當堂被嚇呆了，但在這驚惶的時候，他只想到自己的安全問題。

在這時候，電話鈴正在响起，但他告訴自己，甚麼也不要理會，於是就頭也不回直向大門奔去。

他把劉伯留在原地，從書房跑出走廊，接着直向街上跑去。

但這時才猛然想到，劉伯手上那份文件還沒有拿回，沒有時間了，走回頭會不會有問題呢？但他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他掉頭再走回書房，一手拾起那個文件袋。

橫豎也回頭過來，他索性把夾萬也關上，將那本「資治通鑑」也放回去，由表面上看來，那房間仿似不會發生過什麼似的，除了那卧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劉伯。

＊　＊　＊

不久，劉伯在地板滑倒，在書房裏死亡的消息就傳出。

學場看着那段報紙的報導，一面拿起那個文件袋，不禁暗自吁出一口氣。

他打開文件袋，準備將那份文件毀掉，但赫然他發現的，那是文件的影　本。裏面還付有一張字條，寫着——

「學場：我早慮有此一着，幸好正本還放在書房內的夾萬裏，你一定法網難逃！」

學場被這張字條氣得七孔生煙，心想：好狡猾的老傢伙，你真是死有餘辜。

但是劉伯已經死了，要怎樣才可以拿回那些文件的正本呢？這正是學場所担心的。

或許這件事會因爲劉伯的死而沒有人再知道吧。學場安慰着自己。

但他仍然很不放心，他決定要再去劉伯家裏拿回那份文件。

學場知道這次是不容心急的，於是他唯有等候機會。

不久，警方公佈劉伯的驗屍報告是意外死亡，亦間接洗脫了任何人謀殺的嫌疑。

「我認爲爸爸是給人謀殺的！」劉伯的二女雅玲這樣說。

「我也這樣想，不過警方已經解釋他自己滑倒，撞傷了後腦，就無計可施了！」三弟山明答道。

「那麼，爲什麼鋼琴的蓋子是打開的呢？」

雅玲沉思了片刻，眉間出現了皺紋，於是說道：

「我想起來了，那天你們出了街，爸爸問我鋼琴練得怎樣，我本想彈一曲給他聽，但當我只是彈了幾個音，有個同學打電話給我，我就放下一切跑了出去，甚至忘了把鋼琴蓋起來。」

雅玲說完，臉色也發青，眼淚不停在眼眶流出，頓時覺得對父親之死要負全部的責任。

「二姊姊，不要這樣，人死不能復生，更何況妳不能這樣責備自己。」

雅玲沒有理會弟弟的勸告，頭也不回直奔房間，一連數天，她都是躲在房中。

劉家上下對雅玲都很担心，正當大哥想上樓找雅玲下樓吃飯的時候，從書房裏傳出了鋼琴聲。

大哥和三弟相對凝視，兩人的臉色充滿憂慮。

不是麼？劉伯去世還未過頭七，雅玲就彈起鋼琴來，這不是反常是什麼？

大哥和三弟匆忙走進書房裡。

「雅玲！」但雅玲沒有回應。

「雅玲！」大哥大聲喝道。

「什麼事？」雅玲回過頭來，笑得怪怪的；這種表情也是大哥初次看到的，這是非常唐突的表情！

「別彈琴吧！」大哥悄聲地說。

「可是我想彈呢！我喜歡彈這一段。」她慢條斯理地說，就好像一個白痴的少女一般的聲調。

「雅玲，你怎麼了，你不要嚇我。」

但雅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還要彈下去！」雅玲就更加熱心敲起鍵盤來。

「雅玲。」大哥用手拍拍她，可是她卻突然大叫起來：「幹什麼，你們想幹什麼？」

「怎麼辦？」三弟望着大哥，眼裏充滿了失望的神色。

「我們唯有帶她看醫生吧。」

他們似乎已經沒有更好的辦法。

雅玲仍然在彈，猶如小孩在彈奏一樣，那稚拙的鋼琴聲，使他們兩兄弟有點害怕。

* * *

看過精神科醫生後，醫生也找不到一個答案，因爲自腦電波觀察中去看，雅玲就如一個普通人無疑。

又是晚飯時間，雅玲如舊在彈那琴鍵，叮叮的响聲，令劉家加添了哀愁。

就在這時，門鈴响起來了。三弟出去看，原來是學場。

「咦！怎麼會有鋼琴聲？」學場對鋼琴特別敏感，所以立刻就問山明是誰在彈鋼琴。

「是二姊姊。」

「她沒事嗎？」學場說。

「說眞的……」山明盡量把聲音壓低：「有些怪怪的呢！」

「我可不可以看看她。」學場踟躕地問道。

「我想，她不是正常人的樣子，也許已認不出是你，你別被嚇壞了！」

「那麼……」學場懇切地說：「我去看看她吧！」

「不過，請你別刺激她。」

「好，就讓我一個人進去吧，或許我可以開解她，更何況有些公司的單據是放在書房裏，我想把它帶走。」這才是學場的本意。

站在書房門口敲了門，可是鋼琴仍然响着，却沒有回答。

學場把門把轉了一下進去，就看到雅玲面對鋼琴坐着，把單調的曲子周而復始反覆地奏着。

「是學場呀！你好嗎？」

「你好！」雅玲用慢吞吞的聲調回答着。

「喜歡彈鋼琴麼？」

「彈鋼琴，好極了，彈着鋼琴眞令人快樂。」雅玲仍舊用慢吞吞的語氣答着，但並沒有轉過頭來。

雅玲眞的瘋了。她的反應和正常人有很大的分別。

學場以爲在沒有正常意識的人面前，做什麼事都不會出紕漏，所以他放了心，準備按預定的計劃去做。

他一面聽着鋼琴聲，一面走到書房的另一面，說：「雅玲，讓我看看這本書好嗎？」

接着，就從書櫃裏抽出那本厚厚的資治通鑑。

鋼琴還是繼續响着。

學場邊偷窺雅玲的背影，邊把手伸進去把書抽出後的空門。

他用手指摸索着按鈕，驀地擺在上格的五本史記就旋轉過來，眼前出現一個夾萬。

把夾萬打開，瞄了一眼裏面，學場看到一封信。

他把信抽出，輕聲地打開了信封。內裏有一張紙條：見字請召集家人，然後拿開左面第二格的新唐書，內有一封密件。

「好審愼的傢伙。」學場心裏想。

他毫不猶豫走到那第二格那裏，一手拿開那本新唐書。

這時，他趕快看看雅玲那邊，熱衷於偷竊的學場，壓根兒沒有注意到鋼琴聲已經停止下來。

他發現雅玲已旋轉了圓凳子，正在盯着他時，馬上被嚇得有點失魂落魄。

雅玲看見學場時，浮現出瘋女式可怕的微笑。

雅玲隨即使勁地蓋上了琴蓋。

在房外的大哥和三弟，因爲鋼琴聲忽然停下來覺得不妥。他們雖然認識學場，亦認定他是一個誠懇的人，但在無意中或許會說出一些刺激頭腦已瘋狂的雅玲的話。

在相對無言片刻後，兩個人就一齊跑到書房去。

臉色蒼白的學場正坐在房間中央的椅子，而在鋼琴前的椅子上，雅玲背對鋼琴坐在那裏。

「大哥、三弟。」雅玲激動地說。

「什麼事？」

「爸爸之死現在是水落石出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大哥被她弄得莫名其妙。

「你問學場吧。」

學場這時正如一頭鬥敗了的公鷄，抬不起頭來。

「相信如果不是這樣，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找出眞相了。」雅玲說。

「自爸爸去世後，我發覺學場在探望我們期間曾好幾次企圖偷偷溜進書房。我要查明他爲什麼這樣做。」雅玲說。兩兄弟隨即往學場那邊看，見他正抱着頭屈着身體。

「我觀察他這個樣子，想到或許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就會經來過這裏和父親見過面，我想到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我懷疑是學場推倒父親的！」

「我沒有惡意的！」學場呻吟地說。

「我猜得沒錯吧，發生爭執後你便推倒了父親。」

「我並不是故意要推跌他的，那只是一時衝動。」

「所以我假裝神經病，扮作可憐的女人在這裏彈鋼琴，以期待水落石出的一刻。」

「唔，我明白了。雅玲，你眞是了不起。」大哥說。

「學場，你這殺人兇手。」三弟一下子就扭着學場的手臂。

「對不起！」低着頭的學場，指着書櫃的夾萬說：「這裏有我身世的秘密，所以我才出此下策。我對不起劉伯，也對不起你們，這次是罪有應得的。」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徐州裴家莊已易名爲藍家莊，莊主藍克儉是天道教教主，他的侄女兒藍明月和南宮世家少主南宮天賜是一對情侶，因清廷鷹犬插手江湖事，誣說南宮、慕容兩世家密謀造反，借藍家之力，想剷除兩大世家，因此結下恩怨情仇，南宮天賜爲了解上一代的恩怨，先走訪藍家莊，再到少林寺查禿鷹下落，因他成立了四禽門……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大地情仇

鐵塔擊殺烏鴉　訪尋四禽下落

除了任尚珩外，另有一個也把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兩人親暱的情景看在眼裏，只是，他的心情卻與任尚珩大有分別。

他心裏可算百感交集，既有着酸溜溜的妒意，也有着快慰安心的感覺。他知道自己畢竟做了一件偉大的事，他無條件地成全了南宮天賜與楚嫣煙之一段情緣，他覺得自己絲毫沒有錯。

那一晚，他無意中聽見楚嫣煙獨坐大樹下自言自語。他知道自己，或是任何人都沒有可能獲得楚嫣煙之芳心，與其大家痛苦，倒不如成全別人，使楚嫣煙能夠開開心心，幸福地過一輩子。

他深深地愛著楚嫣煙，所以不擇手段希望能奪取美人歸，但當知道這願望已成泡影後，他實在不忍心看見楚嫣煙終日傷心欲絕，他實在不忍心只爲了一己之私而傷害這可愛的女子。於是他解除了南宮天賜之束約，只要楚嫣煙能夠快樂，他做甚麼也願意！

這個人便是余恨生。

余恨生在當日離開金陵南宮世家後，便到處流浪着。這時的他，已不復當年風度翩翩，瀟洒倜儻的樣子，月前他來到南宮家通風報訊時，因意圖追求楚嫣煙，故曾刻意地把自己好好裝扮，希望能夠獲得美人垂青。

現時之余恨生，衣履不修，顏容憔悴，臉上之鬍子也不知多久沒刮，與他名叫余慕融，甚至前一段日子時簡直儼如兩個不同之人，所以南宮天賜等人碰見他時，也不能認出來。

余恨生爲避免尷尬，也沒有向南宮天賜等人揚聲招呼，他只冷冷地望着三人從他身前不遠處經過。

可惜余恨生沒有揚聲招呼，可惜他沒有和南宮天賜等人同行，否則便不會發生這麼多事端，說不定他還會有機會遇上一個人，從而對他自己的眞正身份有不同之認識。

當南宮天賜三人之背影消失後，余恨生在一條小溪旁坐了下來，雙手掬了溪水洗臉，清涼的溪水令他精神爲之一振，他索性脫了鞋襪，把雙腿浸在水裏，腦海卻想着年幼時在慕容家中嬉水時之快樂情景。

他有着一項小秘密，一項不爲人知之小秘密，他的左脚有着六隻脚趾，比常人多出一隻來。

＊　＊　＊

「天賜哥，我們這次出門，絲毫沒有掩飾身份的行藏，那些臭化子眼線衆多，應早已發覺我們之行踪，你認爲他們會否知道我們是前往對付丐幫的呢？」楚嫣煙問道。

「嫣煙，妳可不要弄錯，我們並不是前往對付丐幫，只是要證明司徒秉會否參與謀害兩大世家，並查出他們的身份是否四禽之一，與朝廷有何關係，所以，我們的敵人實際上只是司徒秉，以及一小撮受他擺佈的人。」南宮天賜道。

「這有甚麼分別？司徒秉是丐幫幫主，所有的化子都得聽命於他，他不動用丐幫的人手來對付我們才怪。」

「丐幫中，大部份是正義之徒，南宮

世家不是甚麼大奸大惡，更非朝廷走狗，司徒秉若要動員丐幫中人對付我們，必須先要找到一個藉口，否則不但不能指揮幫中弟子，更會自掘墳墓，把幫主之位雙手奉送別人。」

「自掘墳墓?會這麼嚴重嗎?」楚嫣煙想不透箇中要點。

「這也是我數年前以藍纓劍名號行走江湖時聽回來的。多年來，丐幫內部已是非常不和，分成兩大派系。我們可暫稱之爲當權派及在野派。當權派便是代表幫主司徒秉及他的一批親信，只佔丐幫中一小部份。在野派則是一派擁護前任幫主梁琪首徒周沖之長老及弟子。兩派系經常發生衝突，甚至弄出流血事件，因此近來丐幫一蹶不振，便主要爲此。」

「他們爲甚麼會產生兩派的?在野派的人既然佔着大多數，他們大可以把這位司徒秉踢走，另行推舉那個甚麼周沖來當啊!」

「爭執的起因便在這裏。丐幫幫規中，若幫主不幸去世，新幫主必須是上任幫主遺命指派的人担當，若上任幫主沒有遺命，則由他之大弟子繼任。」南宮天賜道。

「啊，我知道了!上任幫主死時，指派司徒秉出任新幫主，但是幫中大部份弟子則喜歡周沖，因此不服，便故意和司徒秉搗蛋!」楚嫣煙自作聰明的道。

「若然上任幫主有遺命，便沒有這麼多事故了，幫中弟子即使非常不滿，也只有聽命之份兒，那敢明目張胆，倒向周沖，對司徒秉之命令陽奉陰違?」

「既然沒有遺命指派，那幫主之位應由大弟子周沖担任，怎麼會是司徒秉呢?」

「問題是上任幫主梁琪只是失踪，沒有人能証實他已死掉。丐幫另一條規則說明，如幫主失踪，下落不明，幫主之位則由幫中身份最尊之長老暫代，直至幫主回來或証實遇害身亡。」

「啊，原來如此!幫規既如此聲明，在野派又怎麼會不服呢?」

「這司徒秉向來便不獲幫中弟子支持，所以當上代幫主後，便積極培植本身勢力，安排親信担當要職。如此一來，更令其他長老不滿，藉口說幫主已失踪這麼多年，應當作逝世，逼使司徒秉交出幫主之位。但司徒秉堅持幫主沒有死去，並說出幫規中沒說明失踪多少年便作死去這一條款，怎麼也不肯交出幫主之位，各長老沒有辦法，只得作罷，所以丐幫便漸漸形成兩大派系。」

「那麼司徒秉實際上只能指揮一小部份人了。」

「原則上可以這麼說，但是，若他的命令是對丐幫有建設性，不違俠義精神的話，其他的人應還是服從的。因此，我認爲他絕對不敢動用丐幫力量來對付我們，因爲如此一來，他便無形中給予在野派多一個轟他下台的藉口。」南宮天賜道。

「但這司徒秉本身的實力也不容忽視，否則那些在野派早已用强逼他下台了。」一直沈默着的任尙珩開口道。

「是的，我們必須小心應付，對方雖然不清楚我們此行之目的，但他們一直在等候着機會，向我們下手。」南宮天賜道。

＊　＊　＊

大約十天工夫，南宮天賜三人已來到開封。剛在客棧安頓好，任尙珩便嚷着要往相國寺一逛。

南宮天賜素來不喜歡熱鬧，不願外出，楚嫣煙本來極欲前往，但因南宮天賜關係，亦表示要留在客棧休息。任尙珩無可奈何，只有獨個兒外出，一遊這遠近馳名之相國寺及其他開封名勝。

約兩個時辰後，任尙珩才回到客棧，並從相國寺買回來不少玩意，送給楚嫣煙。女孩子看見有趣之玩意，總是愛不擇手，楚嫣煙也不例外，對着一大堆小玩意，玩的不亦樂乎。

「天賜大哥，我已查出了丐幫之落脚處。」任尙珩道。

「丐幫弟子，通常都是聚集於土地廟或城隍廟，只不知他們之幫主是否也在。」南宮天賜粗心大意，竟忘記向陳永華查詢司徒秉落脚之處。

「這裏之土地廟和城隍廟所聚集的，都是周沖那方面的人，司徒秉及他的親信，每當入夜後，便會在龍亭集宿。」任尙珩道。

南宮天賜對任尙珩在短短兩個時辰內便能查出司徒秉落脚之處，大爲讚賞，道:「珩弟，你眞有辦法，這麼快便查出司徒秉之行踪。我們入黑後便去找他!現在我們先吃晚飯，然後休息一刻。」他卻不知道任尙珩在近數日來，已不只一次地和丐幫弟子接觸。

＊　＊　＊

這晚並無月色，只有微弱星光照耀地上，南宮天賜三人摸黑來到龍亭，只見內間一片漆黑，人影全無，那有半個丐幫弟子之踪影?

南宮天賜詫異萬分，正卻詢問任尙珩有沒有打聽清楚之際，已聽見四週有着不尋常之微弱聲响，登時大吃一驚，輕喝道:「小心，我們中了別人圈套，這裏有埋伏。」

龍亭名稱雖是亭，實則是建築在湖邊小山上之一所大殿。南宮天賜閃身門後，瞪眼細看亭外的動態。微弱星光之下，依稀看見黑影幢幢，足有數十人之多。

「我們行藏早已敗露，我們得盡快離開這裏，你們兩人緊隨在我身後，不可走散。」南宮天賜說畢，便拔劍在手，率先衝出龍亭。

刹那間，暗器從四方八面電射而至，南宮天賜三人運足眞氣，舞起層層劍幕，把射來暗器紛紛擊落，南宮天賜功力深厚，更把暗器反射而回。

「卑鄙，竟用暗器偸襲!」在南宮天賜身後不遠之任尙珩破口大駡，手中長劍不停地揮舞着。

說時遲，那時快，南宮天賜已衝到黑影藏身之處，師門「悲鴻劍法」已然使出，首當其衝之兩名黑影已被刺倒下。

刹那間，十多名黑影已掄起兵器，向南宮天賜身上招呼。另外則有十餘名

撲向楚嫣煙及任尚珩。

南宮天賜不敢怠慢，知道尚有不少敵人隱藏在周圍，當下使出凌厲無比、驚天動地之大悲三式第一招——悲從中來。

大悲三式顧名思義，一共便只有三招，分別為「悲從中來」、「大慈大悲」及「悲天憫人」，乃當年鬧得江湖天翻地覆，殺人無數之煞星馬悲鴻之絕學。

馬悲鴻橫掃江湖多年，未逢敵手，所用的僅是其中兩式，「悲從中來」用於以寡敵眾，「大慈大悲」則在單打獨鬥中使出，所向披靡，死在這兩招之下的人實不計其數，至於第三式「悲天憫人」乃救命絕招，威力比前兩招加起來還強上數倍，但所耗真力亦相對提高，故馬悲鴻也不曾用過。

馬悲鴻退出江湖後，有感於「大悲三式」殺氣過重，有違天和，且消耗真力甚多，便另創一套較為溫和之「悲鴻劍法」，授予南宮天賜，「大悲三式」則作為急時所用，非到危急關頭，不可隨便使出。因「悲鴻劍法」雖說溫和，但也威力巨大，凌厲非常，絕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應付，只可惜南宮天賜這兩年來，每次交手都在惡劣形勢之下，以寡敵眾，逼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大悲三式」中之「悲從中來」，實非馬悲鴻始料所及。

「悲從中來」之下，洒起半天血雨，圍攻南宮天賜之十多名黑影已倒下大半，餘下的雖然能夠撿回性命，但也滿身鮮血，魂飛九霄之外，呆在當場。

隱藏在四週之敵人見狀，大為吃驚，紛紛現身，撲了過來。

這時，南宮天賜已再度使出那招絕活，把攻向楚嫣煙之敵人全數擊倒，嚷道：「不可戀戰，快走。」

驀地，南宮天賜臉色大變，他發覺兩次施展「悲從中來」後，竟然內功不繼，真氣有迅速消失之跡象，手中長劍，有愈來愈重之感覺。

南宮天賜大為吃驚，一把拉着楚嫣煙便跑，這時已有十多名黑影一湧而上，各種不同兵器同時襲到，其中一名使棍的，更是來勢威猛，勁道十足。

南宮天賜無暇思索，鬆開楚嫣煙，「悲從中來」一招三度出手，只可惜現時的他，不知怎地真氣消失的無影無踪，而他那柄慈母遺留下來之削鐵如泥寶劍亦因為留下給父親南宮逸防身使用關係，一招「悲從中來」簡直毫無威力可言。

只聽見南宮天賜大叫一聲，不但身中數處刀劍之傷，更被一棍震飛丈餘，跌進不遠之湖中，「噗通」一聲，濺起水花數尺。

楚嫣煙見了，登時悲痛欲絕，大叫道：「天賜哥！」縱身一躍，也「噗通」一聲地跳進湖裏。

任尚珩想不到竟會有如此變化，登時停下手來。說也奇怪，當他停下來時，那些圍攻着他的人也跟着住手。

任尚珩竟然跑到那使棍的人身側，道：「司徒幫主，可否派人下湖救那個女的？」

「小子，你不是說笑吧，這湖不但腥臭無比，且混濁不堪，便是大白天也難在水中視物，何況現時漆黑一片。」

任尚珩大是焦急，道：「但是……」

司徒幫主道：「你不用說了，我也知道你目的是在那妞兒，否則亦不會找上我。你可知道，這湖表面上平靜，湖底水流卻是異常湍急，你那妞兒早已不知道被水流沖到那裏去了，我看你還是心息吧！」

任尚珩沮喪萬分，忖道：楚嫣煙已是凶多吉少。只因在那個年代，婦道人家，縱使是武林中人，也毫無機會習泳。因此，懂得水性之女子簡直有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只是，他情急之下，竟忘記楚嫣煙乃來自南海忘憂島，終日與海為鄰，怎會不熟水性？

任尚珩喪氣垂頭，默默無言地轉身離去。

司徒幫主狂笑道：「小子，聽我的話，回去休息數天，便會忘記這事。日後，我們接近的機會多着哩，你還愁沒有美人嗎？」

任尚珩聽了，立即停下腳步，回過身來道：「我已經清楚地和你說過，交易只此一宗，下不為例，今後請不要來找我，我也當作從沒認識你。」

司徒幫主乾笑數聲，道：「小伙子，交易雖只有一宗。但以後的卻不能算作交易，只可作為效力，是你替我效力，難道你不害怕我把今天你我之間的交易說出來嗎？一天有南宮逸和楚老頭在，你難有一天安寢！你只有聽我的話，合力把這兩人除掉，才能安心睡覺。當然，你亦可以現在拔劍，把我殺掉。但是，你能嗎？告訴你吧，你已沒選擇餘地了！」

任尚珩臉色大變，咬牙切齒道：「司徒秉，你真卑鄙！」

司徒秉大笑，道：「小伙子，我不會虧待你的；金錢和美女，你都可以隨意得到。好好地考慮一下。」說罷，便帶着手下，揚長而去，留下任尚珩獨個兒發怔。

* * *

南宮天賜被司徒秉一棍震飛，跌落湖裏時楚嫣煙正好在身側，她情急之下也縱身一躍，跟隨南宮天賜跳進湖裏。

楚嫣煙自幼在海邊長大，水性奇佳，因此入水片刻後，雙目便能適應湖底之環境。她遊目四望，只見四周漆黑一片，那能看見南宮天賜之踪影？

她順着水流，向前急泅，雙目不停到處張望，芳心卻是焦急萬分，因她了解到南宮天賜這時即使沒死去，也受傷不輕，更不知他的水性如何，時間愈久，對他愈是不利。

幸好，只片刻後，她依稀看見身前不遠處有一團黑影正在輕微掙扎着。楚嫣煙大喜若狂，如箭般向前竄去，一把摟着那團黑影便向水面急升。

浮出水面時，楚嫣煙連忙看清楚懷抱裏的是否南宮天賜，當看見正是奄奄一息的俏冤家時，方輕吁一口氣。她隨即眉頭一皺，只因她知道南宮天賜現時之情況非常危殆，必須上岸治療及逼出腹中湖水，否則性命不保。但是，那批

神秘人仍在岸上，怎生是好？

無可奈何之下，她只好摟着南宮天賜，一咬牙龈，運足氣力，往湖的另一方面游去。本來，她可沿着湖邊游着，找一個稍爲僻靜的之處上岸，但她恐怕對方派有人手沿着湖邊搜索他們之踪影，那時反耽誤時間。所以，她寧可捨近圖遠，不辭辛苦地往對岸游去。

幸好這湖面並不太廣闊，約一頓飯時間，楚嫣煙已背着南宮天賜在對岸一僻靜處登岸，她急不及待地把南宮天賜放在地上，猛按他之腹部，使他盡吐適才喝下之湖水。跟着便從南宮天賜背心命門穴渡過一縷眞氣，希望能助他護着一口元氣。約一盞茶時份，楚嫣煙自己也覺得難以支持，才收回按在南宮天賜背心上之手掌。

楚嫣煙雖然根基良好，內功修爲不弱，但因體質所限，成就始終未能登峯造極，加上剛才摟着南宮天賜急泳了一大段路程，來不及調息便得運功助南宮天賜療傷，怎不令她難以支持。

她收回眞氣，發覺南宮天賜之氣息已比剛才略爲好轉後，方輕吁一口氣，運功調息。

功行兩周天後，楚嫣煙已眞元盡復，急忙細心檢查南宮天賜之傷勢，只見他身上大小刀劍傷口共四五處，脅下瘀了一大片，內傷極重，但最令楚嫣煙担憂的是適才爲南宮天賜療傷時，發覺他體內眞氣全部散渙，只賴一口眞元護着心脈。她急忙爲愛郎把傷口包紮妥當。

南宮天賜的身軀，是那麼的冷，若非鼻孔還有微弱氣息呼出，實在使人懷疑他是否死去，楚嫣煙抱起愛郎，盲目地奔跑，希望能找上一戶人家，借來衣被給南宮天賜取暖。

跑了數里路，她只看見一座倒塌已久之廢祠，她連忙跑了進去，找了一處略爲清潔之角落，掃去灰塵，把南宮天賜放下，便隨即找來不少枯枝，從懷中油紙包中取出火石，生起火來取暖。

跟着，她便動手把南宮天賜身上之濕衣服脫掉。驀地，她的手觸着一件類似小瓶的東西，登時心中大喜，連忙掏出來一看，果然是萬仲棠給予他們防身之療傷聖藥。

適才，她還在埋怨着自己，爲何不把藥物帶在身上，而放在行囊中，以致留在客棧裏，沒藥可用，幸好南宮天賜帶在身邊。

她拿出兩粒藥丸，放在嘴裏嚼碎，捏開愛郎牙關，咀與咀的餵了過去。突然，她心中一震，只因她從南宮天賜口中嗅着一陣熟悉而又可怕之香味，那差點使她陷入萬劫不復之境的軟骨清香散之獨特香味。

楚嫣煙恍然大悟，這才明白爲何剛才南宮天賜會如此不堪一擊，輕易被人一個照面便傷着。

但是，南宮天賜是何時中毒的呢？難道是晚飯的時候？啊，是了，那時大家都喝了一點酒，而且還是竹葉青，那唯一可掩蓋着軟骨清香散獨特香味的酒，但是爲甚麼自己和任尙珩並沒有中毒呢？又是誰人在酒裏下的毒？

楚嫣煙正在推敲着之際，卻聽見南宮天賜呻吟着道：「冷……我很冷……」牙關也顫抖着。

楚嫣煙連忙停止思索，把火加大，但是南宮天賜仍是雙目緊閉，臉色蒼白，牙關顫抖地呻吟着。

南宮天賜雖曾服下萬仲棠之靈藥，但功効卻不顯著。只因大凡藥物，除個別罕世奇珍如千年首烏、人蔘等外，多是發揮本身潛力體能來療傷治病。南宮天賜身中奇毒，體力受尅制，不能發揮出來，故萬仲棠所給予之藥力功効並不大，只能令他略爲好轉。

楚嫣煙見狀，大爲痛心，一咬銀牙，毅然脫去全身衣服，緊摟着南宮天賜，傳過本身體溫，給他取暖。片刻後，南宮天賜沈沈睡去。

直至天色微亮，南宮天賜體內藥力作用，人也漸漸甦醒，但體力仍虛弱萬分，當他發覺自己竟被一柔軟溫暖之軀體緊緊摟着時，登時大吃一驚，虛弱地道：「妳幹……」

「天賜哥，你還冷嗎，昨晚可把我嚇的要死了。」她只關心着愛郎之情況，絲毫不把自己赤裸之事放在心裏。

南宮天賜這時才逐漸想起昨晚所發生之事，看見楚嫣煙不但冒險把自己從湖中救起，更不惜以少女清白之軀來給自己取暖，登時感動的流下淚來，道：「謝謝妳，嫣煙，我眞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報答妳！」

楚嫣煙忙道：「不要說這些話，這都是我該做的嘛，快休息片刻。」她亦感覺到南宮天賜之體溫已逐漸回復正常，便站起來，取過早已焙乾之衣服給南宮天賜穿上，才自己穿回衣服。

南宮天賜百感交集，也忘了把眼睛閉上，他想到楚嫣煙清白之軀已毫無保留地與自己赤裸擁抱這麼長時間，雖說那是形勢所逼，但自己今後應如何做呢？

爲了信用，他不能接受嫣煙的愛，爲了情義，爲了恩，他不能傷害嫣煙，更不能辜負她一片痴心。他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終於，他決定一事，找着一條可行之路。

經過赤裸擁抱後，楚嫣煙已把自己看作是南宮天賜的人，所以也不避嫌，當着南宮天賜身前穿衣。但她始終是黃花閨女，發覺愛郎竟看着自己出了神，登時紅透耳根，急急把衣服穿上，佯嗔道：「你壞死了，這麼看着人家！」

南宮天賜這才醒覺，急忙閉上眼睛，道：「嫣煙，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假正經，看飽了才閉上眼睛！」

「嫣煙，我……」

楚嫣煙噗嗤一笑，跑過來伏在他懷裏，輕聲道：「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又沒有怪你，我已是你的人了，你喜歡怎麼看都行，但是你得盡快把傷醫好才可以，免得我掛心！」

「嫣煙，妳眞好，但是我的傷極重，而我的眞氣又提不起來，不能運氣治療。我看妳還是把我送回金陵吧。只是那可眞的麻煩着妳了！」

「不用担心，天賜哥，你只是中了軟骨清香散之毒，前些日子，我曾使珩弟給我配製了解藥，現在客棧裏，我們稍後回去取便成，光天化日之下，那些人不敢在城裏胡來的！」楚嫣煙安慰着他道。

「軟骨清香散，我怎會中這毒的？啊，是那竹葉青酒！是了，珩弟怎麼樣了？」他絲毫沒有懷疑下毒之人便是他的珩弟。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了，你被擊落湖後，我便跟着跳進水裏，所以後來發展如何，我也不清楚，但願他能平安脫險。」

＊　＊　＊

楚嫣煙背着南宮天賜，向着開封縣城方向慢慢地跑回去，因為不熟路關係，回到客棧時，已是近中午時份。

掌櫃看見南宮天賜滿身血跡，臉色蒼白，大吃一驚，道：「這位公子出了意外嗎？可要找個大夫來一看？」

楚嫣煙道：「不用了，謝謝你！出門人遇上意外是很難避免的，我們可以自己照料妥當，毋須找大夫來。掌櫃的，我們另有一位同伴，不知可回來了沒有？」

掌櫃道：「那位客官外出約個多時辰了，聽說是往相國寺遊覽，還沒有回來！」

楚嫣煙得悉任尚珩平安無恙，大為安心，把南宮天賜背往自己房間，並吩咐準備熱水，隨即在自己行囊中找出那任尚珩不久前為她特地配製，用來解救軟骨散之藥給南宮天賜服下。

熱水送來後，她閂上房門，替南宮天賜脫去衣服，細心地替他清洗傷口及敷藥。跟着再嚼碎兩粒治療內傷之聖藥，給南宮天賜餵服。

南宮天賜服下解藥後，體內眞氣已漸漸恢復，再加上兩粒萬仲棠悉心泡製之靈藥，情況已大為好轉。只是因失血過多，加上那一棍也實在捱得不輕，傷勢若要全部康復，還須數天工夫。

約一頓飯時間後，南宮天賜道：「嫣煙，可否再餵我吃多兩粒藥丸？」

楚嫣煙急忙照辦，餵過藥給南宮天賜時，那知他竟趁勢一把摟着楚嫣煙小蠻腰，俏皮的在她香唇狂吻。

楚嫣煙羞的滿臉通紅，道：「壞東西，別這樣嘛，弄破了傷口便麻煩了。」口雖如此說着，但身軀卻溫柔地伏在愛郎身上。

＊　＊　＊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兩人靜靜地享受着那溫馨甜蜜，卻不知道任尚珩已經回到客棧。

任尚珩從掌櫃口中獲悉南宮天賜與楚嫣煙竟然沒有死掉，並已回來時，登時魂飛魄散。作賊之人十居其九都是心虛，他那敢面對兩人。

任尚珩知道楚嫣煙的武功要比自己高上一籌，若她知道自己下毒害南宮天賜，定會不放過他。所以，他靜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間，取回行囊，偷偷的溜掉。

他這一番溜走，卻另有遇合，造就他成為一代梟雄，此乃後話，暫且擱下！。

＊　＊　＊

當南宮天賜與楚嫣煙發覺任尚珩曾經回到客棧，並且不動聲色地收拾行囊，不辭而別時，實在大感詫異，他倆想不通為何任尚珩竟會如此做法。

畢竟是女孩子比較心細，她把任尚珩前一陣子的興高采烈和近日落落寡歡的表現作了一個比較，和為何他沒有中那軟骨清香散，並且能從數十個敵人中輕易地平安無恙脫困，再加上他靜悄悄的溜走之奇異行動，登時聯想到唯一之解釋——任尚珩便是下毒謀害南宮天賜的人！任尚珩與司徒秉串謀，意圖置南宮天賜於死地，他之目的便是為了追求自己。

南宮天賜聽了楚嫣煙之分析後，不禁百感交集，前有余恨生，後有任尚珩，竟會為了楚嫣煙，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來爭取，而自己卻要把這可愛人兒拒於千里之外，實在是太愚蠢！

他憐惜地把楚嫣煙輕摟入懷，道：「嫣煙，我實在是太蠢了，我答應妳，從今天起，不論我要付出甚麼代價，我也要和妳一起！便是要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他覺得除死之外，實在無法向余恨生交代昔日一諾。

楚嫣煙高興的掉下淚來，她知道自己終於能夠獲得這個如意郎君，她打蛇隨棍上地問道：「天賜哥，你肯定那位姐姐能接受我嗎？」

南宮天賜呆了一呆，隨即想起那已有夫婦之實的藍明月來，登時心如刀割，痛苦地道：「她……現在已把我恨之入骨，再也不會理睬我的了。」

楚嫣煙大為錯愕，忙追問原因。

南宮天賜毫不隱瞞，把與藍明月相識，結緣和分手經過詳細地告訴楚嫣煙。

楚嫣煙安慰着他道：「天賜哥，我有一個預感，你和明月姐姐定會前嫌盡釋，和好如初的，你不用灰心。」

南宮天賜沮喪的道：「但願她能諒解我之苦衷！我實在不知道那人便是她爹！」

楚嫣煙倚在他懷裏，道：「天賜哥，如有朝一日，你和明月姐和好如初，你還會要我嗎？」

南宮天賜道：「嫣煙，妳對我情比金堅，若我還辜負妳的話，我還是人嗎？妳放心，沒有人能強迫我和妳分開，除非這人把我這命取去！」

楚嫣煙大是激動，把櫻唇吻在南宮天賜咀上，不讓他說下去。

＊　＊　＊

經過連日來楚嫣煙之悉心料理，南宮天賜之內傷已全部康復，他的精神亦因心理負担已有解決辦法的關係，比前更好。

這晚，南宮天賜不但背上有一柄新買回來之長劍，腰間更多了一重沒用過的新裝備——一條插有廿四柄柳葉刀的皮腰帶，與楚嫣煙再探龍亭。

只是，南宮天賜和楚嫣煙也端的是傻，丐幫以眼線廣闊，消息靈通馳名天

下，司徒秉怎會不知道兩人不曾淹斃湖中，尤其是兩人毫無忌憚地留在開封養傷。

試問，司徒秉怎會仍然留在龍亭等待兩人前往尋仇？除非……

南宮天賜本性粗心大意，他想不到這點實不足爲怪，但楚嫣煙一向心細如塵，又怎麼會想不到這顯淺之道理？

這實在是簡單得很，楚嫣煙近日來沐浴於愛河之中，她的心全放在愛郎身上，她關心的只是南宮天賜之傷勢，那還有空去想其它的事？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兩人才離開客棧，一隻信鴿已如流星般飛向龍亭。

龍亭之內，司徒秉看着手中只畫着一個交叉之便條，滿懷信心地等待着，等待着兩隻獵物進入陷阱。

他對這陷阱之設計極有信心，因爲這是他自己和另一人精心策劃的，雖然另外一人——禿鷹之意見比他多。

司徒秉向身旁數名手下交代數語後，便迅速離開了龍亭，於夜色中消失。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來到龍亭時，遠遠便見着大廳中似有微弱燈光透出，兩人唯恐重蹈覆轍，墮入敵人埋伏之中，於龍亭四周巡查清楚，看見並無埋伏後方閃身躍上亭頂，偷瞥大殿裏之情況。

大殿裏，盤膝坐着數名衣衫襤褸之化子，從數人身上所負之布袋，南宮天賜便知司徒秉並不在其中。

數名化子在大殿裏大杯酒，大塊肉，肆無忌憚地高談闊論着，南宮天賜正在考慮是否把這數人擒下，逼問他們幫主司徒秉下落之際，外間傳來一個人之脚步聲，一名丐幫五袋弟子已跑了進來。

「彭九，怎麼只有你一人，幫主呢？」一個喝着酒的化子向回來的弟子問道。

「剛才有一個姓陳的送來一個叫做藍甚麼月的妞兒，幫主見那妞兒生得標緻可愛，便差我先回來。我猜他定是帶那姓藍的妞兒往鐵塔頂層享受一番了！」彭九急不及待便拿起了一隻破碗，邊倒酒邊回答着。

在屋頂之南宮天賜聽了，登時心頭大震，姓藍的妞兒，莫非便是明月？昔日裴家莊不是有個姓陸的總管嗎？

他心急如焚，來不及考慮這化子所說的話之眞實性，便拉着楚嫣煙匆匆離開，直撲位於開封東北隅之鐵塔。

鐵塔名雖爲鐵塔，卻是由琉璃釉磚所築成，高十多丈，共十三層，雄偉壯觀，遠近馳名。

南宮天賜來到後，不由分說便直撲頂層，半途中，他已聽見一少女之低聲飲泣，登時令他心亂如蔴。

寶塔頂層之內，月色中，南宮天賜依稀見着一個身上寸縷全無之女子，綣臥一隅痛哭着，也看不清楚是否便是他日夕牽掛之藍明月。

南宮天賜無暇細想，一個箭步衝了上前，便扳過那女子之身軀，看看是否藍明月。那知，一陣白茫茫的薄霧已迎面襲來，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南宮天賜雖立即閉住呼吸，亦已吸入不少毒霧。

跟着，他的前胸亦被那女子一掌擊中。南宮天賜內功修爲深厚，一旦遇襲，體內護體神功已自然地作出反應，護着全身。饒是如此，那女子的一掌亦把他打的血氣翻騰，一口鮮血湧上喉頭。

南宮天賜雖粗枝大葉，但卻能處變不驚，也不顧得江湖避忌，反手一掌，便劈在那女子左乳之上，登時把那女子震得重傷，昏倒地上。

這時南宮天賜所吸入之毒霧，毒性已然發作，使他眼眩頭暈，搖搖欲墜。楚嫣煙見狀，急忙上前攙扶，並掏出一顆藥丸，塞進南宮天賜口中。

便在這當兒，塔裏已湧進十多名鶉衣百結的叫化子，爲首一人背負八個布袋。正是丐幫中身份最高之代幫主司徒秉。

司徒秉獰笑道：「南宮小子，那怕你有三頭六臂，還不是着了本座之道兒？」

南宮天賜强忍着暈眩，恨聲道：「司徒秉，我南宮世家與你有何仇怨，竟下毒手謀害南宮世家！」

司徒秉狂笑，道：「你也太抬舉你們南宮家了，我才沒有那麼多時間對付你們。老實告訴你，我只對那些姓慕容的才有興趣，你悔不該是慕容燕的兒子，否則我也不會出手對付你！」

南宮天賜道：「你和慕容家有仇？」

司徒秉道：「看在你命不久矣份上，我便告訴你吧，免得你死後當上糊塗鬼，日夕跟着我！」

南宮天賜趁此機會，暗中調息，希望能把所中的毒驅出，那知不但功效全無，毒素更有迅速蔓延之勢，眞氣已逐漸不聽使喚。

「你不用白費心機了，我這化骨霧，乃採取清香化骨散改良而製，聞入少許，片刻後便功力全無，十二個時辰後便化爲一灘血水，天下間，只有我之獨門解藥可救，哈！哈！」司徒秉亦看出南宮天賜意圖運功逼毒，大爲得意地笑道。

南宮天賜心中一動，取出楚嫣煙分給他帶備在身的解救清香化骨散之藥服下，但見毒性已停止蔓延、眞氣已能恢復運用，只是那暈眩之感覺仍然存在。

「南宮小子，你看我這左脚有何特別嗎？」司徒秉指着他那骯髒無比，只穿着破爛草鞋，露出脚趾之左脚。

南宮天賜見本身之功力仍在，心中略爲安定，瞥了那左脚一眼，道：「除了比別人多了一隻脚趾外，我看不出有何不妥。」

「你難道不知道六隻脚趾代表甚麼嗎？」司徒秉大聲喝問。

南宮天賜搖搖頭。

司徒秉自我解釋道：「這也難怪，慕容燕絕對不會給你見着她之左脚。我來告訴你吧，凡是慕容家的後代，左脚都有六隻脚趾。你明白嗎？」

南宮天賜詫異萬分，驚道：「你是慕容家的人？」

司徒秉恨聲道：「想當年，慕容松柏把我娘欺騙了，不負責任便離去。在我六歲那一年，我娘貧病交迫，沒有辦法之下，便帶着我找上慕容家，那知慕容松柏竟然奉他兄長之命，另行娶妻生子

，我娘也不爲已甚，但求能有一棲身之所，便心願已足，你知道那慕容松柏怎麼說嗎？」

南宮天賜不動聲息，細心聆聽。

司徒秉續道：「那無良惡賊竟說：『不錯，慕容家的孩子都是有六隻脚趾，但並不是說所有六隻脚趾的孩子都是慕容家的骨肉，這一點妳可要弄清楚。』那惡賊爲了恐怕慕容松青責怪，不但不承認我是他的骨肉，更把我們母子兩人趕了出來，終於害致我娘病死街頭，而我若不是給家師遇上救起，亦早已餓死！你說我和慕容家有仇嗎？」

南宮天賜想不到司徒秉與慕容世家竟有着如此關係，慕容松柏如此待他們母子，也難怪他對慕容世家懷恨在心，刻意報復。

「於是，你便對慕容家不擇手段地報復！」南宮天賜問道。

「你說的一點也沒錯，我姓的是娘的姓，與慕容家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要把他們剷除得一個不留，絕子絕孫，使世間上再沒有一個姓慕容的人。」司徒秉恨聲道。

「你沒有參與攻擊南宮世家？」

「老實告訴你，南宮世家被毀之當日，我確實是在金陵，但我卻是另外辦一件事，無暇參予攻擊南宮世家。」

「你的代號是烏鴉？」南宮天賜心中一動，問道。

司徒秉臉色一變，喝道：「是誰告訴你的？」

南宮天賜微笑道：「我因見你骯髒不堪，人皆討厭，所以推想得來。」

司徒秉道：「我也不理會你怎麼得知，你現時已清楚我爲何要對付慕容家之後人，應死也瞑目，我看你還是自動了結吧，省得我動手！」

南宮天賜大笑，道：「司徒秉，你實在是太妙想天開，你認爲憑你們這十多人，便能奈何我們嗎？」他拔出身後長劍，續道：「念在你沒有參予攻擊南宮世家份上，只要你留下解藥，我便既往不究，放你一條生路！」

司徒秉看見南宮天賜毫無異狀，不似中毒已久，失去功力之人，但他臉上仍一片灰白，分明已被毒霧洒上，怎會如此？難道這小子故弄玄虛，擺出空城計？

他實在不必冒險的，只因他那化骨毒霧眞的是那般厲害，他只要抽身而退，只須十二個時辰，南宮天賜便會變成一灘血水，何須這時動手？

只是那司徒秉平生好色如命，他看見楚嫣煙那天香國色，早已如饞貓見了魚腥，那肯放過？

他把手一揚，道：「你們試一試這小子！」語聲才落，司徒秉身後已跳出數名乞丐，撲向南宮天賜。

楚嫣煙不知南宮天賜目前眞實情況，怎容他身涉險境，早已拔劍在手，在他身側嚴加戒備着，見狀忙展開家傳劍法，迎了上去。

南宮天賜也知道勢難善了，自己身上餘毒未清，若再拖延下去，實在夜長夢多，口中喝一聲打，三柄柳葉飛刀已奔向與楚嫣煙動手之三名乞丐。

那三名乞丐不虞他有此一着，塔內地方本不大，難於閃避，登時有兩人被飛刀擊倒，餘下一人顧得閃避飛刀，卻不提防楚嫣煙劍勢已到，被她活劈劍下。

司徒秉眼看甫交手，己方便損失三員好手，登時大吃一驚，便欲逃走，那知南宮天賜早已先他一步，封住退路。

也不知是否天意要把慕容家這一點根也挖掉，司徒秉竟然不顧一切，一掄手中之青竹杖便要硬闖。

南宮天賜怎容他逃脫，不假思索便劈出一劍「大悲三式」中之「大慈大悲」。當日身爲大內暗探副統領之宇文就便是死在他這一招之下，司徒秉之武功，與宇文就還未能相提並論，怎能僥倖？

一聲慘叫之下，這可能是慕容世家之後人，丐幫代幫主司徒秉便已身首異處，慘死南宮天賜劍下。

南宮天賜冷冷的對餘下乞丐道：「你們剛才亦已聽見了，我與司徒秉乃私人恩怨，與丐幫毫無關係，你們可以回去和貴幫長老商討，如仍是要和南宮世家作對爲敵的話，我自會接下。」

餘下之丐幫弟子見他如此神勇，那敢逗留，匆匆離去。

南宮天賜使出一招「大慈大悲」後，消耗眞力不少，暈眩即時加重，他急忙在司徒秉屍身上搜索，果然搜出一瓶藥丸，急忙拔去瓶塞，湊近鼻孔一嗅，發覺與任尚珩所配之解藥氣味相近，便毫不思索地倒了兩粒服下，片刻後，那陣暈眩感覺便隨即消失，他才輕吁一口氣。

楚嫣煙關懷地問道：「天賜哥，你可沒事吧？」担心之色，表露無遺。

南宮天賜把她輕摟入懷，道：「沒事了，我現在只是肚子有點餓！」

楚嫣煙道：「現在已是夜深了，那裏還有東西吃？還是回客棧看看掌櫃的有沒有吃剩的冷飯吧！」

南宮天賜輕吻着她的粉臉，道：「我可不喜歡吃冷飯，只喜歡吃胭脂！」

楚嫣煙不依地在他懷裏扭動，嬌嗔道：「你壞死了，這裏滿是血腥味道，你還有心情吃胭脂。快回客棧吧，我給你吃一整盒！」

突然間，南宮天賜想起那偷襲他之裸女，連忙上前細看，只見那裸女那裏是藍明月，只是一個年約三十之女子，早已斃命多時，於是便和楚嫣煙回客棧休息。

* * *

翌日清晨，楚嫣煙便跑進南宮天賜房間，把他吵醒，服侍他洗臉、穿衣。

「嫣煙，我現在已全部康復了，妳實在不必再侍候我的。」南宮天賜實在過意不去。

「人家喜歡服侍你嘛！難道你覺得討厭嗎？」楚嫣煙嘟起小嘴，老大不高興地道。

南宮天賜看見她這宜喜宜嗔之神態，不由心猿意馬，摟着她便在那鼓的半天高之櫻桃小嘴上輕吻，愛憐地道：「我怎麼會討厭呢？我實在恨不得妳每一刻

都在我身邊。只是要妳服侍我洗臉、穿衣，實在太委屈妳嘛！」

楚嫣煙緊緊地擁抱着他，喘聲道：「天賜哥，只要你心中喜歡我，愛惜我，我多大的委屈也可以忍受。何況服侍你並不是一件委屈之事，只不過是我的責任哩！」

「嫣煙，妳對我眞好！我這福緣眞不知是幾生修來？」

「天賜哥，昨晚你爲甚麼一劍便把那司徒秉殺了？爲何不把他擒下，逼他說出其餘數人之身份及姓名，那豈不是省工夫嗎？」

「當年之主要背後策劃人應該便是宇文就那狗賊，因此很可能除他之外，其餘的人都不知對方之身份。當日我實在不該那麼衝動，一劍把宇文就殺了，幸好還有明月知道有禿鷹這些人存在，託她叔父通知我，否則我們很可能糊裏糊塗地落在別人暗算中也不知道。」

「天賜哥，既然明月姐姐不念舊仇，把有關禿鷹之消息通知你，你怎麼還認爲她恨你入骨呢？」

「很可能她雖然恨我殺了她父親，但也知道我是無心的，所以才不願意見着我被別人暗算死掉。若然她不是懷恨在心，怎麼會不願見我？」他想起自己曾兩度往徐州藍家莊，藍明月都不曾與他會面。

「天賜哥，也許她這是矜持哩！不若你親自向藍克儉提出見她之要求，很可能她會和你相見。」

「妳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也許下次往徐州時，我便向藍莊主提出這要求吧。嫣煙，難道妳不介意嗎？」

「我怎麼會不介意。只是，我更體諒到一個女子失去心愛人之苦處，尤其是明月姐與你關係如此密切，我怎能硬生生的把你從她手上搶走，整個霸佔着，如此我會不安樂的！」

南宮天賜大是感動，緊緊的摟着楚嫣煙。

「天賜哥，你剛才說那四禽可能不互相認識，但也有可能他們是認識的啊，爲甚麼你不試上一試呢？」

「我實在也想生擒一個來問的，但在昨夜的環境裏簡直是不可能，那時我身上餘毒未消，只靠着內功把毒壓下，而我的武功雖比司徒秉高明，但要生擒他，卻非一招之內能辦到，不要說還有其他丐幫中人在旁虎視眈眈了，便是我自己能否支持上百招也是個疑問，因此我別無他法，一出手便是殺着。」

「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先回金陵嗎？」她實在捨不得這麼快便回金陵。

「我們先在開封玩上數天，順道試探丐幫之反應，看看他們會否替司徒秉復仇。跟着我們便跑一趟嵩山，往少林寺找那大通和尚。」

「大通和尚是誰？」當日南宮天賜只把少林之行經過報告給楚劍淸、萬仲棠及南宮逸三人，故楚嫣煙不知道大通和尚是誰。

南宮天賜便把遭遇簡略地告訴她。

「天賜哥，那指法是甚麼功夫，竟會如此厲害？」

「普天之下，能在我運足眞氣護身時輕易把我制着的，我想來想去也只有一種，那便是鳩摩指，是一種西藏喇嘛教之絕學，源自薩迦廟。少林寺和尚怎麼會懂得喇嘛教之絕學？實在可疑得很！嫣煙，少林寺高手林立，不比丐幫那麼容易對付，妳害怕嗎？」

「不，有你在身邊，我甚麼也不害怕！」小妮子蠻有信心地道。

「既然如此，我們先吃些早點，然後在開封痛痛快快地玩上兩天才作打算。」

* * *

且說任尚珩當日在開封偷偷的溜走後，知道再也不能重回金陵，他唯一想到可去之處便是終南山，那昔日與師傅萬仲棠及南宮逸躲藏的地方。因此，他離開開封後，便逕往終南山而奔。

剛過鄭州，任尚珩便看見一隊隊的少林僧侶四處奔波，似是有甚麼大事發生。任尚珩與楚嫣煙一樣，對少林寺前一陣子失經之事一無所知，大爲驚奇之下，便找着一個店小二來查探根由。

「這位客官，這事已發生個多月了，聽說是有人夜闖少林寺，不但偷了一册經書，好像還殺了數個和尚，這些和尚都是搜索那兇手和經書之下落的。」

任尚珩謝過店小二，忖道：「究竟少林寺失了甚麼經書，會如此大陣仗到處搜索？莫非便是少林重寶達摩易筋經？」

驀地，傳來一陣熟悉之笑聲，一條灰色身形已迎着任尚珩走了過來，任尚珩定眼一看，竟是闊別數月之余恨生。

「珩弟，怎麼你獨個兒跑到河南來了？有甚麼特別事嗎？」余恨生揚聲道。

任尚珩强自鎭定，道：「原來是余大哥，請坐。」

這時之余恨生，不修邊幅，與昔日風度翩翩之形象大是不同，剛坐下便拿起桌上之酒壺，骨碌骨碌的灌了數口酒，用袖口抹抹咀，道：「珩老弟，你是從金陵出來的嗎？」

任尚珩靈機一觸，道：「上次天賜哥跑了一趟少林寺，剛巧遇上少林寺失經，揹上黑鍋，於是着小弟前來，暗中協助那些和尚找尋經書，以洗不白之寃。但請余大哥不可向人道出這事。」

余恨生道：「我怎會隨便說出來？珩老弟，你可有甚麼頭緒嗎？」

任尚珩那有甚麼頭緒，搖頭道：「余大哥，小弟也是剛到不久，甚麼線索也沒有。」

余恨生道：「你放心，剛好我也是閑着無聊，讓我也來湊熱鬧，助你一臂之力吧！」

任尚珩暗暗叫苦，道：「余大哥，這事便讓小弟處理便行了，怎能勞煩你呢？」

余恨生低聲道：「有我在，你容易辦事得多呢！據我所知，這失經很可能與一名少林逃僧有關。」

「少林逃僧？余大哥從何得知？」

「我是無意中從那些和尚口中獲悉的。」

「原來是自己人幹的好事，怪不得少林寺藏經閣戒備森嚴，也會出事了！」

「那些和尚只是懷疑失經和逃僧有關

係了，並沒有確實証據。」

「余大哥，你剛才說容易辨，難道你知道那逃僧下落嗎？」

「不久之前，我曾無意中遇上一個用布袋包着頭的男子，鬼鬼祟祟地躲在一個寡婦家中，那時我本想出面干涉，但後來不忍拆破別人好事，才罷手不管。及其後，得知少林寺失經及跑掉一個和尚，方醒悟那用布包頭的人很可能便是個和尚，只因我和少林毫無交情，所以才懶的管閑事。」

任尚珩眼中一亮，低聲問道：「余大哥，那寡婦住在那裏？」

余恨生向他打了個眼色道：「珩老弟，人說他鄉遇故知乃一生一樂，我們且痛飲數杯，稍後待爲兄帶你往一好去處，保証你樂而忘返。」原來剛巧有數名和尚進入了食肆，余恨生恐怕給他們聽去了內容，把話題岔開。

＊　＊　＊

天剛入黑，余恨生與任尚珩已來到鎮外一座石屋外，靜悄悄掩至窗外。

屋子裏，傳出陣陣淫聲穢語，把兩人聽得眉頭大皺。余恨生輕輕點破紙窗，從小孔瞥進屋內，只見一個頭頂光禿的男子，正在與一個中年婦人幹着那不可告人之事。

那男子因背向窗口關係，未能看清楚前額是否有着戒疤。

余恨生自恃藝高，不由分說便推窗而進，任尚珩只得也跟着躍進。

床上那對沉迷歡樂中的男女嚇得分了開來，那男的也顧不得身上寸縷全無，醜態畢露，怒喝道：「你們是什麼人，竟闖進私人地方？」

余恨生一看那人前額，冷笑道：「狗和尚，你是那一座廟跑出來的，竟敢奸淫婦女？」

與和尚通奸，乃禮教所不容，被捉住時，通常都會被活生生打死或拿去浸猪籠淹死，那女子已嚇得花容失色，驚道：「這不干我的事，是這和尚強迫我的。」

余恨生最痛恨的，便是淫蕩女子，當他前些時發覺這事時，便欲出手懲戒，但因念在這女子是寡婦關係，才容忍着，聞言便喝道：「住口，看你剛才那副德性，有誰相信妳是被逼的？」

那和尚已匆匆穿上褲子，道：「小子，識相的便乖乖的離開此間，否則莫怪我不客氣！」暗中已運起歹毒非常之鳩摩指，準備隨時發難。

區區一個少林二代弟子，那被余恨生放在眼中，只見他一個箭步上前，迎面便一掌摑了過去。

那和尚正是少林逃僧大通和尚，他和這寡婦早有奸情，這次逃出少林，便暫躲在寡婦家中，待風聲稍過才往找他的伯父，那知劫數難逃，被余恨生無意中碰上，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大通和尚見余恨生如此輕視自己，心中暗自竊笑，一指便點向余恨生掌心。

余恨生武功出自西崑崙，那會不認識這歹毒指法，登時收掌換招，道：「鳩摩指！原來你是從薩迦廟來的！」不慌不忙，展開師門絕技，猛攻大通和尚。

他的武功，比大通和尚高出甚多，只數十招後，便一掌劈上大通和尚前額，把他震得頸骨破裂，腦漿四溢，當場身亡。

任尚珩欲出言阻止，亦已來不及，只好道：「余大哥，你殺了這狗和尚，那經書之下落豈不是無從得知？」

余恨生看見淫邪之徒，已是怒火中燒，竟把經書之事忘了，聽任尚珩提起，才想起此行目的，登時呆了一呆。

那寡婦聽了，不迭地道：「兩位大俠，那經書的下落我知道，只要兩位放過我，我便立即替兩位找那經書。」

余恨生對淫蕩婦女，更是厭惡痛恨，這寡婦私通和尚，廉恥全無，他原想也一掌劈死，聽她如此說，便向任尚珩一瞥。

任尚珩忙道：「余大哥，這種女子，殺了只會弄污了手，不若便放過她吧！」

余恨生冷冷道：「淫婦，算妳大命，還不快點把那經書拿出來！」

那婦人聽了，也不顧得掩蓋身體，赤條條的爬下床，雙乳搖曳，扭動那肥而白的屁股，從衣櫃暗格中拿出那梵文迦葉經，遞給余恨生。

余恨生久居西域，對梵文也略懂一二，一眼已看出是一册佛經書，並非甚麼武功寶典，便把它轉交任尚珩，道：「珩老弟，交還經書這事，便由你去辦了，我對和尚素無好感，不上少林了！」

任尚珩接過佛經，爲了表示對它沒覬覦之心，看也不看上一眼，便收在懷裏，與余恨生雙雙離去。

只跑了一段路，任尚珩便道：「噢，余大哥，爲天賜哥清白起見，小弟還是把那狗和尚屍體，也一併帶上少林才是道理。」

余恨生道：「既然如此，你便回去拿吧，我先走了，就此別過，代我問候各人！」說畢，便揚長而去。

任尚珩折回石屋時，見那婦人猶在對着那和尚屍體發怔，便穿窗而進。

那婦人見任尚珩去而復返，大驚失色，道：「大俠，請饒命！」

任尚珩便是想折回來把那婦人殺掉滅口，見那婦人仍是身無寸縷，且頗具姿色，頓起不良之念。剛才他在窗外聽大通和尚與這婦人宣淫時，已是意馬心猿，只因余恨生在旁，不得不忍着。

這時看見婦人赤裸裸地苦求，那還能忍得着，頓即目露色相，淫笑道：「小娘子，妳放心，我只是可憐妳失去情夫，特地回來陪妳樂上一樂。」

那婦人本是水性楊花，否則也不會和大通和尚勾搭上，聽了登時大喜，向任尚珩拋了一個媚眼，吃吃笑道：「原來大俠也喜歡這個調調兒，可把奴家嚇破胆了，只是，有這臭和尚在瞪着眼，那能玩的開心？」

「那還不容易？」任尚珩從懷中取出一小玉瓶，倒了少許黃色粉末在大通和尚屍體上，只片刻間，那屍體已化成一灘黃水，屍骨全無。

跟着，任尚珩便趕忙脫去衣服，擁着那婦人便倒向床上。

雲雨巫山之後，把任尙珩之心意打消了，本想把婦人殺掉滅口之意念已飛九霄之外，這是難怪，任尙珩久居荒山，從來沒有接近過女色，而這婦人却是天生淫蕩，媚功超卓，怎不把這初出道之小子弄得貼貼服服？

那婦人爬下床來，便往床後取水給任尙珩清潔身體，一看那盆準備着的清水時，驚叫道：「小冤家，你那經書掉在水裏了！」

原來任尙珩剛才匆忙間，只把衣服丟在床沿，歡娛之時樂極忘形，把收在衣裏的佛經掉進早已放在床側之水中也不知道。

任尙珩聽了，大吃一驚，從床上跳起來，搶過經書，急道：「快取火來烘！」他適才折回來，已取出經書看過，知道乃手抄本，只因不懂册上文字，故不知道是佛經。他唯恐字跡脫落，急命婦人取火來烘乾。

誰知一烘之下，奇蹟竟然出現，經書上本來是空白之處竟逐漸出現字跡，而且還是用漢字書寫而成。

任尙珩看見「洗髓、易筋」四字，已是歡喜若狂，待經書全乾，所有字跡都出現後，便穿上衣服，把經書貼身收藏妥當。

他現在亟須找一隱蔽的地方，修練經中武學，便對那婦人道：「妳這裏極不安全，那和尙的同黨隨時會來追查經書的下落，妳若要保存性命，最好盡快離開這裏！」

那婦人花容失色，道：「我別無親人，能逃去那裏？」

「妳還是立即收拾貴重東西，隨我走吧！這樣妳可以活久一些！」他想到自己躲起來練功，若有一個人服侍起居飲食，會更舒適得多，況且這女子在床上那一份媚態，實在使他留戀。

任尙珩年輕力壯，且容貌英挺，比那大通和尙强上不知多少倍，只聽得那婦人歡喜若狂，簡直懷疑自己是否做夢，不敢置信地問道：「你……你眞的願意帶我在一起？」

「我騙妳幹什麼？只是，爲避免那和尙的同黨找來尋仇，我們得躲起來一段時間，不知妳可願意捱那淸苦日子？」

「我願意，我願意！我那死鬼丈夫還留下一些財物，足夠我們過一輩子的，我現在便拿出來！」

「廢話，以我的本領，何愁沒有財富？別嚕囌了，快點收拾東西吧，要不然給我那朋友折回來遇上便麻煩了！」色令智昏，他剛才實在把余恨生拋諸腦後，現時却担心他會折回來，要是余恨生眞的碰上他和這蕩婦在幹那不可告人之事，後果實不堪設想。

他這一去，練成了一身出神入化之武功，也掀起一場大風波，但這已是多年後之事，將另文發表。

* * *

嵩山少室峯，少林寺本院外，南宮天賜與楚嫣煙雙雙來到，亮出金陵南宮世家之招牌，要求面謁住持宏光大師。

知客僧面有難色，道：「南宮師主，敝寺規矩，本院向不接待堂客，可否請這位女施主移駕下院奉茶，或在此間等候？」

南宮天賜那裏知道少林寺這淸規，還道是他們故意留難，登時面色一沉，不悅的道：「貴寺方丈曾聲稱大開方便之門，那有不接待堂客之道理？這豈不是故意留難於我等！」

近月來，南宮世家聲名重振，尤其是南宮天賜之武功，已被渲染成出神入化，那知客僧怎敢得罪，忙道：「請施主不要誤會，敝寺與南宮世家向來友好，怎會留難施主？這實在是敝寺數百年來所傳下來之規矩，貧僧實不敢打破，請施主見諒。」

楚嫣煙雖是不悅，但也不想南宮天賜爲了這問題與少林寺扯破臉，便道：「天賜哥，既然少林寺有這規矩，我們便在這裏等着，請他們住持出來相見！」

他却不知道這話大有不妥，只因南宮天賜武功雖高，但畢竟只是一個武林新秀。論身份，論輩份，那能要堂堂一個少林掌門紆尊降貴的親自出寺相見？

知客僧一皺眉頭，道：「敝寺住持已多年不曾出寺，若然南宮施主不願意內進，那便請施主把來意道出，容貧僧轉告住持方丈。」

南宮天賜因懷疑少林僧人曾參予當年圍攻南宮世家，對之並無好感，聞言更爲不悅，道：「再不許我們內進，又不願出寺相見，貴寺實在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你估道南宮世家還是十多年前之南宮世家，可以任人魚肉嗎？」

他委曲求全登門求見，只是不願意楚嫣煙陪他涉險，要是獨身前來的話，南宮天賜早已夜間前來，逕自找尋宏光大師查問一番。這知客僧之態度，令他想起當年與乃父南宮逸從終南山回來，前往探問那些昔日友好時之待遇，怎不令他大爲光火？

南宮天賜這話也是說得過火一點，那知客僧登時臉色大變，道：「南宮施主，敝寺不理會今天的南宮世家與十年前的有什麼不同，敝住持定不會出寺與施主相見的了，請回吧！」

楚嫣煙道：「你還沒有通傳，怎知貴寺住持見與不見？」

南宮天賜却道：「嫣煙，不用和他說這麼多了，我們便這樣走進去，看誰敢攔阻？」說畢，便帶着楚嫣煙往寺門闖。

知客僧大怒，一個閃身便擋着兩人去路，跟着一式「順水推舟」，便把南宮天賜逼退。

知客僧之武功，與南宮天賜相距何止千里？只見南宮天賜不閃不避，提起右掌便迎了上去，但聽見砰然一聲，那知客僧龐大身軀已倒飛丈餘，跌在地上。

寺門裏瞬即有十多名僧人衝了出來，團團把南宮天賜及楚嫣煙圍困着。

南宮天賜因不曾確定少林寺與昔年之陰謀是否有關，故不欲妄造殺孽，遂揚聲道：「在下與同伴這趟前來貴寺，目的旨在求見貴寺方丈，有事請教，並無惡意，勞煩各位大師通傳。」

那被南宮天賜擊倒之知客僧又被另一同伴攙扶起來，叫道：「你們立即把這

兩人拿下！」

十多名和尚聽後，也不由分說，紛紛向南宮天賜及楚嫣煙兩人攻擊。這些把守寺門的和尚，只是一些第三代弟子，身手平平，那能奈何得到了南宮天賜與楚嫣煙，只數個照面，已被兩人打得如落花流水般，倒地呻吟。

「阿彌陀佛，兩位施主身手不凡，不知為何到本寺生事？」

南宮天賜循聲一望，只見一名身穿黃袍，外罩大紅袈裟，年約五十餘歲的和尚已在數十名灰衣僧人簇擁之下來到。

南宮天賜冷冷地道：「在下以禮求見，貴寺却拒人於千里之外，這算是在下存心惹事生非嗎？」

那和尚見南宮天賜長得一表人才，眉清目秀，不似存心生事之人，遂問道：「請問施主高姓大名？來貴寺有何貴幹？」

「在下南宮天賜，偕同伴楚嫣煙前來貴寺，意欲求見貴住持宏光大師。」

那和尚想不到來者竟是近來聲勢日盛之南宮世家及忘憂島中人，佛眉一皺，道：「阿彌陀佛，原來是南宮施主及楚施主，怪不得身手如此高的。貧僧宏通，忝為本寺達摩院之住持，敝方丈因有客在，未能分身，兩位可否把來意說明，看貧僧能否效勞？」

達摩院住持這身份，比起掌門實在相差不遠，南宮天賜亦不堅持，道：「原來是宏通大師當面，在下失敬了！實不相瞞，在下等是專程為貴寺中一名叫大通的人而來。」

宏通大師聞言，臉色一變道：「施主與大通認識？」

南宮天賜道：「不認識，在下懷疑他與昔日圍攻金陵南宮世家之事有關！」

宏通大師道：「施主請勿亂說，大通之武功，貧僧知之甚詳。南宮世家被圍攻之事，發生於十多年前，那時他的武功，簡直微不足道，那有資格參予該等大事？」

「在下只是覺得他有關係，並沒認為他曾參予。」南宮天賜道。

「施主既然認為大通沒份兒參予，但為何又認為他與此事有關？施主可有什麼根據嗎？」宏通大師問道。

南宮天賜差點兒啞口無詞，只因他也知道自己是毫無根據。因為萬仲棠一句戲言誤導，使他先入為主地認定禿鷹是個和尚，當發現大通和尚以不該懂得之歹毒武功對付他時，直覺上便認為大通和尚與禿鷹有關，但是他能說出這只是憑藉一時之直覺嗎？當然不能。

因此，他只好說道：「大師，難道你不認為一個少林門下竟會懂得使用鳩摩指這種歹毒武功之事可疑嗎？尤其是當年圍攻南宮世家中的一個人是個和尚的時候！」

宏通大師吃了一驚，道：「少林門人懂得使用鳩摩指？施主莫非便是指大通？」

南宮天賜點頭道：「對，大通和尚便是懂得使用鳩摩指。」

宏通大師臉色轉黑，道：「大通自入本門以來，廿多年來只曾跟隨貧僧習藝，施主莫非認為貧僧也懂得鳩摩指，並曾參予謀害南宮世家？」

南宮天賜想不到大通便是宏通大師之徒，便道：「在下不知道大通和尚從何處習得鳩摩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下曾親眼目睹他使出這種歹毒武功！」

宏通大師追問道：「既然是施主親眼目睹，貧僧冒昧，請問是何時？何地？施展於何人身上？」

「實不相瞞，時間是個多月前一個晚上，地點是貴寺藏經閣附近，施展之對象便是在下！」南宮天賜坦然相告。

宏通大師喃喃道：「個多月前的一個晚上，本寺藏經閣附近，」隨即，他恍然大悟，喝道：「如此說來，施主便是那夜闖本寺藏經閣的黑衣蠓面人！」

南宮天賜並沒有否認。

宏通大師道：「本門弟子是否練有鳩摩指，乃是本門之事，毋須施主關心，但施主擅闖本門禁地，偷取本寺重寶，殺我弟子，却請施主還我一個公道！」

宏通大師因徒兒大通和尚於失經當晚失踪，涉嫌與失經之事有關，已備受掌門宏光大師怪責，心裏已是心躁非常。現今南宮天賜竟說大通和尚懂得使用鳩摩指，間接認為他也懂這歹毒的武功，怎不令他怒火中燒？

南宮天賜想不到宏通大師竟然翻臉，大是錯愕，道：「當晚在下根本便不曾踏進藏經閣半步，何曾殺人及盜經？如在下所料不差，貴寺殉難弟子，應是死在鳩摩指指下，大師應向大通和尚查問才是！」少林派追緝大通之事，並沒對外宣揚，南宮天賜那知大通和尚早已不在少林寺？

宏通大師見南宮天賜一再把罪名加在大通和尚身上，老羞成怒，道：「大通懂得鳩摩指一事，只是施主片面之言，教貧僧如何能信，但施主當晚既然出現在藏經閣附近，怎能說與盜經殺人之事無關？貧僧實在懷疑施主便是下毒手之人，當小徒前往追拿施主時，被施主殺人毀屍，更前來本寺訛言小徒懂得鳩摩指，把一切罪名加諸他的身上，使本寺不用追究於你，從而逍遙法外！」他這一番說話，沒有人敢說是强詞奪理，因為這事有着可能性。

宏通這着實在把南宮天賜激得怒極而笑道：「在下今天方知道，少林寺竟是如此不講道理。在下實在啼笑皆非，不知道究竟是來對了或是來錯了。大師既然如此說，在下也不欲多言，大師劃下道來，南宮某奉陪到底！」

宏通大師道：「既然如此，貧僧領教施主之鳩摩指絕學。」他適才那一番話只是怒極之言，但逐漸却覺得自己之推測也不無道理，開始相信自己之一番胡言。

南宮天賜忍着心中怒火，道：「鳩摩指乃佛門絕學，南宮某與佛無緣，不曾一學，但願大師賜教！」也不客氣，腳踏九宮，源自「悲鴻劍法」之一式掌法，「鴻飛冥冥」便已使出，向宏通大師左右「乳根」要穴襲到。

宏通大師大喝一聲：「來的好！」少林寺七十二種絕學之一「十八羅漢掌」已然展開，挾着風起雲湧，雷霆萬鈞之勢迎向南宮天賜。

一個是武林後起之秀，一個是佛門絕頂高手，兩人登時打得天翻地覆，沙飛石走，强勁絕倫之掌風把一旁觀衆之衣角也捲得霍霍有聲，氣壓加重。

南宮天賜師門絕技，着重於劍法之上，拳脚功夫雖也不弱，但成就比劍法相距甚遠，應付一般武林高手，雖然卓卓有餘，但面對少林五大高手之一，以拳掌功夫稱絕之宏通大師，單靠脫胎自劍法之「悲鴻掌」，怎能討好？

幸好南宮天賜自幼便修習南宮世家之正統內功心法，根基紮實，內力比宏通大師更勝一籌，加上他那輕巧靈活之身法，彌補招式之不足，方能勉强與宏通大師扯成半斤八兩之局面。

「十八羅漢掌」，實而不華，每招每式都是那麼沉實穩重，毫無花巧，直接了當，每掌所帶勁力，足能開山劈石，只須擊中一下，不死也得重傷，在開頭數十個照面裏，確實給予南宮天賜沉重之壓力。

數十招過後，南宮天賜已逐漸適應宏通大師之打法，對他拳掌之路數開始摸透，於是放胆地用上新近才從南宮逸處學得而從不曾實際運用過之南宮世家家傳絕學——「潛龍掌法。」

南宮世家領袖武林近百年，把曾顯赫一時之五大門派也壓得抬不起頭來，其家傳絕學自有獨特之處。只可惜南宮天賜是新近學會，不曾拿來對敵，一時間，未能領悟箇中要旨，故不能發揮「潛龍掌法」之最高威力。

饒是如此，南宮天賜已是挽回劣勢，盡佔上風，每當遇上某招使來未能得心應手，被宏通大師趁勢反擊之際，他便恃着深厚內力，與宏通大師硬拚一招，把對手來勢擊退。

兩人越鬥越快，瞬眼間已相搏近兩百招，驀地，南宮天賜腦海裏靈光一閃，改變了打法，每招均蓄勢不發，改强勁爲輕盈，變威猛爲含蓄，符合着「潛龍」之韻味。

宏通大師正在透不過氣來之際，驀然間發覺對手改變打法，自己壓力大減，還道南宮天賜後力不繼，登時心中大喜，乘勢反攻。

但數招過後，宏通大師頓覺不妥，自己每招所發出之勁力不但石沉大海，無影無踪，最可怕的是去勢將盡之際，南宮天賜之掌勢已從四方八面攻來，直指空門要害，逼使自己收招求保，狼狽不堪。

宏通大師發覺情況不對之際，却嫌略遲了，南宮天賜右掌已然按在他胸前，那蓄勢已久之掌力如山洪暴發般一瀉千里，把宏通大師震飛丈餘，口噴鮮血，倒臥地上。

南宮天賜也估不到這式「臥龍破山」有如此威力，爲之一呆。

「阿彌陀佛，老衲廿多年來不曾出寺，想不到今日能重睹『潛龍掌法』之威力，南宮施主果然名不虛傳。」（未完．二）

上文提要： 大圈幫頭領威哥率同弟兄再次出動，順利劫走富豪珠寶公司一批名貴珠寶，事後，警方根據線索，懷疑是日前打劫金輝珠寶店的那伙匪徒所為，並得悉他們日內會與泰國幫進行交易。泰國幫的林老闆利用假貨瞞騙威哥，却被揭破，雙方發生火併，及後更冤冤相報，泰迪與卡凡在街上遊逛，乍見威哥就在對面街道上，正欲擒之，却被林督察一聲叫喊嚇跑了……

都市雙傑故事／馬騰・文／可飛・圖

天堂夢

憑運氣尋珠寶　海陸空大追捕

卡凡與泰迪兩人在燈火熄滅的刹那，便已警惕地坐着不動，以防有人向他們襲擊。但兩人仍然着了道兒。

兩人是被一陣不知從那裏噴過來的氣體迷暈過去的。

與兩人同枱的四個男女，亦一齊遭殃。

隨即，便有兩個人上前去，將兩人挾持起來，擠入混亂的人羣中，向酒樓外面奮力擠出去。

跟着，那兩個挾持着卡凡兩人的漢子擠出酒樓後，登上一部剛駛到路旁的的士，二人將昏迷了的卡凡與泰迪推入車內，其中一個漢子叫道：「司機，快駛去醫院，我這兩個朋友吸了濃烟，昏迷過去！」

「發生了甚麼事？」那司機大聲問。

「火燭。」那個說話的漢子邊答邊拉開前坐的車門，鑽入車子的後座，關上車門。

那輛的士立時「呼」的一聲，往前疾馳而去。

而酒樓的門前，擠滿了看熱鬧的路人及從酒樓內狼狽倉皇奔出來的男女，誰也沒有留意那輛疾馳而去的「的士」。

一陣叫人心驚肉跳的救火車的「嗚嗚」聲終於傳來，眨眼間，三輛救火車及一輛救護車便飛馳而至，一輛警車亦相繼馳至，展開救火行動。

＊　＊　＊

卡凡與泰迪很快便醒過來。

兩人馬上發覺，雙手被人反綁着，動彈不得。

兩人就馬上認出，坐在他們旁邊，用鎗指着他們的那個人，正是大圈幫的人。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阿堅——彭志堅。

這時候，卡凡與泰迪已置身在一輛行駛中的客貨車內，駕車的是阿財，旁邊坐着的是阿蘇。

這麼說來，卡凡與泰迪又落在大圈幫的手上。

原來那間酒樓忽然停電，及至發生火警，都是大圈幫做的手脚，目的就是乘那混亂的場面，出其不意地將卡凡兩人擄走。

卡凡兩人吸入的那種令到他們立刻昏迷的氣體，是阿蘇在黑暗中向他們噴出的。

而將兩人挾出酒樓的，是阿堅與阿蘇。

至於那輛恰好駛到去的「的士」，乃是偷回來的，駕車的是阿財，負責接應他們。

將酒樓的電源切斷的是阿木。

大叫起火，並拋出一團沾滿酒精的火團的，也是阿木。

阿坤則負責在酒樓外面視察環境。

威哥是這一次擄人行動的指揮者。

其實，他們在昨天已發現了卡凡兩人的行踪，為了謹慎起見，他們並沒有立刻採取行動。

今日，卡凡與泰迪才走出林督察的住所，走過一個街口，便被阿坤發現了。

他立刻通知威哥。

威哥則通知其他各人準備行動。

看着卡凡兩人走入那間酒樓，威哥靈機一觸，想出那個切斷電源，乘着場面混亂擄人的主意。

於是各人依計行事。

結果很順利便將卡凡兩人擄挾到那輛「的士」上。

阿財將的士駛到附近的一個空置的建築地盤，將卡凡兩人抬上早已停放在那裏，亦是偷來的一輛客貨車上，馬上駛出地盤，依照原先的計劃，一直向郊外駛去。

＊　＊　＊

泰迪張開眼，一眼認出擄挾着他們的人正是大圈幫的人，心中暗喜，臉上卻發出又驚又怒的樣子，怒聲道：「又是你們，你們想怎樣？」

阿蘇扭頭一笑，道：「你以為我們會請你去吃滿漢全席麼？」

阿堅用手上的鎗咀戳一下泰迪的額頭，惡狠狠地道：「你今次若不將那批貨吐出來，我會送你們兩個到閻羅王那裏去。」

卡凡苦笑道：「朋友，我們若是吞了那批貨，還不遠走高飛麼？你們怎麼不相信我們的話？」

「你當然想我們相信你的話！」阿財扭頭破口罵道：「那批貨是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搶回來的，你們却吞了，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們可不是傻瓜啊！」

「你們若不想吃苦頭，我勸你們等一會見了威哥後，將那批貨收藏的地點說出來！」阿堅咬着牙道：「不然，你兩個死不了，也會被剝一層皮！」

「你們到底想將我們載到甚麼地方？」泰迪裝出驚怕的樣子。

「等一會你們就會知道。」阿蘇道。

之後，阿堅三人不再理會卡凡兩人，兩人也識趣地不敢再開口說話，以免自討苦吃。

車子駛到一個小碼頭，阿堅三人將卡凡與泰迪押上一艘早已停泊在那裏的遊艇上。

卡凡兩人估計，那艘遊艇若不是偷來的，便是租來的。

卡凡與泰迪才被押上船，那艘遊艇便馬上駛離碼頭，向東面駛去。

那輛小型客貨車就棄置在小碼頭的岸邊。

那艘遊艇駛離岸邊約十分鐘左右，有一輛房車飛馳到小碼頭，車子才停下來，便有兩個人分別從車子的兩邊跳出來，一個走向那輛小型貨車，一個走到岸邊，望着那艘航行中的遊艇。

那個走向小型貨車的男子繞着車子走了一圈，才將車門拉開，探頭望往車子內看了一眼，走到另一個男子的身邊，說道：「阿鄧，車上沒有人，我們快通知林 SIR 安排兩艘快艇追踪那艘遊艇。」

原來，這兩個男子是林督察轄下的幹練探員，負責保護卡凡與泰迪的。

而他們那輛車子上，裝有電子追踪器，可以接收藏在卡凡兩人身上的微型發射器發出的電波。他們就是利用車上的電子接收器，一直追踪着那輛小型貨車，來到這裏的。

本來，他們那輛車子是一直緊追着那輛小型貨車的，但在半路上，不巧遇上塞車，才令到他們墮後很遠，雖然他們將車速加快，仍然要在遊艇駛離碼頭十分鐘後，才能夠趕到碼頭。

幸好藏在卡凡兩人身上的電子追踪器，是最先進的產品，發出的電波很強，在十多里的範圍內，仍然可以接收到。

那兩個探員在卡凡兩人離開酒樓後，便開始循着接收到的電波追踪着那輛的士，然後是那輛小型貨車。

他們想不到的是，大圈幫的人居然將卡凡兩人帶上那艘遊艇，向海面駛去。

他們那輛車子可不能在海上行駛，因此，只好望海興嘆。

阿鄧咒罵一聲，說道：「我看不用通知林 SIR 了，他的車子大概也快到了。」

那個探員扭頭往來路望去，果然看到有一輛車子疾馳而來，忙說道：「阿鄧，林 SIR 的車子果然趕來了。」

原來，林督察那輛車子上也裝有電子追踪器，不過，他接收的是那兩個探員所乘坐的車子所發出的電波，因此，他是追踪那兩個探員的車子趕來的。

而林督察那輛車子上，不但坐了余幫辦，後面還坐了兩個探員。

林督察才將車子刹停，余幫辦便急不及待地推開車門跳出去，大聲說道：「阿曾，那些傢伙從海上走了？」

那個探員——阿曾邊走過去，邊說道：「坐上一艘遊艇往東面去了。」

余幫辦馬上扭頭對林督察道：「林 SIR，快致電總部，請求盡快派兩艘快艇來。」

林督察馬上利用車子內的無綫電通話器，與總部聯絡，請求火速派兩艘快艇來。

＊　＊　＊

那艘遊艇在海面上行駛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在一個小島旁邊的海灣停下來。

而泰迪與卡凡亦被帶到一個船艙內。

在艙內，兩人見到那個威哥。

威哥身上只有一條泳褲，但手上却握着一支「曲尺」。

「嘿嘿，我們又見面了。」威哥對兩人咧咀笑道：「想不到吧？」

卡凡與泰迪都沒有吭聲。

「怎麼樣？」威哥用鎗咀在卡凡兩人的眉心點了一下。「你們不會蠢到，寧願無命享受那筆橫財，也不交出來吧？」

冰涼的鎗咀戳在兩人的眉心上，兩人只覺一陣寒氣直透心底，幾乎忍不住打個顫抖。

卡凡吸了口氣，開口說道：「就算我們說了，只怕你們也不會放過我們。」

威哥笑着說道：「我們只是求財，根本沒有興趣殺人，若你們答應將那批珠寶交出來，我以人格担保，一定放過你們！」

「我們根本就不認識你，怎知道你說的話是否可信？」泰迪舔舔咀唇道。

「我阿威從來說一不二，最講信用！」威哥拍一下胸膛。「你兩個若是想繼續活下去，你們便要相信我。」

卡凡與泰迪互相望了一下，在別無選擇之下，只好屈服。「好吧，我們相信你。」卡凡說道。

「那批珠寶你們收藏在甚麼地方？」威哥眼中頓時發出興奮之光。

「收藏在銀行的兩個保險箱內。」泰迪說道。

「怎麼會收藏在兩個保險箱內？」威哥不大相信地瞧着泰迪兩人。

「因爲一個保險箱裝不下，所以，便分別收藏在兩間銀行的保險箱內。」泰迪解釋道。

「收藏在保險箱內最安全。」卡凡接口說道：「只有我們兩個才可以將那些珠寶從保險箱內拿出來，而且還要我們兩個一齊簽名，又不怕被盜走，因此，我們便將那批珠寶放在保險箱內。」

「眞的？」威哥晃動着那支手鎗，兩道目光在卡凡兩人的身上溜轉着。

「這個時候我們還敢騙你麼？」泰迪說道。

「媽的，」威哥口裏吐出一句下流話，跟着一脚踢在泰迪的身上。「你以爲我是儍瓜，還是白痴？會相信你們兩個的話！」

「我們說的確是眞的啊！」卡凡叫道。

「我若是相信你說的是眞話，那我簡直是自尋死路了！」威哥惡狠狠地一拳打在泰迪的肚子上。

泰迪痛得頓時彎着身，眼淚直流。

「你兩個講大話也要合邏輯，才會令人相信的呀。」威哥冷笑道：「你們若是將那批珠寶收藏在銀行保險箱，警方一定會查出來的。你兩個以爲警方沒有懷疑你們吞掉那批珠寶麼？你兩個以爲警方沒有到銀行去查過麼？我敢担保，警方一定到銀行去查過，你兩個若是將珠寶收藏在銀行保險箱，早就被警方查出來，坐監了！」

卡凡與泰迪聽了威哥那番話，頓時臉臉相覷，一時間不知怎樣自圓其說才好。

「他媽的，你兩個居然敢騙我！」威哥憤怒得咬牙切齒。分別在卡凡兩人的身上揮了一拳。「你們這麼騙我，一定有甚麼陰謀，快說出來！」又在兩人的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兩人痛得蹲在地上，心裏叫苦不迭——想不到威哥這麼精明，只盼林督察快點追踪到來，不然，只怕他們還有苦頭吃！

威哥惡狠狠地瞪着卡凡兩人。「你兩個敬酒不喝喝罰酒，好，那我就好好地泡製一下你兩個。看你們說不說！」

跟着向兩人一陣拳打脚踢。

兩人雙手被反綁着，無法抵擋，被威哥那一輪拳脚打得傷痧處處，痛徹心脾。

「說不說？」威哥喘口氣喝道。

卡凡嘶啞地道：「我們只不過……想騙你們帶我們上岸，希望有機會逃脫。」

「不是這麼簡單吧？」威哥逼視着卡凡。「我想，你們一定是與警方串通了，誘我們到銀行去取貨，却將我們一網成擒！」

「我們既然吞掉那批珠寶，又怎會與警方合作？」泰迪忍着痛說道。

「這就難說得很了。」威哥冷冷地瞧着兩人。「說不定你兩個想將功贖罪，所以便與警方合作，以換取警方不起訴你們兩個！」

跟着又道：「看來，你兩個吃的苦頭還不夠，不肯說眞話，那麼，我就讓你們再吃點苦頭！」

接朝外面高聲叫道：「阿木，阿堅，你兩個進來！」

樓梯聲响，阿木與阿堅馬上從上面走下來。

「將他們押到甲板上，將他們的衫褲脫光，讓他們好好地享受一下日光浴！」威哥吩咐。

阿木與阿堅答應一聲，馬上將兩人拉起來，連推帶拉，將兩人押到最頂層的甲板，動手將兩人身上的衫褲鞋襪脫掉，順手扔落水中，然後將只穿一條三角褲的卡凡兩人推倒在甲板上，仰躺着，再將兩人的雙手用繩綁在甲板的木柱上，令到兩人不能動彈。

這時候大約是下午三時左右，陽光猛烈，晒在身上，熱辣辣的發痛。

威哥這一招「日光浴」果然毒辣。

阿木與阿堅就躺在兩張沙灘椅上，頭上戴着太陽帽，身上穿着一件又長又大的T恤，也在享受日光與海風。

卡凡與泰迪兩人被脫光衣服，還不怎麼樣，當那些衣服鞋襪被阿木兩人扔落海後，兩人暗中叫苦不迭。

原來，他們藏在身上的電子追踪器，就暗藏在兩人的鞋跟內衣領內，如今鞋與衫褲都被扔落海中，那林督察與他的手下就無法再接收到那電子儀器發出的電波，換言之，林督察與他的手下無法追踪找到他們。

* * *

林督察與余幫辦，還有六個便衣幹探，分乘兩艘快艇，依照追踪器上接收到的電波的指示，一直朝東面疾駛。

兩艘快艇則以無綫電聯絡。

忽然間，前面余幫辦那艘快艇的速度慢下來，林督察正感奇怪，手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响起來。

林督察忙對着通話器道：「喂。」

通話器馬上傳出余幫辦的聲音：「林SIR，追踪器忽然接收不到電波……」

「甚麼？」林督察心頭一震，連忙打斷了余幫辦的說話。「怎會這樣的？」

「我也不清楚！」余幫辦的聲音又從通話器中傳出來。「追踪器的螢光屏上，指示追踪方向的光點消失了，我們失去了追踪的方向。」

頓一下，又道：「林SIR，我們現在怎麼辦？」

林督察思索了一下，當機立斷地道：「我們繼續朝那個方向追下去，希望可以重新接收卡凡兩人身上的電子儀器發出的訊號，同時，我馬上電告總部，請

求派出直升機及派出水警輪趕來協助搜尋那一艘遊艇。」

「是！林 SIR。」余幫辦馬上下令那個掌舵的警務人員立刻加速向前駛去。

兩艘快艇立刻飛一樣向前滑去。

林督察站在後面那艘快艇上，看着朝後面飛退的浪花，雙眉緊蹙着。

——卡凡與泰迪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他們身上的追踪器怎會忽然中斷發射電波？他們是否遭到了意外？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他的心頭閃過，當他想到最後那個疑問時，他的一顆心直往下沉。

要是卡凡與泰迪有甚麼三長兩短，他怎對得起他們？

卡凡，泰迪，你們到底怎麼樣啊？

林督察禁不住在心底吶喊一聲。

＊　＊　＊

卡凡與泰迪兩人這時候就像兩隻烤熟了的大蝦那樣，被猛烈的陽光烘晒得渾身赤紅。

而遊艇亦已駛離那個海灣，在海上緩緩地滑行着。

卡凡與泰迪只感到渾身發痛，唇乾舌燥，加上被打傷的地方疼痛不已，兩人幾乎忍受不住，昏暈過去。

兩人在日頭下，已曝晒了兩個小時。

而西斜的日頭照射下來，與中午時的陽光一樣猛烈，所以，兩人才會被陽光晒得渾身通紅。

威哥終於施施然地從船艙房內走出來，看了兩人一眼，將手上的烟蒂彈落海中，冷冷地對兩人道：「怎麼樣，這個日光浴不錯吧？」

卡凡兩人沒有睜開眼，只是閉着咀巴，不吭聲。

「怎麼？舒服得不想開口說話？」威哥冷笑一聲，扭頭對阿木道：「阿木，他們晒夠了，給他們洗個澡！」

阿木答應了一聲，拿起一個鐵桶，走到船邊，載了滿滿的一桶海水上來，潑在兩人身上。

海水中含有很濃的鹽份，潑在卡凡兩人身上，起先確是感到一陣清涼，隨即便感到一陣陣針刺般的疼痛，兩人終於忍不住起了一陣顫抖。

「兩位，這個海水浴很舒服，是麼？」威哥得意地笑着。

兩人依然不吭聲，心中只盼有奇蹟出現——林督察忽然趕到來，解救了他們。

「阿木，看來他們很欣賞這種海水浴，再給他們淋一次。」威哥冷酷地道。

阿木馬上又從海裏提了一桶海水上來，再次潑在兩人的身上。

兩人又起了一陣顫抖。

「威哥，倒不如將他們浸在海裏，省回一點力。」阿木開口說道。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威哥道：「好，你兩個將他們用一根繩子綁住他們的手腕，拋落海中，讓他們洗個痛快！」

阿木與阿堅答應了一聲，馬上去拿繩子。

泰迪掙扎了一下，忽然開口道：「我們投降了……」

「怎麼，終於肯說話了麼？」威哥很意地笑道。

「我們帶你們去取那批珠寶，但要保証，在取回那批珠寶後，放我們走！」泰迪沙啞地道。

「這一次說的是真話麼？」威哥俯視着兩人。

「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還敢說假話麼？」泰迪伸出乾澀的舌頭，舔了一下咀唇。

「嘿嘿，你兩個要是早些說出這句話，便不用享受這種特別的日光浴與海水浴了。」

跟着加重語氣道：「你兩個這一次說的最好是真話，否則，我仍然有辦法教你兩個死得無聲無息，外表上看去，只是死於意外吧了！」

「我們還不想死，……」卡凡沙啞地道：「請你先給我們一杯水喝。」

「不！」威哥冷酷地道：「你們先說出，那批珠寶收藏在什麼地方，我才拿水給你們喝！」

卡凡用舌頭舔一下乾燥的咀唇，艱澀地道：「那批珠寶就收藏在新月灣的一處地方。」

「什麼地方？」威哥緊張地問。

「那地方我也說不出來，就算說得出來，我也不會說。」卡凡聲音啞澀地道。

「為什麼？」

「若我說出來，你們馬上將我們丟進海裏淹死，那我們豈不是死得很冤枉？」卡凡道。

「你們想怎樣？」威哥帶點怒意道。

「第一，我要你親口保証，拿回那批珠寶後，放了我們！」卡凡道：「第二，我們只會帶你們去拿回那批珠寶，不會事先說出來。」

「好，我以人格担保，我們拿回那批珠寶後，立刻放了你們，決不食言！」威哥認眞地說道：「你們帶我們去拿最好，省得我們到了那裏花時間去找。」

「君子一言！」泰迪插口道。

「快馬一鞭！」威哥接口道。

這時，阿木，阿堅恰好拿了兩根繩子走回來，威哥馬上對兩人道：「阿木、阿堅，替他們鬆綁，扶他們下去。」

阿木兩人疑惑地瞧了威哥一眼，正想開口說話，威哥已搶先道：「他們已答應我，帶我們到阿強跳車的新月灣去取回那批珠寶，他們既然肯合作，我們自然不能再難為他們，是麼？」

阿木兩人頓時面露興奮之色，朝威哥一豎拇指，「威哥，你眞行！」

跟着替卡凡兩人鬆了綁，扶他們到下面的艙房，拿水給兩人喝。

威哥則去吩咐駕船的阿財，將船駛向新月灣。

＊　＊　＊

林督察與余幫辦分乘的兩艘快艇，終於找到威哥那艘遊艇先前停泊的那個海灣。

而追踪器上的螢光屏，忽然又顯現出訊號。

而訊號指示的方向，是海底。

林督察聽了余幫辦的報告後，大為緊張，因為訊號既然從海底發出，那就

表示卡凡與泰迪身上的電子儀器是在海底。

換言之，卡凡與泰迪可能被大圈幫的人沉屍海底。

而軍部的直升機與及水警的巡邏艇海空聯合搜索之下，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發現！

余鷙辦也認爲，卡凡與泰迪可能已遇害，林督察只好電告總部，請求派出蛙人，潛落海底搜索一下。

總部馬上派出蛙人趕到那個海灣，在林督察的指示下，兩個蛙人潛落海底進行搜索。

結果，在水底下撈起四隻鞋，兩套衫褲。

而其中的一隻鞋子的後跟內，就藏着一個電子發射器，這從電子追踪接收器的螢光屏所顯示的訊號，顯示出來。

拆下那隻鞋跟，裏面果然有一顆比鈕扣還要小的微型電子發射器。

這就証明那四隻鞋子與衫褲，是泰迪與卡凡兩人的。

這也解開了爲何電子追踪接收器忽然接收不到訊號之謎。

這也令到林督察與余鷙辦提起的一顆心，放下不少。

既然找不到卡凡兩人的屍體，那就表示兩人可能沒有遇害，仍然活着。

但這不表示兩人沒有危險，因此，林督察用無綫電請求協助搜索的軍部直升機及水警輪繼續加强搜索。

而他們那兩艘快艇也繼續在附近的海面搜索。

＊　＊　＊

遊艇終於駛到新月灣岸邊約五十尺的水面停下來。

爲免擱淺，遊艇不能駛近岸邊。

此時約是晚上十一時左右。

本來，遊艇在七時許便可以駛到新月灣，威哥認爲時間太早，不方便行動，下令將遊艇停在距新月灣五里外的海面上，直到十時左右，才吩咐阿財慢慢地將遊艇駛向新月灣。

卡凡與泰迪亦已得到較好的招待——雙手不用被反綁起來，也有食物供應，甚至有啤酒喝。不過，卻被關在一間艙房內，只准躺着，不准起身，阿木與阿堅看守着兩人。

遊艇停下來之後，威哥吩咐阿坤與阿蘇到岸上看一下，若沒有什麼動靜，便向遊艇打個訊號，他們才押着卡凡與泰迪，到沙灘上去取回那批珠寶。

由於遊艇只有一隻舢板，因此，阿坤與阿蘇只好從遊艇跳落水中，游向岸邊。

阿坤的水性比阿蘇好，只用單手划水，另一隻手舉起那支手電筒，游向岸邊，一滴水花也沒有沾在手電筒上。

兩人游到岸上，在沙灘上搜索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麼不對，便用手電筒打訊號於遊艇上的威哥。

威哥看到安全的訊點後，馬上吩咐阿木阿堅將卡凡與泰迪的雙手綁起來，帶到甲板上，乘坐那艘舢板，向岸邊划去。

舢板停在岸邊，阿堅與阿木押着卡凡兩人跳上沙灘，威哥跟着也跳上去，然後將舢板拉上沙灘，不致讓水流漂走了。

阿坤阿蘇早已站在岸邊，待威哥拉好那隻舢板後，便對他說道：「威哥，沒有發現什麼人。」

「好！」威哥揮揮手道：「阿蘇，你到路邊去看看，若發現有什麼不對，馬上發出訊號。」

阿蘇答應一聲，從阿坤的手上接過那支手電筒，往公路那邊走去。

威哥對卡凡兩人道：「那批珠寶收藏在那裏？快帶我們去拿。」

卡凡與泰迪互相看了一眼，一時間，兩人不知怎樣說才好。

因爲兩人根本就沒有見過那批珠寶，自然不知道將那批珠寶收藏在那裡，他們之所以那麼說，只是想暫時應付威哥，希望來到沙灘後，有機會逃脫，如今被威哥這麼一問，他們實在不知怎樣說才好。

「喂，你兩個怎麼不說話啊！」阿木用手推一下兩人。

「不是又要財不要命吧？」阿堅沒好氣地道。

卡凡與泰迪在這刹那互相打了一個眼色，跟着，卡凡開口說道：「威哥，可否先解開我們手上綁着的繩子？」

「他媽的，你不是胡說八道，騙我們帶你倆來到這裏，然後找機會逃走吧？」阿木不耐煩地低聲怒吼道。

那知道威哥卻說道：「好吧，我先替你鬆綁，由你帶我們到收藏珠寶的地方去，他就留在這裏，阿木，你看着他，若是有什麼古怪，阿木馬上殺死他！」

說着，威哥親自動手解開卡凡手上的繩子。

卡凡聽他這麼說，心中叫苦不迭，但又不敢對威哥說出眞相，只好無奈地看了泰迪一眼。

泰迪卻朝他打個眼色，並點點頭。

卡凡明白泰迪的意思——要他等一會不要理會他，找機會逃走，但他總不忍心不顧泰迪的生死，自己逃走，他在心中下了決定，是生是死，決不丟下泰迪。正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威哥替卡凡解開繩子後，馬上道：「好了，你帶我們去拿那批珠寶吧。」

卡凡不能再拖延下去，只好胡亂地向沙灘的另一頭走去。

威哥與阿堅緊跟在卡凡的身後，威哥手上的鎗對準了卡凡的背心，阿堅手上的牛刀刀尖也緊緊地抵在他的腰上。

卡凡這時候腦袋一片空白，只是向前走着，因爲，他根本就沒有將那批珠寶收藏在這裡。

也不知走了多遠，背後的威哥忽然說道：「喂，你到底帶我們到那裏？」

卡凡聞言之下，心頭一震，停下腳步，空白的腦袋忽然恢復了思想。

他馬上假裝辨認着，雙眼四下張望，心中卻在思索着，如何才能夠應付這次難關。

「喂，你到底將那批珠寶收藏在那裏去了？」阿堅用力推一下卡凡。

冷不防之下，卡凡幾乎被推得跌倒

在地上。

就在他向前一剎那，他瞥到不遠處的水中，突起一塊礁石，那剎那他靈機一觸，指着那塊礁石道：「我記起來了，就在那塊礁石的下面！」

威哥與阿堅一聽，不由雙眼一睜，齊往那塊距水邊約十多碼外的那塊黑黝黝的礁石瞧去了。

卡凡本來想趁兩人的注意力轉移到那塊礁石上的剎那，驟然發難，將威哥手上的鎗奪過去，那就可以反敗為勝，制住威哥與阿堅，然後用兩人交換泰迪。

那知道他才想「動」，威哥已用手上的鎗一頂他的背心，低聲道：「你認清楚了？」

卡凡頓時暗暗吸了口氣，不敢莽動，硬着頭皮道：「錯不了，那一晚，我就是走到那棵樹前，看到那塊礁石，才靈機一動，將那批珠寶藏在那裏的。」說着用手指一下身邊不遠處的一棵大樹。

威哥與阿堅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相信了卡凡說的話，威哥用鎗頂一下卡凡的背心，說道：「走前去將那批珠寶拿上來。」

卡凡這時已無選擇，只好硬着頭皮向水中走去。

＊　＊　＊

威哥與阿堅跟着卡凡走落水中，大約走了十多碼左右，便站住不再往前走，任由卡凡繼續向水中那塊礁石走去了。

兩人雖然只往前走了十多碼左右，海水已浸到兩人的大腿，卡凡走到那塊礁石前，海水已浸到他的腹部。

由於是退潮的關係，若是漲潮，只怕會沒頂，那塊礁石亦會被海水淹沒。

卡凡若想逃走，此刻正是時候，但他不想拿泰迪的生命，換取逃走的機會。

威哥大概就是看準了他不會不顧泰迪的生死而逃走，所以，才沒有緊跟着他。

「喂！站着幹麼？還不快在水中找一下，拿起來！」

威哥低聲催促着卡凡，手上的鎗仍一直對準卡凡。

卡凡在此地步，明知不可能從那塊礁石下找到那批珠寶，也只好繼續偽裝下去，雙手開始在摸索起來。

威哥與阿堅目光炯炯地看着卡凡。

卡凡摸索了好一會，自然什麼也摸索不到，阿堅不耐煩地道：「喂，怎麼還找不到？」

就在這時，卡凡一隻腳忽然在海底的泥沙中，踢到一根繩子或是帶子的物體，他忙蹲身下去，伸手去抓住那條繩子的物體，往上一提。

可是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提不起來，阿堅馬上喝道：「你若企圖逃走，你那個朋友便會沉屍海底！」

威哥手上的鎗也往下一沉，扣在扳機上的食指緊了一緊——隨時可以扣動扳機發射。

兩人這麼緊張，自然是以為卡凡想逃走。

卡凡心中有氣，存心想捉弄一下兩人，再一次用力往上一抽，口裏說道：「找到了……」

在他以為，他抽起來的，可能是一根繩索，又或是一個裝滿了泥沙的破竹籮才會抽不起，那知道他這一次發力，終於將之抽起來，沉甸甸的，卻是一個手提的尼龍旅行袋。

他發覺那是一個旅行袋的剎那，禁不住怔了一下，但隨即以為，那不過是一個被人當垃圾扔落海中的破爛旅行袋，這正好乘機作弄一下威哥兩人，好出一口氣，便用力往上提起那個濕漉漉的旅行袋，朝兩人揚了一下，說道：「幸好找到了，不然，只怕性命難保。」邊說邊提着那個旅行袋往兩人走去。

阿堅眼中頓時發出興奮的光芒，走前兩步，一把接過那個旅行袋，往沙灘上面走去。

威哥則一直用鎗指着卡凡，押着他走上沙灘。

阿堅將那個旅行袋放在沙灘上，急急開亮手電筒，照射那個旅行袋。

當他一眼看清楚那個旅行袋的式樣及顏色後，壓抑不住心中的興奮，疾聲道：「威哥，是這個旅行袋了！」

卡凡聽着，心中竊笑不已。

那知道威哥也疾聲說道：「不錯！阿堅，快打開來看一下！」

阿堅馬上蹲下來，動手打開那個旅行袋。

那是一個防水的那種旅行袋，將之浸在水中，只要事先將袋口封起來，那裝在袋中的東西便不會被水浸濕。

阿堅將那個旅行袋打開，在手電筒的照射下，卡凡只覺眼前一亮。

只聽阿堅欣喜若狂地低叫道：「威哥，你看，正是那批珠寶及金鑽手錶。」

威哥這時早已看到，袋子內裝着的正是那天他們打劫金輝珠寶公司，由王德明帶着跳車的那批珠寶金錶。

吸口氣，他壓抑着心中的興奮，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我們失去的那批珠寶！」

卡凡這時卻目瞪口呆地站着，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雙眼，以為自己在做夢。

他不相信世上的事，會有這麼離奇巧合的，那簡直巧合得令人難以置信，居然像天方夜談般，被自己無中生有地找到那批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珠寶！

他怔忡地瞧着袋子內閃閃生光的珠寶金錶，張開口，像個傻子一樣。

直到威哥站起來，伸手在他赤裸的肩上拍了一下，說道：「總算你識時務，沒有騙我們，我也不會難為你們的……」

他才從怔忡中回復過來，知道自己看到的、聽到的，都是真實的，不是幻覺，更不是做夢。

吸口氣，回過神來，他吶吶地說道：「希望你言而有信，不會食言。」

威哥拍一下胸膛，道：「我說過的話，決不食言！」

＊　＊　＊

威哥果然守諾言，在得回那批珠寶後，將卡凡與泰迪放走了。

卡凡與泰迪起先不敢相信威哥眞的放他們走，傻怔怔地站着不動。

威哥也沒有理會兩人，待阿木到公路邊通知阿蘇走回來，便登上舢板，帶着那袋珠寶，向遊艇划去。

在登上舢板後，阿堅便低聲對威哥說：「威哥，眞的放了那兩個小子？」

威哥輕輕一笑，說道：「我們既然已得回那批珠寶，而我又答應過不殺他們，那當然放他們走了，我不想做一個言而無信的人。何況，他們也吃夠苦頭了，那何不大方點，放了他們！」

頓一下，又道：「記着，我們只是想發財，不是要殺人！」

阿堅馬上閉上咀巴，不敢再多說了。

直到載着威哥與阿木等四人的舢板划出十碼外，泰迪與卡凡才從迷惘怔呆中驚醒過來。

兩人的身上，只穿着一條三角內褲。

猛吸一口氣，泰迪急促地道：「卡凡，你眞的替他們找到那批珠寶了？」

卡凡傻笑一下，說道：「直到現在，我仍然有點不相信，我在那塊礁石下找到的那個袋子，裏面裝着的竟是他們失去的那批珠寶！」

「這……眞是不可想像，若不是你親口說出來，而他們又放了我們，我一定以為是天方夜談。」泰迪一掌拍在額頭上，却痛得大聲呼叫起來。原來，他額上的皮膚已被晒傷，輕輕摸一下也會痛，何況是一掌拍下去。「這一次眞是天公打救了，讓你誤打誤撞，神推鬼差般找到那批珠寶。」

「泰迪，不要說是你，就是我，當看到袋子內裝着的不是泥沙垃圾，而是珠寶，我也登時瞠目結舌，以為自己在做夢，或是一種幻覺，直到那個威哥與阿堅都以肯定的語氣說那是他們失去的那批珠寶時，我才相信是眞的，這眞是離奇怪異極了！」

「這麼說來，那個死在我們車內的王德強，在跳車後，便馬上將那袋珠寶收藏在那塊礁石的下面，然後才躲在我那輛車子內！」泰迪說到這裏，一眼看到威哥四人坐的那艘舢板已划出五十碼左右，他忽然心頭一動，低聲對卡凡說道：「卡凡，就這樣讓他們走了，豈不是太便宜了他們，我們怎嚥得下那口氣？」

「泰迪，我們根本奈何不了他們！」卡凡已猜到泰迪在動腦筋想辦法。

「卡凡，我可以游到那艘遊艇，設法令到他們的船不能開動，你則去馬路上截一輛車子，到最近的地方打電話報警，或許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卡凡猶疑地道：「泰迪，很危險的，萬一你被他們發現，他們一定會殺死你！」

頓一下，馬上又道：「還有，他們已划出幾十碼，你能越過他們，先到達那艘遊艇麼？」

泰迪充滿信心地道：「他們划得那麼慢，我一定可以比他們先到遊艇的。」

「他們一定會發現你的。」

「我可以潛游過去，他們就不會發現我。」泰迪跟着催促卡凡：「你快跑去報警吧！」

不等卡凡再說話，他已一下子躥下來，爬向水中。

卡凡只好叮嚀一聲：「泰迪，小心啊！」

泰迪飛快地沉入水中，腦袋往水中一沒，奮力向前潛泳。

卡凡不再猶疑，馬上拔足向公路那邊奔去。

* * *

泰迪果然比威哥四人所坐的舢板先一步游到遊艇的尾部。

他知道，若是想將遊艇弄停，那只有在螺旋槳上做手腳，因此，他在落水之前，在沙灘上抓了一件垃圾——被潮水衝上沙灘的破尼龍袋，抓着一直潛向遊艇。

威哥他們以為卡凡兩人撿回一條命後，三生有幸，一定不敢對他們怎麼樣，也許會去報警，待他們趕到能夠報警的地方時，他們的遊艇早已消失在大海中，在這漆黑的夜晚，警方就算出動海空搜索，也不可能搜索到他們，因此，他決定放卡凡兩人一條生路，他却沒有想到，泰迪冒着生命危險，要將他們一網成擒。

舢板靠在遊艇的旁邊，威成四人先後從軟梯登上遊艇。

留在遊艇上的阿坤與阿財馬上問道：「威哥，找到了麼？」

其實，兩人已知道找到，因為兩人一直向岸上望去，雖然天色黑暗，看不到沙灘上的情形，但當舢板划近遊艇時，兩人已看到舢板上只有威哥與阿木阿坤及阿蘇，不見了卡凡兩人，而威哥的手上却拿着一個手提袋，兩人馬上猜到，那個手提袋裝着的，可能就是那批失去的珠寶。

威哥揚起手上那個旅行袋，說道：「找到了！」

阿堅接口道：「若找不到，威哥怎會放那兩個小子走！」

「威哥，我們這一次發達了！」阿財興奮得手舞足蹈。

「威哥，我們每人可以分到多少錢？」阿坤道。

「兩批貨大概可以賣五六百萬，連阿松與阿明計算在內，一共是分九份，每人大概可以分到六十萬左右！」

「起先本來是可以分到一百萬，現在只分到六十萬，一下子少了四十萬，眞不甘心！」阿堅忿忿地道：「那些買家也太沒有良心了，我們用命搏回來的，他們居然一口便吞掉我們三百多萬！」

「威哥，我們何不另找買家？」阿財道：「或許我們可以賣到更好的價錢！」

威哥搖搖手，說道：「我何嘗不知道那些老叔父在趁火打劫，但眼前風聲這麼緊，而我們若不趕快將這些貨脫手，分了錢各自躲匿起來，遲早會被警方『抓』到我們的，因此，吃虧點，也要將這些貨脫手，你們認為如何？」

阿蘇點點頭道：「威哥說得有理，我們吃虧點算了，總好過被警方抓去坐監好啊！」

阿木四人都點點頭。

威哥掃了五人一眼，說道：「好了，阿財，你快去開船！」

阿財應了一聲，馬上走向駕駛室。

泰迪這時候正用手上的那個尼龍袋，纏繞在螺旋槳的槳軸上。

阿財走到駕駛室，發動引擎的時候，泰迪剛好完成他的工作，潛離遊艇。

「呼隆隆」引擎聲在响，螺旋槳疾旋了一下，隨着引擎的嗚咽聲，亦戛然停下來。

原來，纏繞在螺旋槳軸上的尼龍袋，已將槳軸纏塞得無法轉動。

阿財口裏吐出一句粗語，再開動引擎，結果，發出嗚咽聲，遊艇却動也不動。

威哥站在駕駛室外面，發覺不對，便探頭入駕駛室，問道：「阿財，怎麼了？」

阿財再次發動引擎，邊說道：「似乎有點不妥。」

「引擎壞了？」威哥馬上緊張地問。

引擎雖然發動了，但隨即便嗚咽起來。「引擎沒有壞，大概是螺旋槳有問題了。」阿財以前是一個機器技工，對發動機之類的機器，極之熟悉。

「怎會這樣的？」威哥着急地道：「駛來的時候，還是好好的啊！」

「我也不知道。」阿財攤攤手，說道：「或者遊艇停下來的時候，螺旋槳恰好被漂浮的海草或是垃圾纏住了，便不能轉動。」

這時，阿堅等人也發覺不對勁，急急走到駕駛室，還未出口詢問，威哥已對阿坤道：「阿坤，你跳下水中，游到船尾看一下，螺旋槳是否被雜物纏着不能轉動！」

阿坤答應一聲，脫掉身上的衣服，跳下水中。

「威哥，剛才還是好好的，怎會忽然開不動呢？」阿財慌急地問。

「我也不清楚，等會就會知道。」跟着急急走向船尾。

阿木三人跟着他。

阿財仍留在駕駛室。

威哥四人着急地伏在船尾的圍欄上，探頭往下望去。

他們這時都心急如焚，因爲在這裏停留多一會，便增加一份危險，那等於讓警方有時間來圍捕他們。

——因爲卡凡兩人一定會報警的。

阿坤終於從水中冒起頭來，阿木急不及待地問道：「阿坤，怎樣啊？」

阿坤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仰起頭，說道：「螺旋槳及車軸被一個尼龍袋纏著，因此無法轉動。」

「威哥，怎麼辦？」阿木焦急地問道。

威哥當機立斷，「阿堅、阿蘇，你兩個去取剪刀來，下去帮阿坤將那個尼龍袋解開，要快！」

阿堅與阿蘇答應一聲，兩人立刻去拿剪刀。

很快，兩人便拿了剪刀，跳下水中。

威哥與阿木睜大眼，看着阿坤三人潛入水中。

兩個人的心中都很焦急，只盼快點可以將那個尼龍袋拆除，那便可以開船離去。

大約兩分鐘左右，阿坤三人先後從水中冒出來，阿木急不及待問道：「怎樣，除去了麼？」

「除去了一部份。」阿坤仰口噴出一口水，「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跟着深深地吸了口氣，當先潛回水中。

阿蘇與阿堅也各自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潛入水中。

威哥在船上急得想跳下水中，帮阿坤他們一起將那個龍袋除去，但他却極力忍耐着。

終於，阿坤與阿堅阿蘇又從水中冒起來。

「怎麼了？」威哥焦急地問。

「還差一點點。」阿坤吐着氣，急促地說道。

「阿坤，快點吧！」威哥疾聲道。

阿坤二話不說，馬上又潛入水中。

大約不到一分鐘，阿坤終於又冒上來，喘着氣道：「終於完成！」

「快上來。」威哥疾聲道。

跟着，他扭頭對阿木道：「快去通知阿財開船！」

阿木急急向駕駛室走去。

阿坤三人快速游向舷梯，登上遊艇。

「呼隆隆」一樣馬達聲响，船尾水花翻動，威哥一眼看到，馬上扭頭大聲叫道：「阿財，快開船！」

遊艇船身微微震抖着，船頭緩緩地向擺動。

泰迪這時候仍然在水中，還未游向岸邊，當他看到遊艇忽然開動，緩緩掉頭，他急得恨不得可以一手將船拉住，不讓他們離開。

同時，他雙眼大睜，希望可以看到水警輪忽然出現在眼前，將遊艇截住。

但黝黑的海面上，除了那艘遊艇外，他看到不別的船影。

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被威哥他們逃了。

但以他一人之力，根本無法阻止遊艇開走，他既急且恨，但却無可奈何，只好眼睜睜地看着那艘遊艇向前駛去。

「這個時候，卡凡應該報了警，怎麼警方還沒派人來？」泰迪急得眞想一頭將遊艇撞沉。

遊艇上的威哥等人看到遊艇正加速向前駛去，都禁不住鬆了一口氣！

只要遊艇駛離這海面，縱使警方趕到來，也無法將他們截堵。

但就在這霎間，他們忽然聽到一陣螺旋槳轉動的聲音在天空中响起。

他們禁不住心頭一緊，抬頭往天上望去。

他們看到天上有一點燈光快速地向他們的頭頂上飛過來。

不用說，那是一部直升機。

威哥馬上疾聲叫道：「阿財，全速前進！」

阿財馬上將引擎開到最大，船身抖

動了一下，有如一匹野馬那樣，飛一樣向前滑去。

陡地，天上有一道强烈的光柱照射下來，照射在船身上，同時，响起用擴音器傳下來的聲音：「下面那艘遊艇上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快將遊艇停下來！」

威哥等人大驚，抬頭往上望去，那部直升機已靠到遊艇的上空，緊跟着。

絕無疑問，頭上那部直升機是警方派來的。

而遊艇被直升機上射下來的强光照射着，令到遊艇上光如白晝，船上的人無所遁形。

「威哥，怎麼辦？」阿坤慌張地道。

「不要理會它，阿坤，繼續向前駛！」威哥大聲叫道。

「他媽的，那個尼龍袋一定是那兩個小子纏上去的！」阿堅咬牙切齒地道。

他這個時候才想起來，是不是太遲了一點？

阿木瘋狂地叫道：「威哥，讓我開鎗將那部直升機打下來！」

威哥猶疑了一下，點頭道：「好，先將機上那盞射燈射爆！」

阿木馬上從身上取出手槍向那部直升機射去。

那部直升機馬上像受驚的鳥雀般，一下子飛高起來。

「船上的人聽着，再不將船停下來，我們便開鎗射擊！」直升機上的警方人員又用擴音機呼叫。

威哥緊握着拳頭，喝道：「阿財，不要理會它！」

遊艇繼續全速向前破浪駛去。

海灘上忽然也有幾條光柱射向海面，威哥忙往岸邊望去，原來沙灘上停了幾輛警車，所有的車頭燈都開着，射向海面，海灘上人影幢幢，都是警方人員。

威哥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

陸空兩方面的警方人員已趕來了。

幸好海面上還沒有出現水警輪，威哥驚慌之餘，還存着一絲希望。

但是，他那一絲希望立刻破滅了！

就像變魔術那樣，前面的海面上，忽然現出兩艘船，向遊艇快速地逼過來，從兩艘船上，分別有一盞探射燈向遊艇照射！

威哥他們馬上看清楚那是兩艘水警輪！

這一來，他們已陷於警方的海陸空圍堵之中。

不但阿坤等人沉不住氣，就連威哥也沉不住氣，開始慌亂不知所措。

「遊艇上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逃不了的。快停下來，棄械舉手投降。」其中一艘水警輪上，响起用擴音器發出的叫聲。

半空中的那部直升機一直在遊艇上空盤旋，射下來的光柱，將遊艇及附近的水面，照射得一片光明。

「威哥，我們怎辦了？」阿蘇神色驚惶地問。

威哥一時間也沒有主意。

兩艘水警輪越迫越近。

「威哥，我們與他們拚過！」阿木狂叫。

「不！」阿坤恐慌地大叫。「我們只有三四支鎗，拚不過他們的，只有死路一條！我不想死，我在鄉下還有父母妻兒，我們若投降，最多坐幾年監，威哥，投降吧！」

威哥想了一下，決然道：「阿木，阿坤說得對，我們拚不過他們的，不過，我不想坐監，這樣吧，不想坐監的，跟我跳海逃走，否則便投降，好麼？」

阿木首先叫好。

阿財却叫道：「威哥，那批珠寶怎樣？」

威哥決斷地道：「將它丟落海中，不然，讓他們搜到，那我們就無法推脫打劫的罪名了！」

「那——我們豈不是一無所有？」阿坤不甘心地道。

「你想坐多幾年監，還是被警方捉住？」威哥沒好氣地道。

阿財與阿坤這才不吭聲。

「阿木，將那袋珠寶拿出來。」威哥吩咐。

阿木立刻奔落艙房去拿那袋珠寶。

這時，兩艘水警輪已逼近遊艇，威哥却連眼也不眨一下。

阿坤叫道：「威哥，再不停船，就會撞船了！」

威哥冷靜地道：「就讓它撞上去好了！」

說話間，阿木已從艙房奔上來，手上拿着那個手提袋。

威哥一把接過，也不理會水警輪上的水警看到，將那個手提袋拋落海中。

跟着，他大叫道：「阿財，不要停船，大家快跳海！」

叫聲中，他已當先跳落海中。

阿財從駕駛室內奔出來，縱身跳落海中。

阿木與阿堅跟着。

其他各人猶豫了一下，亦跳落海中。

那艘遊艇飛快地直向左面的一艘水警輪撞去。

那艘水警輪上的警員發覺那艘遊艇直撞過來，起了一陣騷動，幸好那位指揮官經驗豐富，頭腦冷靜，馬上下令掌舵的往外避開去，才沒有被那艘遊艇撞中，但也擦着舷邊衝過去。

這自然有利威哥他們泅水潛逃。

不過，就在威哥他們紛紛跳落海中的時候，有三艘快艇飛馳而至，其中一艘快艇上已有一人飛身跳落海中，抓住那個慢慢向下沉的手提袋。

其餘兩艘快艇上的警員則在海面上兜截捉拿跳落海中的幾個人。

而附近數十公尺方圓的海面上，被直升機及水警輪上的探射燈照得一片光明，令到威哥與阿木等人無所遁形。

威哥等人仍然不肯就範，直往水中潛去，就在他們冒起頭來吸氣的時候，被快艇上的警員逐一兜截捕捉。

那個跳落海中的警員，也在水中將那個手提袋攫住，返回水面，將之交給快艇上的林督察！

原來，林督察是這一次海陸空大圍捕行動的指揮，他是在接到總部的通知，火速趕來圍捕大圈帮的。

而林督察與兩艘水警輪能夠及時趕來，將那艘遊艇堵截住，那是因爲他與余帮辦仍然沒有放棄搜索載走卡凡兩人那艘遊艇的行動，一直在海上到處搜索，當他接到總部的通知後，一面火速趕來，一面用無綫電指示協助搜索的直升機飛往新月灣，再知會附近的水警輪去堵截。

總部是接到卡凡的報警電話，立刻通知在快艇上的林督察的。

至於海灘上的警方人員，是總部用無綫電通知距新月灣最近的警署以及在附近巡邏的警車，火速趕來的。

說起來，也合該是威哥他們法網難逃，卡凡飛奔到公路上，截下一輛車子，恰好那個車上有一具無綫電話，卡凡便用那具電話，以第一時間報警！

泰迪看見直升機出現天空中，知道威哥他們逃不了，便游回海灘，卡凡恰好奔回來，看到泰迪游回岸，馬上衝落水中，緊緊地抱着泰迪。

本來，一位姓張的警官馬上要送他們到醫院去，但兩位却堅持要看着威哥等人被捉住，才肯去醫院受檢查及治療。

那個姓張的警官拗不過他們，只好讓兩人在沙灘上觀看警方的海陸空大圍捕行動！

＊　＊　＊

卡凡與泰迪在醫院內躺了兩天，便堅持要出院。

林督察恰好來看望他們，便順道接兩人出院。

在車子內，卡凡關心地問道：「林SIR，所有的賊贓都起回了麼？」

「全部起回。」林督察高興地道：「總值二千多萬！」

卡凡與泰迪爲之咋舌不已。

「兩次便打劫了價值二千多萬的珠寶，難怪近年來，那麼多劫案了！」泰迪有感而發。「這種發財手法雖然冒險，但却可以輕易發財，二千多萬，只怕我幹幾輩子，也賺不到這個數目。」

「泰迪，你是有意思轉行吧？」卡凡說笑道。

泰迪不解地道：「轉行？轉那一行？」

「轉行打劫啊！」卡凡笑說道。

泰迪這才恍然明白，不由失笑起來。「我們是有這個意思的。」

林督察聽出兩人在說笑，却故作嚴肅地道：「泰迪，我奉勸你一句，這裏是法治之區，千萬不要做出犯法的事，不然，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我雖然與你是朋友，也一樣會將你繩之於法！」

泰迪看他說得那麼認眞，忙說道：「林SIR，你當是眞的？我與卡凡不過在說笑吧了！」

林督察再也忍不住，眨眨眼，笑說道：「泰迪，你看不出麼？我也是在說笑啊！」跟着便哈哈大笑起來。

卡凡與泰迪也不禁大笑起來。

（全文完）

上文提要：于廷文離開天武牧場，小郭瞞着鳳棲梧去跟踪，見于廷文被武老大的兒子武玉龍擊殺，自己想阻止反被擊傷，回去將情況告知鳳棲梧，他認爲不應覬覦這不義之財……武玉龍來到神醫葉天問的家裡，警告他不要覬覦九幫十八會的財富，葉天問反誤會玉龍的意思，要求合作，遭到拒絕，覺得處境很危險……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查出鷹犬人物 走訪大刀頭兒

「我希望有第二個妥善的解決辦法，可惜想不到，眞的是可惜。」玉龍眼中的殺機終於湧現。

那個乞丐果然是一片忠心，不用葉天問吩咐，身形已跳起來，直撲玉龍，尖刀便要向玉龍刺去。

他這邊才動，那些黑衣人便穿窗而入，繩鈎先飛出，那個乞丐尚未撲近玉龍，身上已連中了三枚鈎子，到繩子牽直，兩柄長刀已扎進他體內。

繩鈎連皮帶肉的，他早已痛得失魂落魄，尖刀也脫手，還是封擋不少擲來的長刀。

葉天問這時候才動，他雖然一把年紀，但行動的迅速，却是連玉龍也有些意外。

那些黑衣人已隨時準備對葉天問的了，但葉天問行動那麼迅速，他們根本來不及出手。

人到劍到，那柄劍狹長如腰帶，也是腰帶般纏在葉天問的腰上。

劍飈的抖直，毒蛇般飛捲，將兩條繩鈎的繩子削斷，那被繩鈎的繩子帶着的乞丐的屍體立時飛撞出去，撞在一個黑衣人身上。

葉天問把握機會，當中一穿而過，劍「嗡」的彈出了數十道的劍光，射向玉龍。他的劍術很特別，就像是毒蛇一樣不住的伸縮，也充滿彈性。

玉龍左閃右避，那柄看似便要刺在他身上，但總是間髮之差刺空，好像他這樣冷靜的人實在不多見，當然，藝高人胆大亦是一個原因。

葉天問劍刺連連落空，心中亦不禁一驚，他自問本領已經不錯，但眼前這個玉龍本領顯然在他之上，要殺他簡直是必然的事。

他沒有呼叫，玉龍那些人那樣進來，侍候他的八個隨從竟然都不來支援，可見已凶多吉少。

整件事他並不以爲有多大凶險，所以他的精銳全都派調出去，或者監視鳳棲梧，或者留意于廷文的行踪，而事實，他爲避人耳目，帶來的人亦不多。

玉龍這樣來找葉天問，當然已經摸清楚葉天問的虛實，在未進來之前先行解決葉天問的手下。

他帶着的一羣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殺人好手，要解決葉天問那些手下當然是易如反掌。

在他現身之前，葉天問存身的地方周圍都已是他的人，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

葉天問雖然不清楚玉龍是怎樣的一個人，但看那些黑衣人的行事作風，多少亦猜測得到，也看出玉龍一心要殺自己滅口，除了拚命，希望闖出去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他也看出拚命也拚不出什麼來，但眼前環境，當眞是拚掉兩三個，也算是利息的了。

所以他的劍連刺玉龍不中，半身一轉，人劍便飛射向旁邊的黑衣人。

他一動玉龍便知道他的企圖，身形同時展開，雙袖一捲，將葉天問的身子捲在其中，葉天問毒蛇也似的劍馬上轉



回來，割向玉龍的咽喉。

玉龍飛捲的雙袖同時抖開，葉天問劍未劃到，人劍已然被抖開。

他身形着地立即貼着地面標前，毒蛇也似的劍從下挑起，削向玉龍的下盤，用劍非常狠，而且毒。

玉龍雙袖飛舞，人亦已飛起來，半空中不像龍，倒像一頭蝙蝠。

那些黑衣人好像袖手旁觀，只見玉龍如何收拾葉天問，可是到玉龍劍網中一穿而出，斜射開去，落在地上，在葉天問尚未動身之前，他們的綆鈎便突然一齊出手向葉天問飛射過去。

這實在葉天問意料之外，立時進襲玉龍，綆鈎已到，劍連忙展開，護住了自己的身子。

綆鈎叮噹聲中飛開，其中三柄仍然在葉天問的衣衫上，雖然未傷及皮肉，但亦影响到葉天問的身形。

裂帛聲中，他揮起綆鈎，脫身出來，那未脫身與脫手之間仍然有些遲鈍，玉龍也就在這時候急探而回，雙筆拍在他的手臂上。

葉天問反應無疑迅速，可是手臂才動，玉龍雙掌已到，左掌將他的劍勢震散，右掌正切在他的臂彎上，力道強勁，這一掌便將葉天問臂彎的關節切斷。

那柄長劍立時從他的手中飛出來，射上了半天，「奪」地釘進了一橫樑內。

葉天問沒有叫，一個身子斜裏一偏，疾滾落在地上，着地突然又往上拔起來，手一操，抓住了樑上那柄劍的劍柄。

玉龍當然不會給他再將長劍拿到手，在他的手快將搭上劍柄之前，袖子已捲在他的足踝上，「啪」的一聲，掃斷了他的足踝，他的人亦摔到地上。

玉龍的身形這才停下來，背負雙手，他知道已再不用出手。

那些黑衣人已撲上，幾柄長刀抵住了葉天問的要害。

葉天問感覺到刀尖的銳利森寒，這是他有生以來未有過的感覺。

他絕對是一個聰明人，所以在大宋亡國之前，他已經轉投元朝，憑着武功智慧，躍升高位。

好像他這樣的聰明人當然知道怎樣去趨吉避凶，也當然不會受到多大的損傷。

那剎那的面色不由大變。

玉龍看在眼內，移步走近前。「你知道為什麼我不立即殺你？」

「因為我還有利用價值。」葉天問答得很爽快。

「對，所以我問你什麼，你最好給我一個清楚明白的答覆。」

「我這樣做了，有什麼好處？」

「我不會殺你。」玉龍說得很肯定。

葉天問接問：「你不担心我會將你們的秘密洩漏出去？你忘了我是什麼身份？」

玉龍淡然一笑。「我相信你的記性不會很好，離開這兒便會忘掉很多事。」

葉天問想想，應一聲：「也許。」

玉龍乾咳一聲。「而且我也相信若是你的記性突然好起來，無論你躲到那兒

，我要殺你都不是一件難事。」

葉天問沒有出聲，玉龍這才問：「這件事除了你，還有什麼人插手？」

「你應該知道的。」

「我若是太清楚，不會提出這個問題。」

「在我之上，還有一個人，他自稱封神無忌，是大元的國師。」

玉龍一怔。「封神無忌！」

「你們應該很清楚這個人。」葉天問嘟喃着。「他一向力主滅盡九幫十八會，永絕後患。」

「我聽說過這件事，可惜他並不成功。」

「那是因爲他對中原的情形不太熟悉，九幫十八會當中每一個都是聰明的江湖人。」

「要對付江湖人，只有利用江湖人，江湖上的事情不是一般正常人能夠了解的。」

「我也是這樣說，可惜我們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江湖人去處理這件事。」葉天問歎一口氣。「這其實最主要是我們並不相信江湖人！」

玉龍笑笑。「這是最重要的，江湖人之所以成爲江湖人，就是那種難以言喻的江湖性格，在江湖人的心目中，相信永遠是最重要的。」

「當然，有些會例外。」

「那是一般的所謂江湖人，這些知道的固然不多，也不受眞正江湖人的歡迎。」

「封神無忌總會明白的，他現在不停在摸索，總會明白江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那一個替他改這個名字？」

「他本人。」葉天問笑笑。「能夠改一個這樣的名字可見得他本人對漢人已有一定的認識。」

「這個人會是我們一個可怕的敵人，假以時日。」玉龍沉吟着再問：「他與你好像沒有保持聯絡。」

「也許——」葉天問的確不知道，在他心目中，封神無忌的確有些神秘。

玉龍接問：「你不能夠肯定？」

「不能夠——」

「這是說，這個人的確不簡單的了。」玉龍又沉吟起來。「他可有離開京師？」

「不清楚。」葉天問歎一口氣。「很多時我有一種感覺，他就像在附近。」

玉龍點頭。「能夠令你有這種感覺，可見得這個人的陰沉險惡。」

葉天問搖頭。「可是我總有辦法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玉龍笑了。「你這是前言不對後語的，你沒有需要告訴我你是很重要的。」

「這會多一分生機。」葉天問乾笑。

「你以爲我爲了對付封神無忌會跟你合作，那你便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我忘了你說過不會殺我。」葉天問以疑惑的眼神看着玉龍。

「我的確說過不會殺你，而且我這個人是言出必行，否則也難以服衆。」

葉天問聽說面色突然一變。「你不是要告訴我，你沒有說過不讓其他的人殺我吧？」

玉龍冷冷的看着他。「既然你明白我也用不着多說廢話了。」

語聲一落他背轉雙手往外便走，葉天問即時狂叫：「我有很多秘密是關於對付九幫十八會的。」

「那是九幫十八會的事，與我無關。」玉龍頭也不回的繼續前行。

葉天問正待再說什麼，幾柄長刀已插進他體內，刀刀都是致命，一刀已足夠，何況那麼多刀一齊刺進去。

他沒有慘叫聲，玉龍也沒有回頭，繼續前行，一直步出大堂，那些黑衣人亦迅速離開。

沒有人理會他們，整座莊院連一個活人也沒有，當然不會有什麼阻碍的了。

那些黑衣人對玉龍無疑是忠心服從，要令這些人服從忠心當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看玉龍的行事作風，也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玉龍的動機無疑也非常奇怪，他是武老大的兒子，對九幫十八會應該維護到底，但從他說的話，顯然不在乎九幫十八會的遭遇。

他這些話那些黑衣人都聽得清楚，玉龍放胆在他們面前說這些話，當然因爲他們絕不會說出去，應該全都是心腹了。

玉龍目的無疑在那些藏寶，這到底是什麼人的意思也就只有他才明白。

武老大會不會是那種人當然也沒有人能夠肯定的，時移世易，人也總會變的。

但事情肯定與武老大有關係，否則小倩也不會出現來攔截于廷文回去。

小倩承認是武老大的意思，玉龍的行動表面也應該經過武老大同意。

于廷文無疑關係九幫十八會所有藏寶的下落，除非九幫十八會仍然團結，將當年分開二十七份的藏寶圖合拼起來，鳳凰再現，找到藏寶的所在，否則于廷文應該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

他雖然是一個瞎子，但憑記憶，也應該是可以找到藏寶的所在，只有九幫十八會團結起來，這個人才一些作用也沒有。

玉龍一心若是在那些藏寶，應該留于廷文這一條命，他却是放胆取他性命，當然已胸有成竹。

這個人的深沉已不用懷疑了。

＊　＊　＊

鳳棲梧知道的事情並不多，可是也並不輕鬆，才將小郭帶回家，另一件事情又發生了。

事情來得很突然，但一看老蔡的神情，他便已知道一件很痲煩的事要發生，在他的印象中，老蔡甚少露出這種神情的。

小郭這時候已清醒很多，居然看出老蔡的表情異樣，不由得呻吟一句：「又出了什麼事？」

老蔡嘟喃着。「我早就說的了，方才給那個瞎子弄倒在地上，忘記了這回事。」

鳳棲梧接問：「除了那個瞎子，難道

還有什麼人找到來?」

老蔡搖頭。「人還未到，只是來了一封信。」

信已在他手上，才遞上，鳳棲梧便一呆。「紅紅來了?」

那封信很特別，玫瑰紅色，一般人看來必然覺得很俗氣，但在鳳棲梧眼中，只覺得天眞。

一種令人吃不消，火辣辣的天眞，他當然清楚記得只有一個人喜歡用這種信封，那就是紅紅，他的表妹。

他只是有一個表妹，但只是這一個他已覺得太多，好像紅紅那樣的表妹若是再多上一個，那會要他的命。

老蔡不用看也知道鳳棲梧是怎樣的表情，歎一口氣，「她要來沒有人能夠阻止。」

鳳棲梧接過信，抽出信箋一看，呆一呆。「我三天之內一定到來。」

信上只有這九個字，鳳棲梧搖搖頭。「還是這般急性子。」

老蔡忙問：「什麼時候?」

「三天之內，」鳳棲梧又嘆一口氣。「她說三天之內絕不會是四天。」

老蔡又問：「那怎麼是好?若是半個月，我們還可以看如何將表老爺叫來。」

鳳棲梧苦笑。「上過一次當她不會再上當的了，我相信就是這樣他才改做三天。」

老蔡不由伸手摸一摸那把鬍子，鳳棲梧看着搖頭。「放心，她不會再割掉你的鬍子，一件事她若是會重覆，除非那件事根本沒有發生。」

他當然知道紅紅是喜歡惡作劇，但只是一次，永遠新鮮，不會重覆，也所以每一次也令人防不勝防，啼笑皆非。

他知道紅紅絕不是一個壞女孩，只是喜歡搗蛋尋開心，老蔡也就是這種情形被她將鬍子割掉。

當然老蔡若不是那麼珍惜那把鬍子，碰也不讓紅紅碰一下，紅紅也不會那麼做。

將鬍子割掉當然不會有危險，但沒有了鬍子，老蔡便沒有了男兒氣概一樣，那份狠狽也可想得知。

老蔡難得蓄上那麼好看的鬍子，平日總要一天修剪上一次，碰也不讓別人碰一把，被紅紅剃掉，當然是心痛得要命，對這位表姑娘也當然自此深印象深刻。

在他的印象中，紅紅自小便是那種愛作弄人性子，但開這種玩笑，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也實在防不勝防。

鳳棲梧的感受當然沒有老蔡的尖銳，紅紅在他的面前總是很服從很柔順，但背着鳳棲梧闖出的禍，可是多得要命，也總是令他啼笑皆非。

上一次，他是千辛萬苦才將紅紅送回家去，那時紅紅才十五歲，已經弄得天翻地覆，一直都平平靜靜的，現在突然而來，難怪他爲之眉頭大皺。

信裏說三天之內，必然會到來，他甚至懷疑紅紅現在已經在附近。

「信是什麼人送來的?」他連忙問。

「他說是驛站的人。」老蔡不由問：「少爺是懷疑這個人也有問題。」

「那若是客棧的人可就糟糕了，她可能已經在附近了，出其不意，也不知弄出什麼麻煩來。」

老蔡不由東張西望，探手又摸着鬍子，唯恐紅紅突然出現，將他的鬍子又割去。

鳳棲梧看在眼內，笑笑。「我看你不用担心鬍子，這個小搗蛋，手法永遠是新鮮，用過了通常都不會再用，除非事隔多年，她已忘掉了。」

「換句話，還是要担心的。」老蔡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這句話最好不要讓她聽到，她一向自誇是記性最好的。」

老蔡又不由東張西望起來。看他的反應已不難想像那位表姑娘是如何的厲害了。

「今夜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一些。」鳳棲梧嘟喃着，他當然知道明天的事可能會發生更多。

對於那些藏寶他是完全提不起興趣，小郭他的受傷也無疑是咎由自取，可是那些人的行事作風未免殘忍一些，令他有不開心的感覺。

很多時他插手一些事就是因爲不開心，這一次當然也是這原因。

九幫十八會給他的印象並不壞，他也不知道幫會的規則是那麼殘忍，只是小郭的受傷，他始終有一些過份的感覺。

還有小郭的傷勢，那應該是傷在一種失傳的內家掌力上，他也有一份想見識一下那個人的衝動。

總之，這件事他是管定了。

* * *

綫索無疑就是在那頭木刻的鳳凰上，那可能是幫會的一種信物，亦可能代表某一個行動，對幫會的事情鳳棲梧不清楚，所以他立即想到秦正器。

以他們知道秦正器是大刀會的頭兒，他卻不知道大刀會與所謂九幫十八會有沒有關係。

九幫十八會據說都是人多勢衆，所以經過戰亂之後，他仍然有一定的勢力，而他們知道秦正器卻是獨來獨往，從來不見他帶着什麼人。

他認識秦正器是三年間的事，這個人他絕對同意是一條好漢，否則他也不會交這個朋友。

有些醉意，秦正器便會大讚他一手創辦的大刀會，然後大刀一出，大顯威風。

刀只有那麼一把，在他的手中使來虎虎生風，雖然興之所致，但無可否認他在刀上的造詣的確不淺。

他絕無疑問是一個很豪爽的人，所以鳳棲梧才奇怪，一直以來他都是喝酒不多，到一定的限度便無論如何也不肯再喝下去。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秦正器三杯下肚，第四杯便放在桌上，通常第四杯都是他的最後一杯，無論之前的三杯喝得如何痛快，到這一杯便停下來，然後到他離開才喝下，這樣喝酒，當然是很沒趣。

鳳棲梧已沒有這種感覺，他已經習

慣了，也知道找對了人，秦正器若是一些感覺也沒有，那三杯酒是絕不會喝得這麼快的。

「你是怎麼突然要知道九幫十八會的事？」秦正器終於提出這個問題。「你一向對幫會的事是提不起興趣的，莫非九幫十八會的人在找你麻煩？」

鳳棲梧笑了。「我只問你一個問題，你回問我這麼多個，我如何回答？」

「好，你先回答我，是不是九幫十八會的人跟你過不去？」

「我不敢肯定，你知道小郭的，他昨夜受了傷。」

「九幫十八會的人做的？」秦正器追問。

「若是能夠肯定，我不會這樣問你的。」鳳棲梧想想。「看來我還是將昨天發生的事情詳細說一遍。」

他說得很詳細，秦正器也聽得很用心，這個大刀會的頭兒，正是九幫十八會的其中一份子，對於于廷文的事情當然清楚，也所以立即便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鳳棲梧鑑貌辨色，知道找對了人，沒有立即追問秦正器，只是等。

秦正器好像有些感觸，聽罷，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目光回到鳳棲梧面上。「你是一個聰明人，當然已看出我是知道那些事的。」

鳳棲梧微喟。「我只知道你是第一次這樣子心事重重的，除非你與九幫十八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秦正器毫不猶疑的回答。「大刀會原就是九幫十八會的一份子。」

他好像看出鳳棲梧有些遲疑，歎息一聲：「大刀會若是看現在的情形，當然沒有資格列入九幫十八會之內，可是當年也是幫衆甚多，雄霸一方。」

鳳棲梧不由問：「現在都到那兒去了？」

「全都死光了。」秦正器乾笑一聲。「都是我壞事，若不是我喝醉了，他們就不會呆等在那兒，蒙古兵一到，無一倖免。」

鳳棲梧多少有些明白。「他們都是死在蒙古人的手上，都是好漢。」

「眞的全都是好漢，不像其他幫派的人，所以我一直以他們爲榮。」秦正器有些激動。「姓秦的沒有什麼可以自誇，就是有一羣這樣的手下。」

「聽說當年九幫十八會爲了對付蒙古人，團結一致，是有幫會以來前所未有的事。」

秦正器笑了。「幫會聯合對付外敵這也許眞的是第一次，但團結一致可不是事實。」

「是因爲那些財富？」

「也許是一個原因，武老大就是考慮到財富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主意，所以建議將財富集中在一起來，以免後顧之憂，可是作用並不大。」

「當然，其實當時若是將財富都轉買軍糧，招兵買馬，才是上策。」

「武老大也有這個意思，可是大部份的幫會都不贊成，他們以爲當時人心惶惶，大都要逃命，招兵買馬的事情，也應該是朝廷中人做的。」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時候，已不能計較朝廷什麼的了。」

「可是一再商量，大家大部份都是這個意思，武老大也無計可施，他其實也明白，那樣說的人最主要是捨不得那些辛辛苦苦得來的財富。」秦正器自嘲的打了一個「哈哈」。「只有武老大，大刀會是比較例外。」

「武老大據說的確是一個梟雄。」

「他是的，出錢出力，十二連環塢那一戰下來，傷亡慘重，他也身受重傷。」秦正器恨恨的。「不像有些幫派，看見勢色不對便先行安排後路，不戰自亂，一戰之下，當然跑的跑，逃的逃了。」

「武老大應該預料得到的。」

「所以他以身作則，希望能夠起一些激勵作用，令大家同心合力，將蒙古人趕回去。」秦正器苦笑一下。「其實他也是奢望，兵敗如山倒，蒙古人大勢已定，氣勢如虹，除非眞的大家團結一致，背城借一，決一死戰，否則一小部份人的氣力是沒有用的。」

「這不是武老大所能夠做得到的事。」

「對，他到底只是一個江湖人，只有江湖人熟悉，他的話根本作用有限。」

「要喚醒全民，無疑只有皇帝才有這個能力，可惜我們的皇朝腐敗不堪，大家對這個皇朝已感到絕望，只顧逃命，逃不了便逆來順受的了。」

「以我所知的確很多人都有這種的感覺，換一個皇帝便有好日子。」鳳棲梧長歎一聲。「蒙古人也是看準了這一點，盡量容納漢人，表面工夫做足，現在的確已能夠一統天下，穩如鐵石的了。」

秦正器不覺點頭。「我本來有些不服氣的，但看下來的確是這樣，不得不認命。」

鳳棲梧痛盡一杯才接上口。「現在人心已安定下來，不以爲被蒙古人統治有什麼壞處，除非蒙古人倒行逆施，令他們大起反感，否則要他們起來對付蒙古人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個當然，武老大已看清楚這一點，所以了無鬥志，索性隱居起來。」

「可是現在他不是出來了？」

「對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他總要有一個交代。」秦正器苦笑。「大局已定，那些財富總要交還九幫十八會的。」

鳳棲梧點點頭。「當然應該。」

「于廷文大概也多少聽到了一些消息，才會考慮到捷足先登，拿去那些財富。」秦正器搖頭。「他是傻瓜，就是讓他拿到手，九幫十八會那麼多的人，他能夠躲到那兒去，終究還是要落在九幫十八會的手上。」

鳳棲梧沉吟着。「他是多少有些抱怨在心，九幫十八會也應該看看他的。」

「亂世之中，當眞是人人朝不保夕，自顧尚且不暇，又如何有空去照顧別人。」

「在他的感覺可不是這樣。」

「那他當然很後悔當年將眼睛挖出來了，所以知道有機會重見光明便什麼也幹得出來。」秦正器接問：「你相信有這

種可能?」

「很難說，理論上那是可以的，但未見到事實前，我還是有些懷疑。」

「不管怎樣，于廷文是相信了，他找你合作也是找對了人，當然他以為財富可以打動你的心是大錯特錯，但你的好奇心那麼大，還是要看看他的眼睛能否眞的復明，說不定還會幫他這個忙。」

「說不定——」鳳棲梧苦笑。「問題只是在那是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九幫十八會在對抗蒙古人出了那麼多的力，這種人我是敬重的。」

秦正器微喟：「那一戰雖然很多人都未盡全力，但肯去一戰的無疑都已是英雄好漢，所以對他們我也無話可說。」

鳳棲梧接一句：「對你我更加沒有話說了。」

「這句話應該對追隨我的大刀會兄弟說的，他們全都是英雄好漢，若非我醉酒誤事，也不致於全部都殉難，無一倖免。」

「那個時候你的確不應該喝酒。」

「我就是太輕視那些蒙古人，也許就因為我並不是軍伍出身，對戰略什麼完全也不懂。」

「之後你與九幫十八會沒有聯絡?」

「沒有，但他們要找我並不是一件難事，所以鳳凰還是送到我手上。」

「鳳凰，就是這個木鳳凰?」鳳棲梧將抓住手中那個木鳳凰放在桌面上。

「這其實是一種信物，你當然看不懂的，鳳凰的兩翅與嘴巴其實是數目字，那雙爪子也是。」

「到底是表示什麼?」

「本月望日在老地方見面。」

「老地方?」

「就是十二連環塢，當年我們九幫十八會在十二連環塢解決財富的問題，現在再解決同一個問題，說到老地方，除了十二連環塢，還有什麼地方?」

「事隔多年，蒙古人相信已忘記了那個地方。」

「他們本來就沒有理會那個地方，十二連環塢的人就是最笨，在他們眼中也不會跑回十二連環塢去的。」

「武老大倒也懂得他們的心理。」

「他是聰明人，很少會判斷錯誤的。」秦正器苦笑一下。「唯一錯誤，應該就是那一戰，但他其實並沒有低估蒙古人，只是盡力去做，希望奇蹟出現。」

「那一戰的失敗，眼看大好江山落在蒙古人手上，他當然心灰意冷，看來處理九幫十八會的財富之後，他是再不會在江湖上出現的了。」

「大家都明白這一點，所以這一次聚集主要還是將財富拿回來各分回本份。」秦正器又笑了。「很奇怪，九幫十八會的頭兒都活得好好的。」

鳳棲梧淡然一笑。「這不能說是他們都沒有盡全力。」

「當然，但現在大家都抱着得過且過的心態也是眞的，所以，殺于廷文的絕對不是他們。」秦正器搖搖頭。「他們應該保護于廷文才是。」

「那若是有心得到那些財富應該是與于廷文合作，絕不會殺于廷文。若是無意打那些財富主意的，更加不會殺于廷文。」

秦正器目光落在鳳棲梧面前的鳳凰上。「可是這個鳳凰又怎樣解釋?」

鳳棲梧笑笑。「這正是我要問你的。」

秦正器目光一閃。「因為我不能夠給你答案，所以我告訴你這個鳳凰的用意。」

「十二連環塢到時應該禁衛森嚴。」

「認識你的人相信不多，我們若是走在一起，大家只會當你是大刀會的兄弟。」秦正器歎一口氣。「大刀會只去兩個人不會太多的。」

鳳棲梧明白秦正器的感慨，笑了笑。「但你若是邀請我加入大刀會，我還要考慮。」

「那你考慮好了。」秦正器往椅子上一躺。「還未到那一天已發生了這許多的事，我看這一次的聚會不會太過順利的。」

鳳棲梧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這一次我不去還可以，去了總會惹上些麻煩。」

「你不是怕麻煩的人。」

「我也想見識一下打傷小郭的那個人。」

「看情形小郭的傷勢不會輕的了。」

「他若是想練好武功是沒有指望的了。」鳳棲梧沉下聲。「他無疑不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但過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以你看傷癒之後他仍然有些問題?」

「他已傷了肺腑，以後不可能太操勞，否則只怕會再發作。」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正器笑笑。「我現在替傷害小郭那個人担心了。」

「他可以殺掉小郭的，奇怪他沒有這樣做，那不像他殺于廷文的行事作風。」

「也許就因為你的關係，他担心你插手這件事，在江湖上你的名氣也不小的了。」

「以我看他應該是殺掉小郭，然後再來對付我，除非他肯定于廷文沒有告訴我什麼。」

「他若是清楚你的為人便知道于廷文必然無功而還，只是小郭多管閒事，發現了他殺人的秘密，只好教訓他一下，叫他也知道厲害。」

「唯一是這個解釋。」

「我也沒有看錯你，這件事不是為小郭出頭你也會走一趟的，只是加上小郭這個理由更好。」

「江湖上最近也是平靜了一些。」

「所以一個你這樣喜歡刺激生活的人又怎會甘心過這種平靜生活?」秦正器打了一個「哈哈」。「後天大清早我便動身。」

「我會出現的。」鳳棲梧說得很肯定。

秦正器不由又笑起來，對蒙古人那一戰之後，對人性他多少已有些失望，可是他仍然以認識鳳棲梧為榮。

一直以來他也自以為很熟悉鳳棲梧的性格，現在証明的確是這樣。

（未完・四）

上文提要：蓋天幫進襲凰鳳寨，余青玉等人助藍氏姊妹對抗之，更將鐵冠道人、東郭西城及「黃風沙」風會雲制住，在山下的蓋天幫總堂主廖柏夫雖驚詫於余青玉那脫胎換骨武功修爲，却誓不投降，定要與余青玉一決生死……其餘幫徒自知不敵，紛紛抛下武器投降。出塵仙子姬無垢與凌波仙子章水仙亦於此時趕到施援……戰罷，金空空遇着出塵仙子，竟欲逃避而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負荆請罪　再續前緣

余青玉又一陣大笑：「余某自知還不如他，但是絕不會太大，再給我兩三年工夫，必能制服他，何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他身邊的爪牙一個個被剷除，他縱然有三頭六臂之能，亦無多大能耐！總堂主，余某再問一句，你與他武功相差多少？你敗在我手中，我尚在『地』，看來你是在深淵裡了！」

廖柏夫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時之間無話可答，余青玉又道：「我今有兩條路給你選擇……」

話音未落，廖柏夫已截口道：「老夫選擇死路！」

「對不起，余某給你的兩條路，並無死路這一條！第一，你歸順咱們，棄暗投明，匡扶正義，爲武林做一番事業，則以前所做的罪孽，一筆勾銷，第二，挑斷你之手脚筋絡，讓你留下一口氣，待咱們消滅了蓋天幫，再將你與帥英傑一齊處死！」

廖柏夫咬牙道：「余青玉，你好狠毒！」

「余某有好生之德才給你選擇，你別會錯意！告訴你，除了你與鐵冠道人之外，其他的已全部選擇第一條路，有機會我再來聽你的答覆！」余青玉言畢開閘出去，恰在此時，韓香玉帶着趙學佗下來，余青玉忙道：「趙大夫，先給廖柏夫兩顆藥吃！」

余青玉重新打開鐵閘，廖柏夫道：「不必假惺惺，老夫什麼藥都不吃！」余青玉那容得他多說，一把扣住其下頦，一指封了其痲穴，邊向趙學佗打眼色，趙學佗取了兩顆「百花玉露九轉丸」塞進廖柏夫嘴裡，余青玉再伸手在其背一拍，兩顆藥丸便滑進其喉管內。

余青玉一鬆了手，廖柏夫便問道：「你，你給老夫服的是什麼藥？」

余青玉道：「仙女教姬無垢秘製之百花玉露九轉丸！」廖柏夫如何肯信，冷笑不已。余青玉道：「你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揮手指示趙學佗一起退出去，然後又打開鐵冠道人的閘門。

這次鐵冠道人立即站了起來，道：「余三，你有種的便殺了道爺，不要使手段！」

「你是不是不服輸，還想與余三再較量過？歡迎！」余青玉擺出架式。

鐵冠道人已被打怕了，垂頭喪氣地道：「你進來有何貴幹？」

「請你上去喝酒！」余青玉讓開一步，鐵冠道人猶豫了一下，終於步出鐵閘，余青玉突然一指戳出，封了他的軟穴，然後一手扯着他返回聚義廳。

廳內羣雄見余青玉帶鐵冠道人上來，微微一怔，然後各自挑座坐下，余青玉將鐵冠道人塞在一張高背椅上，道：「鐵冠，你之生死以及前途，全在你一句話！」言畢雙眼緊緊瞪着他。

鐵冠道人似被鐵塊壓住胸膛，良久才見他猛吸一口氣，問道：「假如道爺歸順你們，有何好處？」

「除了可以活命之外，別無條件可言！不過這只是就表面而論，若果你尚有良知者，能夠爲武林同道做些好事，相信會活得比以前愉快！」

鐵冠道人道：「道爺說一句歸順，你們便肯放了我，任我自由行動？」

「不錯！」余青玉說了這句話，其他人都是一愣，但尊重他，無人提出異議。鐵冠道人臉上神情更爲奇特。余青玉反問：「道長不信？」他忽然走前解開了其穴道。

鐵冠道人顫聲道：「余三……公子，你不怕道爺以後暗算你？」這也正是羣豪所担心的。

余青玉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道長是聰明人，當然能夠理解，你歸順之後，初期自然難以得到重用，以後再視表現而定！若你眞要暗算我，余三亦無話可說！」

鐵冠道人毅然道：「好，衝着你這幾句話，貧道便歸順你們，願供三公子驅策，若有異志，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言畢一掌擊碎身旁的几子！

余青玉走前，誠懇地道：「多謝道長靑睞，余三只是立志要與蓋天幫周旋到底，爲解除同道危難而盡一分棉力，不敢驅策任何人！此時此地，在座之任何人都是朋友，不分彼此，不分高低！」

章水仙忽然鼓起掌來，道：「三公子果然是三公子，今日本座方眞正認識你，以後仙女教亦願聽三公子之號令！」

余青玉大驚，急道：「教主因何出此言，豈不折殺余三？」

章水仙微微一笑，道：「本座乃由衷之言，嗯，本座有一個計劃，待明早再與三公子商量！對啦，還有那個廖柏夫呢？」

余青玉將經過說了一遍，章水仙又問道：「三公子第二步準備如何進行？」

「稍後請趙大夫去爲他治傷，再問他之決定！」

章水仙頷首，稍頓又問：「三公子與金空空認識有多久？」

余青玉將結識金空空的情況說了一遍，道：「教主，余三有一事求你，可否借一步說話？」

章水仙抿嘴一笑，道：「本座已猜到幾分！」她隨余青玉走出大廳，余青玉將金空空所說的話複述了一遍。章水仙道：「金空空打算就此了結？」

余青玉道：「可否請教主先向姬教主探個底？無論如何咱們都該想個辦法讓他們和好如初。」

＊　＊　＊

晚飯前，趙學佗下地窖，打開廖柏夫囚房鐵閘，廖柏夫滿懷敵意地問道：「你來作甚？」

「替你療傷！」

「黃鼠狼拜年，那有安着好心！」

「區區只是執行三公子的命令，他要區區爲你療傷，區區便盡力而爲！」趙學佗臉帶幾分譏笑。「你既然不怕死，難道還害怕老夫手中的幾根金針？」

廖柏夫微微一怔，忽然問道：「你們將鐵冠如何處置？他如今在何處？」

「他服了藥到靜室裡睡覺。」趙學佗道：「還忘記告訴你，他已歸順了咱們。」

廖柏夫又是一怔：「余三肯相信他？」

「他是誠心的，是眞心實意的，不但三公子相信他，咱們都相信他，更相信他會爲他以前所做的事贖罪！」

廖柏夫臉上肌肉不斷抽搐，趙學佗道：「區區只是大夫，不是說客，你不用對區區表示什麼，只需躺在地上，好好讓我治傷！」廖柏夫猶豫了一下，終於躺下。趙學佗又問：「你覺得如何？」

「一提丹田氣，內腑便痛得像刀割一般，故此不能運功療傷。」

趙學佗道：「你內傷之重，出乎區區之意料，若不從速治療，即使能勉强保住生命，這身武功也要毀了！」他邊說邊替他解開衣襟，認準穴道，一口氣插了十幾根銀針，廖柏夫臉上的表情十分複雜，教人看不透其內心。

趙學佗離開之後，有個脚步聲在甬道上傳來，廖柏夫有點緊張，只道來的是余青玉，誰知卻是送飯的女寨兵。山鷄肉熬的稀飯香氣教人垂涎欲滴，還有幾個雪白的饅頭。廖柏夫噓了一口氣，低頭便吃，把所有的食物吃個精光。女寨兵問道：「夠不夠？」

廖柏夫揮揮手表示不要，忽又道：「以後最好別送稀飯，難道沒有酒沒有菜？」

「三公子說你內傷沉重，不宜喝酒，最好吃稀飯。」

人人對余青玉都十分尊敬，三公子地叫得十分親切，廖柏夫聽來十分刺耳，忽然大聲道：「三公子是什麼東西，他以前是人質，是蓋天幫的囚犯！他有種的，以後便別送東西給我吃！」

女寨兵收拾好便離去。偌大的一座地窖，只有他一個人，廖柏夫突然產生孤獨感，這種感覺他從未有過，想當日他廖柏夫何等風光，去到什麼地方都是前呼後擁，幾時會孤獨，他越想越恨，把一切賬都算在余青玉身上。

忽然又有個念頭升上他心頭：「其他人去了何處！難道他們都投降了不成？荒謬，老夫不信沒有一個硬骨頭的……這也難說，連鐵冠牛鼻子都已……」

這一晚廖柏夫睡得極不安穩，次早趙學佗又來替他針灸，還帶來了一大碗濃濃的藥汁：「堂主有胆量喝麼？」廖柏夫二話不說，伸手接過來一口氣將那碗藥喝光。趙學佗含笑道：「請總堂主多點休息，反正此處無事可做，犯不着不睡覺！」

＊　＊　＊

晚上，余青玉正想抽機再運一會兒功，誰知房外却傳來章水仙的聲音：「三公子睡着了？」

余青玉忙下床將門打開：「教主請進內。」章水仙頷首而進，「教主喝茶麽？」

章水仙笑道：「你又不是主人，不用客氣了，本座是來與你商量金空空的事！」

余青玉喜道：「未知姬教主有何意見？」

「其實姐姐的要求很低，她只要金空空過去親自與她說清楚！」章水仙嘆了一口氣：「也難怪姐姐生氣，一個人有多少個三十年？她爲他守了三十年，他連一封信也沒有，換作是你，你有何感想？」

「晚輩也會生氣……」

韋水仙一笑截口道：「你還是自稱在下吧，本座不願當前輩！說正經的，金空空是否眞有悔意？」

「他很內疚，所以不敢與她相對，因爲自知欠姬教主太多。」余青玉一頓，又問道：「假如他眞悔又如何？」

韋水仙想了一下，道：「依本座揣摸，姐姐聽說他沒有沾過其他女子，也有點心動，說不定還有轉圜之機。他倆如今成親也不太遲吧？」

余青玉微微一怔，半晌方道：「那當然好！」

「姐姐死心眼得很，金空空發誓要娶她，就得要娶她！三公子如今便請過去說服金空空，叫他過去叩門，解鈴還須繫鈴人嘛，這種事外人如何能越俎代庖？」

「說得也是，在下這就過去勸勸他。」

韋水仙道：「本座也有事與藍氏姐妹商量，咱們明天再見。」她走到門口忽然又回頭道：「本座倚老賣老問三公子一件事，盼能從實相告，未知三公子有意中人否？」

余青玉又是一怔，道：「在下已經成了親，而且有兩位賢妻，這幾天大概便要當第二任父親了！」

韋水仙也是一怔：「如此本座先恭喜你了，不過你該宣佈一下！」

余青玉愕然道：「教主之言，教在下難以明白！」

韋水仙吃吃笑道：「難道三公子不知道自己對姑娘們有多大的吸引力麼？你趁早宣佈自己已有妻兒，也好教她們早點死心！三公子，本座說話率直，但可是爲了三公子好，若有說錯，請原諒！」

余青玉正容道：「在下入世未深，這件事實在出乎想像，因爲在下完全沒有留意，多謝教主提醒！以後還希望教主多多指教，絕不會怪你！」韋水仙去後，余青玉也去找金空空。

金空空一見到余青玉立即緊張地問道：「剛才那姓韋的婆娘，跟你說些什麼？」余青玉將韋水仙的話複述了一遍，金空空急道：「要老夫去見蘭君，這如何使得？」

「解鈴還須繫鈴人，韋教主這句話說得沒錯。」余青玉道：「你躲避根本不能解決問題，何況此事其錯在你，三十年悠悠歲月，你因何連一封信也不給她？」

金空空苦笑一聲：「老夫着人送過信了，可惜那時候不知道她去攪個什麼仙女教！」

余青玉道：「這不成理由，如果你是負責的，一定會到處找她，直至找到爲止，但你並沒有這樣做，証明你不負責任！」

金空空臉色大變，鬚髮俱張，瞪着余青玉，余青玉目光堅定，絲毫沒有退縮，金空空神態忽斂，長長嘆了一口氣，余青玉又道：「也許她肯原諒你，你倆可以從新再來。」趙學佗也在旁推波助瀾。

金空空終於下定決心，道：「好，老夫這就去向她負荊請罪！」話雖如此，他出房時，腳步仍十分趑趄。

趙學佗道：「三公子，藥已快煉好，你先喝了再睡吧，還有，咱們準備在凰鳳寨躭到幾時？」

余青玉沉吟道：「叫弟兄們過來商量一下吧！」

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卓成雙的聲音：「三公子，這件事就交給我！」俄頃，林楓紅、關學祖和胡廣新等都到余青玉和趙學佗房中。

卓成雙道：「小弟提議咱們早日離開，俺不慣和女人打交道！」

衆人都笑了起來，關學祖道：「關某發覺你這是違心之言，說不定早已物色了心目中的媳婦兒！」羣豪又是一陣大笑。

余青玉連忙道：「大家談正事，不要浪費時間！」

林楓紅道：「說到急於回去，誰也不如三公子！大家都知道他快要做父親！」他稍頓一下，待衆人都靜了下來方道：「不過，我覺得這裡實在是個好地方，起碼比揚州好多了……」

卓成雙接腔道：「老林在這裡找到老婆了！」

余青玉斥道：「你再胡言亂語，便趕你出去！」

趙學佗接道：「區區贊成林大哥之見，凰鳳寨確是個好地方，比巢湖還好，只要咱們能夠在寨後開一條暗道，再在東海找座小島，成犄角之勢，便進可攻，退可守了！」

余青玉道：「問題是此處不是咱們的地方！」

關學祖道：「蓋天幫鎩羽而歸，帥英傑絕對不會甘心失敗，必然再來，而且可以預料人馬將比上次更多，憑凰鳳寨原來的實力，根本不能抵禦，所以只要三公子出馬，藍氏姐妹十九不會拒絕！」

「但鳩佔鵲巢，終是不好，此事容後再商量。」余青玉道：「過三五天，待我內傷治癒幾分，咱們便走吧！」

林楓紅道：「大丈夫要成大事，豈能效婦人之仁，何況咱們留下來，亦非要霸佔她們凰鳳寨，而是爲了光復武林！」

關學祖見余青玉仍在沉吟，忙接道：「大不了咱們到沿海找座小島經營，與山寨互相配合，這樣便不怕被人指鳩佔鵲巢了！」余青玉這才點頭。

卓成雙道：「事不宜遲，所謂打鐵趁熱，明天便向藍氏姐妹提出吧！」余青玉見衆弟兄看法一致，便答應了，正在談話間，女寨兵送上宵夜，宵夜十分豐富，還有酒，羣豪盡歡，只有余青玉心中惦記着金空空。

待羣豪要散去，金空空才回來，金空空想不到房內坐滿了人，微微一怔，余青玉急問：「情況如何？」

金空空乾笑一聲：「有什麼大不了，瞧你比老夫還緊張！」

趙學佗道：「金前輩如此輕鬆，不用問也知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恭喜了！」

卓成雙急問：「他喜從何來？」趙學佗叫他問金空空。

金空空老臉發熱，訕訕地道：「老夫

已經一大把年紀了，到這時候才……咳咳，也不知是什麼玩意兒！」

這一說，連余青玉也猜到幾分了，長身道：「晚輩先恭喜前輩了！成親就是小登科，還不是喜事是什麼？日子說好了沒有？」

卓成雙跳了起來，問道：「什麼？你……你這樣快便找到老婆啦？眞不愧是老薑！佩服佩服！」

余青玉喝道：「閉嘴！你再胡言亂語，把喜事弄吹了，便唯你是問！」卓成雙吐吐舌頭乖乖坐下。

也虧得金空空臊紅了臉，尷尬地道：「日子她說隨我定，總之一切簡單，眞是……他娘的臊人！」一句話又引得哄堂大笑。

余青玉道：「那就盡速舉辦吧，不如就借凰鳳寨辦喜事，未知前輩意下若何？」

金空空道：「老夫毫無經驗，一切就拜託你了！」

余青玉道：「晚輩請藍氏姐妹作冰人，明天派人下山購買些必需之物，三五天之內便辦好！就這樣決定吧！」

* * *

次日一早，余青玉便去找藍凰，將金空空和姬無垢的恩怨和婚事說了一遍，最後說：「在下欲請寨主作個媒人，未知寨主肯玉成否？」

藍凰笑道：「當今兩位武林高手在敝寨成親，那是敝寨的榮譽，這種現成的媒人，我是做定的了！包在我身上，小妹立即派人下山籌辦酒席。」

余青玉道：「寨主也應該派人下山補購些弓箭暗器！」

「早已派人去辦了，未知三公子尚有何建議？」

余青玉囁嚅地道：「在下有一件事欲與寨主商量……」

「三公子是敝寨恩人，有話但說不妨，只要小妹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在下先多謝寨主！」余青玉將昨夜商量的結果告訴藍凰：「咱們硬要分一杯羹，在下心中難安……」

藍凰大喜過望：「三公子說什麼話？小妹正是求之不得，沒有問題，等下咱們再詳細研究，而且後山根本可以闢小徑，再說後山靠海，出入方便，實在是件好事，三公子還有人在揚州麼？」

余青玉見她爽快亦自高興：「巢湖那裡也有人，如果寨主同意，在下立即派人去通知他們，分批來此！」

藍凰道：「正該來此！三公子，等下咱們也有事徵求你同意，待會兒在聚義廳上再見！」

余青玉一愕，問道：「未知是何事？」

藍凰抿嘴一笑，道：「事關秘密，等下三公子自然知道，如今還是先籌備喜事要緊！」

早飯過後，羣豪又集中在聚義廳內，余青玉覺得藍凰剛才說的話十分奇怪，因此不停望向她，但藍凰却毫無表示。只見藍鳳長身道：「諸位，仙女教的章教主，有個好提議，請大家決定！章教主請將計劃告訴大家！」

章水仙長身抱拳道：「諸位，本座斗胆問一句，在座諸位是否決心與蓋天幫鬥到底？」

羣豪都微微一怔，卓成雙望了衆人一眼，道：「當然啦，難道章教主不信咱們？」

章水仙續道：「大家都知道，蓋天幫席捲武林，其勢已成，武林中九大門派獨善其身，其他門派除了咱們之外，幾乎已被消滅或屈膝投降，咱們要擊倒蓋天幫，粉碎其獨霸武林的野心，比登天還難！」

卓成雙急道：「難道章教主要我們投降？」

章水仙瞪了他一眼，自顧自說下去：「本座不想說什麼大道理，只談實際。事實上，以咱們微薄的力量是不足與蓋天幫頡頏的。唯一辦法是打起旗幟，招羅四方豪傑，以壯大己方力量，所以本座建議咱們摒除門戶之見，成立一個新幫會，如此有利其他門派弟子來投……」

話音未落，廳內已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藍鳳道：「敝寨首先贊成！」她拿眼斜看余青玉，余青玉亦表示同意：「咱們早該這樣做了，只是力量不足，不敢打正旗號而已，若加上貴寨及仙女教，那自然不同！」

「既然大家同意，正所謂擇日不如撞日，這個新組織現在就成立吧，只是還該有個名稱！」

卓成雙道：「不錯！咱們攪了兩三年還未有名稱，也眞差勁，教主有此提議，當然已有了主意。」

章水仙沉吟道：「昨夜本座想了一晚，都想不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嗯，不如由三公子決定吧！」

余青玉道：「在下人微言輕，且平生最怕這種事……我連自己兒子的名字也還未想好……這個還是由教主決定吧！」

章水仙大聲道：「什麼？三公子要做父親啦？恭喜恭喜，未知弄璋還是弄瓦？」

廳內羣雌聞言臉上都露出失望之色，卓成雙道：「三公子早已有一個兒子，這一次生男或生女也不知道，他爲了協助凰鳳寨抵抗蓋天幫，連老婆臨盆也不管了！」

藍氏姐妹再三致謝，余青玉忙喝退卓成雙。

余青玉道：「在下之家事，微不足道，還是談正事吧！」

林楓紅道：「咱們要擊倒蓋天幫，名稱一定要有點氣派才行，在下提議使用乾坤盟，未知諸位有何高見？」

章水仙頷首道：「這三個字倒也響亮。」其他人想不到更好的名稱，也都同意，當下就此決定，章水仙續道：「既有盟會就必然要有盟主領導，本座提議由三公子担任盟主一職！」

余青玉大吃一驚，急道：「教主豈不要折殺在下？其實此職由教主担任最合適，在下年輕識淺，更無威信，當盟主根本是……開玩笑！」

章水仙正容道：「誰與你開玩笑？三公子年紀雖輕，但論武功、論機智、論英勇、論人品，均是上上之選，捨你其

誰？嘿嘿，能夠擊倒廖柏夫，收服金空空的，武林中還有那幾位！」廳內的人均一致贊成，余青玉硬是不答應。

金空空道：「老夫說一句話，將來能與帥英傑爭一日長短的，只有一個三公子，三公子，請以大局爲重，不可再推辭，以免冷了大家的心，說老實話，在座的人雖多，但老夫只服你一個！」

韋水仙微微一笑，道：「本座也只服你一人，你不担任此職，這乾坤盟便成立不了！」余青玉再三推辭不過，沒奈何只得答應，刹那間，廳內响起一陣掌聲。

藍氏姐妹長身走離正中的座位，道：「余盟主請上座！」余青玉尙在猶疑，已給她姐妹拉上去。「請三公子說幾句話。」

余青玉有點手足無措，結結巴巴地道：「諸位，在下根本沒有準備……這個……多謝大家的好意。余某只好竭盡全力，鞠躬盡瘁……至於日後的計劃和行動，請大家踴躍發言！」一頓又道：「對啦，在下年輕識淺，需要幾位前輩指點，我提議由韋教主和金前輩當左右副盟主！」

韋水仙笑道：「我提你當盟主，你立即回報，這算是什麼？」

金空空道：「老夫最怕麻煩，日後本盟人數越來越多，副盟主可忙得多，老夫決定不幹，最多担個護法之名！」

余青玉知道他的脾性，同意改任他爲護法，韋水仙和姬無垢則任左右副盟主，誰知姬無垢也反對，只願與金空空一樣當個護法。韋水仙道：「如此也好，先空個副盟主之職，日後有適當人選再補缺。」當下又空懸了總堂主之職，由雲開任副總堂主，其他人或當堂主、副堂主和香主。忙了一天才有了初步的藍圖，余青玉請羣豪晚上再詳細考慮一下，明天繼續研究。

藍鳳忽然道：「盟主，如今既然決定將本盟總舵設在此處，便該派人去巢湖及揚州請嫂夫人等人上山，另外還須派人去物色小島以及開闢發展之事！」

卓成雙道：「去巢湖就由卓某去，揚州則請關二哥跑一趟！」

這一夜，余青玉躺在床上，輾轉難以成眠，他萬料不到韋水仙會建議自己當盟主，更感自己肩上重逾千斤，流星門的內三堂總堂主凌鐵壁，最擅長訂計劃以及分配人手，可惜他已隨余修竹投降了蓋天幫，余青玉睡不着覺，索性下床到外面散步，却見院子裡也有人在踱步，仔細一望，原來是韋水仙！

「教主因何還不睡？」

韋水仙笑道：「還喚我教主？盟主因何也不睡？」余青玉坦言相告，韋水仙道：「彼此彼此，不如咱們先交換一下意見若何？」余青玉自然不會反對，兩人坐在石階上，一直商量到天濛濛亮，才回房運功調息。

羣豪一連在聚義廳內商量了三天，決定成立八個堂，以天、地、澤、火、雷、風、水、山八卦代表爲名，由於規模尙小，故此先成立四個堂，以藍氏姐妹爲地字堂正副堂主，仙女教原有的護法「鐵拐眇婦」顧七七爲火字堂堂主，韋水仙之首徒紫湘湘爲副堂主，林楓紅關學祖爲澤字堂正副堂主，卓成雙、胡氏兄弟爲風字堂正副堂主，專事聯絡之責。羣豪又選出一隊精壯健婦作爲開闢後山暗道及擴建山寨的女工。然後，余青玉率羣豪到後山各處觀察地形。

未幾，有人來報，東海有一座無名小島適宜建寨，余青玉決定帶人親自去勘察。

那座小島離岸只有一個時辰之航程，向岸那一邊懸崖峭壁，十分陡直，背向那一端則稍斜，還有一個小小的海灘，島中間是座山，巨石亂佈，但樹木頗多，不知爲何島中竟有水源。余青玉着人挖掘一下，原來山泥之下都是巨石，不覺有點失望。紫湘湘道：「此島不宜建寨，最適挖山洞，則更爲隱蔽。」

余青玉聽後心頭一動，便仔細觀察起來，終於讓他們發現山中本就有條長長的山洞，可供發展，難得的是海灘凹入之處，有一道山隙，深達半里，又可供停放船隻，於是決定在此發展，只是島中尙有幾家漁民，詢問得悉此島名明珠。

韓香玉取出銀子請漁民盡速搬遷。漁民本不願，只因韓香玉出手闊綽，結果同意搬離，余青玉便將此島改名護盟島。

衆人上了岸之後，余青玉心頭一動，覺得凰鳳寨與護盟島之間，距離還是較遠，於是又在沿海一帶找尋適合的地點建立分舵。結果找了兩個地方，一個是明的，一個是暗的，以防萬一。

山上還在忙碌之際，卓成雙已帶了一批人馬來投了。第一批便有余青玉的母親崔翠、妻子小紅，還有一個還了俗的一鳴，其他的不是平南寨的舊人，便是新近招來的英雄，余青玉見當中還有好些江南的好漢，喜不自勝，問道：「寨主夫婦呢？」

卓成雙道：「咱們因人多，故此分成四批，以免太過惹人注目，寨主夫婦隨後率人即到，明天屬下便下山去接應。」

崔翠乃昔年流星門掌門夫人，羣豪不曾見過面的，也曾聞名，當下上前打招呼者絡繹不絕，余青玉抱起兒子在旁替他們介紹。

藍鳳瞧余青玉兒子已有三歲，「哎」了一聲，道：「三公子的兒子都已這樣大了，再叫你三公子，似乎不大妥當，他叫什麼名字？」

那小子叫道：「我叫余匡正！」

「好名字，讓阿姨抱抱！」藍鳳一把接過余匡正，又與小紅搭訕。「嫂子，你還有一個呢？沒帶來麼？」

小紅靦覥地道：「愚姐只育此劣子。」

藍鳳瞪了卓成雙一眼，道：「你不是說還有一個麼？」

小紅這才知道，笑道：「那是麗萍姐的！卓大哥，麗萍姐到底生了男的還是女的？母子都平安麼？」

卓成雙笑嘻嘻地道：「你喜歡她生男還是生女？」

「他已有一個兒子，最好先生個女

兒！」

「那就是女兒了！」

余青玉回頭笑罵道：「小紅，他在胡謅，揚州那邊還沒有消息來，有雲叔叔還有一位神醫在她身邊，必能平安。小紅，這位藍二姑娘待咱們實在不錯，把她的『家』讓了出來！」

藍鳳這些日子跟他混熟了，言談無忌，笑道：「照你這樣說，屬下豈非出家了？盟主，你到底有幾房妻妾？」

小紅代答道：「他只有兩房妻子，咱們姐妹老是覺得寂寞，希望他多討幾房，家內熱鬧一點！」旁邊的人聽了都大笑起來，余青玉乍與妻兒見面，心情大佳，任由人取笑，還傻乎乎地陪人笑，這一夜夫妻母子自然有一番話說，崔翠見兒子受人擁戴，又叮嚀他一番，要他謹愼從事，事關如今身爲一盟之主，若有錯誤，犧牲的可不止他一個人，余青玉唯唯受教。

次日黃昏，巢湖來的第二批人馬又至。至第五天，先後四批人馬都到達，只是揚州那邊尚未有消息，余青玉心急如焚，又令卓成雙去打探消息。金空空和姬無垢的婚禮本擬早辦，後來因爲巢湖和揚州的人員要上山，故此押後。

巢湖人馬到後，山寨擴建工程進展頗快，半個月後，在主寨已另築一座較爲簡陋的營寨，先安頓好人馬，有個遮身之所，再慢慢改善，余青玉等人立即搬了過去，卓成雙戲稱爲男寨女寨。

又過了三四天，揚州的人馬才到，余青玉緊張萬分，親自下山迎接，只見雲開一馬當先，他快步迎前，問道：「雲叔叔，路上有波折？」

雲開笑道：「你夫人剛在坐月，愚叔恐路上奔波，故此押後起程，一路平安！」說着指指背後的馬車。

余青玉連忙走到馬車旁，一躍而上，鑽進車廂，車廂內坐着兩個女人，一個是麗萍，另一個是乳娘。麗萍見到丈夫又喜又愧地道：「賤人無用，替你生了個丫頭！」

余青玉大喜，忍不住擁住她，道：「誰說妳沒用，一家大小都想添個丫頭！多謝你麗萍，也辛苦你了，這些天我無目不牽掛着妳！」

麗萍心頭甜絲絲的，生育的辛勞，都似因這幾句話而得到補償，她含羞地推了他一下，嗔道：「瞧你又有兒子又有女兒，還沒一點正經！」邊向乳娘呶呶嘴。

余青玉含笑放手，從乳娘手中接過女兒，道：「麗萍，瞧她跟你長得一模一樣！將來必是個美人！」

麗萍伸手捏了他一下，嗔道：「亂嚼舌根，賤妾與她一樣沒有頭髮麼？嗯，她還沒有名字，你想好了沒有？」

「愚夫正想將此光榮的任務交給妳！」

夫婦倆打情罵俏了一番，馬車已至山下，余青玉將女兒交給乳娘，扶着麗萍上山。山道傾斜，麗萍又不曾練過武，余青玉恐她剛生育過，體力不支，故此堅持揹麗萍上山，臨至山寨，又恐被人取笑，麗萍下不了台才放她下來，扶着她上去，誰知一至寨門口，那裡已站滿了人。

藍鳳走前道：「辛苦盟主了，還是讓小妹來扶嫂子吧！」一句話引得哄堂大笑。

余青玉索性道：「那就麻煩藍堂主一下了！」藍鳳尚未走前，崔翠已先一步將麗萍和乳娘接進去。

次日，便是金空空和姬無垢大喜的日子，儀式雖然一切從簡，但十分隆重，全寨上下一片喜氣，反將一對老「新」人鬧得十分尷尬，最後由余青玉和藍鳳親自送他倆進洞房，以免羣豪玩得太過份。

後山的暗道已進行開闢，余青玉升帳，宣佈委任賀同安夫婦爲護盟島正副島主，雲開爲副總堂主，其他各路英雄各有安排，他又將計劃當衆再宣佈一次，下午則與賀同安下山到護盟島勘察，此時島上的漁民已搬遷。

賀同安仔細觀察了全島，十分滿意，又作了許多建議。余青玉道：「這件事便交由島主主持！」

賀同安道：「待屬下仔細計劃一下，然後請你定奪！」兩人上岸又到余青玉準備設舵的地方巡視了一下，賀同安都不反對。

接着，巢湖人馬便開到護盟島上，又在沿海一帶徵集了好些精壯漢子去開闢山洞。山上也在一片緊張之中，不斷增添兵器和設暗樁，提防蓋天幫再來犯。

直至此刻，余青玉才記起廖柏夫，遂到地窖看視他，廖柏夫內傷已癒，但神態看來仍然十分憔悴，一見到余青玉便道：「余三，你不必枉費口舌，勸老夫投降你！」

余青玉道：「你不是投降我，而是屈服於正義之下，難道你至今尚無悔改之意？」

廖柏夫嘿嘿笑道：「老夫這時候死也不算夭折，還有什麼可怕的？」

余青玉道：「既然如此，由今日起便不送飯與你！我每日派人來討消息，你若還有點骨氣的，便不要自殺！」言畢揚長而去，廖柏夫像離水的魚兒，拚命地喘着氣。無人能夠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以前他在蓋天幫，呼風喚雨，如今卻淪爲階下囚，而且是敗在一名後生小子手中，這口氣教他如何嚥得下？

廖柏夫越想越恨，幾乎想一掌拍碎自己的天靈蓋，以了結殘生，可是回心一想，又存了一絲希望，暗道：「老夫因何這般傻？說不定今天晚上，幫主便親自出馬，剷平鳳凰寨……嘿嘿，屆時，老夫非將那余青玉五馬分屍不可！」一想至此，心情才逐漸平復，運功調息。

一個人在黑黝黝的地窖裡，日夜不分，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廖柏夫不知時候，只覺得肚子越來越餓，牆角放了兩隻木桶，一隻盛水，一隻給他便溺，地窖通風設備到底不如地面，又久無人來清理，臭氣薰天。廖柏夫喝了幾口清水，又漸漸煩躁起來。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廖柏夫知道是余青玉又來說服自己，故意盤膝

閉目端坐如石像，腳步來至鐵閘外，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總堂主，總堂主……」

廖柏夫怒從心頭起，霍地張目轉首，喝道：「鐵冠，你這雜毛既然已投降了余三，還喚老夫總堂主作甚，若要老夫投降，便趁早閉上你的鳥嘴！」

鐵冠道人哈哈一笑，道：「我說總堂主為何這般死心眼？正所謂大丈夫能伸能屈，讓他得意一時又有何妨？」

廖柏夫臉色稍寬，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鐵冠道：「余三只要咱們說幾句他聽來順耳的話，便恢復咱們自由，這又何難？待咱們取得了他的信任，憑你我兩人之力，難道要暗殺他，還不能成功？嘿嘿，屆時咱們所立的大功，蓋天幫上下有誰能及？」

廖柏夫目光連閃，問道：「你投降的本意，眞的是如此？」

鐵冠道人嘆息道：「難道道爺半生英明，肯白白毀在那小子之手麼？總堂主，那小子沐猴而冠，居然當起什麼盟主來了，你說好笑不好笑？」

「快將情況詳細告訴老夫！」

鐵冠道人便將乾坤盟的情況仔細告訴廖柏夫，廖柏夫目光一亮，喃喃道：「他越攪得好看，咱們立的功勞便越大，余青玉終有一日，老夫要讓你知道厲害！」

鐵冠喜道：「總堂主你如今肯假意歸順？」

廖柏夫問道：「其他被擄的弟兄，情況如何？」

「屬下恐怕小不忍則亂大謀，故此不敢與他們聯絡，因而未知其心意！」

「做得好，千萬不要妄動！」廖柏夫道：「只是老夫如果就此屈服，恐怕他不相信，而老夫臉上也掛不住。」

鐵冠沉吟道：「屬下今日上去只說你心意有點動搖，明天再下來相勸，屆時你再提出條件。」

廖柏夫沉吟道：「提什麼條件才會令他相信老夫？」

鐵冠道：「總堂主就說若果余三能再勝你一仗，才心誠悅服……」

話未說畢，廖柏夫已截口嚷道：「好辦法！如此他絕不會懷疑老夫，哼哼，總之屆時老夫故意讓他一招半式就是，就這樣辦！」

次日，鐵冠將廖柏夫的話告訴余青玉，余青玉微一沉吟，道：「請道長轉告他，就說三日後余某與他再鬥一場，叫他這三天吃飽一點，睡好一點！」他隨即又下令送酒食給廖柏夫。

韋水仙有點担心，低聲道：「盟主，其實你何必對他如此優待？廖柏夫乃老奸巨滑之輩，放在身邊終是一件危險的事！」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副盟主不必担心，我自有取勝之把握！」

過了三天，余青玉果然着人將廖柏夫放了出來，廖柏夫乍見天日，雙眼難以適應，瞇成一條縫。余青玉道：「廖總堂主先休息一下，下午才比鬥！」

「不，你分明是看不起老夫，如今就來！」

余青玉微微一笑。「本座不願佔你的便宜，今日要憑眞功夫將你擊敗，免得你事後又不服氣！」廖柏夫心中暗暗冷笑，負手在廣場內散步，乾坤盟上下的人得到余青玉的命令，無人理會他，不過他每走到一個地方，其他人都讓開，連鐵冠也避嫌，不來與他相見。

申牌時分，余青玉才來到廣場，此際四周已站滿了人，余青玉道：「廖總堂主，今日之戰不同往日，咱們點到即止，你若要殺人的，請向余某下手，莫連累他人！」

廖柏夫道：「你若能勝得老夫，老夫便歸順你，如果你敗在老夫掌下又如何？」

余青玉毫不思索地道：「立即放你下山，決不阻攔！不過你得先發下毒咒，只能眞心歸順，不能包藏陰謀！只要你確有表現，余某論功行賞，本盟總堂主一職，至今尚虛懸，說不定你仍然是總堂主，不過是乾坤盟的，而不是蓋天幫的！」

廖柏夫吸了一口氣，道：「不必多費唇舌，手底下見眞章！」他立了個門戶，表現出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余青玉亦不敢大意，全身上下佈滿眞氣，廖柏夫是他出道以來，最强的敵人，他將這一戰，當作考核自己武功進展的考試，因此這一仗實有幾重意義。

兩人互相找尋對方的空隙，久久仍無人動手。余青玉忽道：「總堂主尚未加入本盟，到底是客，請先發招！」

話音未落，廖柏夫已向余青玉標去，雙掌翻飛，使出其威震武林的「八卦拘魂掌」，霎時間只見掌影不見人形！余青玉略退半步，先採取守勢，見招破招，敵快我快，敵慢我慢，絲毫不亂。

余青玉師父凌水雲以一套「無名簫法」，一套「千樹落英掌」打遍天下無敵手，余青玉追隨凌水雲的時日太短，無名簫法至今尚未登堂入室，因此仍使長劍居多，不過今日却以掌對掌。

「千樹落英掌」的步法與八卦方位有關，正好與廖柏夫的「八卦拘魂掌」有相似之處，但見兩人忽進忽退，忽東忽西，翻滾飛騰，如游龍似飛鳳，只看得四周的人如痴如醉，上千個人竟鴉雀無聲，只聞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生恐發出喝采聲也會影响兩人之勝負！

余青玉縱使招式再熟練，也不如廖柏夫之爐火純青和經驗豐富，單靠一套「千樹落英掌」不足以應付，是以掌中夾雜着西域第一高手萬象大師所授的「擒龍手」，才堪堪敵得住。

廖柏夫本想讓余青玉，誰知一動上手，便收發難以從心所欲，可是他已使盡渾身解數，仍沒法佔到一絲便宜，心中懍然，忖道：「怎地這小子一次比一次進步？難怪他口氣這般大，竟敢與帥幫主爭一日長短！」

心念未了，忽見余青玉身法突然一變，右臂招式似掌非掌，似拳非拳，怪異之至，饒得廖柏夫見多識廣，亦未曾見過，他一時之間，應付不了，連退數步，原來余青玉一時靈機一觸，以手使

出幾招無爲齋的招式，將其驚退。

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突然標前，左臂護胸，右臂一縮即展，掌中發出一股凌厲的罡風！

廖柏夫料不到余青玉有此一着，無法閃避，只好也提掌迎前，內功比鬥，關係到生死，廖柏夫不敢不盡全力，但萬料不到余青玉這一掌竟是虛招，廖柏夫那一掌擊在空處，剛一愕，又覺脅下生風，眼前一花余青玉已退開，抱拳道：「承讓承讓！」

廖柏夫雖說立志要輸給余青玉，可是他由始至終，都傾力施爲，但結果仍然落敗，剛才余青玉若不收掌，自己肋骨必被擊斷幾條，不死也得重傷！換而言之，這一次他是實實在在地輸了，而且敗得灰頭土臉！上次敗在余青玉的內功，這次則輸了拳脚，夫復何言？

剎那間，四周響起一陣陣采聲，廖柏夫一張老臉漲得似茄子一般，幸而他還未忘記自己的目的，猛吸一口氣，抱拳道：「三公子年紀輕輕，已有此成就，前程不可限量，異日天下第一之稱號非君莫屬，老夫萬分佩服，甘拜下風，願受驅策！」

卓成雙高聲叫道：「你現在才知道盟主的厲害麼？」

余青玉忙斥退他，走前道：「前輩太過抬舉在下，若論眞實本領，在下仍有不如，剛才僥倖取勝，只不過是取巧而已，慚愧慚愧！今日未能分勝負，前輩願加入敝盟，無任歡迎，但不必再發誓矣！」他轉頭笑道：「大家歡迎廖前輩！」

四周看熱鬧的人事前都已得到余青玉的命令，是以一齊鼓起掌來。

廖柏夫一愕，大感意外，但不管如何，已替他挽回不少臉子，他臉色稍霽，抱拳感激地道：「廖某得三公子海量赦罪，得以活命，已是萬幸，焉敢再受此禮，莫折殺老夫呀！日後老夫若有犯錯，萬望諸位指正！」他此刻的感激神情，倒也不完全是假裝出來的。

當下余青玉走前，握住廖柏夫的手，走進聚義廳，此刻兩人近在咫尺。余青玉又毫無防備，廖柏夫若想殺他實在易如反掌。金空空、韋水仙等人心情都十分緊張，因此急忙跟着進廳。

廖柏夫心頭一陣亂跳，在未摸清余青玉的底細之前，不敢貿貿然動手，心中暗道：「這小子是天眞，還是胆色過人……抑或確是一位君子、人雄？」但不管如何，這剎那間余青玉的形象在其心目中，突然升高了不少，再不敢視之爲小子。

余青玉請廖柏夫在大廳坐下，又着人把鐵冠道人及其他投降了的蓋天幫舊人與他相聚。「廖前輩，格於規矩，暫時不能安排職務，請諒解，異日當論表現而行賞。」

「老夫等能夠保住生命，已是萬幸，豈敢再奢求？盟主萬莫客氣！」

余青玉爲雙方作介紹，廖柏夫聞得金空空之名，心頭暗暗吃驚：「想不到這老傢伙也讓余三拉過去，這小子之能耐，實在不能小覷！」不過想到乾坤盟除了余青玉、金空空、韋水仙和姬無垢等少數人稱得上高手之外，餘均未能厠身高手之列，心頭稍安。

雙方閒聊了一陣，余青玉道：「蓋天幫上次來犯鎩羽而歸，至今已兩個月，不知爲何毫無動靜？」

卓成雙道：「這問題問廖前輩，自能清楚。」

廖柏夫忙道：「老夫困在山中已久，山下的情況毫不知悉，遑論蓋天幫之情況。」

余青玉道：「廖前輩不想多說，咱們亦不必勉強！」

鐵冠道人忙道：「貧道估計帥英傑，已將咱們當作是最強大的敵人，所以不敢大意，意圖先將整座武林控制之後，最後才撲滅咱們。故此乃暴風雨之前夕，萬萬大意不得！」

余青玉轉頭問道：「帥英傑是否將咱們視爲最強大之對手，這一點廖前輩料最清楚！」

廖柏夫沉吟道：「帥英傑這人雖然目空一切，但他做事絕不魯莽，亦不輕舉妄動，端視他派老夫來攻打凰鳳寨便可見端倪。凰鳳寨若非有盟主及副盟主助陣，老夫敢誇，絕無失手之理！」

藍鳳道：「本堂承認，廖前輩並無誇大！」

廖柏夫接道：「故而老夫同意鐵冠之見，不過如今情況未明，且帥英傑擅使奇兵，會否突然大舉進犯亦難說！」

卓成雙道：「哈，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

廖柏夫心頭發怒，不能發作，還裝出一副委屈相，道：「實情如此，敗軍之將亦不敢妄加臆測，以免犯錯，連累了諸位的生命！」

韋水仙道：「咱們不怪你，如今蓋天幫共有多少個分舵，實力分佈如何，幫內有多少個高手，廖兄當能知道，可否一一詳告？」

廖柏夫臉色微變，幸而他老奸巨滑，立即想到推搪之法。「蓋天幫分舵極多，人手更如天上星辰，一時間也說不完，且亦記不得這許多，可否容老夫跟昔日舊將對証一番，然後列出名單？」

余青玉道：「如此最好，請藍副堂主帶他們到偏廳，另外安排一間靜室給他們！」廖柏夫大喜，向廳內羣豪拱拱手，率舊將隨藍鳳而去。

金空空問道：「盟主相信他？嘿嘿，說不定他們正要借這個機會商量造反之事！」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余某正要揣摸他們的意向！藍堂主，請你帶金護法和姬護法去偷聽他們的談話！」

* * *

藍鳳先引廖柏夫到偏廳，然後又帶他們到耳房，道：「房內有床有桌，諸位若累了可躺下休息一會兒。諸位請便！」言畢翩然而去，廖柏夫立即向一名叫鄒明的舊將打個手勢，鄒明會意，悄悄跟出去。這座偏廳是半獨立式的建築物，四周是花園荷池，只有兩道迴廊與其他建築物相通，花園裡不見一人，迴廊亦無人。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鐵小虎、小狗子雖然召來石玉娘和胡力，却被幽冥使者走脫，查不出幽冥教是何方神聖，只好另找桃花村三劍堂的齊魯劍客賀三劍，查出他就是參加劫奪寶劍的兇手，賀三劍忽然神經錯亂，瘋狂的將自己兒子和女兒用劫來的寶劍一劍一個的刺死，逃去無踪。鐵小虎正在徬徨，發現寶劍光芒，找到屠夫侯三的大飯莊……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假小二連台好戲　買情報得知內情

啪！鎮八荒杜天雄誤以爲是小虎怕他付不起酒菜錢，掏出一錠二十兩重的小元寶來，往桌子上一放，吼道：「老子要住店，晚上再叫一個姑娘來，不夠再補，有多的就賞給你，拿去買金紙吧。」

要在平時，就憑他這一句話，鐵小虎的劍尖，怕不早已抵住他的咽喉。

此刻却不便發作，只好忍氣吞聲，拾起銀子，掉頭就走。

待將百善先生、鎮八荒杜天雄所點的酒菜送上桌後，小虎主僕這才有工夫竊竊私語。

小狗子神情惶急的道：「慘啦，慘啦，簡直災情慘重，雙包已經夠頭大，現在居然鬧出三包來，到底在搞什麼鬼嘛。」

鐵小虎搖頭不語。

「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現在還不知道。」

「我看八成是那個怪客。」

「一切言之尙早。」

沒錯，是言之尙早。有雙包，三包，誰敢保証沒有第四包。

＊　＊　＊

「小二！小二！」又有人在叫了。

是一位嬌客，一位年約十七八歲，雖然並不十分美，却十分嬌，十分俏，十分艷，甚至十分媚的紫衣少女。

小虎趨前堆笑道：「小姐，要點菜？」

紫衣少女一雙懾人魂魄的眸子，不停的在小虎臉上打轉，嗲聲嗲氣的道：「上館子不吃菜，你以爲本姑娘是來吃人的！」

「大小姐想吃什麼？」

「小伙子，你替我點好啦。」

「是妳吃，又不是我吃，小可不敢做主。」

「沒有關係，只要是你點的，本姑娘都喜歡。」

說話中，不時搔首弄姿，賣弄風騷，擺出一副倒吃豆腐的架勢來。

鐵小虎覺得好噁心，眞想吐，暗道：「媽的，不要臉，什麼玩意兒，居然想吃小爺我的豆腐，從來沒見過像妳這樣的賤貨。」

表面上却不得不敷衍道：「還是請大小姐自己點吧，免得不合胃口，白糟踏銀子。」

「這好辦，胃口不合，就算是你請客好啦。」

「對不起，小的收入微薄，請不起。」

「哼，小氣鬼！」

對付這樣的女人，最好的法子是不說話。

或者，乾脆掉頭而去，敬鬼神而遠之。

可是，小虎正想要走，紫衣少女又說話了：「喲，說你小氣眞小氣，跟你開個玩笑，就緊張成這個樣子，將來準會是一輩子光棍，誰敢嫁給你啊！」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更像春天的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忽又換上一副莊重嚴肅，彷若大家閨秀的臉色，道：「這樣吧，我請客，你陪我吃。」

根本不給鐵小虎開口的機會，繼又說道：「來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飽，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

糟了，怪事天天有，就數今天多，又冒出第四個來，弄得鐵小虎暈頭轉向。

小狗子更是頭大如斗，分明只有一個正主兒，怎麼也想不透，爲什麼會一下子跑出四個來？

鐵小虎字斟句酌的道：「謝謝惠顧，但是，在下恐怕沒工夫陪大小姐一起吃。」

「別緊張，偶而過來坐坐枱子就可以了。」

「抱歉，小可不是酒家男。」

「傻瓜，死腦筋，不開竅，偶而客串一下，賺點外快不好嗎？」

「不好。」

「哼！」

「菜要不要少叫點？」

「不必。」

「吃得了？」

「再吃不了可以送到我房裡去，當消夜吃，本姑娘今夜就住在太白居，有房間嗎？」

「有。」

「你晚上來陪我一起吃，這樣更有情調。」

「失禮，小可也不當午夜牛郎！」

紫衣少女眞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女人，小虎愈是對她不假詞色，她愈是興趣濃厚，熱情如火，狐媚的笑笑，風情萬千的道：「喂，小伙子，你姓什麼？」

「何。」

「叫什麼？」

「必問。」

「何必問？」

「知道就好。」

「你這人眞沒良心，也不問問姑娘我的尊姓芳名。」

「大家萍水相逢，不必。」

「我叫花香香，鮮花的花，香氣迷人的香。」

「嗯。」

「另外還有一個外號。」

小狗子插言道：「叫死皮賴臉？」

花香香笑盈盈的道：「是千嬌百媚。」

小虎暗道：「哼，臭美，千妖百怪還差不多。」

千嬌百媚花香香又道：「好了，不躭誤你們的工作，去吧，咱們晚上見，歡迎結伴而來。」

從來沒見過這麼風騷的女人，聞言如獲大赦，總算得到解脫。

* * *

今天的生意特別好，太白居大爆滿，座無虛席。

不對，還有幾個空位子，在角落上，那怪客的附近。

因爲他太髒太臭，誰也不願意靠近他。

他自己却處之泰然，一點也不介意，一直在狼吞虎嚥般低頭疾食，打從酒菜上桌後，就沒見他再說過一句話。

好驚人的飯量，一桌子的酒菜，被他一掃而光。

北六省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杜天雄的飯量也不錯，吃去十之七八。

百善先生就差多了，剩下的比吃掉的要多。

千嬌百媚花香香更少，僅淺嚐即止，幾乎原封未動。

* * *

「小二，小二！」

又有人在喊叫。

是百善先生邱百善。

「來啦，來啦！」小虎上前躬身道：「老先生可是想再添酒叫菜？」

邱百善打了一個呃，紅着臉，顯已酒足飯飽，道：「夠了，我老人家是想問你一句話。」

「什麼話？」

「你們侯大老闆呢？」

「他不在。」

「到那裡去了？」

「不清楚。」

「晚上會回來嗎？」

「隨時都會回來。」

「哦。」

「老先生有事？」

「沒有。」

「可要留話？」

「不要。」

「我們老闆返轉時，要不要去找你？」

「不必。」

小虎暗想：「搞什麼的，分明有事，却硬說無事。」

百善先生好厲害，被他看穿了，主動的提出答案：「我老人家跟這個殺豬的有一點小過節，想順便跟他結帳，既然不在，就暫且留着生息吧。」

站起身來，付完帳，還給了鐵小虎十個銅板的小費，當即揚長而去。

* * *

他們的談話，鎭八荒杜天雄一直注意聽，酒菜錢他早已付過，人並未離開，由另一名小二領着，到後面住店去了。

那位怪客也決定要住店，但是，不曾付帳，他說：「房錢飯錢，明天一起算！」

毫無疑問，千嬌百媚花香香亦未離去，同樣未付一文錢，還命人將酒菜送到她的臨時香閨去。

臨走時，桃花眼一翻，勾了小虎主僕一眼，嬌聲嗲氣的道：「早點來啊，可別讓我久等。」

* * *

夜已深沉。

再也沒有出現任何可疑的人物。

打烊後，二人忙不迭的進入地窖裡。

地窖是貯酒的地方。

藏人也不錯，縱橫交錯的大酒罎，堆積如山，藏個把人，根本神鬼不覺。

現在，鐵小虎就沒有看到屠夫侯三。

小狗子低沉的聲音道：「喂，殺豬的，你他媽的在那兒？」

「在這兒。」

聞其聲，未見其人，原來侯三將自已裝進一個大酒罎裡去，頂開蓋子，跳出來。

馬上迫不及待的問道：「怎麼樣，正主兒出現沒有？」

小虎苦笑道：「媽的，別提了，豬八戒趕考，大家湊熱鬧，一下子來了四個。」

屠夫侯三大吃一驚，道：「這麼多？暗號都對嗎？」

小狗子道：「廢話，不對怎會計算在內。」

「都是那些人？」

「百善先生邱百善、鎮八荒杜天雄、千嬌百媚花香香，還有一個又髒又臭，姓名不詳的怪客。」

「究竟誰是正主兒？」

「我們正想請教你。」

「侯某知道早就告訴你們了。」

鐵小虎道：「只有四個人，範圍不大，一定有線索可尋。」

侯屠夫堆下一張苦瓜臉來，道：「有何線索可尋？」

小虎道：「首先，請你細想想，那個人會不會是母的？」

「不會吧，是男人的聲音。」

「假如利用假嗓子，甚或吃了變音丹，是否可以混過去？」

「有這個可能。」

「當時，可曾聞到汗臭味？」

「好像沒有。」

「無法肯定？」

「怕得要命，誰會注意這些鷄毛蒜皮的事。」

鐵狗道：「公子，關於臭不臭這檔子事，小的以為有追究的價值。」

小虎道：「何以見得？」

鐵狗振振有詞的道：「一個人三天不洗澡，就會發出惡臭，反之，再臭的人，只要洗個澡，換件衣服，便可臭味盡除，以此來找尋那位正主兒，八成會犯錯。」

小虎道：「你的意思是，這事可以說是那怪客幹的，也可以說不是？」

鐵狗頷首表示同意，道：「難啊，難啊，實在叫人頭大，諸葛孔明遇上這種事也會傻眼。」

小虎略一尋思，道：「殺豬的，你以前就認識邱百善？」

侯三道：「有一面之緣。」

「可有過節？」

「侯某年輕時，曾殺傷一位武林人物，百善先生路見不平，欲拔刀相助，被我趁亂溜走了，邱百善可能至今仍記恨在心。」

「這個老傢伙自命不凡，以為是眞理正義的代表，最愛管閒事，是個標準的管閒事人。」

「他曾指名要見侯某人？」

「是指名要找你，但這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付你車馬費，想贖回魔劍的人？」

「很難說。」

「從聲音上聽不出來？」

「聽不出來！」

鐵小虎的心頭不由一沉，道：「北六省的黑道總瓢把子鎮八荒杜天雄，你認識吧？」

屠夫侯三道：「認識。」

「彼此熟不熟？」

「很熟，他每次來濟南，都住太白居。」

「依你看，會不會是姓杜的？」

「此人戴着面具，又故意改變嗓音，實在很難妄下斷語。」

四人之中，人人有嫌疑，個個沒把握，折騰了這麼久，結果竟是一場空，小虎的神情，顯得甚是頹喪、懊惱。

鐵狗忽道：「我看我們可能把方向弄錯了，不該認定殺猪的是被人掉包的。」

小虎愕然一楞，道：「你另有看法？」

「是的，我認為也許根本沒有掉包這回事，殺猪的是被幽冥教主強行押上賊船的。」

「你是說那八個人的遭遇完全一樣？」

「起碼有一部份是如此，幽冥教主陰險毒辣，强迫別人為他拚死賣命。」

「嗯，有道理，有道理，事成之後，他只要花費少許的金錢，便可將魔劍收回去。」

「甚至殺人滅口。」

屠夫侯三聞言，倒抽一口寒氣，道：「這個天殺的幽冥教主究竟是誰？」

鐵小虎道：「照目前的情形看，想必定是百善先生邱百善、鎮八荒杜天雄、千嬌百媚花香香，以及怪客中的一個。」

侯三亮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來，正是昔日肆虐鐵虎莊所用的刀，怒不可當的道：「倘若能夠查清楚此人的眞實身份，老子現在就把他幹掉。」

小虎道：「別急，此事現在剛剛才開始，並未結束，今晚說不定會有更精采，更刺激的連台好戲上演。」

鐵狗拍一下侯屠夫的肩胛，詭笑道：「你是第一男主角，戲份很重，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

侯屠夫却笑不出來，愁眉深鎖的道：「侯某新討了一房小妾，正值新婚燕爾，如今窩在地窖裡，實在愧對三姨太。」

小虎嘻皮笑臉的道：「這事好辦，叫三姨太來陪你在地窖裡睡不就好了。」

鐵狗道：「可以再吃點酒菜來，一邊喝，一邊幹。」

小虎道：「但是，本公子要警告你，千萬別弄出聲音來，否則，你自己丟了腦袋事小，壞了我紅小虎的大事可不得了。」

侯三連聲稱是道：「我會小心謹慎的。」

「再見！」

「再見！」

「祝你一夜風流，可千萬別樂極生悲。」

* * *

夜，已經很深很深。

主僕二人仍然沒有睡。

不是不想睡，而是不敢睡。

必須到各處去查看一下，尤其是鎮八荒杜天雄、千嬌百媚花香香，還有那

位又髒又臭的怪客，就住在太白居，更加不敢掉以輕心。

同時，百善先生邱百善雖已離去，誰又能保証，他不會去而復返？

畢竟這四個人的暗號都正確無誤，都有可能是幽冥教主，或者是強迫侯屠夫替他辦事的那個正主兒。

＊　＊　＊

鎮八荒杜天雄在睡覺，鼾聲大作，聲如雷鳴。

怪客也在睡覺，蒙頭大睡，還在不停的說着夢話。

姑娘家比較小心，門窗緊閉，也沒有點燈，不過，戳破窗紙，仍依稀可以看到，壁上掛着有羅衫，床上躺着有人。

整個太白居的人都睡了，夜靜如死。

鐵小虎主僕二人的內心却不得安寧。

「八少爺，這個王八怎麼還不行動？」

「可能時辰未到。」

「媽的，這樣折騰下去，咱們非累垮不可。」

「咱們也回房去，以逸代勞。」

「可以睡？」

「一個人睡，一個人醒着。」

「四處巡邏？」

「不要，待在屋裡，醒着就可以了，以免打草驚蛇。」

「待在屋裡如何執行任務？」

「笨蛋，你不會留一隻耳朵在外面。」

「什麼？割一隻耳朵掛在門外去？」

「混帳，死腦筋，說你笨，你眞笨，意思是要特別留意外面的一切風吹草動，誰要你割耳朵，掛一隻死耳朵又有屁用。」

「八少爺。」

「嗯。」

「這件事，乾脆交給胡力、石玉娘來辦好啦，咱們睡大覺。」

「我不同意，不想借重外力，憑自己的本事解決才夠面子，同時也不公平，不夠刺激。」

「好，少爺先睡，我醒着。」

「咱們一個時辰換一次班。」

＊　＊　＊

房裡很黑。

又沒有點燈。

有一股濃郁的花香味撲鼻而來。

小虎很機警，並未立即入房，在門口靜觀片刻，見無任何異狀，這才入內點亮了燈。

立見小桌上，花瓶內，插着一束鮮花。

是玫瑰花，紅得發紫的玫瑰花，很艷很艷。

也很香，滿室生芳，如置身百花叢中。

床上有人。是千嬌百媚花香香。

比花更香，比花更艷！

鐵小虎大驚失色的道：「妳——妳怎麼跑到在下房裡來了？」

花香香俯面躺在被窩裡，雙手支頤，抬着頭，不僅可以看見她裸露的雙肩，甚至連那一對特別發達的奶子，亦可看到一大半，狐媚妖嬈的格格嬌笑道：「你這個沒良心的，人家等了大半夜，你不肯賞光，只好自己送上門來。」

鐵小虎鄙夷不屑的道：「哼，原來是個婊子，爛貨！」

「你錯了，本姑娘不是婊子，也不是爛貨，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黃花大閨女。」

「鬼才相信，一個大閨女會往男人的被窩裡鑽？」

「我也是迫於無奈。」

「什麼迫於無奈？」

「我是來抵債的。」

「抵債？」

「抵房錢，飯錢。」

「妳沒有錢？」

「一個蹦子兒也沒有。」

「沒有錢爲何要吃大餐，住上房？」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從小嬌生慣養，享受慣了，很不甘願住骯髒狹小的小客棧，吃陽春麵，啃白饅頭，喝豆腐湯。」

鐵小虎眉頭一皺，語冷如冰：「恐怕不會如此單純吧，」

千嬌百媚花香香妙目一翻，道：「你以爲還有別的原因？」

小虎搬了一張椅子坐下來，慢條斯理的道：「在下是覺得很奇怪，一個窮光蛋，幹嘛要點那麼多菜？」

「打腫臉充胖子，爲了擺架子。」

「也不必三葷三素，每樣都是三呀。」

「無三不成禮嘛。」

「沒有別的原因？」

「沒有。」

「也不是來找人的？」

「就是因爲尋親不遇，盤纏用光，才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找誰？」

「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怎會未遇？」

「出外經商未歸。」

語言一頓，花香香接又騷勁十足的道：「今宵一刻值千金，快來呀，別耽誤大好春光。」

小虎却無動於衷，心如鐵石的道：「抱歉，在下收入微薄，玩不起。」

「不貴，祇消房錢飯錢以外，再付一點點路費就可以了。」

「不便宜，這樣差不多就要咱家一個月的薪水。」

「喲，你眞會裝呀，誰不曉得你是鐵八虎的朋友紅小虎，江湖上盛傳的億萬財產，全部落在你一個人的手裡了。」

此話一出，鐵小虎驚得跳了起來，聲急語快的道：「妳怎麼知道本少爺是紅小虎？」

花香香的頭抬得更高，雙峯幾乎全部裸露，原來上半身，根本沒有穿衣服，噗嗤嬌笑道：「你紅小虎，自從一劍打敗賀三劍後，已一夜成名，轟動武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何必大驚小怪。」

「可是，本少爺現在是店小二。」

「只怪你的臉太紅，化裝的技術太差

名頭太大，做店小二的經驗又太嫩。」

「妳是誰？」

「說過了，千嬌百媚花香香。」

「何人門下？」

「姑娘沒有師父。」

「那麼，令尊是那一位？」

「畢竟已退出江湖，隱姓埋名。」

「妳前面說的這一番話都不假？」

「姑娘沒有說謊的習慣。」

「此來濟南，當眞是投親不遇，叫那麼多酒菜，也純粹是爲了擺架子，並無特別的原因？」

「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子的嘛。」

「如此，妳請便吧，一切的費用，算我紅小虎請客，明日一早，我會派人送一筆路費到妳房裡去的。」

這樣的結局，應屬十分圓滿，花香香却不滿意，道：「姑娘不接受施捨。」

「就算是借用好啦。」

「我不喜歡欠別人錢。」

「妳以後可以還。」

「還了錢債，却還是欠人情債。」

「那該怎樣辦？」

「交易。」

「交易？妳——」

「這樣彼此兩不欠。」

「對不起，在下已經有很多要好的女朋友。」

「多一個何妨？」

「交朋友也不是這樣交法，太肉麻了」

「別假正經，男孩女孩，跑了一大段的路，最後的目的還不是爲了辦這件事。」

「哼，臭娘子，憑妳這幾句話，就曉得妳是個什麼貨色！」

「什麼貨？」

「爛貨！賤貨！臭貨！二手貨！」

花香香的修養眞好，好得出奇，好得令人無法置信，依舊面不改色，笑靨如春，銀鈴也似的聲音嬌笑道：「你以爲姑娘是一個不清不白，不守婦道的賤女人？」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良家婦女，會如此下流？」

「那是因爲太愛你了，愛並沒有罪。」

「哼，請別拿肉麻當有趣，更別侮辱這個『愛』字。」

「你不相信姑娘是清清白白，道道地地的好貨，原裝貨？」

「不信！」

「好，我就証明給你看。」

「如何証明？」

花香香沒再答腔，只聽刷！的一聲，將被子掀開，直挺挺的站起來。

哎喲！全身上下，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是一個裸女，一個線條優雅，美不勝收的裸女。

鐵小虎從來也不曾經過這種陣仗，不禁嚇了一跳，急忙別轉身去，不敢正視。

「紅小虎，怎麼不看呀？」

小虎沒開腔。

「是不想看？還是不敢看？」

小虎依然閉口不言，亦未回頭。

「別假惺惺，裝模作樣，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天下的男人也一般黑，沒有一個不喜歡看裸女的，除非生理上有毛病，不是眞正的男子漢！」

最後這兩句話，刺傷了鐵小虎，吼道：「媽的，看就看，有什麼了不起！」

猛一個大轉身，目光如電，直勾勾的落在花香香的胴體上。

少男看少女，尤其是美麗的裸女，如說心如止水，反應全無，那是騙人的，鐵小虎作了一個深呼吸，强自將波濤洶湧的心湖壓下去，粗魯的聲音道：「這樣除了表示妳更爛，更賤、更臭，等於是羞辱妳自己外，還能証明什麼？」

「証明姑娘是清白的。」

「上面又沒有貼標籤，看不出來。」

「可以試，一試便知。」

「花香香，妳不要臉，簡直太不像話了，滾！滾！滾！」

「別死心眼，那個男人不偷腥，來吧，別浪費大好春光。」

「滾！滾！滾！」

「既來之，則安之，目的未達，絕不無功而退，你再不答應，休怪姑娘要使出殺手鐧。」

「什麼殺手鐧？」

「大吼大叫，說太白居的小二强暴房客。」

「妳娘，妳不單單是不要臉，而且詭計多端。」

「你終於屈服了？」

「做夢，妳不走，我走！」

立即頭也不回的，大踏步的離開自己的臥室。

＊　＊　＊

屋外。繁星滿天。夜涼如水。

佇立片刻，讓晚風輕吹，始將身上的羞辱、憤怒、以及蠢蠢欲動的慾火吹散，吹熄。

隔壁就是小狗子的房間，再過去是一間空房子，小虎打算到那間空屋去睡，經過門口時，發現小狗子就站在那裡，神秘兮兮的，似笑非笑，似謔非謔，一臉說不上來的怪異表情。

小狗子迎上來，豎起一隻大拇指，嘖聲道：「八少爺，你很了不起，堪稱是魯男子第二。」

但又立將大拇指收回，豎起了小指，繼道：「然而又很笨，很不解風情，這種美事，別人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不玩白不玩。」

小虎朝花香香的屋裡望一眼，小聲道：「你全聽見看見了？」

「嗯。」

「這個女人不簡單，少惹爲妙。」

「不見得吧，可能是個天生的風騷貨。」

「你懂個屁，再賤的女人，就算是娼妓，也不會强迫推銷，憑她的條件，色藝雙絕，只要假以時日，慢慢的來，任何男人都不難弄到手，何必急在一時。」

「是呀，公子言之成理，她爲什麼會這樣急，不惜出賣肉體、色相？」

「必然另有目的。」

「目的何在？」

「現在還不知道，但必與鐵虎莊的血案有關。」

「會不會是幽冥教的人？」

「也許。」

「來找殺豬的收買血劍？」

「有可能，甚至還想要咱們的命。」

「他媽的，這個賤貨好大胆，把她抓起來，嚴刑拷打，說不定可將實情抖出來。」

「且慢，在尚未查明她的眞實身份之前，最好不要操之過急，此刻捉拿找侯三的那位朋友最重要，切勿節外生枝。」

「好吧。」

「侯三那邊的情形如何？」

「三姨太已經陪他去睡了。」

「其他的地方有無動靜？」

「一切平靜，靜得叫人發慌。」

「我到隔壁空房裡去睡。」

「少爺請。」

「要特別留意花香香的一舉一動。」

「我會的。」

「[illegible]小心玫瑰有刺，可千萬不能偷腥。」

「[illegible]狗子斗胆也不敢。」

* *

隔壁是間空房。

空房裡應該沒有人。

偏巧却冒出一個人來。

而且，鐵小虎提着一盞小燈籠，甫踏進門檻，便遭到奇襲。

所幸，他身懷絕技，躲得快，險險避過[illegible]

將小燈籠提高一些，彼此這才看清楚對方的面貌。

「咦，是你，怪客。」

「咦，是你，小二。」

怪客的反應敏銳，行動快速，將小虎拉進房，關起門，還下了閂，然後才疑雲滿面的道：「小子，你不是小二，小二不可能有這麼好的身手，你是什麼人？」

言語間，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已作好出手的準備，只要鐵小虎一言答錯，便會下手行兇。

事到如今，只好實話實說，小虎道：「在下紅小虎。」

怪客馬上瞪大了眼，將「紅小虎」三字唸了好幾遍，道：「可是鐵八虎的好友，劍挑三劍堂的紅小虎？」

鐵小虎道：「完全正確，閣下也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怪客終於將戴在頭上，遮住半張臉的寬邊帽拿下來，露出一張憔悴的臉龐，壓低聲音道：「老夫神州怪傑萬事通。」

神州怪傑萬事通可是叮噹響，響叮噹的人物，爲人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可正可邪，凡事全憑個人喜惡，正邪往往取決於一念之間，是一個標準的怪物。

跟黑白兩道都有來往，因而他的消息最靈通。

與任何人皆無深交，因爲他唯利是圖，以出賣情報爲常業。

大家都討厭他，又不敢得罪他。

怕他將自己的秘密賣給別人。

又怕在需要購買別人的秘密時，他不賣。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萬事通是個怪人，名人，勢利小人，胸羅萬有，無所不知。

任誰也想不到，今日竟會變得如此落魄，憔悴，畏首畏尾。

鐵小虎冷言冷語的道：「啊！原來你就是那個鼎鼎大名，唯利是圖的情報販子萬事通，剛才明明見你睡得跟死豬一樣，怎麼一下子又換了地方？」

神州怪傑萬事通的神色顯得甚是慌張，示意小虎說話小聲點，道：「老夫也是不得已，是來這裡避災的。」

「避災？莫非有人要殺你？」

「正是。」

「誰？」

「幽冥教的人。」

幽冥教三字，彷若一把火，一根針，立即震驚了龍虎小霸王，急聲道：「你跟幽冥教有來往，有過節？」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亂七八糟的，本少爺不懂。」

「因爲事情很複雜。」

「不妨簡單扼要的說。」

萬事通却不肯說出來，賊眼骨碌碌的一轉，道：「老夫的話一向是『金玉良言』，必須付相當的代價才可以。」

「你是想出賣情報？」

「有這個意思。」

「有關幽冥教的情報？」

「那當然。」

「如何証明你不是存心誆騙？」

神州怪傑沒說話，從懷裡取出一樣東西來。

這件東西，比千言萬語還要強而有力。

小虎以前見過，正是戴在那八名兇手臉上的鬼怪面具。

上面還有號碼，是「四」字。

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恨聲道：「奶奶的，鬼扯了半天，原來——」

萬事通阻止他說下去，拉着他在床邊坐下來，道：「少俠請別誤會，鐵虎莊毀家滅門的事與老夫無關。」

「哼，鬼話連篇，既與此事無關，那來的鬼怪面具。」

「是幽冥教主派人送給萬某的。」

「赫，你終於不打自招——」

「少俠想左了，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

「到底是怎麼回事？」

「嘻嘻，老夫寸言寸金，小友尚未付費。」

「媽的，少不了你的，只要消息正確，而又有價值，會付給你一筆銀子的。」

「對不住，萬某的規矩正好相反，先付費，後開口。」

鐵小虎沉吟一下，道：「多少？」

萬事通道：「不多，不多，吃飯睡覺，算你請客，外加三千兩銀子。」

「這麼貴？」

「不貴！」

「値嗎？」

「老夫願以信譽擔保。」

小虎心念三轉而決，道：「好吧，三千兩就三千兩，倘有虛假不實，最好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　＊　＊

鐵小虎如言付出三千兩的銀票。

神州怪傑萬事通特別小心，重新檢查一下緊閉的門窗，倒了兩杯涼茶，然後才在小虎的對面坐下，開始密談。

話匣子是由小虎打開的，指一下鬼怪面具道：「萬事通，你先交代清楚，這玩意兒你是如何弄到手的？」

「老夫說過，是幽冥教主派人送給我的。」

「他送鬼怪面具給你作甚？」

「叫老夫去參加一個死亡約會。」

「死亡約會？好恐怖啊，一定會無好會。」

「萬某也是這樣想，所以當時並不打算去參加。」

「結果參加沒有？」

「參加了。」

「為何改變主意？」

「迫於無奈，來人武功太高，揚言若膽敢拒絕與會，要殺我全家，並且當場露了一手駭人的絕技。」

「開碑斷石？」

「比這更厲害，以掌代刀，將萬家祖傳的一隻巨大銅香爐，劈成兩半。」

鐵小虎暗暗吃驚不已，諷誚道：「於是，為了貪生怕死，你閣下就親自去參加了這個死亡約會？」

神州怪傑萬事通苦笑道：「老夫還有另外的一個理由，想去蒐集一些情報。」

「老小子，你很有生意眼光，這種情報，一定會有人出高價購買的。」

「萬某的確也是在打經濟算盤。」

「別把話題扯遠了，快說，參加的人一共有幾個？」

「十個。」

「都是些什麼人？」

「大家都按照規定，戴着幽冥教主送去的鬼怪面具，誰也不認識誰。」

「主持人是那一個？」

「幽冥教主。」

「幽冥教主又是何方神聖？」

「他也同樣未以眞面目示人。」

「哼，陰險！狡猾！見不得人！」

越是見不得人的人，越有可能是大家熟知的人。

否則，又何必遮遮掩掩，故示神秘？

鐵小虎神色一緊，又道：「幽冥教主召集這個死亡約會，到底想幹什麼？」

神州怪傑萬事通道：「他的態度甚是冠冕堂皇，說凡是前來與會者，都是八百年前結下的緣，要領着大夥兒前去尋寶。」

「尋什麼寶？」

「他說有一位野心勃勃的野心份子，準備煉鑄一批可以斷金碎玉，削鐵如泥的寶劍，一旦劍成，必將君臨天下，血洗武林。」

「哦，原來如此，這個混蛋眞會編故事，一定是個說謊專家。」

「他以替天行道自許，決定率領大家去滅此惡魔，奪下寶劍，凡是參與行動者，皆可得劍一把，以資鼓勵。」

「有無指明目標，說是要毀滅鐵虎莊？」

「並未言明。」

「你們為何不問？」

「一照面，幽冥教主就有言在先，叫大家切勿開口說話，免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惹來殺身之禍。」

「哼，他好霸道，也好奸詐。」

「幽冥教主還提出威脅，所有參加死亡約會者，就已經是一條船上的人，從此必須患難與共，禍福同享，不得洩漏機密，更不可臨陣退却，如有違背，必定黑夜飛頭，萬里追殺，絕不寬貸。」

小虎道：「當天就採取行動？」

「不，他指定一個地點，化整為零，個別行動，三日後再在那裡會合。」

「距邯鄲很近吧？」

「在濟南附近。」

「為什麼選在濟南？」

「可能是怕距離太近，走漏風聲。」

「你去了？」

「沒有！」

鐵小虎甚覺詫異，道：「情報販子，你為何不去？既可得到一把寶劍，又可以蒐集一大堆情報，可謂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萬事通正經八百的道：「老夫雖然到處販賣消息，視錢如命，却從來不曾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幽冥教主的言行舉止，處處透着詭詐神秘，自然不甘作他的工具，供其驅使。」

「別的人都去了吧？」

「事後得知，報到的只有八人。」

「還有一個缺席的是那一位？」

「鐵掌趙峯。」

「是趙老頭，他——」

「已經死了，死在他姘頭的肚皮上。」

「大家都戴着面具，你怎知那個缺席的人是趙峯，又怎知是死在幽冥教主之手？」

神州怪傑取出一面三角小旗，與小虎在劍莊所見的幽冥令完全一樣，萬事通道：「這支幽冥令是老夫從趙峯身上親手拔下來的，足以証明一切。」

小虎惡狠狠的道：「好毒辣的幽冥教主，果然說一不二，殺人不眨眼。」

話鋒一轉，忽又愕然道：「可是，為何又對你如此寬厚？」

「寬厚？那裡寬厚？」

「活得好好的，吃香的，喝辣的。」

「唉，別提了，事實上老夫的家小妻兒，早已被幽冥教的人趕盡殺絕，萬某這一陣子正在四處逃竄，躲躲藏藏，腦袋瓜子早已別在褲腰帶上，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這話不假，憔悴的面容，又髒又臭的模樣，鬼鬼祟祟的行動，就是最好的証明。

如非有特別的原因，誰會這樣作賤自己？

小虎道：「你好大胆，既是過着逃亡的生活，竟敢來太白居吃大餐，睡上房，不怕腦袋搬家？」

萬事通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實不相瞞，老夫已有三天粒米未進，身上的銀子也用光了，必須進城來飽餐一頓，順便籌措一些逃亡的費用。」

「你點的那些酒菜，有無特別的理由。」

「肚子太餓，想多吃多喝點，就是理由。」

「不是找人的暗號？」

「絕對不是。」

「半夜換房間，又是什麼意思？」

「是怕被人偷襲，黑夜飛頭。」

「在太白居，莫非也有幽冥教的人？」

「魔教之人，宛若幽靈鬼魅，無所不在。」

會是誰？

鎮八荒杜天雄？

千嬌百媚花香香？

百善先生邱百善？

或者……？

小虎想到這裡，不由的頭皮發炸，冒出滿身的鷄皮疙瘩來，他做夢也沒有料到，幽冥教會有這麼龐大的惡勢力，自己復仇的路程，必然崎嶇多艱，危機四伏。

神州怪傑萬事通道：「紅少俠，老夫提供的消息，值三千兩吧？」

「不值！」

「怎麼不值？」

「有些事本少爺早就知道，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你却不會放半個屁。」

「少俠是指——」

「幽冥教主，以及那八名兇手的身份來歷。」

「老夫的確不知道，不過，可以提供一個知曉此事的人。」

「誰？」

「鐵胆神捕冷雲。」

「笑話，一個小小的捕頭，會通曉幽冥教的機密大事？」

「少俠有所不知，這位冷捕頭早已離開衙門，投靠幽冥教，十個應邀參加死亡約會者的請帖，就是由他與幽冥教的左右使者共同分送的。」

「左使者在下見過，是個老油條，右使者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是個母的。」

鐵小虎好像遭到雷殛，腦子裡轟！的一聲響，道：「難不成會是那個賤貨，千嬌百媚花香香？」

「老夫不敢斷言，因為右使者露面的時候，必然面戴面具。」

「鐵胆神捕冷雲沒有戴？」

「幽冥教的人都戴面具。」

「那你是如何得知他的眞實身份的？」

「暗中跟踪，在他逛窑子的時候偷看到的。」

「你好卑鄙，賺得都是黑心錢，有欠光明。」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這樣如何能弄到第一手的珍貴資料，也不配當情報販子，老夫的金字招牌怕不早已被人砸掉。」

「嗯，像句人話，睡吧，祝你長命百歲，如有進一步的消息，我紅小虎願意隨時價購。」

「一定，特價優待。」

「晚安。」

「後會有期。」

＊　＊　＊

一離開神州怪傑萬事通，小虎便急如星火般，與小狗子一道，闖進千嬌百媚花香香的房裡去。

鮮花仍在。

燈也亮着。

被子上還留有少女特有的體香。

可是，就這麼一會兒工夫，人却不見了。

小虎掉頭就往外面衝，道：「快，到她原來住的上房去。」

鐵狗傻呼呼的道：「幹嘛，八少爺可是改變主意了，準備和她玩『愛情遊戲』？」

「鬼扯，誰跟她玩遊戲，是捉大姊頭。」

「大姊頭？她——」

「本少爺懷疑她是幽冥教的右使者。」

「那麼嬌，那麼媚，美麗的女娃兒，怎麼會——」

「娘哩，娼妓臉上沒寫字，強盜的脖子上也沒掛牌子，誰敢保証她不是一個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頭的女魔王。」

「對，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

「毛衣？還大衣呢，少貧嘴，花香香離開，你為何毫無警覺，倘有意外發生，本少爺唯你是問。」

小狗子是有責任，聞言噤若寒蟬，沒敢再放半個屁。

心裡却頗為不服：「衰啊，她要是光着脚丫子，光着屁股，從後窗爬出去，我怎會知道？」

心念間，已至花香香原住上房的窗外。

室內已燃起燈，燈小如豆。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千嬌百媚在睡覺，很甜，很香，也很沉。

小狗子心想：「好幸運，菩薩保佑，姑奶奶妳總算很幫忙，若是上了別人的床，找妳不到，我小狗子準會被炒魷魚。」

被鐵小虎拖離現場，朝鎮八荒杜天雄的屋子行去。

「八少爺，何不衝進去，生擒活捉，逼問她的口供？」

「先去看一下姓杜的，殺豬的再說。」

＊　＊　＊

杜天雄依舊在房裡睡覺，鼾聲如雷。

甚至，連睡覺的姿勢都沒有絲毫改變。

地窖的門則關起來了。

有女同眠，自然要小心門戶，不足為奇。

小虎亦未介意，輕叩一下門扇，低聲道：「喂，殺豬的，本少爺來查夜，請將被子蓋好。」

鐵狗亦道：「以免春光外洩，有傷風化！」

（未完．四）



上文提要：大勝戲班花旦李艷秋對潘谷說小凱是他倆的骨肉，潘谷愛子情切，馬上找小凱去，潘谷裝扮成一個雞胸駝背的掌櫃在鎮上開設酒舖，引來酒丐，再由他帶路，尋得小凱回家，豈料李艷秋在他們熟睡後離開，且被金七命人押走了……一品鍋涮羊肉的女掌櫃趙俏與「蛇腰無影」錢海是患難知己，連金燕西也對她垂青，於是兩人密謀對付金燕西……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京華俠隱

一場歡喜一場空　失而復得又再失

「馬大夫，『醫者父母心』，這句話你一定知道。」年輕人道。

「當然。」

「你可知道那有病的孩子是誰？」

「不……不……知道，小民在下只知道爲人治病，不管病人是誰。」

「馬濟仁，如果眞不知道，我不妨告訴你，那孩子就是被綁架的徐小凱，也就是徐繼祖的獨子。」

「這……這不可能吧？」

「馬濟仁，不管可不可能，也不管你是否已知道是徐小凱，而只是裝糊塗故作不識，我要你告訴我，那是甚麼地方？」

「這……這……」

「我知道，對方一定威脅過你，甚至一旦洩密會無情地報復。但是，你要知道，郡主節制五府三十六縣，她有魄力破這案子，你大可放心，你只要合作，她可以馬上派人來晝夜保護你。」

「先……先生，這……」

年輕人提取包袱，尖端處抵在馬濟仁的咽喉處，一字一字地說：「宰了你，我們照樣能等到匪徒來此取藥爲我們帶路去逮人。」

「好好！我說……我說……」馬濟仁說：「他們帶我去的時候是小轎抬去的，我雖看不見外邊，但我是本鎮土生土長的人，尤其過去常常出診爲人看病，任何大街小巷，鎮內鎮外，沒有未去過的地方，我以爲那正是一座尼姑庵。」

「水月庵？」

「是的。」

「馬濟仁，如果有一字不實，我們不會採匪徒之報復方式，却也能讓你在裡面蹲滿下半輩子的。」

「先生，我是有一句說一句，絕不會故意騙你。」

年輕人走了。

無論如何，他不能袖手，何況這些日來的親侍湯藥，噓寒問暖。還有一夜夫妻百夜恩啊！

不過他有個想法，只要案子破了，逮到劫鏢者，他絕不在此戀棧。

水月庵庵主玄眞，只有二十六歲。以前的主持法號靜妙，是個已經年屆不惑之年的老尼，大約在一年前，老尼失踪，換了玄眞。

當然，這種事很少有人會注意的。

玄眞年輕美貌，另外一些尼姑也都不超過三十歲。

此庵座落在鎮北一片松林中，即使沒有甚麼風，那輕微的松濤聲也會使人塵俗滌盡，悠然舒泰。

但，也要看住在這兒的尼姑有沒有這種慧眼。

「酒丐」已兩天未喝酒，這是他平生少有的事。

竹葉三和「酒丐」都有榮辱與共的感受，上次因丢了小凱，主子很不痛快，不論他的身份多高，結果竟被金七又奪回來，這老賊何等身份？越吮巴越不是滋味。

潘谷被關在柴房內，房門倒鎖，窗子釘死，還有兩個壯年的尼姑看守着。

「酒丐」在吃晚飯，由竹葉三看守徐

小凱。

孩子的確有病，歷盡浩劫，受盡驚嚇，加上有病，臉都變了型啦！

這時一個三十左右的尼姑在「酒丐」的小齋門中敲敲門，說：「老施主，要個人有何遣差？」

「請進來。」

尼姑進入齋內打個問訊，說：「主持要小尼來此聽候差遣。」

「請去一趟長生堂藥鋪子，知道嗎？」

「知道。」

「找馬濟仁大夫，去取一劑風寒藥，他就會交給妳的。」

「是，施主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了！快去快回。」

此刻竹葉三伸手去摸徐小凱的前額，仍然很熱，他知道熱是很不好的，手中的肉票必須保持正常，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就沒法向主子交待。

那知手剛收回，自己肩頭上却放了一隻手。

竹葉三心頭一蹦，他知道「酒丐」正在吃晚飯，不會來此，即使來了也不會以這種方式和他打招呼。

在這兒，只有一個人會來這一手，那就是金七，但金七外出未歸。

「金七，外面怎麼樣了？是不是賞格又加了……」他這是故作不知，以便敗中求勝。

他甚至知道來人是個大行家，要不爲何到了身後居然未能察覺？瞬間，「琵琶手」自左腋下戳出。身子也半轉過來。

但來人隨着一轉，那隻手仍按在竹葉三的左肩上。

他看清了來人，竟是秦豪。

竹葉三以騰踢鋼骰爲看家本領，在技擊方面，未登堂奥，這是近身相搏，且機先已失，高下立見。

他的以守待攻的另一記攻擊再告失敗，秦豪的手仍在他的左肩上，竹葉三信心已失。

「姓秦的，士可殺不可辱。」

「如果是夠資格稱爲士，說說看，背後的主子是誰？」

「正因爲姓竹的夠格作死士，這問題只能在閻王爺面前作答。」

「好，我沒有時間和你多嚼舌，你得認……」

「慢着。」竹葉三說：「你這樣廢了姓竹的，也難以使人心服口服。」

「如何才能折服？又要用甚麼『九月胡天即飛雪』？」

「不，只要收回你的爪子一搏……」

秦豪一收手，竹葉三「嘿」地一聲，扭身亮爪，指節上發出一陣爆響。

原來丟鋼骰，爪子也要練鷹爪功才行。

而他吐氣開聲，却不過是想引來「酒丐」。

爪勁凌厲，爪影重重，銳風盈耳，瞬間已完成十七爪的攻擊。而院中却已傳來了「酒丐」的聲音。

「老竹，甚麼事？」

竹葉三的大腿上被秦豪切了一掌，仍然喝着說：「姓秦的……」

秦豪的一掌卻如鋼鏟似地戳入竹葉三口中，一陣「克克」聲，最少有十二三顆牙齒折斷落地。

幾乎同時，「酒丐」的方竹杖已發出「嗡嗡」之聲壓到。僅僅一顫動，就有十來朵紫色杖花。

魁星筆已在竹杖攻到前撤下。竹葉三雙手托着下顎，滿口鮮血，因爲一半的牙根都已動搖，而牙床也大量出血了。

「酒丐」以爲，竹杖已足以收拾這小子了。

却忽略了秦豪的志在必得，他們都是傷後動手，却因秦豪年輕，且用了些東洋及波斯的外傷藥，康復得快。

在速度上，「酒丐」略遜，可是他的經驗可以補此不足。竹杖在他的心窩、咽喉處顫動。魁星筆也在「酒丐」的前身數大要穴處找空隙。

「嗤……」

秦豪的肩衣被竹杖挑飛了一塊布，竹葉三本想忍痛動手，見狀又自顧去爲牙齒敷藥了。

「嗤……」

竹杖劃出無數弧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見之在上，倏忽在下。秦豪的褲管又被他挑了一個洞。

「酒丐」不以爲自己的自負有何不對，初出茅廬，野人獻曝的小毛頭，怎能和他比？

「姓秦的，老夫這幾天正走背運，想找個出氣筒……」

「嗤！」

又在秦豪的屁股上挑了個洞，但是魁星筆「嗡」然大震，這顯然是渾厚的內力貫注所發出來的聲音。

「克」地一聲，「酒丐」的左肩骨顯然已裂。

「酒丐」這才知道自負得早了些，對方不過是先給他點甜頭，使他產生幻覺。自負眞是要命的陷阱。

「酒丐」向外竄，此刻本應救人爲主，由於竹葉三已去上藥不在這兒，秦豪想一舉重創這老賊，或者生擒，必能問出背後的主子。

所以他緊跟着追出。

然而，此刻後窗中穿進一人，挾着徐小凱就溜了。

「酒丐」心頭的窩囊眞是難以形容。

他以爲方竹杖即可取勝，他以爲只有生擒這小子才可出口惡氣，以他的身份竟不如金七在主兒面前吃香喝辣的，這口氣憋得他幾乎吐血。

而現在，他居然被這小子砸裂了左肩骨。

這當然是輕敵的結果。

在院中遇上了大喇嘛，巨大的身形彈起，「七星北斗」交射而下。秦豪爲了應付鋼骰，終讓「酒丐」溜了。

而竹葉三口中上了藥，仍可出手，這時也出現了。大喇嘛雙手托了九枚鋼骰，竹葉三則是五枚。

這師徒二人一齊出手勢道如何？

他知道竹葉三的「虎行雪地梅花五」要比大喇嘛的「九月胡天即飛雪」還要厲害多多。

此刻，大喇嘛先拋骰躍起。

竹葉三騰身却是先踢出。

一左一右，射出的十四枚鋼骰大小不一，勁道不一，而且有先有後，也有同時射到的，但不是同一方位。

即使秦豪會「分心心法」，能使雙筆在同一時間使出的力道輕重不一樣，快慢各異，收吐內勁不一致，來應付這陣仗，也是性命交關的。

他這次絕不騰空，也絕不滾地。

在任何武功之中，都應以腳踏實地最易發揮威力。他第一次在筆上把裸道人的一吸一吐的心法施展出來。

左筆以無儔吸引的瑜珈心法吸住三枚，右筆以無儔排吐罡勁向外排壓「瑜珈紫虛罡」。

只聞「卜卜」聲，那是鋼骰吸附左筆上，「嗤嗤」聲是鋼骰被右筆的「紫虛罡」震飛。

但一聲冷叱，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冷艷尼姑在小齋門口，已撒出一把菩提子。

這是取巧，也是暗襲。

秦豪的心法雖高明，只能分心，也就是二分，却不能三分四分了。在吸、吐之下剛脫出十四枚鋼骰，應變再快，終是不及。

有兩枚菩提子擊中了他的左肩和左肋。

尼姑說：「徐小凱已失踪，我們中了調虎離山計。」

菩提子勁道不大，而秦豪聽說徐小凱已被救走，以爲必是郡主和鐵蓮來過，已無必要在此逗留，退回小齋，自後窗走了。

* * *

義王府的簽押房又是門窗緊閉。其中有嘉琳郡主、鐵蓮、金七和潘谷等人。

原來搶走徐小凱的是潘谷，他既被押如何搶人呢？

嘉琳好像大病初癒的人，眸子中充滿了神采。

「我想不通，潘琴師你……」

「郡主，還是由我來說吧！」金七說：「自潘谷和小凱被擒，我們都發現那主子十分狠毒，絕不是正經路數，所以我們暗暗有了默契……」

「叛？」

「是的，我告密，他救人。」

「太好了！」郡主說：「二位能大徹大悟，本宮十分感動，在匪徒限期一兩個時辰之前救回孩子，二位的功勞太大，也證明邪不勝正，所以本宮仍然有賞……」

潘谷說：「可是小民最早動了綁架邪念，已是待罪之身，怎麼能領賞？」

「那也無妨，以前綁架的事，本宮會盡量開脫，輕予量刑的。」

嘉琳又說：「以『酒丐』之陰詐，他如何能預先覺察？」

金七說：「由於他們低估了我們，囚禁之所不過是利用柴房，看守的不過是健壯的尼姑而已。」

「可是小凱必由竹葉三和『酒丐』看管，你是怎麼得手的？」

潘谷說：「回郡主，實不相瞞，有個人物前去踩路子，而被竹葉三及『酒丐』發現動上了手，小民以爲，可能是那姓錢的，我們就趁那機會弄走了孩子的。」

「嗯！可能，除了他，以一個人之實力無法牽制『酒丐』和竹葉三兩大高手，而使你搶走人質的，錢大俠如何了？」

「回郡主，小民那時只能盡量救人，實無餘力顧及其他。不知錢大俠如何了，不過小民知道，『酒丐』上次負傷剛好，功力會受影響，錢大俠應能全身而退的。」

這話當然是謊言。

潘谷知道去的人是秦豪而非錢海。

嘉琳郡主在半路上遇見了潘谷，立即帶回，而派人再去水月庵，就連玄真主持也不見了，只有些年輕小尼，一問三不知。

「郡主！」金七說：「小民和潘谷如有觸犯法紀之處，自願接受王法制裁，但小民斗胆建議，潘谷救回小凱，這功勞非同小可，小民不願居功，但應重賞潘谷。」

「本宮剛剛說過，一定要賞。潘谷，你希望要多少？」

「小民待罪之身，何敢言賞？」

「本宮賞你十五萬銀幣，你意如何？」

「小民以爲太多了！」

「就是這數字好了！隨便你要那一省的銀票皆可。」

「就是本省好了。」

「潘谷，李艷秋呢？」

「還在『酒丐』他們手中。如今孩子被救回，『酒丐』等人必已逃離本鎮了。」

「我看未必。」嘉琳說：「由於他們背後的主子另有陰謀，絕不會就此罷休，我們仍要小心。」

金七說：「小民說的是，要特別小心他們不擇手段的反撲。」

「二位暫住本府，由於尚須到案應詢，請勿離府。」

金七和潘谷同聲說：「郡主放心，也沒有比王府更安全的地方了。」

郡主交待府中護衛及鐵蓮，監視金、潘二人，她還要和府縣研究，佈署捉拿匪徒。

因爲孩子救回固然重要，綁架案不能算破了，至於竊盜及兇殺案就更不用說了。

* * *

子夜已過。

金燕西來到一品鍋的後門外。

門兒半掩，這情調正是好此道者所追求的。

正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這幾句話寫盡了男人的喜新厭舊和好奇的心理。

黑暗裡，綽約窈窕的身影帶着香風撲來，金燕西抓住趙俏的玉手往懷中一帶。

就在這時，一股暗勁已自腦後襲到。

高手就是這樣的。

身手高若不具備過人的機警，武功會失去一半的價值。

所謂高手是泛指武功和睿智兩方面的。

金燕西扣住趙俏的腕脈一轉身，趙俏想掙扎已無能爲力，全身關節好像斷了箍，散了板的木桶。

她的震驚是不可言喻的。

她絕非爲自己的生命擔憂，而是錢海的輕估，可能萬劫不復。因爲到目前爲止，他似乎還沒有完成他報恩的任務。

金燕西以失去抗拒力的趙俏爲盾，錢海不敢下手，碍手碍脚，信心大減。

他實在想不到金燕西的身手如此之高，反應和警覺又是如此之高絕。

信心一失，加之對情人的負疚心理，平常的功力十之八九都施展不出了。

他恨自己無事生非，目光如豆。

他恨自己使趙俏暴露身份，陷於絕境。

恨能使人的理智消退、體力消耗、判斷力偏差，甚至不照自己的原意去做某些事。

本來他告訴自己要小心應付，必須沉住氣，但一想到自己對不住趙俏，又被激得章法就亂了。

章法一亂，金燕西不必太費事，以趙俏的身子迎上他的一脚。錢海急忙撤腿，却未想到這是虛招。

快逾閃電的一招，點中了趙俏，錢海一楞，更加快的「狐步」身法施展到極致，錢海的「脈帶穴」已被戳中。

金燕西的確了得，但以錢海的身手和經驗絕不該在五七個照面就被制住，實在是犯了浮躁的大忌。

其實說穿了不過是他太關心趙俏而分散了精神。

「脈帶穴」在「京門」與「章門」穴之下，呈三角形，也就是在左腋下肋骨末梢處，屬足少陽胆經。

一對情人被制，痛苦難當，神志仍然未失，趙俏爲他悲惜，他爲趙俏不值。

如果他們不免一死，錢海願死兩次而使趙俏身免。

* * *

嘉琳郡主把孩子藏好，去處理了一些重要的事。如加緊督促府、縣緝兇，再次請石家的徒弟及石筠出面協助察緝。

當然還要請文案草擬奏章等等。

因爲無論如何，總該有個結果了。

忙到午時回來，金七和潘谷又不見了。

「啓稟郡主，看守孩子的鐵蓮姑娘還在昏迷，徐小凱又不見了。」

嘉琳聽了如中雷殛。

這打擊是她無法再承擔的。救回府中的人再次失踪，這責任誰屬？當然應由她負了。

毫無疑問，她上了金、潘二人的當。

而他們的目的，主要是爲了幾十萬兩銀子。

原來藏孩子是個秘室，有三道門，每道門都有兩個護衛看守，結果都被制了穴道。

只有鐵蓮的昏迷不像是穴道被制。

弄醒後才知道是中了輕性的毒，如華佗所研製的「麻沸散」之類的麻醉藥。

古代也有麻藥，像華佗爲關羽刮骨療毒，就可能用過「麻沸散」。當然也可能以碱炙止痛，至於扁鵲，也有這類藥的泡製，如「麻醉酒」的泡製等。已有千餘年，但外國的「三氧甲烷」又稱乙醚，也叫「哥羅芳」，才不過百餘年的歷史。

「鐵蓮，是誰？」嘉琳盛怒。

「郡主，我太無能了。」

「到底是誰？」

「金七和潘谷。」

「以妳的身手，難道……況且他們在經過外面兩道門卡時，總會發出聲音，妳沒有一點警覺心？」

「郡主，妳不知道……」

鐵蓮哭得很傷心，說：「潘谷不怎麼樣，金七竟是個高手。」

「高手還要用毒？」

「他們是怕躭擱太久功敗垂成，潘谷在我和金七動手之時，手持一個像香囊的東西在我後面一抖，我就嗅到一股香味，全身無力，四肢漸漸不聽使喚了……」

「鐵蓮……我從不絕望，我一直認爲事在人爲，可是這次再丟了孩子，就……」

「郡主，以金七的武功，即使不用麻藥，我也未必是他的敵手。這個陰賊太可恨了！但是，我總以爲府中仍有對方的人在此卧底。」

嘉琳強自鎮定下來，她未聽進這些話。

她必須穩住，去思考一些反常的事。

如果金、潘只是爲了來此騙取賞格，他們也沒有冒險再帶走孩子的必要。

既然又帶走了孩子，不是想再次自行勒索，就是再向他們的主子討好領賞。

因爲他們可以說是郡主這邊的人劫走孩子，而他們又劫回去的。

只是潘谷不能出面，因爲潘谷在那邊是囚犯逃脫的。

本來無限的希望，一下子又斷了線。

她從來未有過這種想法，現在嘉琳以爲自己是一個風箏，敵人扯着這根線，要高就高，要低就低。

「好，妳馬上派出本府的精英，加上石師傅的門徒，分成五組，在本鎮嚴密搜索，有警兆就以火銃三響爲號，我隨時會去支援，只是我不大放心，府中似乎份子複雜。」

「是的，郡主。」鐵蓮說：「我總以爲咱們身邊有敵人。可惜，錢海不知那裡去了，要不，他倒是一個有力的幫手，還有那個沒有良心的……」

「去吧！在目前，有沒有他們，似乎都差不多了……」

鐵蓮帶人走後，嘉琳來到地窖內。

秦豪躺在炕上，望着嘉琳剛哭過的臉，一下子又坐了起來。說：「妳的心肝不是回來了？那妳……」

「秦豪，我求求你，找到錢海，一起

去找金七和潘谷。」

「找他們幹甚麼？」

「小凱又被他們劫走了……」

「甚麼？孩子又……」秦豪大力擂了炕一下，反而氣得躺了下去。

「秦豪……你能見死不救？」

「我……我簡直煩透了！堂堂義王府，這麼多的人手，居然保不住一個孩子。」

「秦豪，這都怪我，也怪那兩個狡賊……」她說了一切。

秦豪暗暗切齒，但却躺着不動。

他在想金七和潘谷二人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詐財是想遠走高飛。但一定把那主子蒙在鼓裡。

以金、潘二人的身價及功力來說，金七絕不甘分一半給潘谷，甚至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他們之間一定還有一場狗咬狗的血腥搏鬥。

因爲二一添作五，總不如逢二進一好些。

那麼，金、潘二人又帶走孩子的目的何在？顯然，仍然想再拿一筆鉅款。所以，至少他們目前還不會離開本鎭的。

「秦豪，你不幫是不是？」嘉琳心弦直欲繃斷，忍無可忍的說：「算我自作多情，千挑萬選，選上了你這個鐵石心腸的人。你知不知道小凱是你的甚麼人？」

「他會是我的甚麼人？」

「他……他是你的孩子……」嘉琳掩面悲泣。

「妳別扯到我身上好不好？」

「你閉上眼睛想想看……除非一直沒見過小凱……如果見過，想想看，他像不像你？」

他不必閉上眼睛，只要略一凝思，稍一回憶，那小小的臉龐立映眼前。那高高的額，挺直的鼻子，厚而大的耳朵，細長的眼和嘴角那兩道往上翹，似乎對一切都不屈服的神態等，幾乎是他的翻版。

他的身子原式不變，突然自床上平彈而起。

一下子抓了她的雙肩：「爲甚麼早不說？」

「我在負氣。」

「恨我？」

「不錯，因爲你一直對我沒有信心，別人一說那孩子是我和某人生的，你馬上就信，所以我就懶得解釋了。」

「這有何爲憑？」

「我不想多說一句話，放開我！你可以不信，僅以這理由就可以離開本鎭，獨自逍遙自在。事實上，當年我生下小凱，也沒打算要告訴你！」

「爲甚麼？」

「因爲我們不可能結合。而你，也不像個佔了便宜還肯負責任的人。」

「就憑妳幾句話，我就必須相信徐小凱是我的兒子？」

「你算算看，五年前我們在華山，而小凱正好五歲，事實上小凱早生了一個半月。至於平王府的郭浩，雖是我的表親，在那兩三年內，却是整天躺在床上，離不開藥罐子。」

「也許平王爺以爲郭浩活不成了，想爲平王府留個種，所以使你們……」

她毫不考慮地砸了他兩個耳光，淚下如雨，說：「滾！快滾！你在我心目中已經死亡！你就是有天大的本領，我也不稀罕！滾！」

但秦豪突然緊緊地箍住了她。

他吸吮着她的粉頸、臉和那有點焦裂的櫻唇，甚至啃着她的酥胸。

「嘉琳，我要是找不回小凱，不能生擒金七和潘谷等人，我就不再活着出現在妳的面前……」

帶着至愛和至恨，人已消失在地窖門外了。

他知道錢海養傷的地方，那是一個神秘人物通知他的。他恨金、潘二人，却不知道潘谷也恨透了李艷秋才來這手，因爲李艷秋騙他且利用他。

他以最快速度來到一品鍋羊肉舖子。順子告訴他掌櫃的不在。

「放心，我是趙俏的好友錢大俠的師弟。」

順子倒是聽錢海和趙俏說過。

「秦少俠，我只知道昨天晚上掌櫃的和錢大俠失踪了，一直沒有回來。」

「也沒留個條子或者甚麼暗號？」

「秦少俠，錢大俠昨天沒有失踪前，都是在櫃枱內的房間中，您不信可以進去看看。」

秦豪進入察看，找到錢海一雙襪子和一支旱煙管。還有，男人身上的汗臭味和女人不同的。

但沒有留下任何記號。

＊　＊　＊

金七帶着小凱又回到他主子身邊了。

可以想像，這位主兒是如何地高興與讚佩了。

「金七，你是怎麼弄回來的？」

「爺台，由於嘉琳郡主仍把我當作自己人，所以……」

「是誰弄走徐小凱的？」

「潘谷。」

「這個雜碎，我絕不放過他的。金七，這是殊功一件，我還有賞。」

「謝謝爺台，小民也不嫌多。」金七嘻皮笑臉地伸出手。

「多少？」

「爺台看着賞。」

「先給五萬，事成再加若干，如何？」

「小的說過，爺台看着辦。」

「金七，我知道你嫌少，爲了表示我重視你的武功和才幹，再賞五萬，事成後仍然有賞。」掏出三張銀票遞了過去。一張四萬，另兩張各三萬兩。

「謝謝爺台厚賜！」

「金七，不必客氣，今後借重你的地方仍多，你只要多賣點力就成了！」

「這是當然！」

一邊的「酒丐」和竹葉三眼珠子都快彈出來了。

但正在用人的節骨眼上，這個主子也不能太冷落「酒丐」和竹葉三，儘管「酒

丐」左肩骨已裂，十天內絕不能動手。

「酒老和竹兄也別灰心。金七不過是運氣好，適逢其會罷了！」

竹葉三淡然說：「嫫母遇西施而掩袖，拙匠見魯班而藏刀。在酒老來說，的確不須灰心，竹葉三不學無術，怎敢與金兄爭一日之長短。」

「竹兄，你這就見外哩！以你成名之早，盛名之隆，金七又算甚麼？正如爺台所說，所謂運氣不能不信哪！」

這時主兒向竹葉三打個手勢，說：「竹兄，馬郎中洩密，可惡……」

「在下這就去一趟……」

馬濟仁的消息也很靈通，聽說那些人已不在水月庵內，知道捕頭和王府的護衛已經和他們迎上了。大概換了窩。

他見過那些人物的嘴臉和狠勁，必須避避風頭：「李伙計，我要出遠診，你照料一兩天。」

「掌櫃的要到何處遠診？」

「南宮縣，你這就把我的藥箱準備一下。」

「是……」李伙計去了。

馬濟仁開了後院藥庫的門，掀開一包包的草藥，有個木蓋，掀開來拾階而下。

這是一個地窖。王府及權貴之家有地窖是爲了避長毛，馬濟仁作暗窖却是爲了逃避責任。

一個沒有眞憑實學的大夫，隨時都要提防病人下錯了藥出了人命，尤其是晚上有人敲門，也從不親自去開。

馬濟仁過去是走方郎中，在此落了戶。但却沒有成家，這幾年走運，居然還混出了點名堂。

地窖中有夾萬和一些名貴藥材。

他打開夾萬，把一大把鉅額票面的銀票納入袋中。

幾乎每天晚上，他都會把最貴重的藥材及銀票放入藥箱內，以備出了紕漏立刻逃走的。因爲找他治病的都是鎭上有頭有臉的人。

這時，忽然感覺有一隻手納入他的長衫內袋中。

馬濟仁一驚回頭，不禁胆裂肝崩。

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抓着他剛剛納入袋內的大額銀票向他齜牙笑着。

「你……」馬濟仁自然見過，來人正是竹葉三。

「不認識？」

「認……認識，在水月庵中見過一面……」

「我不妨告訴你，廢園中那些被放了血的人，大多是我作的……」

「是……是……的……」馬濟仁自對方的眼神中看得出他來此的動機。命要是沒了，一切都沒有用了，所以馬濟仁諂笑着，說：「竹爺，那東西是您的了！您要是不嫌累贅，這夾萬中還有些名貴的藥材，如：牛黃、馬寶等等，您儘管拿。」

「噢！那倒要看看……」

竹葉三以爲，金七明領主子賞金，他就暗中弄錢，正是殊途同歸。不要白不要，反正這老賊也帶不走的。

他探頭向夾萬內張望，馬濟仁輕輕地往地窖石階上走。但快到最上一層時，竹葉三一扭身飛出一道烏光。

馬濟仁正是蹶着屁股往上急走，這枚鋼骰沒有不中之理，而且由穀道射入，破腸而出，直達肚子中央。

馬濟仁連慘呼都來不及，身子向前一栽，然後滾了下來。

正好此刻李伙計在地窖門外看到這種情況，而竹葉三殺了人却不屑再看一眼，回頭去找名貴藥材。李伙計總算逃得一命。

現在，錢海被人用牛筋綑在地下刑房的鐵架上，脚上也綑得牢牢的。

這地下室有個內間，隔間上部是花牕，糊了花紙。

內間有人說：「錢海，你只有一條路可走，只有這條路才能救你自己和情人趙俏以及嘉琳郡主。」

「我知道你想要甚麼。」

「知道是再好不過了！你如果能爲我辦到那件事，你不但可以和趙俏雙宿雙飛，白頭偕老，也會名利雙收。」

「嘿……」錢海冷笑說：「我眞的做了，你會留我活口？」

「這你就不懂了！你能答應，表示你已有明哲保身的明智抉擇。而且那『不封手冊』對嘉琳郡主並沒有用處，她生於權貴之家，志在功利，對武功並不熱衷。」

「這是你的想法。」

「好，就算她也重視武功好了。試想，徐小凱的生命，你和趙俏的安全以及嘉琳郡主的名節等等，難道加起來不值一本小冊子嗎？」

「嘉琳郡主的名節又如何？敗人名節可是損陰德的事呀！」

「你和秦豪很近，他沒有對你說過嗎？」

「我不知道你想胡扯什麼？」

「徐小凱不是徐繼祖的骨肉，這件事你也不知道嗎？」

「你管別人的閑事幹什麼？」

「我就是不管，終必有人管。你知道徐小凱是誰的骨肉嗎？」

「你這人吃胡稽能拉出蓆子來，我不信。」

「他是嘉琳郡主所生。」

「你胡扯！」

「錢海，如果你眞不知道，那表示你孤陋寡聞，要是知道而故作不知，那對這件事也沒有什麼裨益。一旨傳到皇帝老子那兒，嘉琳首先犯了『不守婦道，有辱官箴』之罪。甚至她還犯了包庇大盜，坐地分贓之罪嫌。」

「越扯越遠了。」

「錢海，別人不知，却瞞不了我，你和秦豪可能是師兄弟，而秦豪又和嘉琳很近，你來鎭後連續作案，你爲什麼不爲秦豪和嘉琳郡主想想？」

「你說我作案盜竊，有何憑據？」

「我不和你計較這些，反正將來是嘉琳權貴以內的事，你琢磨琢磨，這是一件包賺不賠的事。」

錢海說：「如能照我的交待去做，我可以合計合計。」

「你不妨先聽聽我的辦法，你把『不封手冊』拿來，我們一手放人一手交册，

這包括徐小凱和你的情人趙俏。」

「我的要求是和趙俏一起離開這兒，然後把『不封手册』騙到手轉交給你。」

「誰能安全轉交給我？」

「多哩！如西席莊易，首席護院申無忌，以及你的方外情人水月庵的玄眞等等……」

「嘿……」這人笑得好放肆，說：「這麼說，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眞正知道是最近的事，以前只是猜測罷了。」錢海說：「你要是答應我的要求，馬上就放人，要不免談。」

「嘖嘖！你和趙俏情深似海，這樣死了不覺得太可惜嗎？」

「人生自古誰無死？我和趙俏自信死活都能在一起。死對我們來說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有種，可是以你和秦豪的交情，你忍心讓他爲嘉琳郡主憂心難過嗎？我相信，他正在暗戀著嘉琳郡主哪！還有，你忍心讓嘉琳郡主日夜爲她的骨肉苦思，忍心爲她的名節、義王府的門風躭心嗎？」

顯然，金燕西似還不知道小凱的生父是秦豪，也不知錢海的作案目的。

但金燕西知道的已經很多了。

金燕西並不怕嘉琳倒咬他一口。

這道理較爲單純，他可以說小凱是李艷秋和潘谷最初綁架的，後來于班主等人也參加了，因分贓而火併。金燕西可以說是發現了這孩子的秘密才留下來的。他發現了錢海的秘密，又把錢海留置。弄得圓滑些，金燕西非但無罪還有功哩！

不過金燕西要是這樣放了錢、趙二人，等於放棄了兩個重要的籌碼，他得好好考慮一下。

但對嘉琳來說，最大的籌碼還是孩子。

＊　＊　＊

郭浩近來對一連串的案子，風風雨雨也有耳聞，所以很少出門。

但今天有人自動上門造訪，竟是金燕西。

他明知此人前來定有難以回答及應付的事，却又不便不接待。

「金兄怎麼有空……」

「特來拜訪，有件事也順便請教一下。」

侍婢送上茶點，郭浩揮退一干下人，說：「金兄請說。」

「有件事想請教小王爺。萬勿見怪，道聽塗說，特來求證。」

「金兄但說無妨。」

金燕西說：「傳說被綁架的徐小凱是嘉琳郡主的骨肉。」

「這……這謠言太可怕了吧？」

「還有，說孩子的生父是郭小王爺……」

郭浩霍然站起來，說：「金兄，如果眞有這種傳說，我自會追查造謠者是何人，但謠言止於智者，希望金兄把這件事忘了吧！」

「是啊！我也不信。可是言之鑿鑿，不信又如何？郭小王爺，敢問五年前那段時間，也就是徐小凱出生那段時間，郭兄和嘉琳郡主是否過從甚密？」

「金兄，你是奉旨來查案的嗎？」

「郭小王爺千萬別誤會，在下只是想爲你澄清謠言，還你清白。」

「告訴你，那時本爵正因脾病纏綿床第約兩個年頭，試問如何和嘉琳在一起，即使在一起又能如何？」

「這……是啊！這造謠者太可惡了！」

「造謠者可惡，傳播者更下三濫！」

「是……是的，小王爺，在下不打擾了……」

＊　＊　＊

秦豪沒有找到徐小凱藏匿之所又回到義王府。

他發現嘉琳正在找什麼東西，有一襲太后賜的特製旗袍和珠冠，還有義王爺生前所賜的首飾。

她似乎變了，不再坐立不安，不再嘆氣、忡怔，甚至喃喃自語，她十分安詳，好像一切都看淡了。

「嘉琳，妳要幹什麼？」

「你不配管我的事。」

「嘉琳，我知道妳要幹什麼！」

「就算知道，也不用你管。你不是說找不到小凱，絕不活著回來嗎？」

「沒有找到，但我會繼續去找。」

「找到了又如何？『酒丐』和竹葉三聯手，你絕對抵擋不了！那主兒的身手你見過嗎？」

「沒有。」

「爲了救自己的兒子，也不學那五招武技嗎？」

「嘉琳，過去我誤會了妳，我對不起妳……」剛剛摟住，竟滑了出去，這一手他自信未必能做得到。

一時不服，再次逼上，她仍然沒讓他碰到一下。

「嘉琳，妳的身手之高，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你把自己估得太高了！」

「妳既有如此高的武技，爲什麼不去營救小凱？」

「你以爲我沒有去救？」

「怎麼？妳也不敢？」

「廢話，如果我能，會救不出孩子？」

他仍不信自己不是那主子的敵手。當然也不願學別人的武技。

他說：「嘉琳！你如果要走，我和妳一道。」

「那就是我不配了！」

「妳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不貞的女人，豈不玷汚了你秦豪的俠骨義胆？」

「嘉琳，不要這樣，現在還沒有絕望。」

「明天再不如他願，一切都完了。那時刻的來臨就不如死了好些。」

「可是妳是孝女，義王妃怎麼辦？這是一個孝女應作的事嗎？」

「一個不貞的女兒死了，一了百了，皇上又能把一個死人怎麼樣？」

「嘉琳，我只求妳一件事，給我一天時間。最後一天，如我不能解決妳之危困，我會先妳而去。」

「在這一天當中，你要幹什麼？」

「緝賊救人。」

「告訴你，以你現在的身手，還是差一截的。」

「妳似乎知道那主兒是誰了？」

「知不知道都是一樣，你不是他的敵手。」

「妳當然可以侮蔑我，因為我在妳看來，曾經是一個只圖片刻之歡，逍遙自在的不負責任的父親，可是不知者無罪，我並不知道我是孩子的父親，責不在我。」

「你知道也是一樣。」

「好好，嘉琳，給我一天的時間，好嗎？」

「何不把這小冊子上的武技學了……」但秦豪已穿窗而出，在廂房上閃過淡淡的影子而消失。

＊　＊　＊

又是廢園。

在這大鎮上來說，不論白天或夜晚，這兒都太靜了。要就近找個靜的地方來解決一件不願受干擾的事，這兒是太好了。

所以廢園這個「廢」字在某一方面來說是不恰當的。

潘谷大約在一更天稍後就來了。二更正，他等到了他想見的人。

「這麼晚才來？」

「不晚，不晚。」金七說：「都帶來了嗎？」

「當然囉！這個鬼地方除了為我們帶來一生享用不盡的財富外，我對它沒有半點好感！」

「為什麼？」

「金七，我恨李艷秋，差點上當而被她利用了。」潘谷說：「金七，你有何打算？我是說離開此鎮以後。」

「打算有時有用，有時沒有用。」

「你是說……」

「我們作了某種打算，事情的發展卻往往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金七，咱們還是速離本鎮為妙。」

潘谷又說：「這麼一來，嘉琳郡主固然恨透了咱們，金燕西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金燕西這小子很陰哪！我倒覺得有點愧對嘉琳郡主。」

「潘谷，離此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我浪蕩逍遙慣了，有了錢先到蘇、杭二州去住上一年再說。」

潘谷掏出了所有的銀票。

金七並未掏出銀票。

潘谷說：「怎麼個分法？」

「潘谷，我看根本不必分了！」

「為……為什麼？你是說各人拿走各人身上的？」

「不！我的當然早已屬於我的了，你身上的還是我的，反正不論是人的世界或禽獸的世界，永遠是強存弱死。」

潘谷忽然退了三步，把銀票納入袋內，說：「金七，別太絕了，這對你我可都沒有什麼好處。」

金七篤定地笑笑：「說說看對我又有什麼壞處？」

「姑不論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那方面的人正在到處抓我們哪！」

「郡主那邊的人我不在乎，至於金燕西這邊的，本來『酒丐』挺棘手的，如今他的肩傷未癒，能和我金七折騰幾下的，也只有金燕西一個人了。而且目前也沒有時間來找咱們。」

「小心閃了舌頭，你對付得了竹葉三？」

金七笑笑，似乎懶得和他爭辯這件雞毛蒜皮的事了。

「甚至於還有莊易，你以為那老小子好纏？」

「其實也和竹葉三差不多，有一個人你卻輕估了她。」

「誰？」

「水月庵的浪尼姑玄真，我估計她可能不在我之下……」為了爭取時間，金七出了手。

他一點也未吹噓，他的路子有時像北方的長拳，又像南方的小巧，像少林的硬，也像武當的綿。

近日來潘谷也看出，金七所受的待遇，以及他的態度，應該不會是個戲台上的武丑。但是，卻絕未想到這樣的高手，素日竟然那麼卑微低下。

想這些都已經太晚了。

因為潘谷這兩套自信不是竹葉三的敵手，而金七卻絕對比竹葉三高明，甚至「酒丐」也未必能穩勝他。

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古人的名言都是在痛苦的經驗中得來的。為什麼一定要每一個人都品嚐到苦痛才能換取這經驗呢？

潘谷使盡全力，想要逃走卻辦不到。在金七的拳掌威力範圍內，像一張無形的網，他知道他一退就有什麼結果。

就在潘谷連中拳掌搖搖欲倒時，有人悠閑地走了過來，說：「金七，好身手，我果然沒有看走眼而白疼你……」

金七一聽是金燕西，立刻住手。

而同仇敵愾的聯合陣線，就在金、潘連交兩次眼色之下就完成了。

雖然潘谷剛才嚐過金七的無情拳掌，倒戈相向，他還是以為比死在金燕西的手中好些。

也許他以為，只要能聯手除去金燕西，金七或者能改變主意，或者他還有機會逃走。

金燕西一看二人立刻就有了默契，笑著說：「我的部下果然都是些聰明過人之輩，事實上，你們就是不抗拒，你們的大限也差不多到了……」

潘、金交換一個眼色，很慶幸有這聯手的默契。

三人呈鼎足而三之勢開了門戶。

金燕西說：「如果在二十招以內，你們還沒有被我擊倒，就帶著你們弄到的百十萬銀子滾吧……」

這話有點消遣意味，但金、潘二人聽來卻是毛骨悚然，冷徹心脾。

「貝勒爺，我雖有意撒枒子，也只是想享受這幾十萬銀子，對你沒有敵意，況且我對你立下了汗馬功勞。」

「對對！」金燕西說：「你該知道，功高震主那句話吧？你知道的太多了！使我有點討厭。」

（未完・七）

上文提要： 江南武林聯合會聯合各大門派，分四撥出發，聲討天南莊，丁少秋、李玉虹得到消息後，暗中追隨。天南莊姬七姑調動人手，偷襲失敗，只好集合在武功山雷嶺的武德堂，雙方傾全力拚鬥，勢均力敵，未分勝負，此時丁少秋、李玉虹等亦已來到武德堂，見常清風用毒傷人，派柳青青先去對付常清風……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頑敵形勢危殆　聖母倏然出現

柳青青嬌喝一聲道：「來得好。」右手長劍立還顏色，朝前劃去。

她使出來的是「崆峒九劍」的第一招，劍招甫發，但見一片寒光，飛洒而出，宛如閃電般流動，緊接着只聽一陣鏘鏘劍鳴，把常清風攻來的一簇劍光悉數擊滅，常清風只呃了一聲，就沒有了下文。

柳青青還不知道結果如何，因為自己發出一劍之後，常清風沒有再發劍攻來，也就停劍不發，定睛一看去，只見常清風已倒臥在數尺外的血泊之中，原來自己這一劍竟然刺中他的喉嚨，早已畢命，一時不禁楞立當場，自己還說五招呢，現在只使了一招，就把他解決了！

這一下，不僅柳青青給自己楞住了，連雙方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還當自己花了眼，因為誰也沒有看清楚常清風是如何被殺的？

大家只覺劍光一陣流動，等劍光歛去，常清風就已倒在地上，天下竟有如此快速神奇的劍法，而且竟然出之於一個年輕女子之手，寧非奇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常清風被殺，立即引起了天南莊方面的激憤，方才和淳于貞人一起搶出來的五人，站得較前，這時首先躍出，朝柳青青圍了上去。

各大門派這邊，松陽子已把「百寶救傷丹」交丁仲謀餵何香雲服下，正在替她運氣行功。由門主祝秋雲、護法任香雪、謝香玉、和九名女弟子圍在四周護法。

和常清風交過手的松雲子、逢天游、況南強，以及被毒拂迎面拂過的松陽子，和花字門左衛魚巧仙，右衛白靈仙，都已服下「太乙解毒丹」。

艾大娘在女兒上場之際，擠到前面來的，這時驟睹對方五人朝女兒欺去，不由心頭一急，縱身掠了上去，口中喝道：「你們要待怎的？」

萬天聲、李瘦石站得較前，立即跟了過去，另外還有淮陽派掌門人羅天義、通臂門掌門人畢友三，也因對方還多出兩人，一齊跟了上去。

對方出來五個人，這邊也迎上去五個人，恰好一對一。

艾大娘面對的是一個微胖身材的黃衣頭陀，手持紫金杵，濃眉粗眼，滿臉橫肉，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輩。

艾大娘問道：「你們要待怎的？」

黃衣頭陀嘿然陰笑道：「本師想找這位姑娘玩玩，妳站開去。」

艾大娘看他目光淫邪，心頭暗暗怒惱，長劍一指，冷聲道：「你們想車輪戰，我女兒已經勝了一場，現在該由我出場了，你只管衝着我來好了。」

黃衣頭陀哈了一聲道：「老太婆有甚好玩的？妳想送死，本師却不想超度妳呢。」

柳青青柳眉一豎，說道：「娘，這賊禿找死，就由女兒收拾他好了。」

艾大娘道：「不，妳只管站到上邊去，娘會收拾她的。」

口中說着，長劍一振，指着黃衣頭陀喝道：「和尚，你先報個名來，艾大娘

從不與無名之輩動手。」

黃衣頭陀陰笑一聲：「哈哈，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稱本師無名之輩，妳如果時常在江湖上走動的話，就不該想不起本師來。」

艾大娘聽得一怔，再看看他的長相，不由暗暗吃驚，心想：「這賊禿難道會是花羅漢那木罕？如果是他，此人出身黃教，精擅『大手印』神功，自己只怕很難是他的對手。」

一面冷冷一哼道：「就算你是那木罕，又怎麼樣？」

「本師就是那木罕。」

黃衣頭陀舉起手中紫金杵，說道：「來來，要動手，就快些了，本師還要找妳女兒玩玩呢！」

艾大娘聽得大怒，喝道：「好個賊禿，看劍。」

抬手一劍劃了過去。

那木罕那會把艾大娘放在眼裡？紫金杵一舉，直向艾大娘長劍砸落。

艾大娘不想和他硬拚，劍勢一迴，刷、刷、刷、一連三劍，展開峨嵋「亂披風劍法」，一劍接一劍的劈出。

那木罕揮動紫金杵，但一雙眼却不住的朝柳青青瞟來，脚下也在動手之際，漸漸挨到了柳青青的身邊，一副色迷迷的模樣，令人噁心！

萬天聲迎着一個身穿青布大褂的老者，這人約莫六十出頭，兩鬢花白，手掌盤着兩枚鐵胆，正是北五省極負盛名的鐵胆王鎮川。

因為他整天玩着鐵胆，所以大家就以「鐵胆」二字作為他的外號，原本只是「鐵胆」二字，因為他姓王，連外號帶姓名叫在一起鐵胆王鎮川，就變成鐵胆王了。

鐵胆王在兩枚鐵胆上，確實有他獨到的功夫，自從大家稱他「鐵胆王」之後，他更在鐵胆上下功夫，不但手上盤着兩枚鐵胆，據說只要他轉過身，可以打出一百單八枚鐵胆，取人穴道，百發百中。

萬天聲看到鐵胆王，抱拳道：「王老哥請了，你老哥一向在北方，怎麼也到了江南來了？而且還和白蓮教餘孽同流合污，豈不辱沒了你老哥的名頭？」

鐵胆王洪笑道：「萬莊主，兄弟是應朋友邀約而來的，不知道什麼白蓮教、紅蓮教，都與兄弟無關。」

萬天聲道：「既然如此，王老哥何必淌這場渾水？」

鐵胆王道：「兄弟既然應邀而來，總得應付一二，也好對朋友有個交代。」

萬天聲道：「王老哥之意，兄弟了解，那麼就請王老哥賜教，還望王老哥手下留情。」

他這話，是希望對方應付過這一場，就此可以收手之意。

鐵胆王大笑道：「兄弟鐵胆，出必傷人，要兄弟手下留情，只怕不易辦得到，你們已經連傷了兩條性命，如何不肯手下留情？」

對方這話，聽得萬天聲不禁一怔，心想：「此人怎會如此不通人情？」便正容道：「王老哥這是誤會，言鳳姑、常清風都是白蓮教的餘孽，死有餘辜……」

鐵胆王沉哼道：「那麼無名漁父也是白蓮教餘孽嗎？你們竟然削斷他的左臂，還口發狂言，不准他在江南立足，哈哈，兄弟知道，你們這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士，一向歧視江湖上人，動不動，就給人扣上一頂大帽子，譬如這次本來是武功門和天南莊的爭端，你們就大張撻伐，聯合各大門派，排除異己，給他們按了一個白蓮教餘孽的罪名，就可以趕盡殺絕，言鳳姑明明是辰州言門的人，常清風出身衡山，幾時是白蓮教的人？你們殺了他們，還給他們扣上白蓮教的罪名，人死了，業已死無對証，隨你們怎麼說也行，兄弟請問萬莊主，你們口口聲聲說的白蓮教，究竟白蓮教在那裡？有何証據？」

原來他是無名漁父邀約而來的，物以類聚，他雖非江湖上的邪惡一流，却是對各大門派有極深誤解的偏激份子。

萬天聲道：「老哥這話太偏激了。」

鐵胆王沉笑道：「兄弟早知道這些話萬莊主是聽不進去的，咱們那就不用說了，請賜招吧！」

萬天聲道：「王老哥……」

鐵胆王道：「咱們今日遲早要動手的，說得口乾舌燥，也無補於事，還是各憑所學，放手一搏的好。」

萬天聲聽得心頭暗暗怒惱，忖道：「此人如此狂妄，好像我萬天聲怕了他似的。」一念及此，不覺朗笑一聲道：「王老哥說的也許是對的，江湖上無所謂眞理，反正強者為勝。」

鐵胆王也大笑道：「萬莊主明白就好，請！」

他雙脚一蹲，上身挺得筆直，成坐馬式雙手抱拳，已經擺開門戶，等着萬天聲出手了。

「請！」萬天聲也不再跟他多說，鏘的一聲撤出長劍，但眼看對方這時依然沒亮出兵刃來，不覺問道：「王老哥怎不亮出兵刃來？」

鐵胆王右掌一攤，大笑道：「這就是兄弟的兵刃，萬莊主只管使用長劍好了。」

萬天聲看他如此托大，心中更是有氣，口中說了聲道：「請！」長劍上挑，使了一招「黃山迎客」，劍勢朝右前方平刺過去。

「請！」鐵胆王同時說了聲「請」，右掌一攤，掌心向上一彈，一枚鐵胆從他掌心飛起，朝萬天聲刺出的劍尖上撞來，同時第二枚鐵胆跟着飛起，快速絕倫的朝萬天聲眉心激射而來。

萬天聲暗暗哼了一聲，劍尖朝對方第一枚鐵胆點出，然後招變「朝天一炷香」，再以劍尖點磕了第二枚鐵胆。

但聽「叮」「叮」兩聲，兩枚鐵胆經劍尖一磕，劃着弧形飛了回去，鐵胆王左手一抬，接住第一枚，再以右手接住第二枚。

兩人第一招上，各自露了一手，萬天聲雖把兩枚鐵胆磕飛，但也發現鐵胆王果然名不虛傳，兩枚小小的鐵胆，來勢極沉，顯然對方內力雄渾，不可輕視。

鐵胆王自是看出萬天聲劍上造詣極高，是個勁敵，同樣有了戒心，兩人一言不發，劍胆再次出手，就展開了一場激戰。

六合門掌門人迎着一個手持朱紅拂塵，背負長劍的老道人。這人生得中等身材，瘦削臉，臉色微見黝黑，頷下留着疏朗朗蒼鬚，看去滿臉俱是邪氣。

李瘦石看到這個朱拂老道，心中暗暗哼道：「好個妖道，今天遇上我，那就饒你不得了！」

心念一動，那還和對方客氣，口中大喝一聲：「朱道士，看劍！」

劈面一劍，劈了過去。

這朱拂老道，就是三十年前在大江南北犯案纍纍的淫賊逍遙子朱破衣。

此人精擅採補之術，凡經他蹂躪的婦女，莫不疲憊如死，癱瘓多日，才能漸漸復原，不但公門中偵騎四出，要把他緝捕歸案，同時也引起公憤，各大門派也派出不少弟子，明查暗訪，誅殺敗類。

但逍遙子十分滑溜，始終沒有人找得到他，依然故我，到處肆淫，這樣鬧了一陣之後，突然在江湖上消失，從此再也沒有逍遙子的踪影，沒想到三十年後，居然會在這裡出現。

他的特徵，就是手持一柄朱紅拂塵，因爲他姓朱，才把拂柄漆成紅色的，另外眉心有一顆小疣，當年李瘦石還是六合門的大弟子，曾奉師命率同兩個師弟，配合各大門派行動，所以一眼看就認得出來。

逍遙子聽他叫出「朱道士」三字，顯然認識自己，不覺一楞，右手抬處，長劍疾發，「嗆」的一聲架住李瘦石長劍，喝道：「尊駕何人，如何認得貧道？」

李瘦石喝道：「老夫六合掌門李瘦石，你還記得三十年前在大江南北犯下滔天淫孽，今天給老夫遇上，就是惡貫滿盈之日，你引頸受戮吧！」

逍遙子聽得勃然大怒，厲笑道：「李瘦石，區區六合門掌門，還不放在道爺眼裡，你有多大能耐，只管使來！」

喝聲中，長劍一翻，幻起三朵劍花，直取前胸。

李瘦石立即展開「六合劍法」，以攻還攻，兩人劍發如風，各不相讓，片刻之間，就互攻了七八招之多。

李瘦石和他交手數招，就已發覺對方劍法奇詭，劍上內力極強，絕非易與，自己一門之主，當着天下英雄，決不能敗在一個淫賊之手，就提吸眞氣，全力運劍，志在必得。

淮陽派掌門人羅天義迎着的也是一個頭戴灰布道帽，身穿灰布道袍，面貌平板得木無表情，手持一柄黑黯無光的長劍，站在羅天義面前，緊閉咀唇，霎着一雙灰色眼珠，一言不發。

羅天義多年老江湖，一看此人長相，就想起黑道上一個凶神來，暗道：「這道人莫非就是瘟神呂通？」

自己身爲一派掌門，總該和他打個招呼，這就拱手道：「兄弟淮陽羅天義，道兄如何稱呼？」

瘟神呂通依然一言不發，手中長劍却緩緩舉了起來。

劍勢才舉，羅天義立時感到他劍上佈滿了一股濃重煞氣，心頭暗暗一凜，不敢怠慢，腳下斜退半步，也就抬手掣出長劍。

瘟神呂通灰黯眼珠緊盯着羅天義，劍尖遙指，只是作勢，却並未立即出手。

羅天義因對方既沒出手，自己也不敢貿然出手，同樣雙目注視對方，長劍橫胸，要看看對方如何發劍。

瘟神呂通緊盯着他看了一回，左腳緩緩朝左踏出一步，他全身姿勢不變，但這跨出一步，方位就完全不同了，羅天義自然也要改變方向，左足跟着向左跨出一步。

瘟神呂通還是沒有發劍，依然左足緩緩提起，向左跨出了一步。羅天義不敢有半點鬆懈，你向左跨出，我也向左跨出，始終保持和他正面相對。

兩人一個再向左跨出一步，一個緊跟着向左跨出，這樣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兩人只是在一丈方圓緩緩的打轉，誰也沒有搶先發招。

但羅天義可以感覺到的，是對方劍上的煞氣，愈來愈盛，心知對方不發則己，這一發之勢，定然石破天驚，厲害無比，因此也把數十年功力，提聚劍上，準備和對方全力一搏。

通臂門畢友三遇上的是一個連鬢短髭，五短身材的漢子，此人舉起雙袖，虬筋如蟠，一望而知練有一身橫功夫的外門高手，身邊並未携帶兵刃。

他迎着畢友三抱抱拳道：「閣下不使兵刃嗎？」

畢友三含笑道：「兄台不是也沒帶兵刃嗎？」

短髭漢子洪笑道：「那正好，咱們就在拳腳上較量較量。」

畢友三道：「兄弟畢友三，兄台先通個名，再交手也不遲。」

短髭漢子道：「在下熊占魁。」

畢友三道：「河北神拳無敵熊占魁。」

熊占魁喜形於色，說道：「閣下也知道熊某嗎？」

畢友三看他是個直腸的人，這就笑道：「兄台名滿北五省，江湖上自然會有人提及，只是兄台並非邪門外道之輩，怎會和白蓮教同流合污，來和各大門派爲敵？」

熊占魁愕然道：「兄弟是無名漁父馳函相邀助拳來的，不知竟然會和各大門派爲敵。」

畢友三道：「兄台請看，那是少林寺羅漢堂通濟大師，那是武當派天寧子道長，那是丐幫幫主李鐵崖，還有八卦、形意、華山、黃山、峨嵋、六合、武功、白鶴、通臂等等門派，還有不在各大門派之內的護花門和花字門，以及洞庭、鄱陽兩大水寨的代表，都在這裡，共同討伐白蓮教餘孽來的，兄台只是應邀助拳，不是助紂爲虐，依兄弟相勸，就此罷手，不失爲明哲保身，兄台三思。」

熊占魁連連抱拳道：「兄弟糊塗，誤信人言，若非兄台指點，兄弟爲虎作倀

，還情無所知呢，兄台盛情，永感不忘，兄弟走了。」

說完，再一拱手，轉身往山外就走。

畢友三望着他後形，心中暗道：「這人不失是一條漢子。」

五人之中，只有畢友三勸走了神拳熊占魁，其餘四對都已動上了手，此刻刀光劍影，激戰正烈！

另外還有一對，就是洞庭釣叟徐璜和無名漁父。

這兩人使的兵刃，都是釣竿，招式也各自別出心裁，擷取刀槍戟鞭法的精髓，加以變化，自成家數，因此從動上手，一直打到現在，已經有三五百招了，依然竿影翻滾，時而瀟瀟如雨，時而絲絲似柳，新招絕藝，層出不窮，可謂旗鼓相當，誰也勝不了誰。

古人說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武林人物而言，也是一樣，第一件事就是兵刃要趁手。譬如釣竿吧，要使到竿頭越細，軟中有硬，而富於彈性，一般釣竿如此，作為兵刃的釣竿，更非如此不可。

無名漁父隨身數十年的一支純鋼釣竿，被丁少秋削斷，還賠上了一條左臂，他簡直瘋了心，立誓要雪此斷臂之仇，為了趕赴中秋之約，臨時找到了一個專鑄兵刃的鐵匠，要他替自己鑄製一根純鋼釣竿。

但釣竿不是鋼刀，只要純鋼就可以鑄製，它必須在純鋼之中，混入純金和風磨銅，才能越細越韌，軟中有硬，缺少風磨銅，只能鑄到五尺長，不能再長再細，否則就會中斷。

這一來，這支釣竿，自然沒有原先那支順手，使出來的招式，自然也要打折扣了。

何況洞庭釣叟徐璜，在內功上，也略勝無名漁父一籌，因此打到四五百招之後，漸漸就露出端倪來了！

洞庭釣叟一支釣竿依然揮洒自如，綿密無間，無名漁父釣竿只有五尺長，比洞庭釣叟的釣竿短了一尺，(洞庭釣叟共有八尺長，可以伸縮自如，動手之初，他只伸到六尺為止，還保留了兩尺)，彈性和韌度都不如人家，時間一長，才感覺到未能得心應手之處，人家越使越流暢，自己就越有生硬之感，漸漸落了下風。

動手過招，在旗鼓相當之時，鬥志決不會在人家之下，但一旦落了下風，就會感到處處受制於人，旺盛的鬥志也會隨着消失，只要看鬥敗公鷄，雄風盡失，就會知道了。無名漁父此時已被困入在洞庭釣叟釣竿交織的網罟之下，五尺釣竿已經無法開合自如，只是憑着多年的修為，苦苦撐持而已！

就在此時，響起了洞庭釣叟的聲音：「無名老兄，咱們可以收手了吧？你又不是白蓮教餘孽，何用替他們賣命？」

無名漁父厲聲道：「姓徐的，你少假惺惺了，老子還沒有落敗，就算落敗，也要與你同歸於盡，否則豈不便宜了你？」

洞庭釣叟聽他說話的口氣，簡直無可救藥，不覺大笑道：「憑你想和老夫同歸於盡，也太自不量力了。」

話聲出口，揮手之間，「喀」的一聲，手中釣竿，陡然又長了兩尺，一陣密集的竿影，上下翻騰，快如閃電，把無名漁父一個人圈入在一個八尺方圓的圓圈之中，像車輪般疾轉起來。

這下無名漁父簡直不辨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只是跟着車輪般轆動，忽而頭下腳上，忽而左上右下，隨着揮動的釣竿翻着觔斗，不但站立不穩，也身不由己，不過幾圈下來，早已天旋地轉，支持不住。

只聽洞庭釣叟大喝一聲：「去吧！」

喝聲甫出，八尺釣竿已朝前揮出，無名漁父一個人就像稻草人一般，呼的一聲，被凌空直摔出一丈多遠，跌落地上，依然無法站起，還是在草坪上骨碌碌的連滾了四五個觔斗，才算停住！

翻身坐起，胸口起伏，只是喘氣，切齒道：「好，徐璜，你給老夫記着，總有一天，老夫會加倍奉還。」

洞庭釣叟大笑道：「你已是行將就木之人，只怕沒有這一天了。」

無名漁父不再作聲，只是坐在樹林前面不走。

這一段話，只是分別述說每一個人遇上的不同對手，其實並不是已經過了許多時間，就在洞庭釣叟擊敗無名漁父的同時，第一對，艾大娘和花羅漢那木罕，已經分出勝負來了！

艾大娘是峨嵋門下，一手「亂披風劍法」，施展開來，宛如風吹垂柳，千頭萬緒，虛虛實實，凌亂無章，使人眼花繚亂，接不勝接！防不勝防！

但她對手可是凶名久著的花羅漢那木罕，他一柄紫金杵，粗如兒臂，招法奇詭，不論妳峨嵋「亂披風劍法」如何複雜，紫金杵轉若金幢，絲絲劍影，和它才一接觸，就響起一陣連珠般的噹噹的大響，把艾大娘震得後退不迭，一條右臂，也被震得痲木不仁，長劍差點脫手飛出。

這不過是才一上場，出手幾招之下的事，站在艾大娘身後的柳青青睹狀大驚，急忙閃身而出，叫道：「娘，妳快退下來，還是由女兒來對付他。」

那木罕震退艾大娘，也不追擊，只是陰笑道：「本師早就說過妳不是我的對手，如果妳不是小姑娘的娘，本師早就一掌送妳上西天佛國去了。」

柳青青手橫長劍，冷聲道：「只有和尚才會上西天佛國，本姑娘來超度你好了。」

那木罕一雙貪婪的色眼緊盯着柳青青，邪笑道：「不用姑娘超度，本師就可以帶妳去參歡喜禪，那可是比西天極樂世界還要極樂……」

柳青青雖然不知道他說「參歡喜禪」是什麼，但只要看他一臉淫邪的笑容，分明不懷好意，口中嬌叱一聲道：「那木罕，你不是要和本姑娘動手嗎，姑娘那就不客氣了。」

嘶的一劍刺了過去。

她雖然練會了「崆峒九劍」中的五劍，但不到緊要關頭，還不肯施展，那是

大哥一再叮囑自己的，因爲怕還沒現身的姬七姑，或許就隱身附近，看出她的劍法來，因此這一招使的只是峨嵋劍法而已。

那木罕倒是頗有憐香惜玉之心，紫金杵輕輕一轉，就把柳青青刺去的一劍壓去，色迷迷的望着她道：「本師說過，咱們只是隨手玩玩，本師不會和妳這樣標緻的小美人當眞的。」

柳青青心中有氣，右腕用力一翻，要待收劍再發，那知那木罕一柄紫金杵十分靈活，妳劍才翻開，又被他輕輕一旋，壓在杵下，淫笑道：「妳被大師壓住了，就得乖乖的……」

柳青青哼道：「我不信。」

手腕一縮，那知對方紫金杵上生似有一股極大的吸力，緊緊吸住劍身，休想抽得回來。

那木罕得意的道：「如何，本師沒騙妳吧？」

柳青青忽然展露一笑道：「眞的？」

她這一笑，宛如百合乍放，清新嬌美，兼而有之，直把那木罕看傻了眼！

就在此時，柳青青左手一抬，青光乍閃，森寒逼人，只聽「嗒」的一聲輕響之後，緊接着又是「噹」的一聲，是重金屬墮地之聲，那木罕一柄百煉精鋼的紫金杵，已被寒鐵青霓劍齊柄截斷，跌落地上。

那木罕陡覺手上一輕，發覺不對，才悚然驚覺，目光一注，才發現自己手上只剩了紫金杵半截斷柄，一時不由怒從心起，厲聲喝道：「小丫頭，妳用什麼削斷本師寶杵？妳可知道本師這支寶杵，乃是師尊所賜，普通刀劍碰上它都會捲口，妳……妳居然把本師寶杵削斷了！」

柳青青道：「削斷就是削斷了，你這支寶杵，要削不斷，才是寶杵，被我一削就斷，還稱什麼寶杵？」

那木罕看着她，忽然怒氣全消，點點頭道：「小美人，妳說得對，被妳一削就斷，那就不能稱寶杵了，不過別人削斷本師寶杵，只怕早就沒命了，妳乖乖的隨本師回去，本師可以不再和妳計較。」

柳青青道：「我爲什麼要隨你回去？」

「哈哈！」那木罕淫笑道：「本師就喜歡妳這刁蠻勁兒，隨本師回去，本師保管妳一世吃用不盡……」

艾大娘聽得大怒，喝道：「青青，妳還和這種淫賊嚕囌什麼？」

那木罕淫笑道：「丈母娘千萬別生氣，咱們馬上就是自己人了……」

柳青青忽然柳眉一挑，叱道：「淫賊，找死！」

抖手一劍，朝他當胸刺去。

她算準那木罕技不止此，他紫金杵雖被自己削斷，一定還另有別的隨身兵刄，這一劍就是要看他還有什麼兵刄？

果然，那木罕右手一揮，從他大袖中飛出一支金色短劍，金光四射，鋒芒甚利，隨手一翻，就嗒的一聲，輕輕鬆鬆的又壓住了柳青青的長劍，說道：「小美人，妳怎麼說動手就動手，妳看，本師又壓住妳的長劍了，妳要和本師動手，還遠着哩，乖乖跟本師……」

柳青青不待他說完，冷哼一聲道：「淫賊，你如能在我劍下走得出三招，我就不姓柳。」

那木罕邪笑道：「小美人，莫說三招，就是三十招，本師也會陪妳玩玩的。」

柳青青嬌叱一聲：「接招！」

長劍倏忽之間連展數劍，劍光快如閃電，令人目不暇接！

那木罕根本看不清她使出來的劍招，但他識得厲害，看不清對方的招式，就不能用劍封架，匆忙間，左手疾揚，還沒施展「大手印」神功，森冷劍風，已經拂身而過，他連慘嗥都來不及出口，人已被姑娘長劍齊肩劈過，往後倒去。

柳青青心知那木罕手中那柄黃金短劍，必是寶劍，急忙跨上一步，伸手拾起短劍，再從他右手大袖中搜出一個鑲金嵌玉，鏤刻精細的劍鞘，看去形式甚是古色古香，這就返劍入鞘，然後退到艾大娘的身邊，說道：「娘，妳看，這柄劍可能是古物呢！」

艾大娘笑道：「妳喜歡就收着好了，哦，青青，妳剛才使的是不是丁少秋傳給妳的那招劍法，眞是神奇極了，娘連看都看不清楚。」

柳青青喜孜孜的道：「娘，丁大哥已經傳了我五招劍法啦，方才使出來的第三招，眞想不到只一招就把淫僧解決了。」

艾大娘道：「丁少秋對妳眞不錯，這是師門不傳之秘，都傳給妳了。」

柳青青道：「丁大哥又不是只傳給我一人，除了二姐，三姐，四姐都學了五招劍法，目的就是爲了對付姬七姑的。」

萬天聲和鐵胆王這一對，當眞愈戰愈烈。萬天聲展開萬家家傳的「萬流歸宗劍法」，劍光來往如織，每一劍都挾着嘶嘶劍風，可說是綿密無間。據說「萬流歸宗劍法」，練到最上乘的境界，可以在一瞬間劈出九十九劍，任何一種劍法，無其快速。

萬天聲練劍數十年，造詣精深，到底他最多的時候，能夠劈出多少劍？大概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沒有人知道了。

鐵胆王一生精練鐵胆，他的兵刄是鐵胆，暗器也是鐵胆，江湖上傳說，他能轉個身，打出一百單八枚鐵胆，也僅是傳說而已，沒有人見過。

但現在他已經使出五枚鐵胆，却是事實，他把一枚鐵胆使得宛如流星追月般，一枚接一枚的劃着弧形從他和萬天聲兩人身邊呼嘯掠過。

當然，掠過兩人身邊的作用，是截然不同，射向萬天聲時，乃是攻擊的目標，而且都是要害大穴。掠過他自己身邊的則是由他施展特殊手法，或拍、或送、藉以加强攻擊力量。這五枚鐵胆穿梭般來往，攻勢十分凌厲，但每一枚鐵胆，射向萬天聲身邊，都被他長劍磕飛出去，是以噹噹之聲，密如連珠。

這一陣工夫，從表面上看來，萬天聲似是屈居下風，完全成了挨打的局面，但其實不然，萬天聲也聽到過江湖傳說，鐵胆王轉個身可以發出一百單八枚

鐵胆，如今他使出來的只有五枚鐵胆，是不是還隱藏了一手呢？

萬天聲是個極為謹慎的人，在沒弄清楚以前，寧願屈居守勢。經過這一陣攻磕，差不多也有二十幾招過去了，眼前鐵胆王依然只是以這五枚鐵胆為主，不見再有其他花樣，萬天聲忽然振劍而起，右腕臨風一揮，霎那間，長劍漾起六道劍光，其中五道一下子迎住了漫天循環飛舞的五枚鐵胆，另一道劍光却似長虹經天，猝然朝鐵胆王當頭劈落！

這一劍去勢勁急，在久屈守勢之際，突如其來，當眞令人防不勝防！

好個鐵胆王，口中發出破竹般一聲怪笑，右手揚處，又是一枚鐵胆從他大袖中飛出，朝迎面劈來的劍光磕去。

這枚鐵胆，他同樣蓄勢已久，勁道極強，「噹」的一聲，把劈來的長劍，震了開去。

這一瞬間，但見鐵胆王左手連揚，打出了一蓬三十六顆鐵胆！

他先前攻擊的五枚，和從右手大袖飛出的一枚，總共六枚鐵胆，都是雞卵大小份量沉重，但左手撒出的這把鐵胆，不過名之為鐵胆，其實只是和銀蓮子一般，當作暗器之用而已，但你莫看它體積較小，每一顆鐵胆，打出之後，勁風呼嘯，四散而來，激射如雨，認穴奇準，正好襲向你全身三十六處大穴！

可見鐵胆王果然留了一手，他平時當作兵刃使用的共有六枚鐵胆，但和萬天聲交手時，只使出五枚來，另外還有三十六顆小鐵胆，是當暗器使用的，直到此時，他才全部出手。

外傳他轉個身，可以使出一百單八顆鐵胆，只是江湖上傳說，以訛傳訛，誇大其詞而已！

萬天聲看他此時終於雙手齊發，全使出來了，他長劍剛被鐵胆王第六枚鐵胆震開，身形一個輕旋，劍光及時繞身而起，這回才眞正讓你領教黃山萬家「萬流歸宗劍法」的精奧之處！

但見劍光繽紛，如絲如縷，幻作數十道精練，迸射而出，同時也响起了一陣密如驟雨的噹噹金鐵交鳴之聲，另有九道劍光，突破彈雨，宛如九龍倒掛，一齊朝鐵胆王當頭罩落！

劍光籠罩之下，响起了一聲驚嗥，劍光彈雨，霎時盡斂，鐵胆王自詡無敵的六枚鐵胆，三十六顆小鐵胆悉數全部被擊落，鐵胆王震川的一條左臂，也被齊肩砍落，血流如注。

萬天聲一柄精鋼長劍，也被鐵胆磕得缺口纍纍，他一手撫着劍刃，目注鐵胆王，正容道：「方才萬某九道劍光如果一齊落下，閣下此刻只怕早已被支解了，我只斷你一條左臂，不過對你盲從附匪，聊示薄懲，你可以走了。」

鐵胆王的臉色發青，連散落地上的鐵胆也不收回，一聲不作，朝山外奔去。

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和逍遙子朱破衣這一對，差不多已打出五六十招，雙方各展所能，兩支長劍劍光如虹，打得難分難解，却不聞一聲劍劍撞擊之聲，這才是眞正劍術高手的打法！（術語所謂劍走青，刀走黑，走青，即是輕盈閃過之意）

因為雙方使出來的劍招，往往才使出半招，對方就已警覺，改變招式，對方既已變招，你就不得不捨棄尚未使出的半招，另出新招，有時隨機應變，並無一定的成規，（各大門派有許多新創的招式，就是從這樣來的）這樣的打法，也只有老於劍術的人才能應付得下來。

兩人這一戰，當眞棋逢敵手，殫心竭慮，在化解對方劍勢之後，再以牙還牙，攻擊對方。

李瘦石眞沒想到逍遙子一手劍法竟有如此造詣，本門「六合劍法」，擷諸家之長，剛中有柔，當初創造這套劍法，就是針對異教邪派的劍法而來，號稱旁門劍法的剋星，如今自己一派掌門，竟然連一個異教旁門的採花淫賊都應付不下，豈不被各大門派同道嗤笑？

一念及此，不覺目射精芒，口中大喝一聲，功運右臂，直向對方迎面劈去。

他這一劍凝聚全身功力而發，劍勢甫出，宛如長江大河，劍風嘶然，端的凌厲無匹！

逍遙子看他和自己拚命，不由冷笑一聲，同樣力貫劍身，朝前迎擊出去。

雙劍交擊，响起一聲鏘然大震，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李瘦石又是一聲大喝，揮劍急攻而上。

逍遙子已被激起了怒火，心想：「難道我還會怕你不成？」立即揮劍搶攻。

兩人這番一退即上，一反方才交手的形勢，每人都在劍上貫足勁力，記記硬打搶攻，一陣劍劍交擊之聲，鏗鏘大作，不過力拚了八九招，但聽一聲震耳欲聾的「啪」，兩支長劍同時齊中震斷。

李瘦石不顧長劍斷折，一記「順風送帆」，迅疾無儔當胸刺去。逍遙子沒想到他會有如此快法，急忙舉起斷劍封格，「噹」的一聲，架住刺來的長劍，左手朱拂突然朝李瘦石面目揮去。

李瘦石輕哼一聲，斷劍一收即發，劍使「孔雀開屏」，護住頭臉，左手抬處，一記「六合掌」朝逍遙子劈了過去。

六合門以掌劍馳譽武林，「六合掌」和少林「劈空掌」頗相近似，是以掌力為主，功力深厚的人，可以打出一兩丈遠近，是近攻遠擊兩宜的一種掌功。

「六合掌」更擷取「劈空掌」之長，加上了掌法，一組六掌，只要一掌出手，接連着五掌發如連珠，緊接而來。

李瘦石第一掌出手，逍遙子驟不及防，砰然一聲，被擊中左肩，把他震出去了三步。

「六合掌」一掌既發，隨後五掌也緊接擊到，這一點，又出於逍遙子意料之外，他被一掌擊中，剛震退了三步，李瘦石還未欺來，一股勁急掌風，又已劈到。

他連換口氣的工夫也沒有，急忙左手一抬，迎擊住了，蓬然一聲，又把他震退了兩步，腳下還沒站穩，一連砰砰三聲，連珠三掌，都擊中他身上，直打得逍遙子連翻了三個觔斗，胸脅之間隱

隱作痛，心頭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姓李的，道爺和你拚了！」

身形急撲而起，朝李瘦石撲了過來。

李瘦石打出六記「六合掌」，身在原地，以逸待勞，看他急撲而來，正中下懷，右手運起功力，抖手把一柄斷劍，脫手朝逍遙子擲出。

劍勢勁急，逍遙子身在半空，又是急撲而來，那裡還有躲閃的機會，斷劍一下沒入胸口，口中發出一聲慘嗥，一個人就從半空中直跌下來，登時了帳。

現在六對動手的人中，已經只剩下淮揚派掌門人羅天義和瘟神呂通這一對了。

他們在動手之際，還一直在繞着圈打轉。這是瘟神呂通的習慣，一定要覷準對手的弱點，或是稍現破綻之際，才肯出手。

羅天義看他沒有出手，自然也不肯先出手，這樣兩人雙目覷定對方，一連慢吞吞的轉了十來個圈。

羅天義已經忍不住了，故意賣了破綻，瘟神呂通果然一聲不作，點足急撲而起，朝羅天義撲攻過來。

此人心機陰沉，身法之快，居然疾逾飛鳥，一閃即至，灰黯無光的長劍，宛如毒蛇般急襲而至。

據說他這柄劍上淬過一種毒草，只要被它割破皮肉，毒性就會滲入人體，逐漸痲痺，除了他獨門解藥，無藥可救，他這個瘟神外號，一半固然是他外貌陰沉灰黯，一向不肯和人說話得來的，另一半卻是他這支劍，大家都稱它為瘟神劍之故。

羅天義賣給他的破綻，當然早有防範，等他撲近之際，忽然施展「大挪移身法」，輕輕一晃，就已轉到呂通身後，口中大喝一聲，右手一記「推雲手」朝他右肩閃電擊出。

呂通撲了個空，心知上當，急忙一個急旋，避開掌風，眼前寒光連閃，羅天義一連三劍，又閃電攻到，匆忙之間，右手灰劍一記「左右逢源」，噹噹兩聲，盪開兩劍，第三劍「飛短流長」，又是噹的一聲架開對方劍勢，以攻還攻，直刺而出。

羅天義展開「淮揚劍法」，劍似長江大河，大開大闔，源源出手。他劍光精純，記記勁道十足，劍風呼呼。

原來「淮揚劍法」，不同於一般劍法，各大門派的劍法，大都以刺為主，劍尚輕靈，獨有「淮揚劍法」，取法於刀，力貫劍身，以劈為主，以削為輔，直劈橫削，連環出擊，勢道之強，獨步武林。

瘟神呂通除了和他硬打硬砸，幾乎沒有還手的餘地，一陣陣噹噹金鐵交鳴聲中，就連退了七八步之多，口中陰笑一聲，左手大袖揚處，打出三顆彈丸，品字形朝羅天義迎面飛去。

東海採藥叟急忙喝道：「瘟神彈，羅道兄劈不得。」

但已經遲了，羅天義看他交手之際，忽然打出三顆彈丸，以為他黔驢技窮，口中大笑一聲，長劍向空輕點，劍尖迅疾無儔朝彈丸劈出三劍，劍尖甫和彈丸接觸，立被劈成二半，三顆彈丸中飛洒出一片黃色粉末，隨風飄散，霏霏飄落！

羅天義聞到一股異香，心知要糟，急忙閉住呼吸，往後躍退，那知雙足堪堪縱起，就一陣天旋地轉，砰然仰跌下去。

瘟神呂通陰笑一聲，一下欺上，正待舉劍刺下。

這時萬天聲、李瘦石住手不久，站得較近，同時飛掠而出，不約而同雙劍朝前一攔，喝了聲：「道兄不可乘危傷人。」

瘟神呂通森森一笑道：「多添兩個也好。」

話聲未已，萬天聲、李瘦石同時身子一歪，砰砰兩聲摔倒下去。

柳青青道：「娘，我去。」

艾大娘吃驚道：「青青……」

柳青青早已閃了出去，一下攔在呂通面前，應聲道：「那就再添我一個好了。」

他口中含着解毒丹，是以不懼瘟神彈。

瘟神呂通大笑一聲，灰黯長劍指着柳青青喝道：「小子，倒也！倒也！」

柳青青嬌叱道：「倒你的頭。」

右手長劍鏘的一聲，撥開他戟指着的長劍，左手抬處，寒光電射，一下穿心而入。

瘟神呂通睜大雙目，似有不信之色，驚詫的道：「妳是小……丫頭……」噗通往後倒去。

各大門派中早已搶出幾個人去，把羅天義、萬天聲、李瘦石救了回來，松陽子立即餵他們服下「解毒丹」，三人只不過吸入了瘟神彈一些粉末，自然很快就清醒過來。

尤其柳青青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出場之後，一連誅殺了常清風、花羅漢那木罕和瘟神呂通三個江湖上兇名久著的魔頭，大家竟然沒有看得清她如何出手的？更使老一輩的一派掌門莫不聳然動容！

這一段話，前後不過頓飯工夫，天南莊方面出場的六人，走了兩個，死了四個，自是使得盛錦花又驚又怒，眼看見這邊死的死，走的走，剩下來的，除了徽幫楊三泰、洪澤湖飛魚馮五、白靈風和繆千里等寥寥幾人之外，只有一百多個鐵衛武士和四十九名嶽麓觀弟子，人數雖然還不算少，但和對方相比，各大門派的人，幾乎有一大半尚未出場，雙方強弱之勢，已經十分明顯，一時正待指揮白靈風、繆千里，發動攻勢，和對方孤注一拚！

突聽一陣陣桀桀怪笑，起自半天，這笑聲尖銳刺耳，十分陰森可怖，令人聽了毛骨悚然，若非時在正午，日正當中，幾乎使人懷疑是有鬼魅出現。

盛錦花聽到笑聲，心頭立即放寬下來，她自然知道，只要姑太婆出手，任你對方有多少門派的掌門人，也如同摧枯拉朽，沒有一個能逃得出她老人家的手掌！

這一陣刺耳笑聲，傳到各大門派人的耳中，大家雖然沒見過姬七姑，想也可以想得到來的是什麼人了！

這一瞬間，偌大一片廣場，登時肅靜下來，所有目光不期而然都朝山麓間投去。

因為山麓間此時出現了一頂敞轎，由四個黑衣健婦抬着如飛而來。敞轎上端坐着一個一頭白髮、鳩臉傴咀的緇衣老婦，笑聲雖歇，但她咀角間還噙着陰森的笑意，一雙綠陰陰的眼神，更如兩道冷電，老遠就好像掃過各大門派每一個人，使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敞轎兩邊，還有兩個黑衣中年婦人，護轎而行。

盛錦花等一干人沒待敞轎奔過，又一齊躬下身去，口中說着：「參見聖母。」

兩百人的同聲吶喊，倒也聲震山谷，威勢懾人！

東海採蘅叟微微搖頭道：「白蓮教就喜歡虛張聲勢！」

少林羅漢堂長老通濟大師低聲道：「此人看來頗難對付，咱們待會依計行事。」

他口中的「依計行事」，就是大家早已商量好的，由少林通濟大師、武當天寧子、八卦門掌門洞涵子、丐幫幫主李鐵崖、白鶴門掌門松陽子、武功門掌門邵南山、黃山萬天聲、洞庭釣叟徐璜等八高手，對付姬七姑。

護花門、花字門，會同丁南屏、況南山、和武功、白鶴兩門弟子對付盛錦花和鐵衛武士。其餘的人由東海採蘅叟為首，視戰場情況隨時支援。

現在姬七姑的敞轎已經進入廣場，在中間停了下來，她依然端坐在敞轎上，只是四名抬轎的健婦停下來而已，但轎子還抬在她們肩上。

姬七姑左手撥着一串佛珠，綠森森的目光緩慢的又朝各大門派中人逐一掃過，才尖聲問道：「丁少秋呢？沒有來？」

在她心目中，只有丁少秋不在場才使她感到遺憾，因為眼前這些人全死光了，獨獨遺漏了丁少秋，總是日後之患。

東海採蘅叟朗笑一聲道：「姬七姑，妳找丁少秋何事？咱們今日為撲滅白蓮教餘孽而來，似乎毋庸多說，丁少秋沒來，咱們已經等妳多時了，妳下轎來吧！」

「憑你們也配和老身動手？」姬七姑冷哼一聲，自言自語的道：「縱然他今天沒來，老身也不會放過他的。」

少林通濟大師手持禪杖和武當天寧子等七人各自手仗長劍，已從東海採蘅叟兩旁緩步而出，東海採蘅叟緩緩退後了幾步。

這一情形，不用說也可以看得出來，這走出來的是準備聯手對付姬七姑的。

姬七姑看得傴咀微皺，沉嘿一聲道：「要老身下轎來和你們動手？我看省了吧！」

右手抬處，已從擱手的木板上取起一柄長劍，冷然道：「就是你們八個？好，你們只管出手，老身要你們死得瞑目……」

鏘的一聲，抽出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來！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叫道：「諸位前輩且慢，聖母指名叫的是晚輩，這第一場，還是先由晚輩出手吧！」

話聲入耳，一道藍影已從十丈外疾如飛鳥，瀉落在敞轎前面。

跟在這道藍影後面，又有一條人影，跟着疾掠而來，這人輕功稍差，比前面那道藍影，落後了一大截，但也很快追到，站到了左首。

在這同時，從各大門派陣營中也有一條人影飛快的掠出，站到了右首。

只聽艾大娘焦急的叫了一聲：「青青！」

原來最先凌空射來瀉落轎前的，正是玉面朱唇，身穿天藍長衫的丁少秋。

跟着他掠來，站到左首的也是一個身穿天藍長衫的少年，只是個子矮了些，他是易釵而弁的池秋鳳。從各大門派陣營中衝出來的，也是一個藍衫少年，則是柳青青。

她們學會了五招「崆峒九劍」，大哥出場，要和姬七姑動手，她們自然要跟着出場了。

還有兩位姑娘，這時還隱身在樹上，一個是李玉虹，她要等大哥和姬七姑交上手，才能出手，一個是姬青萍，姬七姑是她姑太太，她娘也在場上，她自然不便現身了。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快活婆婆雖然救了嚴霜，但並沒有露面，嚴霜彷佛知道被人救起，醒來平安無事，找到清音閣尼姑，知道清音庵被火燬掉，娘所遺的小本子亦燒了，悲懷身世，想跳水自殺，快活婆婆及時制止，沒說出自己身份，謊說一通，嚴霜引為同病相憐的知己。兩人來到一處山洞，救了一個躲在山洞外的人，趕走尋仇的「巴蜀獨叟」……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相見不如不見　無情實是有情

這時，跳落下來的人，正遲疑着不知如何才好，快活仙婆却已冷哼一聲極不耐煩的說道：「過來！」

這人楞了一楞，最後還是聽話的走到火堆的前面！

嚴霜看清這人四十上下，一身衣衫破敗不堪，前胸印着大片血跡，蓬頭垢面，赤足草鞋，腰間紮着根黃色麻繩，插着根小黑木棒！

快活仙婆本來是面罩着寒霜，十分怕人，但當看清楚這人模樣之後，竟十分激動的全身一抖，神色十分奇特！接着，她手向洞壁間一指，道：「那兒有石縫出水，先去把臉手洗乾淨！」

這人又是一楞，才待開口，快活仙婆已接口喝道：「你是聾子，還是聽不懂我的話？」

這人眉頭皺了皺，道：「在下為門規所限，此時……」

快活仙婆極不講理，接口道：「若沒有我這好徒弟，你早已死在申天威的『神仙怕』下了，難道你死了，門規還能管你！」

這人道：「聽老人家的話語，似是熟悉敝派之事，因之在下斗胆進言，在下若已身死，自然不論，只是現在活着……」

快活仙婆再次接口道：「你就當已經死了，快去洗臉！」

這人全身一抖，道：「士可殺而不可辱……」

快活仙婆不容這人話罷，一笑道：「算你夠胆，告訴你，我不喜歡看故人之子的這個骯髒樣子，假如你是姓孫，就乖乖地去洗臉！」

這人霎霎眼睛，道：「不姓孫呢？」

快活仙婆道：「那就給我滾！」

這人應了一聲，道：「你老人家認錯人了，我不姓孫！」說着，轉身就走，嚴霜看不過去了，開口道：「你回來，看你前胸上的血，怎能……」

快活仙婆適時接話道：「滾回來！」

這人無可奈何的轉身而回，苦笑一聲道：「就以令高足剛剛一招奪下申天威寶劍來說，我已明知不敵，何況不論如何，你老人家總算救了我！不過你老人家要因為救過我，就認定能呼三喝四要我怎樣我就怎樣的話，那你老人家可就錯了！」快活仙婆道：「我只問你一句話，要老實的回答！」

這人道：「那可以！」

快活仙婆道：「孫伯是你的什麼人？」這人一楞，快活仙婆接着又道：「你答應過我，老實回答的！」

這人無可奈何的低頭說道：「是家父！」

快活仙婆全身又是一抖，聲音隨即變作十分關懷的說道：「你可是叫『念皐』？」

這人如遭當頭棒喝，連退了三步，木楞的看着快活仙婆，快活仙婆老眼中竟含了淚水，道：「快！回答我，回答我！」

這人道：「不錯，我正叫『念皐』，只是這名字除家父……」快活仙婆不容孫念皐把話說完，已接口道：「不要說下去了

，現在我仍然是要你洗個臉，並且要好好的洗個乾淨，若是如此而犯了『上官新』，老身有這個面子，保你無事，這你總該放心大胆的去洗了吧？」

孫念阜仍在猶豫，嚴霜却在一旁提醒師父道：「師父，洗臉還是留在第二步吧，他胸前的傷……」

果然是當局者迷，使快活仙婆恢復了鎮靜，她暗自搖了搖頭，道聲：「慚愧」，對孫念阜道：「來，把衣服脫了！」

孫念阜看看嚴霜，動也沒動！

嚴霜眼珠一轉，對師父道：「我守在洞口，省得萬一又有人來搗亂！」

說着，她邁步到了洞口，背對着洞內，面向着外，果然像個守門的神，站在那兒悠然自得！

快活仙婆再次催着孫念阜脫去了上衣，仔細的看了看傷處，喟嘆一聲，取出靈藥替他醫治！

當包紮妥善之後，快活仙婆又在囊中取出一個小瓷瓶，傾出一粒紅色丹丸，對孫念阜道：「吃下去，這是武林中人視爲珍寶的『九轉金丹』！」

「九轉金丹」四個字，似有天大的魔力，竟使孫念阜全身嗦嗦顫抖，他不接金丹，却直瞪着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强忍着悲傷痛楚，道：「不管有什麼話，吃下金丹去再說！」

孫念阜搖着頭，連連退步，目射奇特的光芒，像是恨，却更似怨，但又有親切的神色！

快活仙婆顫抖着說道：「好……好孩子，吃下去！」

豈料孫念阜突然悲聲道：「妳……妳是……我……我……」

他說不下去了，霍地轉身，向洞外就跑！

那知快活仙婆早已有準備，伸手已點了他的穴道，强把金丹塞在他的口中，微拍後心，金丹已滑落肚內！

接着，快活仙婆把他的雙膝盤好，趺坐毯上，然後將汗巾以水濕過，仔細的一遍又一遍的，擦他的髒臉！

臉擦乾淨，露出來了一張俊秀的面孔，長而較濃的眉毛，超過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很多！

高挺的鼻子，紅若硃砂的嘴唇，大大的耳輪……

這些，在快活仙婆來說，是再也不能熟悉的了！

嚴霜早已發現事情出了稀巧，所以並不走進去，仍然把守着洞口，像是根本還不知道傷已治過的！

快活仙婆搖搖頭，回顧了嚴霜一眼，喟嘆一聲，接着以本身眞力，代孫念阜敲打全身百穴！

一粒金丹，已使孫念阜平添十年功力和火候，再加上這種奇特的敲穴傳力，的是罕見的奇功！

約有半個更次，快活仙婆才停下了手，她雙鬢也被汗濕，但却精神煥發，以無比親切的眼光，頻看着孫念阜！

嚴霜走進來了，快活仙婆笑着招呼她坐在自己身旁，摟着嚴霜的腰，以慈母般的聲調道：「妳沒有要問的話？」

嚴霜看看孫念阜，道：「這個人是誰？師父好像認識他！」

快活仙婆道：「他是我這一生來，最最知己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在他小的時候，我常看顧他……」

後來快活仙婆止住了話鋒，喟嘆一聲又道：「這孩子像他父親，重感情而屈己，命也像他父親，孤獨而無所爭，但願老來別再和他父親一樣才好！」

嚴霜皺眉道：「他父親還活着？」

快活仙婆道：「還活着，不過我這也是剛剛才知道的！」

嚴霜試探着問道：「師父，你那位最知己的好朋友，可就是他的父親？」

快活仙婆頷首道：「是，是他父親！」

嚴霜道：「那你怎麼不去探望他父親呢？」

快活仙婆長嘆一聲，道：「我幾乎找遍了天涯海角，可是他躲避我……」

嚴霜奇怪的問道：「你們不是最知己的好朋友嗎？他幹嗎要躲避你呢？」

快活仙婆苦笑一聲，道：「說來有好多好多年了，事情應該怪我，但是……但是那時候我還年輕，他應當……不！是我作的過份了些！總之，他躲避我是認爲我討厭了他，不錯，我說過他有時候討人厭，但是我並不眞的討厭他呀……」

說着說着，那淚水竟不自覺的流了下來！

嚴霜道：「師父，要是很傷心的事，不說也罷！」

快活仙婆擦擦眼淚，道：「是很傷心的事，我傷心，他更傷心，這事雖怪我一時因嗔生誤，但老天也罰人太甚了些……」

人！就是這樣的，不分男女，不論老少，回憶起高興的事，會笑，想起了傷心的事，會哭，誰也不能例外！

嚴霜看到快活仙婆那種傷懷的樣子，不由脫口說道：「師父，咱們找他去！」

快活仙婆苦笑一聲，道：「沒有用的，他……」

嚴霜接口道：「師父，咱們有辦法找到他的！」

快活仙婆道：「難！」

說到這裏，快活仙婆看了孫念阜一眼，又道：「這孩子絕不肯說的，我又不能强迫他！」

嚴霜想了想，道：「我有辦法！」

快活仙婆看看嚴霜，道：「求他？」

嚴霜抿嘴，搖頭道：「我向不求人！」

快活仙婆道：「別忘了，這孩子像他爹一樣，誰若傷透了他的心，他會把心變得冰冰涼，鐵般硬，如今他已恨我……」

嚴霜接口道：「師父，他什麼時候能睡醒？」

快活仙婆道：「他隨時能醒過來，我因爲他堅決不接受我的金丹，迫於無奈，把他穴道封住，只要……」

嚴霜接口道：「師父拍開他的穴道，然後接着談談當年的事……」

快活仙婆搖頭接口道：「不妥當，再

說，我不能在他身上施弄狡獪！」

嚴霜黛眉一蹙，道：「我還有辦法，但要請師父把這件事，說得再詳細些才行，我自信能使他自願說出……」

快活仙婆接口道：「這件事有幾十年了，我實在不願意再提。」

嚴霜半撒嬌半哀求的說道：「師父，說個頭尾就好了嘛，說嘛！」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道：「好吧，妳很會磨人！」

話鋒微頓，手指着孫念皐道：「這孩子姓孫，叫念皐……」

嚴霜調皮的接口道：「人家看來有四十歲了，師父還叫他孩子！」

快活仙婆道：「就算他有八十歲，只要我活着，就叫得他孩子！」

嚴霜套出了一件秘密來，立刻轉換話題，道：「他叫孫念皐，後面的事怎麼樣……」

快活仙婆道：「當年，我大概是二十二三歲，偶然中認識了一個大男孩子，就是念皐的父親，叫孫伯……」

嚴霜突然接口道：「多麼大？」

快活仙婆一楞，道：「什麼多麼大？」

嚴霜道：「那個大男孩子呀！」

快活仙婆笑了，道：「妳好調皮，那時候他已經三十九歲了！」

嚴霜屈指自語道：「三十九，二十三，才大十幾年嘛！」

快活仙婆道：「不許再胡混接話！」

嚴霜一吐舌頭，道：「不啦，你說下去嘛！」

快活仙婆道：「他有個家，那時正十分落魄，而我，在表面上很多人疼愛，究其實，却是十分孤寂！相識之後，日久自熟，我們談得十分投機，可說是無話不談，像兄妹！不，比兄妹還要好些……」

快活仙婆的話鋒，停了，却接上一聲長嘆！

嚴霜正聽到要緊處，不由問道：「後來呢？」

快活仙婆擦擦雙目，道：「世上沒有並非兄妹的男女，而能永遠保持似兄妹般的親情的，我們自不例外，漸漸彼此發覺情愫已生！這是沒法阻止的，也是沒有錯的，但事實上却有了錯，錯在他已經有個家，而我也有個躲避不了的人！為了使雙方不再痛苦，當然，多多少少，也為了我那時的看法不同，我嫁給了那個躲避不了的人！」

嚴霜突然問了一句：「師父，你喜不喜歡那個躲避不了的人？」

快活仙婆怔了刹那，道：「我不能說不喜歡他，並且有過一個時期，我非常非常喜歡他，但那是在婚前，他沒變的時候！」

嚴霜慨然說道：「那就沒有錯，你喜歡他勝過喜歡孫伯，自然應該嫁給他，我娘曾經說過，我要嫁就嫁給喜歡我的，我也喜歡的人，所以你沒有錯，孫伯躲着您讓他躲去！」

快活仙婆喟然長嘆一聲，道：「錯了！錯了！」

嚴霜道：「沒錯！沒錯！」

快活仙婆把頭一搖道：「嫁期匆促決定，我已經錯了，那時只為要躲避孫伯，認為作了他人婦後，和孫伯就能永遠維持兄妹的感情！那知事却不然，決定嫁期時，我已徬徨，出嫁前一日，痛苦終夜，佳期時，悲楚難禁，淚落如雨！」

嚴霜道：「這麼說來，你最喜歡孫伯了？」

快活仙婆點點頭，沒有開口！

嚴霜却搖頭道：「那你是不該嫁給另外那個人的！」

快活仙婆道：「事後才知道，我無法忘懷孫伯，不過我却暗自決定，拚却一生痛苦，强迫自己不再思念孫伯！我日夜祈禱，祈禱上蒼能使我所嫁的人，對我好，體貼我，關懷我，當然，我不妄求好到連爭端也沒有！我曾為所嫁的人，盡過心力，在婚前，沒識孫伯時的我，為他不惜任何犧牲，的確，包括我所有的一切！可是當婚後，他變了，現露出本性上的涼薄，和行事上的猙獰，我忍着，忍着，誰也不知道我受的是什麼苦！因之，感情淡了，喜歡變成了厭惡，相處冰冰冷，相對若路人，新婚不久，他就完全變了……」

嚴霜不覺得忿然接口道：「應該離開這個人！」

快活仙婆苦笑一聲，道：「被妳說對了，在我忍無可忍之下，我們終於離開了，所生的那個可愛的孩子歸了他，兩年後，孫伯也成了孤身人……」

嚴霜接口道：「師父，那不是正好嗎？」

快活仙婆道：「我和孫伯，再次相逢，自然，這次彼此再無牽扯，可以說我們要說的話了，也可以進而談到婚嫁……」

嚴霜道：「結果呢？」

快活仙婆道：「結果妳不是已經知道了嗎？」

嚴霜一楞，恍然大悟，道：「怪誰？」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道：「難說，不過事到如今，不論怪誰都沒有關係了！」

嚴霜突然說道：「準是孫伯不好！」

快活仙婆道：「不，他受了不少委屈！」

嚴霜道：「誰能給他受委屈？」

快活仙婆道：「是我，那時我已經不能再說年輕而不懂事了，但却仍然和小孩子似的，隨時會發奇特的脾氣！或其他因素所結的愁煩，怒火都會發在他的身上，一次又一次！終於有一次，在他反復思考下，認為是和他在一起我才會這樣的不快樂，又錯將我每一次發的脾氣，是不忍說出要他遠離我的暗示，於是，他遂下了決心！最後，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相爭議，我無心說了句『討厭的話，我的確是無心的，絕沒想到這兩個字會傷人很深？但是確實傷了他，他留下了一封信，信上就像他素日說的，他一心為能使我快樂而活着，現在，他發覺他已不能再給我快樂，反而每次增加我的痛苦，他說他有深到無法說出的愛意和歉愧，為我今後的快樂着想，他去了！」

話聲停了下來，空氣凝結若冰，冷寂，悄靜！一點聲音都沒有！

半响之後，快活仙婆如夢訴般說來：「我還錯將他重又回到他原先的家中，心裏起了反感，氣難消，狠下心，管他是死是活！但一月又一月的過去了，人間好像失去了這個人，他沒有像我所想的那樣，而我的氣也消了下去！

「我惦念他，想見到他，但是遲了，遲了！」

嚴霜道：「直到現在沒有再見過面？」

快活仙婆搖搖頭，雖說業已是年近古稀，那瑩淚和感懷，却依然是「熱」的，「眞」的，沒有粉飾的流着！

嚴霜終於打開沉寂的門戶，道：「師父，你別再傷懷了，說來這都是天意！」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是人爲的自私之念作祟！」

嚴霜勸慰着道：「師父別責自己過深！」

快活仙婆苦笑一聲，道：「他的話，直到很多年後，我才體驗到不錯，說實話，他走的對，否則他不會活到今天！」

嚴霜道：「我不明白，有什麼阻碍，當時他竟沒有娶師父您？」

快活仙婆道：「孩子！」

嚴霜悄然一指孫念阜道：「他？」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另外一個，那是我親生的！」

嚴霜黛眉一蹙道：「孫伯若是連一個孩子都容不下去，這人未免……」

快活仙婆接口道：「不是他容不下孩子，是我使他與孩子之間，難以抉擇，這是我和他必須分開的最大原因！」

嚴霜道：「這不可能有關係呀？因爲……」

快活仙婆道：「那時孩子的父親，認定孫伯是促使我和他分離的罪魁，曾有暗示，我若嫁了孫伯，今生就休想再看孩子！」

嚴霜哼了一聲，道：「這人好沒有道理！」

快活仙婆道：「現在我當然會和妳的看法一樣，但在當時，我却有一個不知爲了什麼，而興起的奇特念頭！我不願意我的孩子，有兩個父親……」

嚴霜接口道：「師父，你想錯了，除非你不再嫁人，否則……」

快活仙婆長嘆一聲，道：「是的，錯了，但在當時，我却認爲這個論調很對，並且曾對孫伯說過，孫伯苦笑着說了幾句話……」

嚴霜道：「什麼話？」

快活仙婆道：「他說，我若嫁他，他會尊重我的意念，但若是嫁給別人，他認爲我那個論調，對這人是個殘酷的懲罰！」

嚴霜道：「師父，孫伯的話沒有錯，是你的想法自私而不通！」

快活仙婆道：「如今我都承認，但在那個時候，我却不作此想，說來說去，是慈母愛子的純情，誤了一切！」

嚴霜道：「孫伯後來又成了家沒有？」

快活仙婆搖頭道：「大概是沒有，因爲中間有些事，我聽人說過！」

嚴霜道：「那他豈不是太自苦了！」

快活仙婆道：「是太自苦了，我一生沒欠人什麼，却欠了他！」

嚴霜道：「你現在想怎麼辦？」

快活仙婆道：「沒有想，但我要再見孫伯一面！」

嚴霜一指孫念阜道：「我們暗中跟着他！」

快活仙婆道：「試試看吧！」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師父才閉目休息。

＊　＊　＊

孫念阜在極度的舒適中，醒了過來！

睜目四顧，不由驚咦出聲！

卧處，是昨夜的那山洞，沒有錯！

可是洞中却沒有了那老婆婆和小姑娘的影子，申天威留在地上的半截斷臂，也沒了踪影！

也就像是，昨夜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孫念阜搖搖頭，驀地想起前胸的傷口，衣衫鈕扣還是開的，傷處業已結了疤，沒有錯，昨夜並不是夢！

他霍地站起，方始覺出精神出奇的煥發，伸伸手脚，隨意的擊出一掌，風聲強勁，眞力加了數倍！

他記起來了，當快活仙婆給他服用「金丹」的時候，他堅決不受，被快活仙婆拍封了穴道！

哼，他猛一跺脚，自言自語道：「那個人要你來憐憫，要妳來救治，妳早有這般好心，又何致折磨得我父親不成人形，那樣可憐！」

話鋒一停，往洞外衝去！

洞外，日正中天，美景滿目，但他無心欣賞，左顧右盼，在搜尋人踪，失望之下，揚聲暴喊道：「我不要受妳的恩惠，不要，姓孫的死也不要！」

四外無人回答，但却迴聲不絕！

半响之後，他又喊道：「告訴妳，我這一生，發誓不用妳傳我的這身眞力，遇上敵仇，我寧願束手等死，也不用，也決不用！」

這次話聲未住，孫念阜已騰身而起，從「清音閣」右側的小道，如飛般狂奔疾馳而去！

他身形剛剛消失，山巒拐彎處，悄寂的走出來了兩個人，正是嚴霜姑娘、和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神情肅穆，眼中含着淚水，一言不發！

嚴霜緊鎖着黛眉，也是不言不語。

半响，快活仙婆首先開口道：「你聽到了嗎，這孩子有多麼恨我？」

嚴霜道：「這是孫伯不好，他不該對孩子說那些往事！」

快活仙婆道：「妳誤會他了，他不會說一個字的！」

嚴霜道：「那孫念阜怎會這樣恨妳，又怎會知道……」

快活仙婆道：「當年這孩子也夠大了！」

嚴霜道：「多大？」

快活仙婆道：「十歲了，尤其是後來

，孫伯躲避我，所受的苦，都是這孩子親眼目睹，怎能怪他這樣恨我呢？」

嚴霜道：「孫伯難道會看不出來？」

快活仙婆道：「孩子們大了，翅膀自然就成長起來，作爹娘的也就不能多管，要不，就會惹子孫的討厭了！」

嚴霜道：「師父，您那愛子……」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談他，他很好！」

嚴霜道：「雖說師父你一身罕奇的功力，但以你這個年紀來說，實在應該在家受子孫們的奉養……」

快活仙婆苦笑一聲，道：「要能生個女兒還差不多！」

嚴霜不解道：「這怎麼講？」

快活仙婆道：「目下，奉養岳母的女婿，遠比奉養親娘的兒子多，何況我已經不算是兒子家的人呢！」

嚴霜道：「可是你却為了教養他，不惜斷送一生幸福……」

快活仙婆道：「那叫『活該』！」

嚴霜道：「活該？怎麼能這樣說……」

快活仙婆道：「怎麼不能這樣說，是我自己願意那麼作的，兒子並沒求我，他老子也沒求我，不是『活該』又是什麼！何況『活該』的意思，就是說，凡作母親的『活』着一天，就『該』還所欠子女們一天的債！」

嚴霜感慨的說道：「這眞是太苦了，又何必呢？」

快活仙婆道：「當年就知道有這一天，但却自己願意這樣做，有什麼話好說，的確是『自找』、『自招』、『活該』！」

嚴霜只好把話題一轉，道：「師父，他早走沒了影子，咱們追吧！」

快活仙婆頷首道：「追！我也知道見到孫伯之後，是個極悲極悲的場面，但我仍想追下去，這豈不也是『活該』！」

說着，順孫念阜去路，師徒疾行追下！

從「淸音閣」右側小路下去，路只一條，故不怕孫念阜會走個沒有踪影，況快活仙婆師徒，飛行迅速！

去未多久，已須沿溪逆水而上，兩邊高山聳立，溪水環繞山崖暢流，山轉亦轉，山傾亦傾。

溪水沖擊石角，奏出奇特淸悠的妙聲，悅耳動聽！

山徑往往被溪水斷阻，那就要揀伸出水面的大石，飛身而過，有時石隔過遠，則要涉水而渡之！

本來以快活仙婆和嚴霜的功力來說，縱之而過，毫無問題，但是快活仙婆却對嚴霜說道：「好徒兒，咱們說好的，要遨遊天下一年，別為我的私事，敗壞了雅興，從此處起，就算開始漫遊了！」

嚴霜早已被這奇景所引，只點頭而不講話！

於是師徒二人，脫去鞋襪，涉水獵景！

水清泉冷，沙石極為潔淨而柔軟，好比臨流濯足，意趣益增，因之嚴霜喜得格格直笑，快活仙婆也忘記了煩惱！

溪畔小村三五，牧童跨牛而歌，短笛相合，羣山互應，再加上崖頭松間奇鳥鳴韻，令人再無世俗之煩！

突然，嚴霜一指三五小村，道：「師父，你想想，孫伯會不會隱身此間？」

快活仙婆苦笑着搖搖頭，道：「不會的，他不會找這種美妙的所在隱居！」

嚴霜道：「這為什麼？」

話鋒一頓，哦了一聲，又道：「我知道了，他是個俗人！」

快活仙婆再次搖頭道：「他不俗，他很苦！」

嚴霜楞了，聽不懂這句話！

快活仙婆接着又道：「他發誓要自苦一生，所以不會找這種山明水秀的地方！」

嚴霜霎霎眼睛，道：「孫伯他又何必！」

快活仙婆喟然長嘆一聲，道：「我懂，我如今才懂，但我願意天下的有情人，能早些懂得這些事，則天下就少見這種悲慘的結局……」話未說完，嚴霜已接口道：「師父，咱們怎麼走呀？」

快活仙婆這才注目前面，看了刹那，道：「跟我來，咱們必須走這峽谷！」

師徒在峽谷間，步履極快，不二里，峽谷忽然合攏了起來，峭壁千仞，峽距盈丈，如置身地洞一般！

樹藤蔽天，苔蘚層疊，巨瀑高懸，蜿蜒入潭，仰頭上望，難見山頂，此處已經是終日難見太陽了！

青淵急流，暗黑墨綠，聲音喧嘩，暗谷深處是何景象，罕有人知，因為根本就沒有人敢走進去！

山路由此地倏地中斷，峽潭深不可測，已是絕地！

快活仙婆眺望遠處高地，心中一動，指向嚴霜道：「妳縱得過去？」

嚴霜搖頭道：「十數丈寬，徒兒辦不到！」

快活仙婆道：「嗯，孫念阜也辦不到！」

嚴霜道：「師父可是說，我們走錯了路？」

快活仙婆搖頭道：「不，我們走對了！」

嚴霜道：「但是前面並沒有路呀？」

快活仙婆一指深谷深黑處，道：「有，裏面！」

嚴霜一驚，道：「裏面又潮又濕又暗，豈是人住的地方！」

快活仙婆悲澀的說道：「是的，不是人住的地方，但是孫伯却就住在這裏！」

這聲音，這情景，令人聞之望之心酸難禁！

快活仙婆却在話說完後，喘了口粗氣，抓住嚴霜的手臂，悄然由水面飛身而過，一射十丈！

落脚處，青苔滑足，嚴霜幾難站穩！

快活仙婆倏地雙目圓睜，在這深暗地方，却似兩盞明燈般射出光芒，左右掃視着，久久始停！接着，快活仙婆道：「找對了，正是這裏！」

嚴霜雙目也能在暗處視物，但却遠不及五尺，所以什麼也看不見，聽快活仙婆這樣說，不由問道：「此地都是青苔……」

話未說完，身形已被快活仙婆帶了起來，落在另一個地方，這次嚴霜能站穩了，因爲足下十分潔淨！

快活仙婆適時悄聲道：「此處相距孫伯居住處，必已不遠，說話小聲點！」

嚴霜低聲的說道：「不會錯？」

快活仙婆道：「不會錯了，你沒試出來，脚下的石頭，沒生青苔？」

嚴霜道：「有這樣感覺！」

快活仙婆道：「這就是有人日必經此，並時時打掃的證明！」

嚴霜暗中點點頭，她十分欽佩師父的這種經驗！

師徒二人悄然前行，沒再答問。

走約半頓飯的光景，快活仙婆突然一拉嚴霜，停在峭壁沉黑的邊緣，耳邊已聽到了人聲！

一個蒼老暗啞無力的聲音，道：「念皐，你今天是怎麼回事呀？」

接着，傳來孫念皐的聲音，帶有焦躁的說：「沒什麼！」

蒼老暗啞的聲調，道：「別瞞爹，爹雖然是早就瞎了眼，但却還聽得到，你左一聲哼！右一聲唉，準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嚴霜在陰暗的角落上，不由自己的悄聲道：「師父，這是孫伯？」

快活仙婆哽咽的嗯了一聲，沒答上話來！

嚴霜並未多想，已接着如耳語般說道：「師父，孫伯說他早就看不見了！」

話剛說出口，嚴霜已發覺快活仙婆全身正在顫抖着！

她還沒來得及安慰師父幾句，肩上已經覺出有成串水珠滴落下來，那是快活仙婆的眼淚，有懊悔却有更多的悲楚！

接着，快活仙婆那冰冷般的手，已經抓在嚴霜的肩頭上，依然在顫抖着，有難以形容的傷懷和慚愧！

嚴霜明白，孫伯失明的事，打擊了師父！

她心中一急，不由說道：「孫伯現在八十多歲了，人到這個年齡，失聰失明甚或行動不便，都是意料中該發生的事情！」

快活仙婆却如泣如訴般道：「妳不懂，孩子，是我苦了他……」

話未說完，又傳來了孫念皐的聲音道：「爹，咱們再換個地方住好不？」

蒼老暗啞而無力的聲調又起，這人正是孫伯，孫念皐的父親，快活仙婆找了幾十年的知心好友！

孫伯苦笑了一聲，對孫念皐道：「念皐，自我失明，幾十年來，從南搬到北，由東遷到西，你已經夠苦了，爹現在已沒有多久好活，不想再動了！」

孫念皐突然悲聲道：「爹，你爲什麼叫我念皐，我明明叫『舟』兒！」

孫伯道：「舟兒是小名，念皐才是……」

突然！孫念皐厲聲喊道：「我寧願叫舟兒，不叫念皐，不叫念皐！」

孫伯怒聲道：「你就叫念皐，念皐，我說叫念皐，就叫念皐！」

孫念皐道：「爹！我恨這個名字，更恨你念念不忘的那個人！」

孫伯悲聲道：「爸就快永遠離開你了，你恨也好，愛也好，爸爸已經管不了啦，不過爸活着一天，有權想找要想的人……」

孫念皐也悲泣的苦求着道：「爹，她有什麼好，毀了你這一生，使你自苦到今天，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爹！爹！你爲什麼……」

孫伯提着力，接口喝道：「住口！住口！我不許你說她！不許！」

暗處突然寂靜了下來，靜的奇怪，靜的怕人！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人却恰恰相反！

當人們感情激發，或極端憤怒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時，則會有一刹那的寂靜，過後必是天崩地烈的奇變！

果然！孫伯父子的突然寂靜無聲，並不是個好的現象！

在片刻的悄靜後……

驀地聽到孫念皐哭聲喊叫，道：「爸！爸！您醒醒，醒醒！」

快活仙婆此時霍地鬆脫了抓在嚴霜肩上的手，身形疾射而出，投進了不遠處之暗影中，一閃不見！

嚴霜也立刻跟進，祇是她却慢得太多！

適時，嚴霜聽到孫伯一陣喘息，聲如牛吼，過了半天，喘息聲方始漸漸微弱下去，嚴霜暗暗放下了懸心。

嚴霜仍靜悄悄地，摸索的慢慢走前。

不久，傳來了孫念皐的話聲，嚴霜恍有所悟的暗忖道：「我不能再往前去，師父、孫伯、孫念皐他們，重逢之後，必然有些體己話說，我該等會兒再過去。」

她想到這兒，立即停步不前，倚靠在石壁角上。

這時，孫念皐以悲極的聲調道：「爸，是孩兒錯了，孩兒只是爲爸不平，心痛心傷，不自覺的頂撞了爸，爸您別生氣，我們不搬，不搬！」

孫伯氣喘着道：「念皐，我並不怪你，但是你不該侮辱她，記得你小的時候，她多疼你，愛你，不亞於對她自己的兒子！」

孫念皐却道：「但她却不管爸您對她的感情，棄却了……」

孫伯接口叱道：「我不許你胡說，你難道沒有聽到？」

孫念皐悲聲說道：「不准孩兒說她，孩子遵命，祇是請爸您也多多想想自己，您這幾十年來，是受的什麼罪……」

孫伯接口道：「那是我的自罰，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

孫念皐道：「那她呢？」

孫伯喟嘆一聲，道：「我是只求自己安心，念皐，你不懂！」

孫念皐在激動之下，聲調不自覺高揚起來，道：「孩兒是不懂，也眞懊悔，昨夜爲什麼不問問她！」

孫伯似是突然遭受到極大的震驚，啊了一聲！

孫念皐話說出口之後，立刻追悔不

迭！

孫伯驚啊一聲之後，急聲問道：「你……你昨夜見到她了！」

孫念阜不能不答，祇好說道：「孩兒見到她了？」

孫伯竟像孩子一般的歡呼一聲，接着問道：「謝謝天，她可好？」

孫念阜聲調帶着三分輕蔑的答道：「好得很呢！」

孫伯似無暇想及念阜說話的口胳，道：「她一個人？」

孫念阜道：「兩個！」

孫伯驚哦一聲，語調十分奇特的說道：「那我就更放心了！」

話聲一頓，突然將聲音壓低，道：「那個人看上去對她可好？」

孫念阜恍悟到老父是會錯了意，於是解釋道：「那個是小姑娘！」

孫伯苦笑出聲，道：「我自雙目失明以後，心智也差多了。」

說着，喟嘆一聲，隔了刹那，才又說道：「念阜呀，那個小女孩可像她？」

孫念阜道：「爸，那是她的徒弟！」

孫伯哦哦連聲，道：「對，她該有個好徒弟才對。」

說到這裏，孫伯似是突然想起一件事來，急聲道：「你在什麼地方見到她的？」

孫念阜道：「解脫坡的……」

話未說完，孫伯已接口道：「快，立即收拾應用之物，快！」

孫念阜道：「爸是想離開此地了？」

孫伯道：「嗯，必須離開！」

孫念阜道：「孩兒本來是贊成搬的，但却並不忙在一時……」

孫伯接口道：「不，就走，並且越快越好！」

孫念阜道：「爸您放心，她找不到此地的。」

孫伯道：「你懂什麼，去收拾東西！」

孫念阜道：「爸，現在是大白天，她若是還沒出峨嵋的話，我們要是離開此地，也許眞的被她發現！」

孫伯道：「這僅有一半可能，設若遲延，她就來了！」

孫念阜道：「孩兒回來，一路曾經注意，絕對沒人追躡身後，再說，她怎麼也想不到，我們會住到這種潮濕的地方……」

孫伯道：「你可眞急死人了，怎麼和你說不清楚呢，告訴你，她會追來就一定會追來，我知道她太……」話沒說完，嚴霜已聽到快活仙婆的聲音道：「你還能這樣知道我，眞不容易！」

接着，聽到孫念阜驚呼之聲！

孫伯倏忽轉過身去，面對着石壁，但却十分沉着的說道：「阜兒不信，哈哈，現在搬也來不及了！」

孫伯話聲一停，接着又道：「其實妳這又何必，如今見一面……」

快活仙婆似是壓制着激動，道：「你又想搬到什麼地方？」

孫伯苦笑一聲，道：「如今已經不能搬了，還說它幹嗎呢！」

接着，孫伯對孫念阜道：「孩子你怎麼不向前去問候阿姨？」

孫念阜似是無可奈何的叫了一聲「阿姨」，聲音不比蚊子哼來的高，快活仙婆却對孫伯道：「別讓念阜爲難……」

話說完，孫伯却開口問道：「念阜說，妳還有個徒弟……」

快活仙婆道：「在外面！」

孫伯沉思刹那，對孫念阜道：「阜兒去陪着她，無妨順便到『潛龍洞』玩玩！」

孫念阜嗯了一聲，離開了兩個老人。

當他走了幾步之後，突然轉身對快活仙婆道：「家父身體十分衰弱，況雙目失明已久，業已禁不住更深的刺激，當年的事和話，最好少談！」

話說完之後，他大踏步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孫念阜走了，他當然找到了嚴霜，他雖然在心目中，莫名其妙的恨着快活仙婆，但對嚴霜却非常好。

所以他和嚴霜很快的成了好朋友，帶着嚴霜去了孫伯所說的「潛龍洞」，那是個好玩的地方。

念阜走後，快活仙婆木立着，孫伯依然面對着石壁，動也不動，雙雙沉默無言。

快活仙婆借此機會，打量孫伯隱居之所的佈置。

她注目之後，潸然淚下！

一座狹長黝黑的山洞，一盞淒涼的孤燈，一張草蓆，蓆上堆着稻草，這就是孫伯的「床」！

一條破被，看上去，木板似乎都比它軟些！

一張桌子，四條腿全不一樣，有寬有厚、有扁、有方，甭說，是臨時用現成樹木釘成的！

說臨時，有些不通，祇看那桌面上的油垢，就知道這張桌子，至少有六年或七年的歷史了！

兩把椅子，倒是道地的紅木貨，不知孫伯何處弄到的。

桌子上一把破裂了一半壺嘴的茶壺，沒有茶碗，却有兩隻用粗竹截斷而成的竹杯，大小高低和顏色都不相同！

洞角，是燒飯的地方，說來可憐，就算是最窮最窮的人家，也要比孫伯所有的炊具多得多！

快活仙婆含着淚，步向洞角，揭開了飯鍋，她幾乎哭出聲來，是小半鍋麵湯，零落有三五根菜葉！

孫伯似是聽出快活仙婆在揭那蓋鍋，笑着道：「這麵湯很香。」

快活仙婆放落鍋蓋，步向坐處，道：「我沒看見有米或麵粉！」

孫伯道：「不巧，正好昨天都吃光了！」

快活仙婆道：「你常常這樣吃光吧？」

孫伯一笑，道：「瞞不過妳，我們父子太窮。」

快活仙婆道：「你還記得，當年眞是吃些什麼嗎？」

孫伯喟嘆一聲，道：「說來眞是慚愧，當年的是太不自量了，一餐之費，足

夠窮人家過上半個多月，唉！」

快活仙婆道：「你這是何苦？」

孫伯故意錯聽了話意，道：「是的，我要苦一點，從前太甜了！」

快活仙婆突然揚聲道：「當初你爲什麼不告而別？」

孫伯長嘆一聲道：「咱們不談過去的好嗎？」

快活仙婆沉聲道：「不成，非談不可！」

孫伯竟然笑着說道：「好好好，那就談！」

豈料這樣一句話，却使快活仙婆淚落如雨！

半晌，她才開口道：「你……你還和當年一樣！」

孫伯道：「妳在說笑話了，怎麼還是一樣？」

快活仙婆道：「你總不肯違背我的意思。」

孫伯淒然一笑道：「我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快活仙婆突然道：「你恨我？」

孫伯搖頭道：「不，我很想妳！」

快活仙婆忍着悲楚和淚水，道：「那你幹麼躲着我？」

孫伯更靠近了石壁一步，道：「妳看，我是孫伯嗎？還是當年的孫伯嗎？」

快活仙婆道：「是！當然是！你永遠的是！」

孫伯苦笑一聲，搖搖頭道：「別看我眼瞎了幾十年，却仍然能用心來看自己，我不是孫伯了，永遠不會再是當年的孫伯了！」

快活仙婆道：「我不否認，年齡上你我都不是當年了！」

孫伯慘然一笑，道：「年齡並不能使眞英雄老去！」

快活仙婆不由悲聲問道：「那你是指『心情』說的了？」

孫伯頷首道：「我早已沒有了『心』，自更談不到『心情』！」

快活仙婆道：「你是這樣恨我？」

孫伯肅色搖頭道：「我從來沒恨過妳，我愛妳，自始直到如今，依然說不出愛妳有多深來，但是妳不會信！不會信的！」

快活仙婆業已悲不成聲，道：「伯！你……我……我苦了……苦了你！」

孫伯淒涼的一笑，道：「怎能怪妳，是天意！」

快活仙婆剛剛來到的時候，孫念阜恰好擋住了孫伯，洞內孤燈一盞，光色暗淡，沒能看清孫伯現在的樣子！

等她開口之後，孫伯已躲向的極暗的黑影中，面壁而立，始終沒有回過頭來，自更無法看清。

如今，快活仙婆步向孫伯，邊走邊道：「伯！不管是不是天意，不管你還有沒有『心』，若是你眞不恨我，轉過身來，讓我看看你！」

孫伯聞言，竟似突遭雷殛般全身顫抖，顫慄着說道：「不！不！妳，妳別過來！」

快活仙婆木楞的停下了步子，道：「爲什麼，爲什麼？」

孫伯幽幽的說道：「我說過，已經不是從前的孫伯了！」

快活仙婆道：「就算如此，難道……」

孫伯接口道：「我求妳，留一個從前孫伯的影子吧，別過來！」

快活仙婆悲聲道：「數十年東西奔波，所爲就是再見到你，伯！你眞這麼忍心，連讓我再看一眼的機會都不給我？」

孫伯垂淚祈求的說道：「妳知道我沒有辦法拒絕妳，別逼我！」

快活仙婆突然沉聲道：「好！那你就站着吧，我看你能站多久！」

孫伯淒然一笑，道：「妳要逼到我不能支持爲止？」

快活仙婆道：「除非你轉過身來，和從前的一樣坐着談談。」

孫伯沉默了一刹那，道：「妳見到過世上最醜的人沒有？」

快活仙婆道：「你放心，不論你變到多醜我都不會駭怕的！」

孫伯聳肩一笑，道：「好吧，祇要妳願意，並且對着現在的我而不駭怕的話，我就轉身來給妳看看，不過話要說在前面……」

快活仙婆急了，接口道：「我相信你不會變得怎樣，瞧你這個脾性，和從前完全一樣，說話總是吞吞吐吐的，沒乾脆過！」

孫伯苦笑一聲，道：「不錯，當年妳就生這個氣，如今依然！」

快活仙婆低喟一聲，道：「你好像十分怨恨我。」

孫伯沙啞的嗓子，發出了乾澀的笑聲，道：「相信嗎？我從來就沒有怨恨過妳什麼，直到現在！」

快活仙婆道：「對當年分別的事也一樣？」

孫伯道：「完全一樣！」

快活仙婆搖搖頭道：「未必吧，否則你怎麼這樣自苦？」

孫伯身軀一搖，急忙伸出右手扶住了石壁，道：「妳眞想知道？」

快活仙婆道：「當然想！」

孫伯長嘆一聲，道：「我自甘苦，說實話，並不是給別人看的……」

快活仙婆突然接口道：「你這樣說，更證明了始終在怨恨我！」

孫伯急忙分辯道：「已經到現在了，妳怎麼還這樣誤解我？」

快活仙婆道：「是你自己說的，該這樣自苦，並不是給別人看，記得當年你自苦煩惱時，我曾這樣批評過你……」

孫伯哦了一聲，接口道：「怪我沒想從前的經過，但是我如今這句話，確實是由衷而發，絕對沒有一聲半點怨恨妳的意思！」

話鋒一頓，孫伯喘了口氣，才接着又道：「祇爲我當年的惡習慣太多，沉迷於苟安而不可自拔，使妳傷心欲絕，最後我終於想明白了……」

剛說到這裏，快活仙婆突地接話道：「對了，我要好好的問問你，當年你是想明白了什麼，寫了什麼一封古怪的信，就不辭而別！」

孫伯道：「都過了幾十年啦，不提的

好！」

快活仙婆却沉聲道：「我找了你幾十年了，你可知道？」

孫伯頷首道：「我知道！」

快活仙婆哼了一聲道：「很好，你既然知道，却偏偏躲着我，是爲什麼？」

孫伯道：「我配不上妳，設若相處祇能增加妳的痛苦的話，不如別離，這樣或許會給妳留下些美好回憶！」

快活仙婆揚聲道：「你認爲我是算美好的回憶活着？」

孫伯道：「那當然不是，不過在我個人來說，到現在仍然認爲我當年離開妳是對的，至少沒再誤妳……」

快活仙婆怒聲道：「對的？哼！」

孫伯道：「別惱，聽我說下去好不好？」

快活仙婆道：「好嘛，我倒要聽聽你怎樣說法！」

孫伯道：「那時，我一心要求妳早日嫁給我，在我來說，我認爲我有了妳之後，非但改盡惡習，並可奮發直前！當時妳的看法，却認爲我至少該先使妳有些安全感覺之後，才能談到其他，這就是昔日爭執的原由！」

快活仙婆道：「我錯了嗎？」

孫伯淒涼一笑，搖着頭道：「怎能說妳錯呢，祇能恨我自己的不成材！」

快活仙婆道：「當初我就說過，祇要你能……」

話剛說到此處，快活仙婆似是突有所悟，喟嘆一聲，道：「不談了，你說的對，都過去幾十年了，又何必再爲那些已成過去的事情，空傷心呢！」

孫伯似是自語般，道：「眞是，不談這些傷心的事好！」

快活仙婆道：「伯，轉過身來坐下吧，這樣你太累了！」

孫伯道：「謝謝妳，不過妳看到我的面目之後，可別害怕！」

快活仙婆道：「還不致於吧！」

孫伯沒有答話，却緩緩地轉過了身來！

快活仙婆注目之下，竟然不由自主的驚呼出聲！

只見孫伯雙眉業已禿光，剩下了兩道突突的青痕，雙眼非但失明，竟連那對黑白分明的眼珠也不見了！

枯乾的青白嘴唇，配上下陷的皺頰，越看越見人噁心！

滿臉都是橫七亂八的皺紋，像極了「木刻」的人頭，牙齒早已脫光，所以上下嘴唇縮進老深！

乾草似的鬍子，亂得成了一團蕪，整個的一張臉，青裏透白，白中帶黃，說不出是什麼顏色來！

難怪快活仙婆驚呼出聲，孫伯那裏還是個人，簡直是一具行屍走肉，不！是一具「行骨走皮」才對！

孫伯聽到快活仙婆驚呼之聲，倏然轉過身去，似瘋如狂的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淒厲，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快活仙婆神色大變，孫伯以殘身弱體，竟然長笑不止，快活仙婆立即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於是她一閃到孫伯的背後，出指點了孫伯的穴道，笑聲因而戛然中止，自然，孫伯人也昏死過去！

＊　＊　＊

仍然是盞孤燈，一間石室！

但這盞燈，却是水晶明亮，光耀眼花！

這石室，毫無潮濕，並且潔淨異常！

燈旁，一座軟榻，榻上，躺着殘目心碎的孫伯！

榻旁，站着兩個人，是嚴霜和孫念阜！

榻上下角，快活仙婆趺坐着，臉上冒着如開鍋蒸籠般的熱氣，閉着眼，臉色似久病般的蒼白！

孫念阜這時喟嘆一聲，道：「我錯怪了阿姨，她原是關心父親的！」

嚴霜白了孫念阜一眼，道：「少說風涼話，要是我師父有個好歹，哼！」

孫念阜低下頭來，悄聲道：「我們到廳裏去吧，別驚擾阿姨行功！」

嚴霜看看趺坐榻上的快活仙婆之後，方始轉身而行，孫念阜緊跟着嚴霜之後，出了石室。

他很小心把石室的厚木門悄悄關閉，長嘆出聲。

石室外，還有石室，不！應該是石室外是間石廳，佔地足有十丈寬長，這決不是孫伯原先住的地方！

石廳中，站着一位老者，道貌岸然，一見孫念阜和嚴霜出了石室，立即疾步而前，非常客氣的問道：「不知她老人家，可還有什麼吩咐？」

孫念阜以恭敬的態度答道：「目下沒有什麼麻煩前輩的事了。」

老者哦了一聲，道：「那老朽就暫時告別，在第一間石室中休息一下，若有什麼吩咐，請隨時通知老朽就是。」

話聲中，老者對孫念阜和嚴霜把手一拱，轉身而去。

老者進入第一間石室後，嚴霜方始開口道：「喂！我師父不要緊吧？」

孫念阜道：「妳師父祇是爲代家父『過穴療傷』，勞累了些，在行功之後，立可恢復先前的精神。」

嚴霜眉頭一皺道：「你父親有什麼傷？」

孫念阜喟嘆一聲，道：「身心交疲，極度衰弱！」

嚴霜搖搖頭道：「年紀到了……」

孫念阜接口道：「家父身體本是十分強健，祇因日夜苦思阿姨，傷及心肝，若非阿姨巧然尋到，家父怕活不過這個月了！」

嚴霜哼了一聲，道：「這能怪誰，他幹麼多年自以爲是說走就走！」

孫念阜看了嚴霜一眼，道：「家父已經很夠苦的了，妳……」

嚴霜接話道：「還不是自尋煩惱，既然心裏放落不下我師父，又何必打腫了臉充什麼胖子，留信不辭而別！」

孫念阜喟嘆一聲，道：「妳還小，不會懂的！」

嚴霜白了孫念阜一眼，道：「也許我是不懂，再說我也不想談這些事。」

（未完．十五）